K1067/012

續唐書

[清] 陳鱣 撰

顧久 點校

續唐書叙

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後唐興，歷三十年；後唐廢而南唐興，又歷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統固未絶也。後唐系出朱邪？然本於懿宗賜姓為李。莊宗既奉天祐年號，至二十年，始改元"同光"，立廟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為七廟，唐亡而實存焉。歐陽氏《正統論·序論》云："伏見太宗皇帝時，常命薛居正等撰梁、後唐、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名號為一篇，藏之祕府。而昉等以梁為偽，此偽則史不宜為《帝紀》，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為一書。或比《二漢》，離為前後，則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謹案：昉等黜梁，實屬大公至正，與前人黜莽黜操正同。乃云"於理不安"，何歟？《序論》又云："今司天所用崇天曆，承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大興，而虚稱建興，非可以為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而欲黜之，曆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謹案：崇天曆承《後唐書》天祐十九年，蓋所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且援之於古，亦不獨張軌為然。昔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與周公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繫於厲王，

下不繫於宣王。當時固未常云"周之統絶也。"以此為例，則崇天曆所書，不可謂徒然矣。乃云"不識古義"，抑又何歟？今有人焉，為盜所殺，欲全據其基業，有僕挺身出而禦之，艱難辛苦，攘除奸凶，而不改故主之名稱，仍奉故主之宗廟，則將與盜乎？與僕乎？夫人而知與僕不與盜也。朱全忠大逆無道，甚於莽、操，人人得而誅之。何可不黜？後唐既係賜姓，收之屬籍，又有大勳勞於唐室，則繫於唐可耳。至石敬瑭叛主附敵，父人之父，聲、實俱醜，將十六州内地，割獻殊方，肆然稱帝。斯固魯仲連所欲蹈海而死者。南唐為憲宗五代孫建王之元孫，祀唐配天，不失舊物，尤宜大書年號，以臨諸國。即如當日契丹兒晉而兄唐，高麗遣使江南，入貢稱臣，彼尚懷唐之威靈，故尊其後裔，不敢與它國齒，今奈何以晉、漢、周為正，而反以南唐為偏據乎？劉旻本知遠母弟，北漢四主，遠兼郭、柴，宋太平興國四年受降，又後於南唐七年。宋統繼唐，勝於繼漢、繼周矣。薛氏修《五代史》，歐陽氏新修《五代史記》，並稱"五代"，所見俱不及此。馬、陸二家《南唐書》，雖欲推尊，然未將南唐上接後唐。戚光《年世總釋》，始發其凡，終未有專成一書，寧非缺事！又案：薛史裁制亢長，今亦殘闕；歐史紛立名目，徒亂章程。且《八書》、《十志》，馬、班相仍，各有撰述。乃誤信《史通》欲廢志之言，僅作《司天》、《職方》二考。以致唐季典章法度，無可稽求。馬、陸二書，互有得失。胡恢書久已無傳。然于烈祖已下，謂之載記。早為蘇頌所非，餘可概見。蒙竊不自揆，更審其順逆，著其正偏。上黜朱梁，下擯石晉及漢、周，而以宋繼唐，庶幾復唐六十九年

之祚。為《帝紀》七、《表》四、《志》十、《世家》十三、《列傳》三十六，凡七十卷。糾薛、歐之體例，正馬、陸之乖違。廣考群編，兼徵《實録》，以上續劉昫《唐書》。"續"之名，仿乎司馬彪《續漢書》，而此更參用蕭常、郝經等《續後漢書》例也。其十《志》，則于《經籍》一類多所收羅；各《傳》，則于忠義諸臣尤深致意。《經籍志》以補薛、歐之缺。而忠佞不別列傳者，人以類從，賢否自見也。《紀傳》之後，略綴斷辭，不曰"論"而曰"述"者，從何法盛《中興書》例也。凡後述者，多旁采墜典遺聞，補本篇未備，所謂"事無重出，文省可知"也。參用史文，倘義可從、事可據者，即仍其舊，所謂"不以下愚而自申管見"也。昔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力矯陳壽《三國志》之非，世咸推服。後雖日久散佚，而本其意旨，用以纂修者，不一其書。蓋天理長存，人心不死，尚論者求其是而已。斯編稿經累易，力殫窮年，因叙兹原委于簡端，明非出鄙人之私見，將以質諸通才。糾謬纂誤，實所願望焉！

嘉慶十九年夏六月庚申朔海寧陳鱣書于紫微講堂

目　録

續唐書叙…… 1
續唐書卷一
莊宗紀…… 1
續唐書卷二
明宗紀 …… 14
續唐書卷三
閔帝紀 …… 21
續唐書卷四
末帝紀 …… 24
續唐書卷五
烈祖紀 …… 28
續唐書卷六
元宗紀 …… 34
續唐書卷七
後主紀 …… 44
續唐書卷八
紀元表 …… 50
續唐書卷九

宗室表 …… 57
續唐書卷十
諸國表 …… 60
續唐書卷十一
大臣表 …… 75
續唐書卷十二
禮儀志 …… 88
續唐書卷十三
音樂志 …… 98
續唐書卷十四
天文志 …… 107
續唐書卷十五
五行志 …… 113
續唐書卷十六
地理志 …… 118
續唐書卷十七
選舉志 …… 140
續唐書卷十八
職官志 …… 145
續唐書卷十九
經籍志 …… 160
續唐書卷二十
食貨志 …… 183
續唐書卷二十一
刑法志 …… 191

續唐書卷二十二
岐世家第一…… 196
續唐書卷二十三
吳世家第二…… 201
續唐書卷二十四
梁世家第三…… 209
續唐書卷二十五
蜀世家第四…… 218
續唐書卷二十六
後蜀世家第五…… 227
續唐書卷二十七
南漢世家第六…… 234
續唐書卷二十八
楚世家第七…… 242
續唐書卷二十九
吳越世家第八…… 248
續唐書卷三十
閩世家第九…… 256
續唐書卷三十一
南平世家第十…… 262
續唐書卷三十二
晉世家第十一…… 268
續唐書卷三十三
漢世家第十二…… 274
續唐書卷三十四

周世家第十三…… 282

續唐書卷三十五

后妃傳第一…… 287

貞簡曹太后　神閔劉皇后　昭懿夏皇后　和武曹皇后　宣(獻)[憲]魏太后　孔皇后　劉皇后

續唐書卷三十六

后妃傳第二…… 296

元敬宋皇后　光穆鍾皇后　昭惠周后　繼室周后

續唐書卷三十七

宗室傳第三…… 304

克讓　克修　子嗣肱　克恭　克寧　邕王存美　永王存霸　薛王存禮　申王存渥　睦王存乂　通王存確　雅王存紀　魏王繼岌　繼潼　繼嵩　繼蟾　繼嵓　從璟　秦王從榮　從璨　許王從益　重哲　重吉　雍王重美

續唐書卷三十八

宗室傳第四…… 313

楚王景遷　晉王景遂　齊王景達　江王景遏　燕王宏冀　慶王宏茂　南楚國公從善　江南國公從鎰　鄂國公從謙　昭平郡公從慶　文陽郡公從信　清源郡公仲寓　岐王仲宣

續唐書卷三十九

諸臣傳第五…… 321

李嗣昭　子繼韜　李嗣本　李嗣恩　裴約　李存信　李存孝　李存進　李存璋　李存賢

續唐書卷四十

諸臣傳第六…… 328
李建及　賜姓名　李紹文　賜姓名　符存審　賜姓名李存審　夏魯奇　賜姓名李紹奇　元行欽　賜姓名李紹榮　霍彦威　賜姓名李紹真　王晏球　賜姓名李紹虞　朱友謙　賜姓名李紹麟　康延孝　賜姓名李紹琛　袁象先　賜姓名李紹安　段凝　賜姓名李紹欽　温韜　賜姓名李紹冲

續唐書卷四十一

諸臣傳第七…… 339
周德威　史建瑭　郭崇韜　李襲吉

續唐書卷四十二

諸臣傳第八…… 347
安重誨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符習　烏震　李嚴

續唐書卷四十三

諸臣傳第九…… 355
李琪　鄭珏　李愚　司空頲　朱漢賓　劉玭　周知裕　劉岳　馬縞

續唐書卷四十四

諸臣傳第十…… 364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何瓚　張全義

續唐書卷四十五

諸臣傳第十一…… 374
王思同　姚洪　張敬達　康思立　康義誠　朱宏昭　藥彦稠　宋令詢　李仁矩　毛璋

續唐書卷四十六

諸臣傳第十二…… 382

孔謙 張延朗 劉延朗 張承業 張居翰

續唐書卷四十七

諸臣傳第十三…… 388

徐知證 徐知諤 子遊 徐游 周宗 李德誠 子建勳 徐玠 馬仁裕 妻朱氏 子文義

續唐書卷四十八

諸臣傳第十四…… 394

宋齊邱 刁彥能 子衍 游簡言 王會 張居詠 張延翰

續唐書卷四十九

諸臣傳第十五…… 401

王崇文 王彥儔 王建封 柴克宏 何敬洙 劉崇俊 劉彥貞 邊鎬 朱匡業

續唐書卷五十

諸臣傳第十六…… 409

常夢錫 嚴續 劉垓 張易 張義方 蕭儼

續唐書卷五十一

諸臣傳第十七…… 415

江文蔚 李貽業 歐陽廣 喬匡舜 張泌

續唐書卷五十二

諸臣傳第十八…… 421

盧文進 李金全 皇甫暉 子繼勳 孟堅 孫謙 陳誨 子德誠 林仁肇

續唐書卷五十三

諸臣傳第十九…… 427
陳喬　潘佑　廖居素　孫晟　劉仁贍妻薛氏
續唐書卷五十四
諸臣傳第二十…… 433
張彥卿　鄭昭業　張雄　胡則　申屠令堅　劉茂忠
周宏祚　李延鄒　鍾脩　咼彥　廖澄　朱令贇
李元清　趙仁澤　段處常
續唐書卷五十五
諸臣傳第二十一…… 440
韓熙載　徐鍇　高越　高遠　劖鼇　郭昭慶　伍喬
魯崇範　廖凝　朱弼
續唐書卷五十六
諸臣傳第二十二…… 447
姚景　陳起　汪煥　周彬　胡元龜　康仁傑　陳保
極　弟元亮　張維彬　鍾離瑾　許規
續唐書卷五十七
諸臣傳第二十三…… 452
史虛白　沈彬　劉洞　夏寶松　毛炳　高元寂　顏
詡　陳陶　陳況　陳曙　陳袞
續唐書卷五十八
諸臣傳第二十四…… 458
查文徽　馮延己　馮延魯　陳覺　魏岑
續唐書卷五十九
諸臣傳第二十五…… 466
鍾謨　李平　盧絳　龔慎儀　劉承勳
續唐書卷六十

諸國臣傳第二十六…… 472
李彦琦 李繼徽 胡敬璋 已上岐臣 袁襲 高勛 李神福 張訓 陶雅 周本 嚴可求 賂知祥 汪台符 江夢孫 已上吳臣
續唐書卷六十一
諸國臣傳第二十七…… 483
葛從周 敬翔 霍存 符道昭 劉捍 寇彦卿 王彦章 張源德 劉鄩 牛存節 已上梁臣
續唐書卷六十二
諸國臣傳第二十八…… 494
馮涓 韋莊 周庠 周德權 張道古 陳翔 鄧元明 已上前蜀臣 趙季良 趙廷隱 趙崇溥 高彦儔 毋昭裔 已上後蜀臣
續唐書卷六十三
諸國臣傳第二十九…… 503
趙光裔 楊洞潛 陳用拙 王定保 妻吳氏 周傑 黃損 簡文會 鍾允章 已上南漢臣 姚彦章 徐仲雅 廖匡圖 弟匡齊 彭師昌 子偃 劉昭禹 石文德 朱遵度 已上楚臣
續唐書卷六十四
諸國臣傳第三十…… 511
羅隱 顧全武 杜稜 子建徽 成及 鮑君福 子修讓 曹圭 子仲達 高彦 子湝 屠瓌智 子龍驤 晟 吳公約 子重裕 許俊 皮光業 子璨 已上吳越臣
續唐書卷六十五

諸國臣傳第三十一…… 521
韓偓　陳嶠　黃滔　徐夤　翁承贊　鄭良士　章仔鈞　妻練氏　子仁坦　仁燧　留從效　已上閩臣
梁震　孫光憲　李景威　以上南平臣
續唐書卷六十六
諸國臣傳第三十二…… 530
桑維翰　景延廣　劉昫　崔梲　沈斌　王清　吳巒　尹玉羽　鄭遨　趙瑩　已上晉臣
續唐書卷六十七
諸國臣傳第三十三…… 539
王周　劉審交　蘇逢吉　史宏肇　楊邠　王章　李驤　趙華　李光美　已上漢臣
續唐書卷六十八
諸國臣傳第三十四…… 547
鄭仁誨　王朴　扈載　高行周　史彥超　韓通　和凝　王仁裕　賈緯　楊凝式　馮道　已上周臣
續唐書卷六十九
外國傳第三十五…… 556
契丹
續唐書卷七十
外國傳第三十六…… 562
奚　吐渾　達靼　党項　突厥　吐蕃　回鶻　高麗　新羅　黑水　南詔　牂牁　昆明
自題《續唐書》後…… 568
校點後記…… 569

續唐書卷一

莊　宗　紀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名存勗。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貞元中，有盡忠者，居北庭之金滿州。遇吐蕃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後吐蕃為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吐蕃追至，盡忠戰歿，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號"沙陀軍"。執宜歿，其子曰赤心。咸通中，討龐勳有功，入為金吾上將軍，賜姓"李"，名"國昌"，乃係鄭三房，出為鎮武節度使。尋為吐渾所襲，退保於神武川。及武皇鎮太原，表為代北軍節度使。中和三年十月，薨。莊宗即位，追謚盡忠為"昭烈皇帝"，廟號"懿祖"。烈考國昌追謚為"文皇"，廟號"獻祖"。武皇名克用，即獻祖之第三子。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為雲中守，促使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

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嵐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為邊患矣。僖宗即位，以為前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為靈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以招輯之，以武皇為大同軍防禦使。居久之，獻祖出擊黨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舉族為其所虜。武皇迎獻祖歸雲州，雲州人拒關不納。武皇掠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天子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為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羅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太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大敗之。武皇乃率其屬奔於達靼。武皇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鵡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盖於代北。其在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己，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挂鍼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為神。黄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武皇不可將，乃以詔書召於達靼，承制以為代州刺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武皇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復以步騎萬七千至京師。三年正月，至於河中，進屯乾阬。巢黨驚曰："鵡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黄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坡。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乘勝追之。巢

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七月，天子授武皇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十月，顯祖卒。十一月，遣其弟克修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出東，以邢、洺、慈三州自別為昭義軍。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

中和四年春，武皇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黃鄴於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度）〔渡〕，而武皇追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邱，又敗之，巢脱身走。武皇追之，至於冤朐，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武皇於上原驛。夜，酒罷，武皇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武皇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武皇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太原，訟其事於京師，請加兵於汴。僖宗和解之。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詔武皇以兵護處存。重榮使人紿曰："天子使重榮，俟其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書示武皇曰："此朱全忠之謀也。"武皇信之。入，上表，請誅全忠。僖宗不許，武皇大怒。重榮既不肯從，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武皇反，以兵助重榮，敗玫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於興元。武皇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煴，迫之稱帝，屯於鳳翔。僖宗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武皇，使進兵討玫等。武皇陽諾而不行，間道奉表於行在。始朝廷意玫結武皇用迫乘輿，及表至，示羣臣，因騰曉山南諸鎮，行在少安。王行瑜斬

攻，武皇以千騎經略京畿。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三月，僖宗崩，昭宗即位。進武皇檢校太師兼侍中。大順元年，遣存孝攻邢州，孟遷以邢、洺、磁三州降。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等，皆請因其敗伐之。宰相張濬是其計，乃下制削武皇官爵，以濬為招討使，韓建為副使。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於梁。梁遣葛從周入潞州。朝廷以孫揆為昭義軍節度使。武皇遣存孝執揆於長子，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濬及武皇戰於陰地，濬軍三戰三敗，由含山路遁去。

大順二年春正月，武皇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優詔答之，復拜為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於雲州。鐸走吐渾。八月，大蒐於太原，出晉、絳，掠懷、孟，至於邢州，遂攻王鎔于鎮州。十月，李存孝董前軍，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鎔。武皇退軍邢州。

景福元年正月，王鎔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鎔於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鎔，戰於新市，為鎔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武皇潛軍入於雲州，詰旦，出騎軍以擊之，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

景福二年春，大舉以伐王鎔，以其通好於李存孝也。二月，攻天長鎮。七月，討李存孝於邢州。遂攻平山，渡滹水，攻鎮州。王鎔懼，以帛五十萬犒軍，請修舊好。乃出兵助攻邢州。

乾寧元年，執存孝，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

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為留後。

乾寧二年六月，武皇自晉陽趨三輔，討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之亂。先是，三帥稱兵，同弱王室。時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即武皇之子壻也，與兄珙争立。武皇請立珂，三帥請立珙。昭宗兩難之，乃以宰相崔胤為河中節度使，既而許立珂。三帥怒，遂以兵犯京師，聞武皇亦起兵，乃皆罷去。是月，攻絳州，斬刺史王瑤。瑤，珙弟，助珙以争者。七月，至於河中。同州王行約奔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矣，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閻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武皇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兄事武皇，且告急。八月，武皇進軍渭橋，以為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十一月，武皇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武皇還軍雲陽，請擊茂貞。天子慰勞，使解仇紓難。賜武皇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晉王。是時晉軍渭北，武皇上表，言統領大軍，不敢徑赴朝覲，遂班師。

乾寧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為相，武皇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為相，則臣將暮至闕廷。"京師大恐，濬命遽止。三月，武皇大掠相、魏諸邑。六月，破魏、成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於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乾寧四年，劉仁恭叛晉，武皇擊之。戰於安塞，武皇大敗。

光化元年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洺、磁三州。九月，武皇遣周德威出青山口。十月，遇從周於張公橋，德威大敗。冬十二月，潞州薛志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

於朱全忠。

光化二年春正月，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於榆次。周德威敗之於洞渦驛。秋八月，李嗣昭復取澤潞。

光化三年秋七月，嗣昭敗汴軍於沙河，復取洺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伏兵敗。冬十月，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定，鎮定絶晉附全忠。

天復元年春，全忠封梁王。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歸。晉失三與國，乃下意為書幣聘梁求和。梁以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而書辭慢"。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鄂以城降，都人大恐。會霖雨積旬，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李塘。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取慈、隰。

天復二年二月，進攻晉、絳，大敗於蒲縣。梁軍乘勝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武皇懼，謀出奔，未決。梁軍大疫，解去。德威復取三州。

天復三年正月，天子自鳳翔歸京。天復四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武皇以為：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仍稱"天復"。八月，朱全忠弑昭宗於洛陽宮。輝王即位，告哀使至晉陽。武皇南向慟哭，三軍縞素。天復五年春，會契丹於雲中，約為兄弟。天復六年九月，梁攻燕滄州，武皇為燕出兵破潞州，梁圍解去。天復七年夏四月，朱全忠僭稱皇帝，偽國號"梁"，偽年號

"開平"，廢昭宣帝為濟陰王。武皇復稱"天祐四年"，淮南、蜀移檄興復唐室。天祐五年正月辛卯，武皇薨於晉陽，年五十三。莊宗即位，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陵在雁門。

莊宗，武皇之長子也。母貞簡皇后曹氏，以光啟元年乙巳冬十二月癸亥生於晉陽。及為嬰兒，體貌奇特，沈厚不羣，武皇鍾愛之。年十一，從討王行瑜，令獻捷京師，昭宗駭異之。賜以灘鶩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氣，後當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意。尤喜歌舞。

天祐五年正月，即位於晉陽，時年二十有四。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成質，倖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壬戌，執而戕之。是月，朱全忠弒昭宣帝於曹州。帝聞之，舉哀號慟。四月，召德威軍自亂柳還晉陽。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帝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五月辛未，朔，行至三垂岡，歡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帝亦遣周德威攻其晉陽州，敗梁軍於神山。

天祐六年秋七月，梁之叛將劉知俊來乞師。帝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於蒙阬。天祐七年冬十月，梁攻上黨。十一月，趙王王鎔來乞師，乃救趙。

天祐八年春正月，梁改號"乾化"。帝敗梁軍於柏鄉，斬首二萬級，獲將校二百八十五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

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別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廟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城。燕王劉守光聞之，乃大治兵，聲言助晉。帝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於承天軍。劉守光稱帝於燕。

天祐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於梁。梁軍攻趙，屠棗彊，李存審擊走之。六月，朱全忠為其子友珪所弒。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於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梁，而亦陰附於晉。

天祐十年春二月，朱友貞殺友珪而自立，更名"鍠"。十月，劉守光請降，帝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

天祐十一年春正月壬子，誅劉守光於太原。刺其父仁恭心，血祭雁門陵，然後斬之。於是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册推帝為尚書令，始建行臺。七月，攻梁邢州，戰於張公橋，帝軍不利而退。

天祐十二年春正月，朱友貞改號"貞明"。三月，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梁來附。帝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彦，以其兵五百人衛，號"帳前銀鎗軍"。六月，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劉鄩軍於洹水。帝率百騎窺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亡七八騎。八月，梁復取澶州。帝與鄩封壘於莘，聲言西歸。鄩疑已去，即引兵擊魏，攻城東。帝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故元城，又敗之。鄩走黎陽。三月，攻梁衛州，降其刺史米昭。克慈州，殺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閻寶。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而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

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本。

天祐十四年二月，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冬十二月，梁人據楊劉，帝率騎破之。

天祐十五年春正月，梁軍相拒於楊劉，決河水以限帝軍。六月，渡水擊破之。秋八月辛丑，朔，大閱於魏，合盧龍、横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軍於麻家渡。王彦章軍於行臺。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之，軍敗，周德威死之。梁軍據土山，復進擊，大敗之，遂軍德勝為夾寨。

天祐十六年三月，帝兼領幽州。梁王瓚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敗梁軍於河南。

天祐十七年夏五月，朱友貞改號"龍德"。秋七月，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之，李存審敗梁於同州。

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僧傳真獲傳國寶，獻於行臺。二月，趙將張文禮弑其君鎔來請命，乃以文禮為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滄州節度使李存審、定州節度使王處直、邢州節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各勸進，請紹唐帝位，帝三辭。又三請，帝捴抑久之。八月庚申，遣兵馬留後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攻張文禮於鎮州，建瑭取趙州，文禮卒，其子處瑾閉門拒守。九月，建瑭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於戚城。王處直叛附於契丹，其子都幽於別室以來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

天祐十九年春正月，敗契丹於新城、望都，追奔至於

幽州。三月，閻寶敗於鎮州，以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衛州。九月，存進敗鎮人於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鎮人請帝兼領本鎮，從之。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於梁。夏四月己巳，即皇帝位。改天祐二十年為同光元年，國號"唐"，大赦天下。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為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兼修國史，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為樞密使。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鎮州為北都。閏月，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曾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謚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妣秦氏皆謚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謚曰"武"，廟號"太祖"，立廟於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為七廟。壬寅，李嗣源取鄆州。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戰於新壘，敗之。是月，盧程罷。秋八月，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死之。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於遞坊，敗之。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滅梁。朱鏜自使其將皇甫麟進刀而殺，獲其首來獻。梁敬翔自殺。丙戌，貶鄭珏為萊州司户、蕭頃登州司户。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詔除毀梁宗廟，廢朱全忠、朱鏜為庶人。己丑，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原之。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為鎮州，太原為北都。丙辰，復汴州為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允為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入貢。辛酉，復永平軍為西都。甲子，如洛京。十二月庚午朔，至西京。辛巳，李繼韜伏誅。

弟繼遠殺其兄繼儔於潞州。壬辰，田於伊闕。

同光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己酉，求唐宦者。庚戌，新羅王金朴英遣使朝貢。乙卯，渤海國遣使朝貢。庚申，幸河陽。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於太廟。朝獻於太微宮。戊辰，享於太廟。二月己巳，朔，有事於南郊。大赦。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源第。癸未，立劉氏為皇后。三月庚戌，賜從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軍士等功臣。庚申，以李塗為檢視諸陵使。夏五月壬寅，教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原為憲州刺史。丙辰，渤海國王遣使來貢。丙寅，李嗣源克潞州。六月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為"英義可汗"。秋七月己酉，幸雷山賽神。八月，大雨霖，河溢。九月壬子，置水於城門，以禳熒惑。甲寅，幸郭崇韜第。丙寅，黑水國遣使朝貢。冬十月癸未，左熊威將軍趙暉妻一產三男子。十一月癸卯，田於伊闕。丙午，至自伊闕。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幸張全義第。

同光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毀即位壇為鞠場。二月，聚鞠於新場。乙亥，幸王莽河射燕。辛巳，突厥、渤海皆遣使入貢。三月乙未寒食，望祭於西郊。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為鄴都，以洛京為東都。夏四月乙亥，帝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旱。庚寅，趙光允薨。五月丁酉，皇太妃薨，廢朝三日。己酉，黑水女真遣使入貢。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紓為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辛卯，詔括天下私馬。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為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招討使以伐蜀。自六月雨至於

是月。丁巳，幸尖山射燕。冬十月壬午，奚、吐渾、突厥遣使入貢。戊子，葬貞簡太后於坤陵。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入貢。己酉，蜀王衍降。十二月己卯，狩於白沙。癸未，還宮。閏月辛亥，封弟存美為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同光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囚。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三子於蜀。戊寅，契丹遣使貢馬。庚辰，異母弟存乂伏誅。殺節度使李繼麟，滅其族。丙戌，回鶻遣使入貢。丁亥，殺李繼麟之將史武等七人，滅其族。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茂為樞密使。癸巳，鄴都將軍趙在禮反於貝州。甲午，田於冷泉。趙在禮陷鄴都，武寧節度使李紹榮討之。邢州將軍趙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真討之。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三月，趙太伏誅。李嗣源反博州。守將翟建自稱刺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乙丑，車駕發京師。壬申，次滎澤。龍驤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於李嗣源，入於汴。甲戌，至自萬勝。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夏四月丁丑，朔，帝崩於絳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二。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謚曰"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莊宗"。是月丙子，葬於雍陵。

述曰：莊宗承武皇之雄圖。力戰而平汴、洛。世讎既復，國祚中興。其大端在於存唐天祐之紀年，奉東西京之廟社，使天下猶知有唐。當日諸藩用"天祐"年號者，劍南不久即止，淮南已先稱制，鳳翔雖始終不改，然預有誤國之罪。使莊宗得前此數年滅梁，輔臣多若張承業之徒言聽計從，安知不求唐之宗子而立之，何必不追美於共和？是

以宋庠作《紀年通譜》，以天祐四年引而下接同光，例符於司天所用崇天曆。其識誠高出於修《五代史》者遠矣！惟自同光以後，近聲色以亂朝綱，黷貨財以結衆怨。蓋得之甚難，失之甚速。由於縱欲而不近理，居安而不思危。有國家者，可無戒哉！

續唐書卷二

明宗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名亶，初名嗣源。及即位，改今名。代北人也。皇考電，追尊孝成皇帝。皇妣劉氏，追謚孝成懿皇后。帝即孝成之元子。咸通八年丁亥九月九日，生於應州之金城縣。初，孝成為部將，武皇之鎮雁門也，孝成厭代。帝年甫十三，善騎射。既壯，雄武謙和，執事恭敬。武皇養為子，賜名"嗣源"。乾寧三年，梁攻兗、鄆，朱宣來乞師，武皇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屯於莘縣，不進。存信遣帝別以兵三千擊梁，梁兵解去。存信旋為羅宏信所敗，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之，即以所將五百騎號曰"橫衝(都)〔部〕"。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大敗，梁兵追之。會帝本軍至，謂嗣昭曰："為公一戰"。乃解鞍礪鏃，憑高列陣，左右指畫，梁人莫測。因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帝身中四矢，武皇解衣賜藥

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天祐五年五月，晉、梁相拒於柏鄉。梁龍驤將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酒以飲帝曰："望梁家赤白馬，懼否？"帝曰："有其表耳！翼日歸吾廐也。"莊宗大笑曰："卿已氣吞之矣。"因引鍾飲爵，奮槌馳騎，犯其白馬，挾二將校而回。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帝及李嗣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媯、儒三州。魏州既平，因狥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鎮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帝與閻寶等擊走之。同光元年四月，莊宗即位，進帝檢校太傅兼侍中。尋命帝率步騎五千襲鄆州，下之。授天平軍節度使。五月，梁人陷德勝，莊宗退保楊劉。梁將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以帝為前鋒。敗梁軍於中都，生擒王彥章等。而是時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嚮，諸將多云乘勝以取青、齊，惟帝勸取汴州。莊宗然之，帝即時以千騎前進。十月己卯，帝先至汴州，攻封邱門。王瓚開門出降。莊宗後至，見帝大悅，手引其衣，以首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二年二月，莊宗以郊天賜之鐵券。五月，擒楊立以獻。六月，進位太尉，移鎮宣武，兼蕃漢總管。十二月，契丹入寇。三年正月，帝敗之於涿州，徙鎮成德。莊宗幸鄴，請朝行在，不許。貞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朝於洛陽。時朱友謙、郭崇韜皆以讒死，帝以名位高，亦見疑忌。四年二月，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帝討賊，莊宗不許。固請，乃遣之。三月壬子，帝至鄴都，在禮登城謝罪。

甲寅，軍變。帝入於魏，與在禮合，夜至魏縣。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為先鋒。帝行過鉅鹿，獲官馬三千匹以益軍。壬寅，入汴。四月丁亥，朔，莊宗崩，帝痛哭不自勝。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於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殺宋州節度使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以樞密副使安循為樞密使。

天成元年四月丙午，帝自興聖宮赴西宮，即皇帝位於柩前，易斬衰以衮冕。丁未，遣使往諸道及淮南告哀。辛亥，始聽政。壬子，魏王繼岌薨。甲寅，受朝制，改同光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天下。乙卯，渤海國王大諲撰遣使朝貢。是月，張居翰罷。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賨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辰，趙在禮為義成節度使。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逖。己亥，諫伏誅。秋七月庚申，安重誨殺殿直馬延於御史臺門。契丹、渤海國俱遣使朝貢。己卯，貶豆盧革為辰州刺史、韋說溆州刺史。甲申，流革於陵州、說於合州。丁酉，內出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己亥，契丹寇邊。丁未，平盧節度使霍彥威殺登州刺史王公儼。九月己未，幸至德宮及袁建豐第。冬十月，雲南山後雨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何華等來朝貢。辛丑，契丹遣使告哀，輟朝。旱。辛亥，雨。

天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亶"。癸亥，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崔協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壬午朔，新羅遣使朝貢。壬辰，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諫李嚴。丙申，赦京師囚。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而

殺之。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以伐荊南。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園，羣臣買晏。盧革軍亂，殺其將烏震。新羅國遣使來貢。四月，盧臺軍將龍晅等伏誅。六月丙戌，任寰罷。庚子，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鄴取夔、忠、萬州。癸酉，殺豆盧革、韋說。八月乙酉，昆明大鬼主、九部落及牂牁遣使朝貢。九月庚午，黨項遣使朝貢。壬申，契丹遣使朝貢。冬十月乙酉，駕發西京。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己丑，守殷自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寰。辛丑，詔釋輕繫囚。是月，傳箭於霍彥威。十一月乙亥，契丹遣使通和。十二月己丑，回鶻西界吐蕃遣使朝貢。丙午，追尊四廟，立廟於應州。

天成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二月乙未，孔循罷。三月丁未，朔，以久雨，詔求直言。己未鄭珏罷。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西方鄴克歸州。戊辰，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為樞密使，尋罷。夏四月乙酉，達靼遣使朝貢。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五月，契丹入於定州。秋七月壬戌，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執契丹首領。慶州防禦使竇廷琬反。冬十月，靜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罷。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克慶州，竇廷琬伏誅。

天成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入朝。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甲子，車駕發汴州。三月丙戌，殺姪從璨。夏四月壬子，契丹寇雲州。甲寅，端明殿學士趙鳳為門下侍郎

兼工部尚書平章事。五月己巳，朝羣臣賀朔。乙酉，追謚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寇雲州。秋七月壬申，殺右金吾衛上將軍毛璋。八月，黑水遣使來朝。丁未，吐渾首領入貢。乙卯，黨項首領入貢。九月癸巳，殺供奉官烏昭遇。

長興元年春正月，宣徽南院使朱宏昭充大內留守。二月己亥，黑水遣使入貢。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御營使。癸丑，朝獻於太微宮。甲寅，享於太廟。乙卯，有事於南郊，改天成五年為長興元年。大赦天下。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為皇后。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衙內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從珂。辛亥，西京留守索自通執彥溫，殺之。戊午，羣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秋七月壬午，訪莊宗子孫瘞所。八月乙未，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為三司使。壬寅，殺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滅其族。吐渾來附。封子從榮為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極殺其刺史陳宣，叛吳來降。丙辰，封子從厚為宋王。九月癸未，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丁亥，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冬十月己亥，頒冰。乙巳，董璋陷閬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十一月庚申朔，秦王從榮受冊於文明殿。丙戌，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秘書丞酅國公楊仁矩卒，輟朝。丁巳，回鶻遣使來朝。安重誨討董璋。沙州遣使來朝。

長興二年春正月丁丑，契丹東丹王進本國三印。三月丁亥，太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甲辰，宣徽

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死之。閏五月丁酉，安重誨妻子并賜死。冬十二月甲寅朔，除鐵禁，初稅農具錢。

長興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遣使朝貢。己酉，渤海、回鶻、吐蕃遣使朝貢。二月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從之。己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黨項戰於牛兒谷，敗之。三月甲申，契丹遣使朝貢。夏四月甲寅，新羅遣使入貢。五月己丑，二王後詹事司直楊延紹襲封酅國公。六月甲寅，封王建為高麗國王。大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秋七月辛巳朔，天下兵馬都元帥錢鏐薨。輟朝三日。八月己卯，吐蕃遣使朝貢。冬十月庚申，幸至德宮，因幸石敬瑭第。

長興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滉來朝。三月甲辰，追册晉國夫人夏氏為皇后。夏五月戊寅，封子從珂為潞王、從益許王、姪從溫兗王、從璋洋王、從敏涇王。丙戌，契丹遣使朝貢。秋七月乙未，回鶻獻白鶻，命放之。八月庚申，大赦天下。九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宏昭為樞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乙未，都指揮使康義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崩於雍和殿，年六十七。應順元年四月，上謚曰"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號"明宗"。是月二十七日，葬於徽陵。

述曰：《舊史》稱明宗"能力行乎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是矣。其能得大體者，追謚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

帝”；又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為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誰謂季世無善政哉！攷《五代史闕文》云：“明宗出自邊地，老於戰陳，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為衆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為主。’”案：此事新修史記亦載於論，託為長老之言，後人罕知其出於闕文也。又《五代史補》云：“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懼得其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散給，動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較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産。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也。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蠹，謂之鼠雀耗。’倉糧加耗，自此始也。”案：此事可疑。夫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縱有鼠雀耗，亦何至每石加二斗之多？果如“百姓養一家”之説，則胥徒得緣以為姦，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今之倉糧，亦有所謂“耗米”，然定例每石止加二升，因胥吏藉端苛索，甚至每石加四五斗。百姓深受其累。得非明宗為之作俑乎？載攷舊史《食貨志》，天成元年，敕應納夏秋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只納正税數，不量省耗。夫應納之每斗一升，且敕不量。今以前所不納，而每石加二斗之耗，何其歧異！或所聞異詞歟？若夫明宗時屢以非罪誅戮臣下，所謂“上下相狥，毁譽亂真。”是取禍之道也。

續唐書卷三

閔帝紀

閔帝名從厚，小字菩薩奴，明宗第三子也。母昭懿皇后夏氏。以天祐十一年甲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於晉陽舊第。髫齔，好讀《春秋》，略通大義。為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己，特愛之。天成元年，授檢校司徒。二年四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三月，授宣武軍節度使。四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三年，加中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宣徽使孟漢瓊馳驛召帝。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於西宮，即皇帝位於柩前。羣臣見於東階，復於喪位。丙午，成服於西宮。庚戌，御光政樓存問軍民。辛亥，賜司衣王氏死，坐秦王事也。癸丑，始聽政。乙卯，賜司儀康氏死，連王氏也。丁巳，僕射平章事馮道為山陵使，户部尚書韓彦惲為副，中書舍人王延為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為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鱗為

鹵簿使，御史中丞盧敏為儀仗使，右僕射權知河南府盧質為橋道頓遞使。丁卯，帝釋衰服。辛未，御中興殿。羣臣列位，馮道進酒。帝命徹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廣壽殿視朝。乙亥，契丹遣使朝貢。丁丑，太常卿崔居儉為祕書監，前蔡州刺史張繼祚為左武衛上將軍，充山陵橋道頓遞副使。戊寅，御明堂殿，宣制。大赦天下。改長興五年為應順元年。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入貢。沙州、瓜州遣使來朝。甲午，兩浙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王錢元瓘進封吳越王。乙未，樞密使兼中書令朱宏昭、馮贇獻錢助作山陵。閏月癸卯，御文明殿。丙午，正衙命使册皇太后曹氏。甲寅，正衙命使册太妃王氏。集賢院請修創凌煙閣，詔下翰林院，置寫真官，畫功臣像，并下將作監興工次序間架修建。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丙寅，幸至德宮。車駕至興教門，有飛鳶自空而墮，殪於御前。是日，大風晦暝。二月庚寅，視作山陵。是日，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都部署，靖難軍節度使藥彥稠為副部署。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右廂都指揮使尹暉、羽林都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於潞王。辛酉，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宏寶。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為副。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於潞王。思同奔歸於京師，不克，死之。丁卯，潞王至陝州。帝急召孟漢瓊，不至；召朱宏昭。宏昭懼，投於井。安重進尋殺馮贇於其第。是夜，帝出元武門，至衛州。四月，潞王入洛，廢帝為鄂王。帝遇鴆而崩，年二十一。皇后孔氏與其

四子並遇害。石敬瑭僭位。謚曰"閔"，祔葬徽陵。

述曰：閔帝德望素隆，冲齡踐祚。以其無夾輔之良臣，遂為人所猜忌，失守宗祧，良足悲已！帝本明宗第三子，而新修史記作第五子，吴縝《纂誤》已辨之矣。其謚曰"閔帝"，舊史及《會要》、《通鑒》皆然，而新修史記改為"愍帝"。豈因莊宗謚為"光聖神閔孝皇帝"而改之乎？但"閔"訓"弔者在門"，"愍"訓為"痛"，義各不同，何遽改更而失其實耶？

續唐書卷四

末帝紀

末帝名從珂，明宗之元子也。母宣獻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狥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以光啟元年己巳正月二十三日，生帝於外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問阻絶。帝甫十歲，方得歸。小字阿三。及壯，狀貌雄偉，長七尺餘。謹重寡言而驍勇，明宗甚愛之。在太原，因擊毬與石敬瑭同入趙襄子廟，見其塑像，屹然起立。帝私自負，從明宗征討，常立戰功。莊宗喜曰："阿三不惟與我同齒，敢戰亦相類"。同光二年，為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戍於石門。四年，魏州軍亂。帝率部下軍士，由曲陽、孟縣趨常山，與王建立渡河而南，軍聲大振。天成元年，拜河中節度使。二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長興元年，加檢校太尉。先是，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失意，拳擊其腦，重誨銜之。及帝鎮河中，重誨知其出入不時，乃矯宣中旨，令牙將楊彦温遇出郭則閉門不納。

會帝閱馬於黃龍莊，彥溫閉城拒之，帝止虞鄉。以聞，明宗召還京師，居於清化里第。重誨數請行軍法，不聽。天成二年，重誨見殺，乃起為左衛大將軍、西京留守。三年，進位太尉，移鳳翔節度使。四年五月，封潞王。閔帝即位，加兼侍中。既而帝子重吉出刺亳州，帝方憂不測。應順元年二月，移帝鎮太原。是時不降制書，惟以宣授而已。帝令李專美草檄，求援諸道，欲誅君側之罪。朝廷命王思同率師來討。三月丁巳，帝以兵東。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以城降。癸亥，次靈口，殺王思同。甲子，次華州，執藥彥稠，繫獄。乙丑，次閿鄉，王仲皋父子迎謁，命殺之。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迎降。丁卯，次陝州，康義誠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瓊。閔帝出居於衛州。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帝於蔣橋。帝辭不見，入哭於西宮，遂見羣臣。道拜，帝答拜。入居於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為鄂王，命帝監國。乙亥，帝赴西宮，即皇帝位於柩前。丙子，詔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財以助賞軍。丁丑，又詔居民預借房課五月以賞軍。己卯，鄂王薨。庚辰，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清泰元年夏四月乙酉，帝服衮冕，御明堂殿，百官就位，宣制。改應順元年為清泰元年。大赦天下。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稠。丙申，葬明宗皇帝於徽陵。五月庚子，朔，御文明殿，受朝賀。丙午，端明殿學士韓昭允為樞密使，莊宅使劉延朗為樞密副使。庚戌，馮道罷，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甲寅，賜勸進選人宗子官。六月庚辰，幸至德宮，因幸房知温、安元信、范延光、索自通、李從敏

第。秋七月辛亥，太常卿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八月辛未，尚書左丞姚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詔應曾受御署官選。九月己未，契丹寇邊。冬十月戊寅，李愚、劉昫罷。十二月乙亥，雄武軍節度使張延(郎)〔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庚寅，幸龍門。旱。

清泰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御明堂殿。二月甲戌，范延光罷。己丑，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謚曰"宣獻皇太后"。三月辛丑，忠武軍節度使趙彦壽為樞密使。夏四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樞密使。丙申，契丹寇邊。六月癸未，羣臣獻添都馬。秋七月丙申，石敬瑭以兵屯忻州。軍呼"萬歲"，乃斬都指揮使李暉等三十六人以止之。丁酉，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入貢，劉延皓罷。九月己酉，宣徽南院使房暠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來朝。

清泰三年春正月辛卯朔，御文明殿。乙未，百濟遣使入貢。丁未，封皇子重美為雍王。二月庚午，監修國史姚顗、史官張昭遠、李祥、吴承範等修撰《明宗實録》三十卷上之。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夏四月戊戌，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招討使，武義軍節度使楊光遠為副。戊申，先鋒指揮使叛降於石敬瑭。己酉，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於石敬瑭。壬子，天雄軍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六月癸亥，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秋七月戊申，克復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叛降於石敬瑭。八月戊午，

契丹遣使入朝。九月甲辰，張敬達及契丹戰於太原，敗績，契丹圍敬達於晉安。戊申，帝發京師。壬戌，詔天下括馬，又詔民十户出兵一人。冬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為行營都統。閏月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於契丹。丁卯，契丹立晉石敬瑭，與之約為父子，偽號"天福"，遂與契丹南行。甲戌，敬瑭與契丹至於潞州。丁丑，至自河陽。辛巳，帝崩於元武樓，年五十二。敬瑭入洛，得帝燼骨於火中。明年三月，葬之於徽陵域中。

述曰：張昭等修《末帝實録》，以帝為明宗之元子，生於外舍。詳見《通鑒考異》所引，而《通鑒》及舊、新二史、《會要》等書，俱作明帝養子。然昭等生唐之世，宜得其真，今從《實録》。至帝之謚，舊史本作末帝，《會要》亦同，新史記改為廢帝。蓋恐其與朱友貞相混耳。後人并改末帝，《實録》為廢帝，謬之甚矣！又，闕文云："晉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懷覃，京師父老迎帝於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以元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内，舉族自焚。"案：末帝無大失德，而縱虎喪身，慘毒至此。敬瑭之肉，其足食乎！

續唐書卷五

烈祖紀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為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晦迹，號"李道者"。屬時離亂，羣盜蜂起，而楊行密專據淮南。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遂因海寇夏韶，率衆自海入淮。至濠梁間，衆至數千人。與行密相攻，為其所擒。帝以光啟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至是方六歲而孤。伯父球攜帝及母劉氏，避地淮西。至濠州，行密見而奇之，養以為子。其長子渥不能容，乃與大將徐温曰："是兒狀貌非常，以乞汝。"遂冒姓"徐"，名"知誥"。帝事温盡子道。温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及長，(長身)〔身長〕七尺，廣顙隆準，語聲如鐘，精采鑠人。常緩步行，從者疾行莫能及。相者云："此龍行虎步也。"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

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專務軍賦。帝獨好學，求遺書，招賢士，褒賢課農。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邱、王令謀、王翊主議論，曾禹、張洽、孫忭、徐融為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悰為親吏。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温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帝為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帝本意在宣州，不悦。時温子知訓以内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揚州，驕淫失衆。宋齊邱納説曰："知訓旦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五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帝，帝即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内外馬步都軍副使。上下悦服。吴王建國，以帝為左僕射，參政事。未期歲，紀綱憲度，粲然並舉。温雖遥執國政，而人情已歸屬於帝。金陵行軍司馬徐玠勸温更用嫡子知詢。帝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温疾亟，遂止。温卒，知詢嗣為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争權，帝乃使人誘之來朝，留為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尉中書令出鎮金陵，如温故事。吴命帝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

昇元元年冬十月，吴帝禪位。甲申，即皇帝位。改吴天祚三年為昇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尊吴主為"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上策稱"受禪老臣誥"。追尊考温為"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為同平章事。以建康為西都，廣陵為東都。改

尚書為尚書都省，東都尚書省為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為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為江王、知諤為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為宏農郡王。辛卯，降吳建安王珙、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户邑。詔獄訟未經本處立決者，毋得詣闕訴。乙未，降吳公主為邑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為皇后。丙申，封女弟杞國君為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閩、吳越告即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濛為臨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戊申，封子景通為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為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為宣徽院。丙辰，追册故妃楊氏為順妃。丁丑，追封次子景遷為高平郡王，長女為封城公主。改辭狀司為清訟院。立姪景邁為晉陵郡公，景遜為上饒郡公，景邈為桂陽郡公，景逸為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為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立子景遂為吉王，景達為壽陽郡公。以景遂為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己未，升東都海陵縣為泰州，割鹽城、泰興、如皋、興化縣屬焉。己巳，吳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即位。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陵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為王公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之配李氏曰"明德皇后"。丙午，有星孛於北方。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甲子，荆南高從誨使龐守規來賀即位。二月壬戌，閩使内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即位。夏四月，遷讓皇於丹陽，以王輿為浙西節度使、留後馬思讓為丹陽宫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帝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

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昇"，國號"大唐"。遂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建王恪為"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貞妃程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配崔氏曰"平真皇后"；祖志為"孝安皇帝"，廟號"惠宗"；配盧氏曰"安莊皇后"；考榮為"孝德皇帝"，廟號"慶宗"；配劉氏曰"德恭皇后。"奉徐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夏六月甲申，升池州為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邱為平章事。八月戊寅，升洪州繡灘鎮為清江縣，不隸州。丁亥，契丹遣使來聘。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删定禮樂。癸未，新羅遣使來朝貢。壬辰，命吴王璟勒步騎百萬講武銅駝橋。十二月辛丑，讓皇殂。帝不視朝，率百官素服舉哀。是歲，徙吴王璟為齊王。

昇元三年春正月壬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莠而不蓺，桑隕而不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而納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邇，其務宣流，以稱朕意"。二月乙未，契丹遣使來，以兄禮事帝。蜀使來賀即位。夏四月庚辰，朝享於太廟。辛巳，有事於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大赦。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蓺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詔曰："朕以眇躬，託於民上，常懼勿類，以羞高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顧欲進上尊號之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譴告在天，聰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

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為哉？”皆抑而勿揚言。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蠲復征役，旌表門閭。丁未，吳越王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荆南高從誨使王崇嗣來賀南郊。作北郊於元武湖西。秋七月丙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於鍾山。命有司作《昇元格》，與吳令並行。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閱戰馬。

昇元四年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三月丁未，頒《中正曆》，曆官陳承勳所撰也。丙戌，漢人、閩人來聘。夏五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六月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秋八月，立齊王璟為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録尚書事。璟固讓，從之。九月戊辰，契丹遣使來聘，獻狐白裘。冬十月壬寅，以齊王璟讓儲貳，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酺，内外諸軍給優賜，禁表奏言“聖睿”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庚戌，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帝感念疇昔，泫然流涕不已。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己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質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羣臣於崇德宫，故第也。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惸獨米，人二石。漢使都官郎中鄭翻、閩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書楊嚴來賀仁壽節。十二月丙申，帝至自東都。

昇元五年春二月，殺泰州刺史褚仁規。夏五月戊辰，契丹使來。秋七月，右僕射李建勳罷。八月，有星孛於天市，遣使賑貸黄州旱傷户口。是歲，吳越水，民就食境内。賑之。

昇元六年閏正月庚寅，漢使區延保來聘。癸巳，閩使尚食使林宏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

家，夏五月，左丞相太保宋齊邱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蕭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契丹遣使來聘，獻馬五駟。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命州縣捕蝗瘞之。辛巳，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謝襲位。九月庚寅，《頒昇元刪定律》。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為朕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吾民更始。"十二月，閩使徐宏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右武衛大將軍蔣璠來賀仁壽節。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遣使二十七人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帝崩於昇元殿，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永陵。帝臨崩，謂齊王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為戒。"帝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常躡蒲履，用鐵盆盎，暑月施青葛帷，宮婢纔數人，宮室樸陋。仁厚恭儉，務在養民，有古賢主之風焉。

述曰：烈祖系出唐宗，託身徐氏，終能化家為國，奄有江南。建號昇元，適承清泰。在當日雖未言及此，自後論之，豈非天命有所歸乎？考《通鑒》云："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分遣使者，案行民田，以肥瘠定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稅，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不及也。"由斯以觀，烈祖為政，幾幾乎有貞觀、開元之風夫！乃歎唐之遺澤長矣。

續唐書卷六

元宗紀

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身枝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為尚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衛大將軍。烈祖為齊王，立為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為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友愛，尚何待此？"烈祖為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赦殊死以下。臣民奉牋齊王，如太子禮。七年二月，烈祖病疽，祕之，人皆莫知。庚午，疾大漸。太醫吳廷紹密遣人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閣。是夕，烈祖崩。秘不發喪，而下詔命帝監國。大赦。頒賚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崩已旬日，帝猶未嗣

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衮冕衣帝曰："大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是日，即皇帝位。不待踰年，遽改元。韓熙載上疏以為不可，而制書已行。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母宋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鍾氏為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邱為太保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為侍中。徙封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閩使來弔祭。升濠州為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為齊王，鄂王景達為燕王。仍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居東宮，景達為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八月乙卯，立弟景遾為保寧王。冬十月庚戌，有星孛於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於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邱為鎮海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為鎮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旨，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邱、蕭儼皆上書切諫，未見聽。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請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孜孜詢察，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頓與臣下疏絶如此？"因嗚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弒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囚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

王延政。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往覘建州。文徽固請，乃以邊鎬為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績於蓋竹。

保大三年春正月，以何敬洙為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歸於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為永安軍。冬十月，皇太后崩。以延平津為劍州，割建州之劍、蒲，汀州之沙縣隸焉。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邱為太傅兼中書令，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己皆平章事。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臘茶之貢自此始。罷貢陽羨茶。夏四月，葬元恭皇后於永陵。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為福建宣諭使，使諭李宏義入朝，不克。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秋九月，淮南蠶食稼，除民田稅。冬十月庚辰，圍福州，改漳州為南州。十二月壬戌，契丹及晉師戰於中渡，晉師敗績。丙寅，杜重威、李守貞以其師降於契丹。癸酉，張彥澤引蕃騎陷京師。彥澤剽劫屠害甚衆。晉主奉表納璽於契丹。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史皇甫暉、青州刺史王建及沿淮諸戍皆來降。

保大五年春正月，契丹滅晉。遣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册命唐為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閩役憊矣，其能抗衡

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為皇太弟，燕王景達為元帥，徙齊王元子南昌王冀為副元帥。二月辛未，劉知遠即位，國號曰“漢”。改晉開運四年為天福十二年。三月己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乃整師與戰，敗績，諸營皆潰。夏四月壬申，詔即軍中斬陳覺、馮延魯，餘將帥皆赦不問。已而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蘄州，延魯流舒州。秋八月，太傅宋齊邱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卒，倧襲位。冬十二月，吳越胡進思廢其君倧，囚於義和院，錢俶入。是歲，楚國王馬希範卒，希廣即位。

保大六年春正月，吳越國立俶，遷倧於東府。丁丑，漢主殂，承祐立。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九月，漢伐河中，李守貞間道表求援師，以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師次沂州，退保海州。冬十一月，荊南主高從誨卒，保融嗣位。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裨將張巒、蕭處恭、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賊帥延師朗以歸。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大兵渡淮，攻正陽，敗績。

保大八年春二月，福州遣諜者詣建州留後查文徽，告吳越戍卒亂，殺李宏義棄城去。文徽信其言，襲福州，大敗被執。而別將建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於金陵。秋七月，送先進還吳越。查文徽亦歸。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酉，漢主承祐殂。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州，弒其君希廣，自稱“楚王”。其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人來歸。漢將郭威領大軍北征。壬子，次澶州。

何福進率壯士擁威作亂。

保大九年春正月丁卯，郭威篡漢即位，改元"廣順"，國號"周"。劉崇自立於太原。初，契丹犯河南，晉主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契丹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閩，至此方議北征。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為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抑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鎬入潭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彬州，陷之。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彦超來乞援師，從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高屬焉。援兗州之師敗績於沭陽，周人執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叛，爾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潁州郭瓊遺壽州劉彦貞書，其詞曰："大周潁州團練使郭瓊致書於淮南壽州節度使麾下：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為常事招誘吴中多士？無乃淺圖？"帝頗愧其言。以翰林學士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旋復停貢舉。三月，以太弟太保馮延己為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為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忌並同平章事。帝以南漢乘楚亂據桂、宜等州，將取之。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命統軍侯訓率五千人會張巒攻桂州，敗績於城下，訓死之。巒收餘衆保全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歸。

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逵、周行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死之。丙申，潭州節度使邊鎬棄城遁。辛丑，劉言將蒲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城遁。十一月，劉言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鎬於饒州。斬宋德權、任鎬於太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於都門外。平章馮延己、孫忌皆罷為左右僕射。十二月，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萼來朝，留不遣。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己同平章事。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夏六月，不雨，民饑，流入周境。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堙廢者修復之。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隕於西北，聲如雷。二月，命吏部侍郎朱翌知禮部貢舉。壬辰，周主殂，養子柴榮即位。自前年六月不雨，至於今三月，大饑。疫。命州縣煮粥以食之。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其首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為周人也。契丹自此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嚴續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夏六月，周攻秦、鳳，蜀使間使來告難。周下詔罪狀，因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來侵淮南，攻自壽州。帝乃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邱入朝謀難。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為沿江巡撫使。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周主親征。劉彥貞與周師戰於正

陽，敗績，彥貞戰死。二月，周師兼道襲清流關，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城，俘暉及姚鳳以歸。皇遣泗州牙將王承朗奉書至徐州，求成於周，稱"唐皇帝奉書於大周皇帝，願以兄事，歲獻方物。"太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己卯，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在納貢，又奉牛酒犒軍，請罷兵。乙酉，周師陷東都，執副留守馮延魯。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於周。遣園苑使尹廷範護遷讓皇之族於潤州，廷範殺其男子六十人。誅廷範以謝國人。周師陷泰州，刺史方訥棄城遁。帝遣間使求援於契丹，至淮北，為周人所執。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吳越。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侍郎王崇質使周，削去帝號，奉表稱為"外臣"，猶不許。光州兵馬都監張延翰以城降於周，刺史張紹遁還。丁酉，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宏祚赴水死，蘄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雋降於周。戊戌，天成軍節度使蔡暉自壽州奔周。周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於都市，坐奉使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郛，執團練使趙仁澤。燕王宏冀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壬子，大敗吳越兵於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潤州，宏冀悉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等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拒周。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主北還。秋七月，復東都、蘄、光、和、滁州，惟壽州之圍愈急。冬十月，行人孫晟為周人所殺，從者二百人皆死，獨貸鍾謨以為耀州司馬。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主親征。齊王景達自濠州

遣邊鎬、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壽州。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忠代之，元遂舉師降周。裨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諸塞，執邊鎬、許文稹、楊守忠，餘衆悉奔潰，景達亦遁歸金陵。三月丁未，壽州劉仁贍病革，副使孫羽等代署表降於周。仁贍卒。夏四月，周主北還。冬十一月，周主復親征，濠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帝知東都必不守，使焚其廬舍，徙其民於江南。周師入揚州。丁丑，陷泰州。

中興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陷静海軍。丁未，陷楚州，守將張彦卿、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殆盡。周師次雄州，刺史易文贇舉城降。三月，大赦。改元"交泰。"立燕王冀為皇太子，參治朝政。丁亥，周主次揚州。丁卯，遂至迎鑾鎮。壬辰，耀兵江口。帝懼周師南渡，遣樞密使陳覺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以國為附庸。周主始采唐報可汗故事，答書稱"皇帝致書江南國主"。帝遣閤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歲輸土貢。庚子，周主致書，許帝奉正朔，罷兵，而不許傳位。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五年"。置進奏邸於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告於太廟。是日，金陵大霧，通夕不解。己酉，周遣使賚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凡士卒俘於周者，皆遣還。冬十一月己亥，暴宋齊邱、陳覺、李徵古罪。放齊邱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尋皆賜自盡。齊邱明年亦幽死。

交泰二年，周顯德六年夏六月癸巳，周主殂，梁王宗

訓嗣位。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文曰"永通貨泉"，以一當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一當開通錢之二。九月丙午，太子冀卒。冬十一月，建洪州為南都南昌府。

交泰三年春正月甲辰，周遜位於宋，改元"建隆元年"。宋廢周主為鄭王，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二月，始鑄鐵錢。三月，遣使朝貢於宋。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己卒。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朝貢於宋。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來乞師，拒之。十一月丁未，宋平李重進，因遣使如宋犒軍、朝貢。

交泰四年，宋建隆二年春二月，國遷於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留金陵監國。遂舟行，旌旄仗衛，六軍百司，凡千餘里不絶。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於當塗。至宋家洑，暴風飄舟，幾至北岸。翼日，從官皆輕舟奔問。三月，至南都。宋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南都迫隘，羣臣皆思歸，主上亦悔遷，北望金陵，鬱鬱不樂。承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復議東遷。未及行而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華。夏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數尺為墳。且曰："違吾言者，非忠臣孝子。"是夕，有大星隕於南都。庚申，帝崩於長春殿，年四十六，在位一十九年。後主不忍從遺令，迎喪還。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於宮中萬壽殿。告哀於宋，且請追復帝號。宋許之。次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元宗多才藝，好讀書，便騎善射，在位幾二十年。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栖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於紹襲而止。

然自唐室苗裔，訐于〔阡〕〔陌〕大境上之説，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周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支，至於蹙國降號，憂悔而終，悲夫！

述曰：史稱元宗約己慎刑，勤政如一，而野史又謂其天性儒懦，素昧威武。平心論之，自乾符以來，猶不失為令主。惟是任用"五鬼"，屏棄羣賢，耗帑用於楚、閩，致喪師於淮甸。謀之不臧，後悔亦何及哉！

續唐書卷七

後主紀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也。母光穆皇后鍾氏。初名"從廣"。廣顙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忌其有奇表，因避禍。覃思經籍，自幼聰慧，善屬文，工書畫。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元宗十九年，遂立為太子，監國。六月，元宗崩於南都。秋七月，喪還，太子即位於金陵。更名"煜"。居喪，哀毀幾不勝。赦境内。尊鍾后曰"聖尊后"，以后父名大章也。立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為韓王，從鎰為鄧王，從謙為宜春王，從信為文陽郡公，從度為昭平郡公。令諸司無職事者，四品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内殿。以右僕射嚴續為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如宋奉表陳襲位，宋賜詔答之，自是始降詔。秋九月，宋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冬十月，宋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元宗雖臣於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

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一月，國后周氏殂。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

二年，宋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於宋。泉州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從卒，子紹鍔自稱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鎡歸金陵，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於宋。宋放降卒千人南還。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於宋。

三年，宋乾德元年春正月，遣使來賜羊、馬、橐駝。三月，宋出師平荊、湖，高繼冲歸於宋，國除。國主遣使犒軍。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遂以洪進為節度使。秋七月，宋詔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冬十二月，上表於宋，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

四年，宋乾德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乃自命詩賦敵題，以中書官泝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宋以江北置折北務，禁商旅過江。九月，封長子仲寓為清源公，次子仲宣為宣城公。冬十月甲辰，仲寓卒，追封岐王。十一日，宋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弔祭。

五年，宋乾德三年春，葬昭惠后於懿陵。宋俘蜀孟昶於京師，國除。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為鎮海軍節度使。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冬十月，宋遣染院使李光圖來祭。葬光穆皇后於順陵。

六年，宋乾德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為武清

軍節度使留後。秋八月，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宋。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七年，宋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

八年，宋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内旱。宋賜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昭惠后之母弟也。

九年，宋開寶二年春三月，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悦為門下侍郎知制誥。冬，較獵於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録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内帑錢三百萬充資庫用。"從之。

十年，宋開寶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内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僧徒，迨至數千。給廩米縑帛供之。

十一年，宋開寶四年春，宋俘劉鋹於京師，國除。國主聞宋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從之。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新造戰船。國主懼，不從。

十二年，宋開寶五年春二月，宋屯師漢陽，人心大恟。乃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為教，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内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院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大理寺為詳刑院，客省為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殿庭始去鴟吻。諸弟封王者皆為公：從善，楚國；從

鎰，江國；從謙，鄂國。內史舍人張泌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泊言泌多遺才，乃命泊考覆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綸等五人。閏月癸巳，宋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為泰寧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陽坊，示欲召國主入朝也。乃遣户部尚書馮延魯入謝從善爵命。延魯至京師，病，不能朝而歸。

十三年，宋開寶六年春，宋使翰林學士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與户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次收佑，自剄。皆徙其家。

十四年，宋開寶七年秋，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宋遣閤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言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不答。九月丁卯，宋遣知制誥李穆為國信使，持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有死而已。"時宋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等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等，率師水陸并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月，遣江國公從鎰如宋貢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買宴帛萬匹、錢五百萬。禁城聚糧，大為守備。閏十月，宋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辛未，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吴越亦大舉兵犯常州。乃遣吴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吴越王表其書於宋。宋師次采石

磯，作浮橋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至是，水皆退小，唐人異之。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刁衎為內殿傳詔。而遽書警奏日夜狎至，元瑀等輒屏不以聞。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主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十以上，出一卒，號"義軍"。分籍者又出一卒，號"新義軍"。客户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碗，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為卒，號"凌波軍"。民奴及贅婿，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亡賴亡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蒐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為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為甲，農器為兵者，號"白甲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踵。

十五年，宋開寶八年，國主稱"乙亥歲"，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來攻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吳越遂會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金陵益危蹙。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斗米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藉。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皆不報。冬十一月乙未，城陷。將軍咼彥、馬承信及弟存俊率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謨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院〕使右史侍郎陳喬請死，不許，自縊死。國主帥司空、左右內史事殷崇義等，肉袒降於軍門。明年正月辛未，至京師。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宋晉王即位，加特進，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辛卯殂。是日七

夕，即生日也。年四十二，在位十五年。追封吴王，葬洛陽北邙山。江南人聞之，皆巷哭設齋。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毁，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屬保大軍興之後，國勢削弱，帑庫空竭，專以愛民為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内賴以稍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糾過訐者，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過争，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著《雜説》百篇，時人以為可繼《典論》。又工於音律。然酷好釋、老，頗廢政事。長圍既合，内外隔絶，城中之人，惶怖失所，後主猶幸静居室，聽沙門講經，又延鄱陽隱士周惟簡入後苑講《易》。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泊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户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三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為，大抵類此。故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述曰：自古有國家者，所宜炯戒多矣，而其要在乎遠聲色，闢釋、老。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兼而有之！不亡何待耶？夫唐三百五十年之天祚，至是而斬，則更可慨也夫！

續唐書卷八

紀 元 表

	後唐	岐	吳	梁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晉王稱天祐年號	李茂貞稱唐年號	楊渥稱唐年號	朱全忠篡唐	王建	劉隱	馬殷	錢鏐	王審知	高季昌
丁卯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開平元年	天復七年	開平元年	開平元年	天祐四年	開平元年	
戊辰	天祐五年	天祐五年	天祐五年	開平二年	武成元年	開平二年	開平二年	天寶元年	開平二年	
己巳	天祐六年	天祐六年	天祐六年	開平三年	武成二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天寶二年	開平三年	
庚午	天祐七年	天祐七年	天祐七年隆演立	開平四年	武成三年	開平四年	開平四年	天寶三年	開平四年	
辛未	天祐八年	天祐八年	天祐八年	乾化元年	永平元年	乾化元年	乾化元年	天寶四年	乾化元年	
壬申	天祐九年	天祐九年	天祐九年	乾化二年友貞立	永平二年	乾化二年	乾化二年	天寶五年	乾化二年	

（續表一）

	後唐	岐	吳	梁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癸酉	天祐十年	天祐十年	天祐十年	乾化三年	永平三年	乾化三年	乾化三年	天寶六年	乾化三年	乾化三年
甲戌	天祐十一年	天祐十一年	天祐十一年	乾化四年	永平四年	乾化四年	乾化四年	天寶七年	乾化四年	乾化四年
乙亥	天祐十二年	天祐十二年	天祐十二年	貞明元年	永平五年	貞明元年	貞明元年	天寶八年	貞明元年	貞明元年
丙子	天祐十三年	天祐十三年	天祐十三年	貞明二年	通正元年	貞明二年	貞明二年	天寶九年	貞明二年	貞明二年
丁丑	天祐十四年	天祐十四年	天祐十四年	貞明三年	大漢元年	乾亨元年	貞明三年	天寶十年	貞明三年	貞明三年
戊寅	天祐十五年	天祐十五年	天祐十五年	貞明四年	光天元年	乾亨二年	貞明四年	天寶十一年	貞明四年	貞明四年
己卯	天祐十六年	天祐十六年	武義元年隆演改	貞明五年	乾德元年	乾亨三年	貞明五年	天寶十二年	貞明五年	貞明五年
庚辰	天祐十七年	天祐十七年	武義二年溥立	貞明六年	乾德二年	乾亨四年	貞明六年	天寶十三年	貞明六年	貞明六年
辛巳	天祐十八年	天祐十八年	順義元年	龍德元年	乾德三年	乾亨五年	龍德元年	天寶十四年	龍德元年	龍德元年
壬午	天祐十九年	天祐十九年	順義二年	龍德二年	乾德四年	乾亨六年	龍德二年	天寶十五年	龍德二年	龍德二年
癸未	同光元年莊宗復唐	天祐二十年	順義三年	龍德三年梁亡	乾德五年	乾亨七年	同光元年	天寶十六年	同光元年	同光元年
甲申	同光二年	從曠稱臣于唐	順義四年		乾德六年	乾亨八年	同光二年	寶大元年	同光二年	同光二年
乙酉	同光三年		順義五年		咸康元年蜀亡	乾亨九年白龍元年	同光三年	寶大二年	同光三年延翰立	同光三年
丙戌	同光四年明宗立		順義六年			白龍二年	同光四年天成元年	寶正元年	同光四年天成元年	同光四年天成元年

（續表二）

	後唐	岐	吳	梁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丁亥	天成二年		乾貞元年溥即帝位			白龍三年	天成二年	寶正二年	天成二年延鈞立	天成二年
戊子	天成三年		乾貞二年			大有元年	天成三年	寶正三年	天成三年	天成三年從誨立
己丑	天成四年		太和元年			大有二年	天成四年	寶正四年	天成四年	太和元年
庚寅	長興元年		太和二年			大有三年	長興元年	寶正五年	長興元年	長興元年
辛卯	長興二年		太和三年			大有四年	長興二年	寶正六年	長興二年	長興二年
壬辰	長興三年		太和四年			大有五年	長興三年	長興三年元瓘立	長興三年	長興三年
癸巳	長興四年閔帝立		太和五年		後蜀孟知祥起	大有六年	長興四年	長興四年	龍啟元年	長興四年
甲午	應順元年未帝清泰元年		太和六年		明德元年	大有七年	應順元年清泰元年	應順元年清泰元年	龍啟二年	應順元年清泰元年
乙未	清泰二年		天祚元年		明德二年昶立	大有八年	清泰二年	清泰二年	永和元年繼鵬立	清泰二年
丙申	清泰三年石敬瑭篡		天祚二年	晉敬瑭天福元年	明德三年	大有九年	清泰三年天福元年	清泰三年天福元年	通文元年	清泰三年
丁酉	南唐烈祖昇元元年		天祚三年吳亡	天福二年	明德四年	大有十年	天福二年	天福二年	通文二年	天福二年
戊戌	昇元二年			天福三年	廣政元年	大有十一年	天福三年	天福三年	通文三年	天福三年

（續表三）

	後唐	岐	吳	梁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己亥	昇元三年			天福四年	廣政二年	大有十二年	天福四年	天福四年	通文四年曦立永隆元年	天福四年
庚子	昇元四年			天福五年	廣政三年	大有十三年	天福五年	天福五年	永隆二年	天福五年
辛丑	昇元五年			天福六年	廣政四年	大有十四年	天福六年	天福六年宏佐立	永隆三年	天福六年
壬寅	昇元六年			天福七年重貴立	廣政五年	大有十五年立	玢天光元年	天福七年	永隆四年	天福七年
癸卯	昇元七年元宗保大元年			天福八年	廣政六年	光天二年改乾和元年	應乾又年	天福八年	永隆五年延政天德元年	天福八年
甲辰	保大二年			開運元年	廣政七年	乾和二年	開運元年	開運元年	永隆六年天德二年	開運元年
乙巳	保大三年			開運二年	廣政八年	乾和三年	開運二年	開運二年	天德三年閩亡	開運二年
丙午	保大四年			開運三年晉亡	廣政九年	乾和四年	開運三年	開運三年		開運三年
丁未	保大五年			漢劉知遠天福十二年	廣政十年	乾和五年	天福十二年希廣立	會同十年宏儉立		天福十二年
戊申	保大六年			乾祐元年祐承立	廣政十一年	乾和六年	乾祐元年	乾祐元年		乾祐元年保融立
己酉	保大七年			乾祐二年	廣政十二年	乾和七年	乾祐二年	乾祐二年		乾祐二年

（續表四）

	後唐	岐	吳	梁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庚戌	保大八年			乾祐三年郭威篡漢	廣政十三年	乾和八年	乾祐三年	乾祐三年		乾祐三年
辛亥	保大九年	周郭威廣順元年		乾祐四年旻立	廣政十四年	乾和九年	保大九年馬氏降唐	廣順元年		廣順元年
壬子	保大十年	廣順二年		乾祐五年	廣政十五年	乾和十年		廣順二年		廣順二年
癸丑	保大十一年	廣順三年		乾祐六年	廣政十六年	乾和十一年		廣順三年		廣順三年
甲寅	保大十二年	顯德元年榮立		乾祐七年鈞立	廣政十七年	乾和十二年		顯德元年		顯德元年
乙卯	保大十三年	顯德二年		乾祐八年	廣政十八年	乾和十三年		顯德二年		顯德二年
丙辰	保大十四年	顯德三年		乾祐九年	廣政十九年	乾和十四年		顯德三年		顯德三年
丁巳	保大十五年	顯德四年		天會元年	廣政二十年	乾和十五年		顯德四年		顯德四年
戊午	中興元年交泰元年	顯德五年		天會二年	廣政二十一年	乾和十六年鍔立大寶元年		顯德五年		顯德五年
己未	交泰二年顯德六年	顯德六年周亡		天會三年	廣政二十二年	大寶二年		顯德六年		顯德六年
庚申	交泰三年建隆元年			天會四年	廣政二十三年	大寶三年		建隆元年		建隆元年
辛酉	建隆二年後主立			天會五年	廣政二十四年	大寶四年		建隆二年		建隆二年

（續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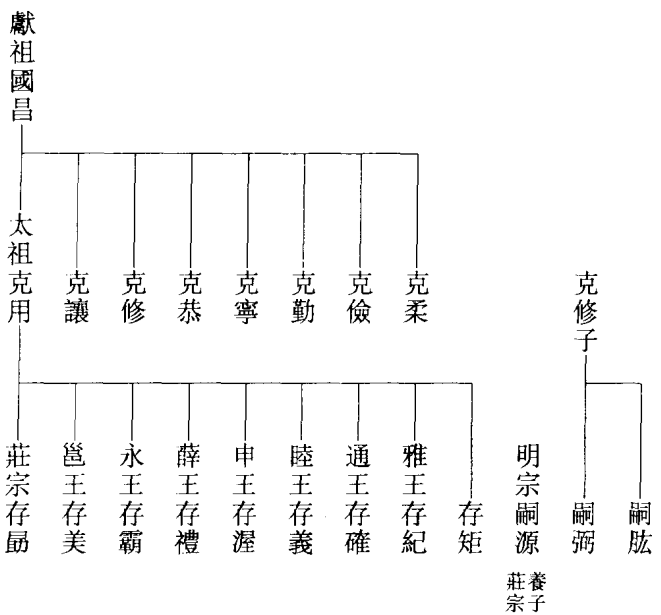
	後唐	岐	吳	梁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壬戌	建隆三年後主二年			天會六年	廣政二十五年	大寶五年		建隆三年		建隆三年
癸亥	乾德元年後主三年			天會七年	廣政二十六年	大寶六年		乾德元年		乾德元年南平亡
甲子	乾德二年後主四年			天會八年	廣政二十七年	大寶七年		乾德二年		
乙丑	乾德三年後主五年			天會九年	廣政二十八年蜀亡	大寶八年		乾德三年		
丙寅	乾德四年後主六年			天會十年		大寶九年		乾德四年		
丁卯	乾德五年後主七年			天會十一年		大寶十年		乾德五年		
戊辰	開寶元年後主八年			天會十二年繼元立		大寶十一年		開寶元年		
己巳	開寶二年後主九年			天會十三年		大寶十二年		開寶二年		
庚午	開寶三年後主十年			天會十四年		大寶十三年		開寶三年		
辛未	開寶四年後主十一年			天會十五年		大寶十四年南漢亡		開寶四年		
壬申	開寶五年後主十二年			天會十六年				開寶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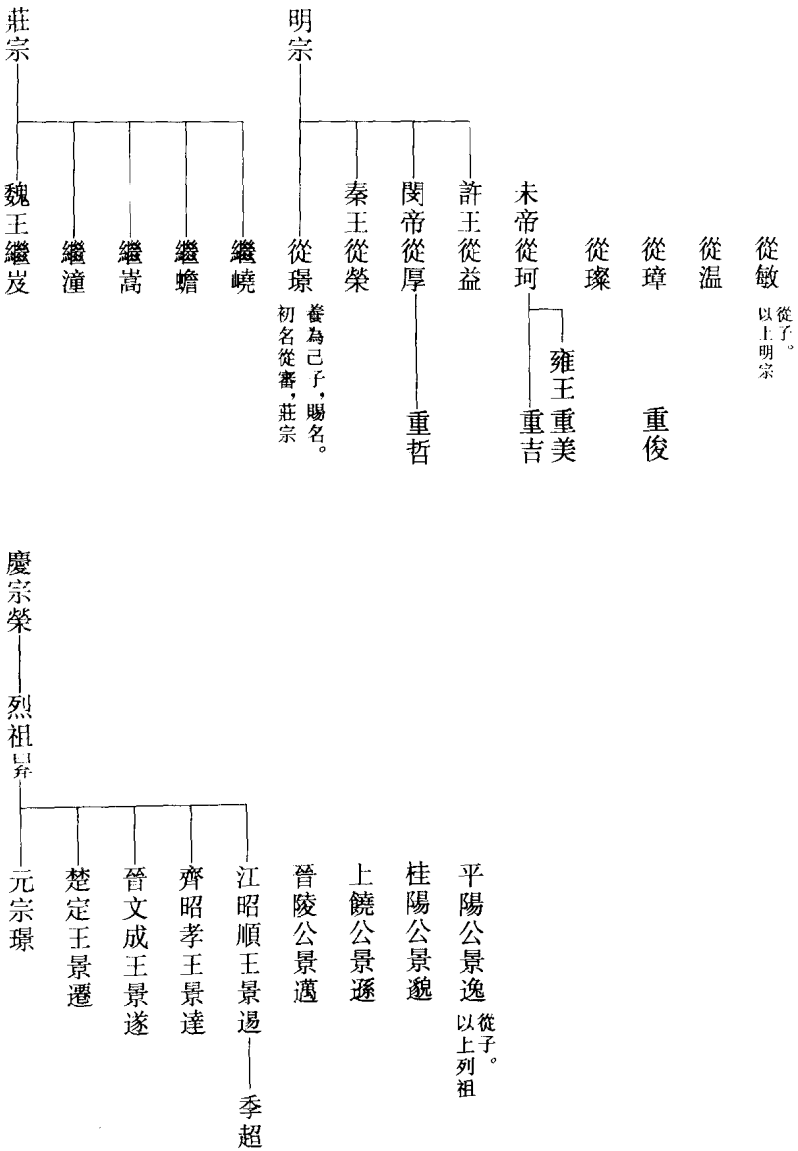
（續表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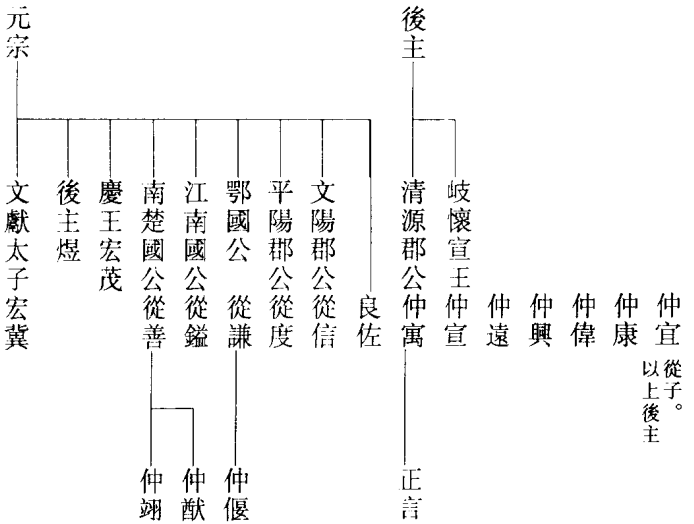
	後唐	岐	吳	梁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癸酉	開寶六年後主十三年			天會十七年				開寶六年		
甲戌	開寶七年後主十四年			廣運元年				開寶七年		
乙亥	開寶八年後主十五年			廣運二年後四年亡				開寶八年後三年亡		

續唐書卷九

宗　室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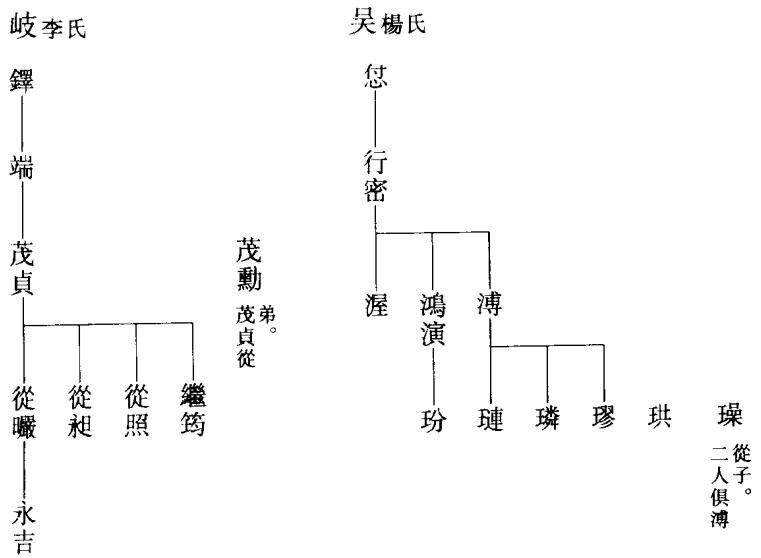

獻祖國昌
太祖克用
克讓
克修
克恭
克寧
克勤
克儉
克柔
莊宗存勗
邕王存美
永王存霸
薛王存禮
申王存渥
睦王存義
通王存確
雅王存紀
存矩
明宗嗣源
養子
莊宗
克修子
嗣弼
嗣肱


從敏 從子。以上明宗
從温
從璋 重俊
從璨
未帝從珂 雍王重美 重吉
明宗
許王從益
閔帝從厚 重哲
秦王從榮
從璟 養為己子，賜名。初名從審，莊宗
莊宗
繼嶢
繼蟾
繼嵩
繼潼
魏王繼岌
平陽公景逸 從子。以上列祖
桂陽公景巍
上饒公景遜
晉陵公景邁
江昭順王景遐 季超
齊昭孝王景達
晉文成王景遂
楚定王景遷
慶宗榮 烈祖昇
元宗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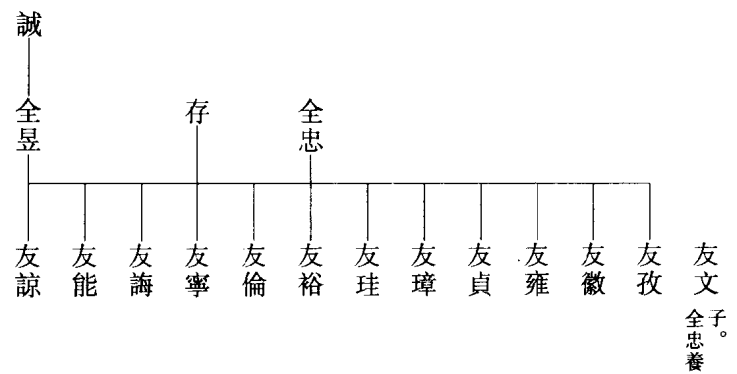

仲宜 從子。
仲康 以上後主
仲偉
仲興
仲遠
岐懷宣王仲宣
後主
清源郡公仲寓
正言
良佐
文陽郡公從信
平陽郡公從度
鄂國公 從謙
仲偃
江南國公從鎰
南楚國公從善
仲酥
仲翊
慶王宏茂
後主煜
文獻太子宏冀
元宗

續唐書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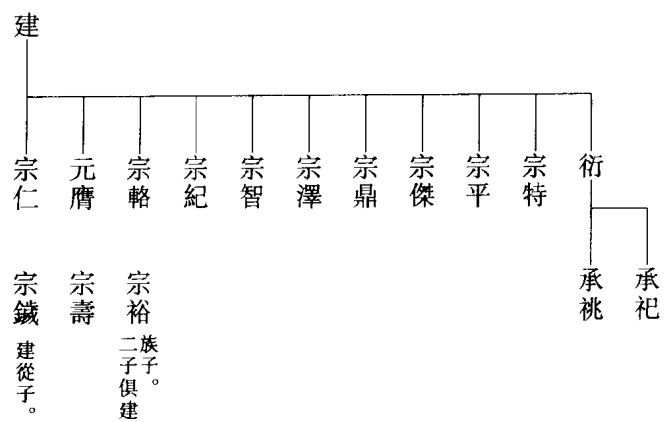
諸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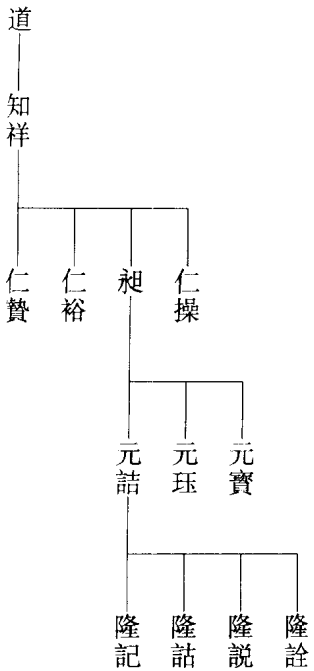
梁朱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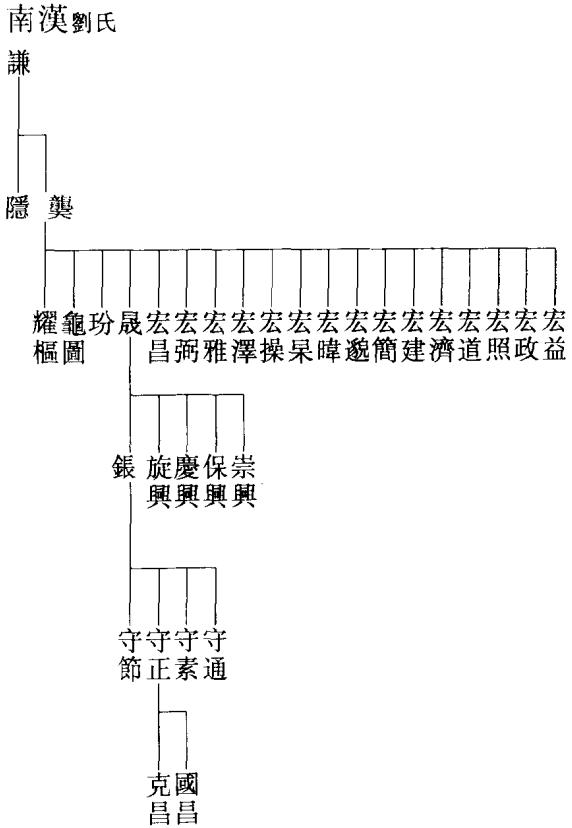

誠
全昱
存
全忠
友諒
友能
友誨
友寧
友倫
友裕
友珪
友璋
友貞
友雍
友徽
友孜
友文
全忠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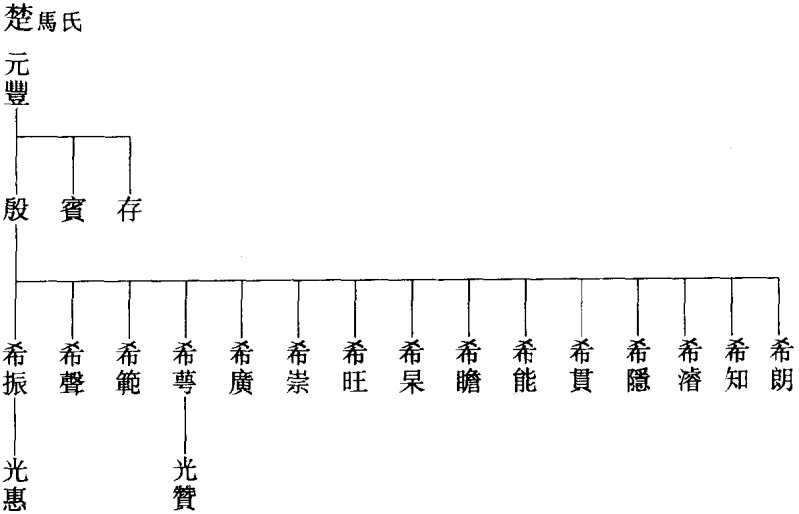
蜀王氏


建
宗仁
宗鐵
建從子。
元膺
宗壽
宗翰
宗裕
族子。二子俱建
宗紀
宗智
宗澤
宗鼎
宗傑
宗平
宗特
衍
承祧
承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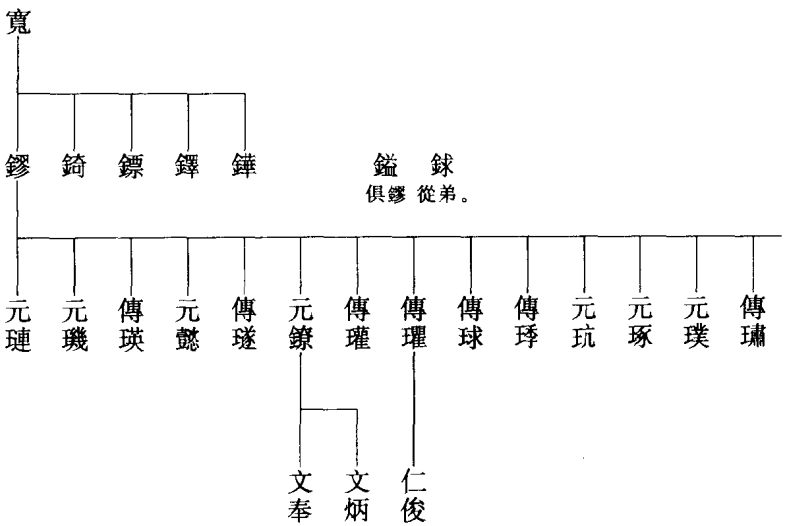
後蜀孟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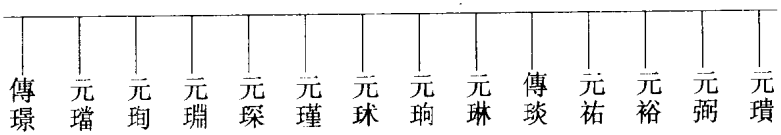



南漢劉氏
謙
隱
龔
耀樞
龜圖
玢
晟
宏昌
宏弼
宏雅
宏澤
宏操
宏杲
宏暐
宏邈
宏簡
宏建
宏濟
宏道
宏照
宏政
宏益
鋹
旋興
慶興
保興
崇興
守節
守正
守素
守通
克昌
國昌


楚馬氏
元豐
殷
賓
存
希振
希聲
希範
希萼
希廣
希崇
希旺
希杲
希瞻
希能
希貫
希隱
希濬
希知
希朗
光惠
光贊

吳越錢氏




傳璟
元瑨
元珣
元瑞
元琛
元瑾
元珙
元珣
元琳
傳琰
元祐
元裕
元弼
元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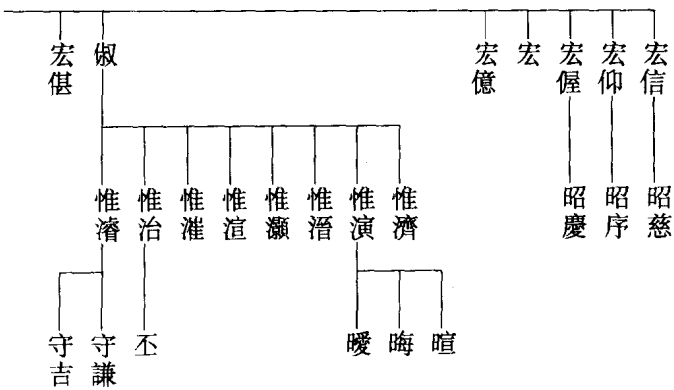
元播　元勗　元禧　傳珎　元祁（二人未詳所出。）　元珪　元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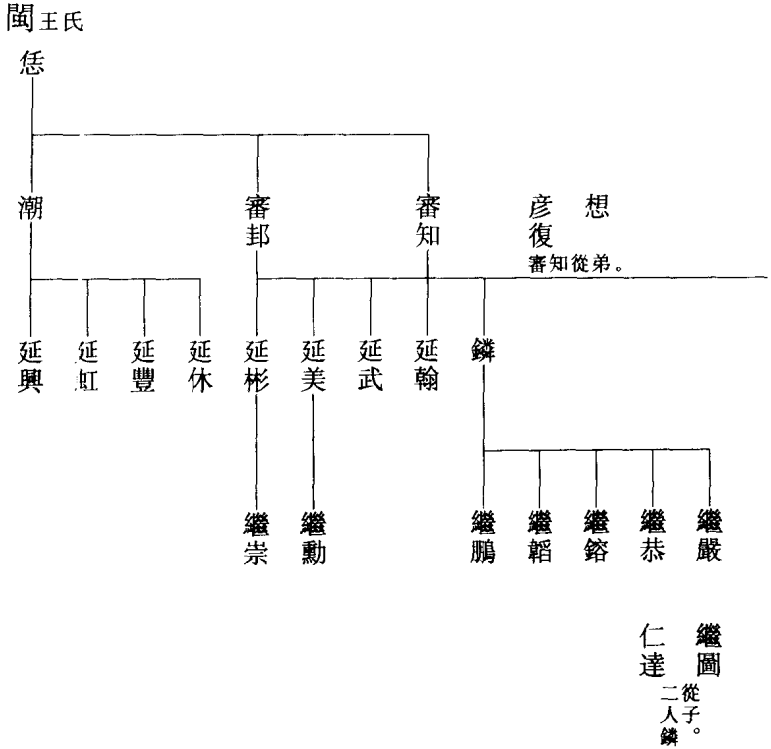
元瓘：宏僎　宏儇　宏侑　宏侒　宏傳　宏佐　宏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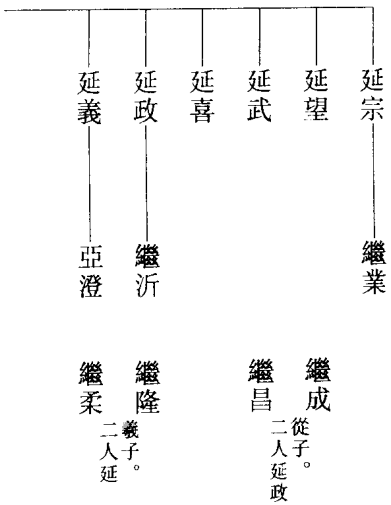
宏佐：昱　郁

宏倧：昆　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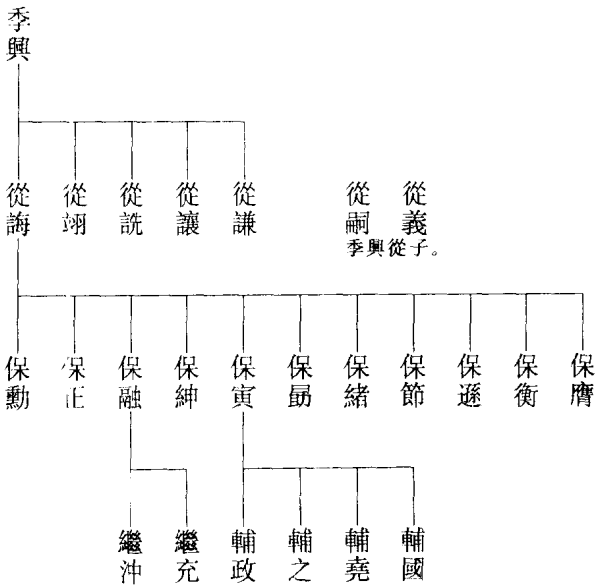
易：彥遠


宏倛
俶
宏億
宏
宏偓
宏仰
宏信
惟濬
惟治
惟濰
惟渲
惟灝
惟潛
惟演
惟濟
昭慶
昭序
昭慈
守吉
守謙
丕
暖
晦
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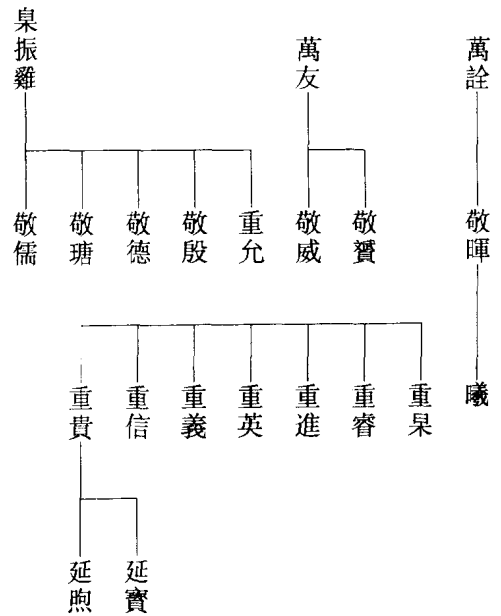

閩王氏
恁
潮
審邦
審知
想
彦復
審知從弟。
延興
延虹
延豐
延休
延彬
延美
延武
延翰
鏻
繼崇
繼勳
繼鵬
繼韜
繼鎔
繼恭
繼嚴
仁達
繼圖
從子。
二人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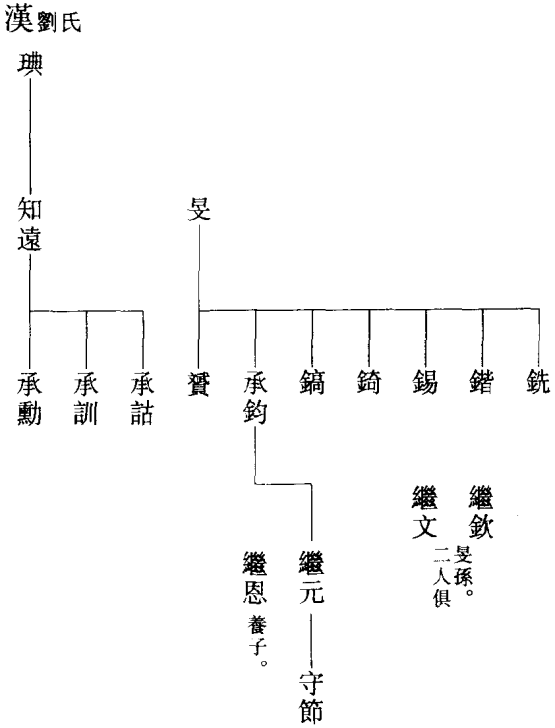

延宗
繼業
延望
繼成
從子。
二人延政
延武
繼昌
二人延政
延喜
延政
繼沂
繼隆
義子。
二人延
延義
亞澄
繼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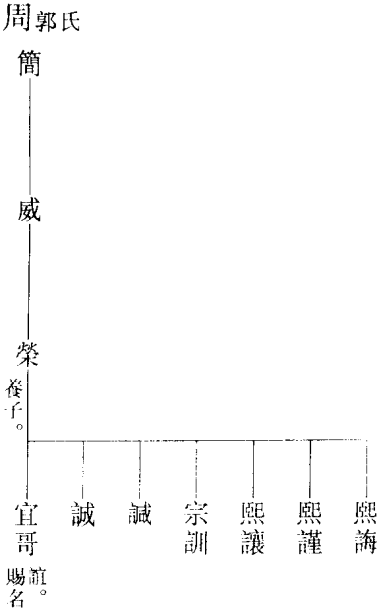
南平高氏


季興
從誨
從珣
從訢
從讓
從謙
從義
季興子。
從嗣
保勳
保正
保融
保紳
保寅
保勗
保緒
保節
保遜
保衡
保膺
繼沖
繼充
輔政
輔之
輔堯
輔國

晉石氏




漢劉氏
珙
知遠
承勳
承訓
承誥
旻
贇
承鈞
繼恩 養子。
繼元
守節
鎬
錡
錫
繼文
鍇
繼欽 旻孫。二人俱
銑


周郭氏
簡
威
榮
後子。
宜哥
賜名。
誠
誠
宗訓
熙讓
熙謹
熙誨

續唐書卷十一

大臣表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樞密使	租庸使 三司使長興元年改。	蕃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副都總管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行營都統都招討使 招討使 都部署 部署
同光元年	**豆盧革**行臺左丞相。四月，改門下侍郎命。 **盧程**行臺右丞相。四月，改中書侍郎命，八月罷。 **趙光胤**十一月，尚書左丞，改中書侍郎命。 **韋說**十一月，禮部侍郎命。	**郭崇韜**四月，由中門使遷兵部尚書，判樞密。十一月，加侍中，領成德節。 **張居翰**宦官，四月命。	**張憲**四月命。十月，遷東京副留守。 **豆盧革**十一月宰相判。 **係謙**副。	**李存審**都總管，盧龍節度事使。 **李嗣源**副總管，天平節度使。	

（續表一）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樞密使	租庸使 三司使長興元年改。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副都總管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行營都統都招討使 招討使 都部署 部署
二年	革 光胤 說	崇韜 居翰	革 王正言正月命，八月解。 謙八月遷正吏。	存審五月卒。 嗣源六月，徙宣武，兼都總管。	李嗣源都統，四月，討楊立于潞州。 元行欽部署，副嗣源討楊立。
三年	革 光胤四月卒。 說	崇韜九月充招討使，伐蜀。 居翰	謙	嗣源二月徙成德。十二月，還朝。	魏王繼岌都統，九月伐蜀。 郭崇韜都招討，伐蜀。
天成元年	革七月，流陵州，尋賜死。 說七月，流合州，尋賜死。 鄭珏五月，太子賓客改中書侍郎命。 任圜五月，工部尚書改中書侍郎命。	崇韜正月，爲魏王殺。 居翰四月罷。 李紹宏宦官，二月命。四月罷。 安重誨四月命。 孔循五月命。	謙四月，伏誅。 任圜五月，宰相判。	嗣源二月，討趙在禮于鄴。三月，兵變，還入洛，遂即位。	繼岌四月，自殺于渭南。 崇韜正月，被殺。

（續表二）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樞密使	租庸使 三司使長興元年改。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副都總管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行營都統都招討使 招討使 都部署 部署
二年	**珏** **圜**六月，罷爲太子少保。 **馮道**正月，端明學士改中書侍郎命。 **崔協**正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	**重誨**正月，加侍中。 **循**正月，加同平章事。	**圜**五月解。 **孟鵠**五月，副使權判。 **張延朗**十月，宣徽判。	**石敬瑭**都指揮。十月，命六軍副使如故。	**劉訓**招討。二月，伐高季興。
三年	**珏**三月，罷爲左僕射。 **道** **協** **王建立**成德節。三月，改右僕射命。十一月罷。	**重誨**四月，兼河南尹。 **循**三月，出鎮忠武。 **范延光**二月命。四月出鎮成德。	**延朗**三月解。 **王建立**三月宰相判。十一月，出鎮平盧。	**敬瑭**四月，鎮天雄。 **康義誠**領河陽節，代敬瑭。	**王晏球**招討。四月，討王都。
四年	**道** **協**二月卒。 **趙鳳**三月，兵部侍郎改門下侍郎命。	**重誨** **趙敬怡**二月卒。		**義誠**出鎮山南東道。	**晏球**二月，賊平。
長興元年	**道** **鳳**	**重誨**十二月，出討董璋。 **范延光**九月命。	**張延朗**八月命。		**敬瑭**都招討。九月，討董璋。 **夏魯奇**九月，副敬瑭討璋。

（續表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樞密使	租庸使 三司使長興元年改。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副都總管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行營都統都招討使 招討使 都部署 部署
二年	**道** **鳳**三月，出鎮安國。 **李愚**三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	**重誨**二月，罷鎮河中。四月，被殺。 **延光**九月，加同平章事。 **趙延壽**四月命。	**延朗** **孟鵠**五月命。		敬瑭二月，無功引還。 魯奇正月，戰没。
三年	**道** **愚**	**延光** **延壽**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鵠**十一月，出鎮忠武。 **馮贄**十一月，宣徽判。	**敬瑭**蕃漢總管。十一月，命出鎮太原。 **義誠**都指揮，十二月命。	
四年	**道** **愚** **劉煦**正月，端明學士改中書侍郎命。	**延光**九月，加侍中。十月，出鎮成德。 **延壽**九月，加侍中，出鎮宣武。 **朱宏昭**九月命。 **馮贄**十月命。	**贄**十月還樞密。 **孫岳**十月命，十一月被殺。 **王玫**	**敬瑭** **義誠** **朱洪實**馬。 **皇甫遇**步。	

（續表四）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樞密使	租庸使 三司使長興元年改。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副都總管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行營都統都招討使 招討使 都部署 部署
應順元年	**道**九月，出鎮匡國。 **愚**十月，罷守左僕射。 **煦**十月，罷守右僕射。 **盧文紀**七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 **姚顗**八月，左丞改中書侍郎命。 **張延朗**十二月，雄武軍改中書侍郎命	**宏昭**正月，加中書令。三月，自殺。 **贇**三月，自殺。 **郝瓊**四月命，未幾，罷。 **韓昭胤**五月命。 **范延光**五月命。 **劉延朗**副，五月命。	**玫**四月，改宣徽。 **劉煦**四月，宰相判。十月罷。 **張延朗**十二月，宰相判。	**敬瑭** **義誠**三月，討潞王，叛降。四月，族誅。 **洪實**三月，被殺。 **遇**	**王思同**都部署。二月，討潞王。三月，敗還。 **藥彦稠**副思同。三月，敗還。四月，誅。 **康義誠**都招討。三月，討潞王，叛降。
清泰二年	**文紀** **顗** **延朗**判三司。 **韓昭胤**四月，樞密使改中書侍郎命。十二月，出鎮。 **馮道**十二月，拜司空。	**昭胤**四月，遷平章。 **延光**二月，出鎮宣武。 **趙延壽**三月命。 **劉延皓**四月命。七月，出鎮天雄。 **房暠**九月命。 **延朗**	**延朗**	**敬瑭**	**敬瑭**北面總管，拒契丹。 **張敬達**副敬瑭。

（續表五）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樞密使	租庸使 三司使長興元年改。	蕃漢内外馬步軍都總管副都總管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行營都統都招討使 招討使 都部署 部署
三年	**道**十一月，降晉。 **文紀**十二月，降晉。 **顗**十一月，降晉。 **馬胤孫**三月，翰林學士改中書侍郎命。十二月，降晉。	**延壽**九月，督師潞州。十一月降契丹。 **曷**十一月，降晉。 **延朗**十一月，降晉。	**延朗**十一月，降晉，被殺。	**敬瑭**五月，移鎮天平，不受命，舉兵反。 **符彦饒**都指揮。	**敬達**五月，改太原四面都部署，討石敬瑭。十一月，爲楊光遠所殺。 **楊光遠**副敬達。十一月，降晉。

南唐	宰相	内樞使	諸道兵馬元帥 副元帥 判六軍諸衛事	翰林學士	勤政殿學士
昇元元年	**宋齊邱**正月，拜左丞相。十月，加大司徒。 **徐玠**正月，拜右丞相。 **張延翰**十月，右僕射同平章事。	**周宗**正月命。 **周廷玉**正月命。	**吳王景通**十月，太尉尚書令諸道副元帥判六軍。		

（續表六）

	宰相	内樞使	諸道兵馬元帥 副元帥 判六軍諸衛事	翰林學士	勤政殿學士
昇元元年	張居詠十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建勳十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二年	吉王景遂正月，侍中判尚書都省。 齊邱 玠 延翰 居詠 建勳	宗 廷玉	吳王改名璟。		
三年	景遂 齊邱不預政。 延翰 居詠 建勳	宗	吳王四月，拜兵馬大元帥，守太尉，録尚書事，昇揚二州判六軍。		
四年	景遂 齊邱 延翰十二月卒。 居詠 建勳	宗	吳王		

（續表七）

	宰相	內樞使	諸道兵馬元帥 副元帥 判六軍諸衛事	翰林學士	勤政殿學士
五年	**景遂** **齊邱** **居詠** **建勳**	**宗**	**吳王**		
六年	**景遂**二月，改領中書門下省。 **齊邱**二月，判尚書省，尋罷政。 **居詠**	**宗**	**吳王**		
保大元年	**景遂**七月，拜兵馬元帥。 **齊邱**三月，拜太保中書令。十二月罷。 **居詠** **周宗**三月，拜侍中。	**宗**二月，拜侍中。 **陳覺**十二月，左遷少府監。 **魏岑**副使。 **查文徽**副使。	**吳王**二月，即帝位。 **燕王景遂**七月，拜太尉、中書、令諸道兵馬元帥判六軍。 **鄂王景達**副。	**馮延己** **游簡言**判中書省，兼吏、兵二部選官。	
二年	**宗** **居詠**	**岑** **文徽**十二月，改江西安撫使，伐閩。	**景遂** **景達**	**延己** **簡言** **常夢錫**	
三年	**宗**	**岑**	**景遂** **景達**		

（續表八）

	宰相	内樞使	諸道兵馬元帥 副元帥 判六軍諸衛事	翰林學士	勤政殿學士
四年	**宗**正月，出爲鎮南節度。 **居詠**正月，出爲鎮海節度。 **齊邱**正月，拜太傅中書令。 **建勳**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延己**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岑**安撫漳、泉。	**景遂** **景達**		
五年	**齊邱**八月，出爲鎮南節度。 **建勳** **延己**四月，罷爲太子少保。 **杜昌業**吏部尚書判省事。	**岑**四月，罷爲太子洗馬。	**景遂**正月，立爲皇太弟。 **景達**正月，還兵馬元帥判六軍。 **燕王宏冀**正月，拜副元帥。		
六年	**建勳** **昌業**		**景達** **宏冀**		
七年	**建勳**	**景達** **宏冀**			
八年	**建勳**		**景達** **宏冀**		
九年	**建勳**		**景達** **宏冀**		

（續表九）

	宰相	内樞使	諸道兵馬元帥 副元帥 判六軍諸衛事	翰林學士	勤政殿學士
十年	**建勳**出爲鎮南節度。 **延己**二月，左僕射同平章事。十月罷。 **徐景運**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尋罷。 **孫晟**三月，右僕射同平章事。十月罷。		**景達** **宏冀**		
十一年	**延己**三月，復拜。		**景達** **宏冀**		
十二年	**延己**		**景達** **宏冀**		
十三年	**延己** **嚴續**二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景達** **宏冀**		
十四年	**延己** **續**	**殷崇義**十一月命。	**景達** **宏冀**		
十五年	**延己** **續**	**崇義** **陳覺**副使。 **李徵古**副使。	**景達** **宏冀**	**常夢錫**	

（續表十）

	宰相	内樞使	諸道兵馬元帥 副元帥 判六軍諸衛事	翰林學士	勤政殿學士
中興元年交泰元年	**齊邱**太傅中書令。十二月，勅歸自殺。 **延已**五月，罷爲太子太傅。 **續**五月，罷爲太子少傅。 **太子宏冀**知政事。	**崇義** **覺**五月，罷，尋賜死。 **徽古**副，三月，出爲鎮南節度副使。十二月，賜死。	**景達**三月，辭元帥，出爲撫州大都督。 **宏冀**三月，立爲皇太子。	**夢錫**卒。	
交泰二年	**宏冀**九月，卒。 **吳王從嘉**九月，拜尚書令知政事。 **鍾謨**禮部侍郎判尚書省事。九月貶。	**崇義** **唐鎬**副。			
三年	**吳王**	**崇義** **鎬**			
後主元年	**吳王**二月，立爲太子。六月，即帝位。 **續**六月，右僕射進司空同平章事。 **游簡言**吏部尚書知省事。	**崇義** **鎬**			

（續表十一）

	宰相	內樞使	諸道兵馬元帥 副元帥 判六軍諸衛事	翰林學士	勤政殿學士
二年	**續** **簡言**	**崇義**			
三年	**續** **簡言**	**崇義**			
四年	**續** **簡言**	**崇義** **朱鞏**			
五年	**續**五月，出爲鎮海節度。 **簡言**	**崇義** **陳喬**副使。			
六年	**簡言**	**崇義** **喬**			
七年	**簡言**	**崇義** **喬**			
八年	**崇義**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 **簡言**	**崇義**三月，拜平章。 **喬**遷正使。			
九年	**崇義**罷爲潤州節度。 **簡言**二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五月，卒。	**喬**			

（續表十二）

	宰相	内樞使	諸道兵馬元帥 副元帥 判六軍諸衛事	翰林學士	勤政殿學士
十年		喬			
十一年		喬			
十二年		喬二月，改光政院使。			
十三年	崇義司空知左右内史事。	喬			
甲戌	崇義	喬			鍾倩
乙亥	崇義十一月，出降。	喬十一月，殉難。			蒨十一月，殉難。

續唐書卷十二

禮 儀 志

自有虞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在周因而為五。周官宗伯，掌五禮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是時典章皆備，可履而行。周衰，諸侯每去其籍。至秦，又舉而焚之。漢叔孫通定朝儀，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後代相承，各有著作。晉、宋至隋，典册遂多。唐之初年，即用隋禮。至太宗時，命房喬、魏徵等與禮官學士為《吉禮》六十一篇，《凶禮》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等增至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事既施行，議者多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參攷增損之。武氏、中宗繼以亂敗。元宗開元十四年，王邕上疏，請删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張説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

折衷，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李鋭等，及蕭嵩、王仲丘先後譔定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始備。至於末造，用之雖小有損益，亦不能過。惜舊史散亡，今略為搜羅述之。

同光二年春三月十日，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宮每年五薦獻，其南郊壇，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書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事。"從之。至其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尚書祠部狀，每年太微宮五薦獻，南郊壇四祠祭，並宰相攝太尉行事。惟太廟時祭，獨遣庶僚。雖為舊規，慮成闕禮。臣等商量，今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從之。

夏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克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乃下尚書省集議。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都邑之制，宗廟為先。今卜洛居尊，開基御宇，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都先置宗廟，不宜並設，況每年常享，禮有常規。時日既同，神何所據？竊聞近例，亦有從權。如神主已修，迎之當藏於夾室；若廟宗已崇，虚之以為恒制。或齊桓公之廟二主。《禮》無明文，古者師行，亦無遷於廟主。昔天后之崇鞏洛，禮謂非宜；漢皇之戀豐枌，事無所法。況本朝故事，禮院具明。洛邑舊都，嵩高正位。豈宜遠宮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非可久，禮在從長。其北都宗廟，請準太常禮院申奏停廢。"從之。

三年冬十一月，禮儀使奏："伏準《禮經》，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

務徇公絶私之義，行以日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園陵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享，神祇不可以廢祀。宜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簡太后升附禮畢，應宗廟儀樂及羣祀，並準舊施行。"從之。

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晉以來，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於南陽，其後桓帝以下，亦皆上攷前修，追崇先代。乞依兩漢故事，別立親廟。"詔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議曰："伏見方册所載，聖概所存，將達蘋藻之誠，宜有粢梲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又建廟都邑。乞特降制命。依馬縞所議。"

二年，中書門下又上奏曰："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載於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聖慈，俯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謚以尊名。改置園林，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焉。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為例，請付太常卿定謚。"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縞復議曰："伏準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則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饗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謚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為'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禮院狀，漢安帝以下，若據本紀，又不見'帝'字。伏以《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詔百官集議。時右僕

射李琪等議曰："伏覩前代以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馬縞所奏，禮有按據。乞下制，命令馬縞虔依典册，以述尊名。"時明宗意欲兼加"帝"字，乃下詔曰："朕聞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代創規，於理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繫烝嘗；且追謚追尊，稱皇與帝，既有增減之字，合陳褒貶之詞。大約二名俱為尊稱：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二號。至若聖祖老君，事隔千祀，宗追一原，猶顯册於鴻名，豈須遵於漢典？況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於渺躬，惜一字於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於中書，逐班各陳所見。惟李琪等請於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衆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為先。事繫承祧，義符致美。且聖朝追尊之日，即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凝滯，未協聖謨，道合變通，方為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則地遠上都。今據開元中追尊皋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於東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依御札並加'皇帝'之號，兼請於洛京立廟。"敕宜於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其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議請祧懿祖一室。後下百僚集議。禮部尚書蕭頃等奏請從中書所奏。從之。

三年冬十一月，太常寺定議唐少帝謚，廟號景宗。博士李朋龜奏："謹按《禮經》，臣不誄君，稱天以謚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僚，奉謚册告天於圜丘，回讀於靈

座前，並在七月之内，謚册入陵。若追尊定謚，命太尉讀謚册於太廟，藏册於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沈冤，歲月深遠，園陵已修，不祔於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申冤，追尊定謚，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沖、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於園寢。臣等竊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於園所，命使奉册書寶綬，上謚於廟，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敕，宜令北州城内選地起廟，乃於曹州立廟。

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號景宗者。伏以景宗，生曾為帝，饗乃承祧，既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宗廟，難以言'宗'。於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於太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别廟，即請不言景宗，但言'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册文内有'基'字，是明皇廟諱。雖尋常詔敕，皆不回避，少帝是繼世之孫，不欲斥烈祖之諱。今改'基'字為'宗'字。"從之。八月戊申，明宗衰冕，御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禮畢，册使兵部尚書盧質押册出應天門，登車，鹵部鼓吹前導，入都亭驛。翌日，登車赴曹州。時議者以追尊則可，立之為宗，不入太廟，深為失禮。夫言"宗"者，功業纂於祖禰，德澤被於生民，發號申令可也。且輝王纂嗣之日，國命出於賊臣，君父銜冤，母后塗炭，遭罹放逐，鼎祚覆亡。追謚易名，當循故實，如漢之沖、質，晉之愍、懷，但尊

稱而無廟號。前代亡國者，周赧、漢獻、魏陳留，亦不稱"宗"。中興之追謚者，孺子嬰、光武竟無追宗之典。設如自我作古，酌於人情，則謂之"景宣光烈"，深不稱也。古之周景、漢景、周宣、漢宣，皆中興再造之主；至如國朝太祖曰景，以受命而有唐室；宣宗皇帝，以隔代承運，皇綱復振故也。今輝王亡國墜業，謂之"宣景"，得無謬乎？先是，太常既奏下尚書省集議，雖有智者，依違不言。至是，既奉為"景宗"，陵號"温陵"，乃於曹州置廟，以時告享，仍以本州刺史以下為三獻官。後宰臣知其非，奏去廟號。

長興元年秋九月，太常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於太廟。謹按《禮經》，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已毀未毀之主，並合食於太祖之廟。逐廟功臣，配饗於本廟之庭。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高祖、太宗為始封之祖。既廟號'太祖'，百代不遷。每遇禘、祫，位居東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烈聖子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食於前。聖朝中興，重修宗廟。今太廟見饗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禮，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則禘饗不及於太祖；若以祧廟太祖居東向之位，則又違於禮意。今所司修奉祧廟神主，及諸色法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敕下尚書省集百官詳議。户部尚書韓彦惲等奏議曰："伏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為始封之君，百代不遷，長居廟食，自貞觀至於天祐，無所改更。聖祖神孫，左昭右穆。自中興國祚，再議宗祊，以太祖景皇

帝在祧廟之數，不列祖宗，欲尊太祖之位，將行東向之儀。爰命群臣，同議可否。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定禮之新規，開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遵守，歷代無虧。今既行定禮之規，又以祧太祖之室。昔德宗朝將行禘、祫之禮，顔真卿議請奉獻祖居東鄉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攷之於貞元，則以為誤。行之於今日，正得其禮。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以下，叙列昭穆。"從之。

二年夏五月，尚書左丞崔儉奏："大祠，差官行事，皇帝雖不預祭，其日亦不視朝。伏見車駕其日亦出，於理不便，今後請每遇大祠、中祠，車駕不出。"從之。

四年春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比來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惟郊廟太微宫具祭服。五郊迎氣日月諸祠，並衹常服行事。兼本司執事人等，皆著隨事行裝，狼藉鞋履，便隨公卿升降於壇墠。按祠部令中祠已上，應齋郎等升壇行事者，並給潔服，事畢收納。今後中祠已上，公卿請具祭服。執事升壇人並著具緋衣幘子。又，臣檢《禮閣新儀》，太微宫使卯時行事。近年依諸郊廟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後請依舊以卯時。"從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禮畢祔廟。今太廟見饗七世：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顯祖，請下尚書省議。"太子少傅盧質等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於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文。頃莊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祖於先遠，復四室於本朝，式遇祧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

祔，以懿祖從祧，初非嗣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比祇在於南陽，元不歸於太廟。引事且疏於故實，此時須稟於所規。將來升祔先朝，次合祧遷獻祖。既協隨時之義，又符變體之文。"從之。時議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為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而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將朱邪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序昭穆，非禮之甚也！議祧者不知受祀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理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清泰元年夏五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申，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今月二十日祔廟，太尉合差宰臣攝行。緣馮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今劉昫又奏見判三司事，請免祀事。今與禮官參酌，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閤宣召，尚赴朝參。今附饗祀大忌屬私齋日，請比大朝會宣召例，差李愚行事。"從之。

昇元二年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

三年春三月庚午，作南郊行宮千間。夏四月庚辰，朝享於太廟，詔百官議二祫合享禮。宋齊邱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嚮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啟此中興之業乎？"羣臣乃不敢言。是月辛巳，有事於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詔公

卿以下議定郊祀。平章事張居詠、李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配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也。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偽飾，願皆罷去。"奏可。大司徒齊邱請以春秋郊以四月上辛，禮部員外郎常夢錫駁曰："按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邱固爭，逐用夏四月。議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重於隆親。事實重大，承以輕渺，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祗知畏焉。於嘻！爾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迺事，國有常典。"

保大元年，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蕭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已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宜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

保大中，帝自以唐宗室，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帝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

後主七年，始議立周后為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知制誥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為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謂夫婦為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為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

矛盾，議久不决。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懟其不主己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為厲乎？"將納采，後主命校鵝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特舉親迎之禮。其侈靡不經類此。民庶觀者，盈數萬人。

續唐書卷十三

音樂志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是以古之王者作樂，所以昭德象功，事天地，和民人。自開代以來，舊章尚在，唐之初興，沿用隋樂。至武德九年，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竇璡等定樂。至貞觀二年夏六月，奏之。孝孫又奏："陳、梁舊樂，雜用吴、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為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宫，蓋《周禮》'旋宫'之義，亡絶已久，時莫能知，一朝復古，豈不甚善？"及孝孫卒後，協律郎張文收與太常掌禮樂官，更加釐改，當時稱善。洎乎唐季之亂，雅樂淪亡。《舊史》云："莊宗起於朔野，經始霸圖，其所存者，不過邊部鄭聲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泯絶。當同光、天成之際，或有事清廟，或祈祀泰壇，雖簨簴猶施，而

宫商孰辨?遂使磬襄、夔武,入河漢而不歸;湯濩、舜韶,混陵谷而俱失。"觀於史言,良足致慨!南唐事不師古,惟耽新聲。而典籍殘缺,更無可徵。今姑就所見者約略編之焉。

同光二年春正月,將有事於南郊,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行太常卿充南郊禮儀使李燕進《太廟登歌樂章》。洎舞名。其懿祖昭烈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昭德之舞",獻祖文皇帝登歌酌獻曰"文明之舞",太祖武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應天之舞",昭宗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永平之舞"。從之。

天成元年秋八月,太常卿定莊宗孝皇帝廟室酌獻奏武成之舞,尚書兵部侍郎崔居儉譔《登歌樂章》。

四年春二月,詔樂章有"霓裳曲"名,與德祖孝成皇帝廟諱同,改為"雲裳曲"。

長興三年秋九月壬辰,宴羣臣於長春殿,教坊進新曲。是日奏畢,賜名曰"長興樂"。

清泰元年夏五月,太子賓客判太常寺事盧文紀言:"明宗皇帝附廟,其一室酌獻舞曲歌辭,臣請名'雍熙之舞'。"從之。文紀撰《登歌樂章》。

昭德舞辭

懿彼明德,赫赫煌煌。名高閫域,功著旂常。道符休泰,運叶祺祥。慶傳萬祀,以播耿光。

文明舞辭

帝業光揚,皇圖翕赫。聖德孔彰,神功不測。信及豚

魚，恩霑動植。懿萬鴻名，傳之萬億。

應天舞辭

唐國肇興，雄圖再固。黼黻帝道，金玉王度。皇帝無親，惟德是輔。載誕英明，永光聖祚。

永平舞辭

慶傳(實)〔寶〕祚，位正瑤圖。功宣四海，化被八區。靜彰帝道，動合乾符。千秋萬祀，永荷昭蘇。

武成舞辭

艱難王業，反正皇唐。先天載造，却日重光。漢紹世祖，夏資少康。功成德茂，率祀無疆。

雍熙舞辭

仁君御宇，寰海謐清。運符武德，道叶文明。九功式序，百度惟成。金門積慶，玉葉傳榮。

交泰元年，周顯德五年夏六月，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雅樂。冬十一月，翰林學士竇儼上疏論禮樂刑政之原。其一曰："請依《唐會要》所分門類，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所施為，悉命編次。凡關禮樂，無有闕漏。名之曰《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其二曰："伏請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録，繫於歷代《樂録》之後，永為定式。名之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務在齊肅。"詔曰："竇儼所上封章，備陳政要，舉當今之急

務，疾近世之因循。器識可嘉，辭理甚當，故能立事，無愧泚官。所請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宜依議。仍令於内外職官前資前名中選擇文學之士，同與編集，具名以聞。委儼總領其事。所須紙筆，下有司供給。”明年春正月，樞密使王朴奉詔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為宫之法，並造律準上之。其奏疏云：“臣聞禮以檢形，樂以治心。禮樂者，聖人之大教也。形體順於外，聲氣和於内，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故理定必制禮，功成必作樂。一人作之於上，萬人化之於下。政令不嚴，功力不勞，而天下理者，禮樂也。行政者，禮也；成禮者，樂也。故聖人盡心焉。夫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鐘之聲，為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黄鐘，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恢政教，厚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國之所由興，風教之所由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承、鮑鄴興之，人亡而政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黄鐘之宫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鐘’。蓋不知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故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宫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亂，京都為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

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商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慶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朱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鎛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鐘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絶。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上黨一戰，并胡喪氣。東西二征，秦、吴開境。大功既著，思復三代之風。遺文絶編，咸令遐訪；墜典庶務，無不聿修。宗廟朝廷之儀，車服物象之數，於是乎昭明。臨視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皆和會。以臣嘗學律曆，宣示古今《樂録》，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唐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虚徑三分，為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聞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黃鐘之聲；以第八弦六尺設柱為林鐘；第三弦三尺設柱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鐘；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八弦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十弦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鐘；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十二弦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柱

為黃鐘之清聲。十二聲中，施用七聲，迭為均焉。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絶，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校其得失，然後依調製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調之黃鐘之宮聲。今詳其音數，內三曲即是黃鐘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為則，臣又懵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文者，上本古典，下順常道，定其義禮，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製曲，方可久長行曲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並所定尺，所吹黃管，所作律準，謹並上進。去聖踰遠，獨學難周，莫副天心，空呈聖鑒。”疏奏，晉主善之，乃詔尚書省集百官詳定。兵部尚書張昭等獻議曰：“昔帝鴻氏之製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鳧氏鑄金，伶倫截竹，為律吕相生之管，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弦，宣之於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姦，五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凌夷。漢初制氏所調，惟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

立準調，旋相為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吕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褒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説。六十六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領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絶。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兹琵琶七音以領月律，五更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惟黄鐘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俱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更改。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懸，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厢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盪覆，崇牙樹羽之器，埽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絶。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變、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而樂崩。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能明製作之本？陛下心包萬化，學富三雍。觀兵耀武之功，已光鴻業；尊祖禮神之致，尤軫皇情。乃睠奉常，痛淪樂職，親閲四懸之器，思復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調鐘律。樞密使王朴條奏，采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累黍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審之大旨。施於

鐘簴，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大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鐘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陵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舞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協，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如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永為一代之法，以光六樂之書。”議上，詔曰：“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朝以來，雅音全廢。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擊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歸。樞密使王朴，博識古今，懸通律吕，討尋舊典，撰集新聲，復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宮新詞，宜依張昭等議狀施行。仍令有司依調製曲，其間或有疑滯，更委王朴裁酌施行。”先是雅樂廢墜久矣，累朝以來，未能考正。是歲將立歲仗，有司以崇牙樹羽，宿設於殿庭。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施而不擊者，乃命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參詳其失，又命朴考正其聲。朴因獻是議，及以所作律準上進。因命百官議而行之。

後主昭惠后周氏，善歌舞，尤工琵琶。常為壽元宗前，元宗以燒槽琵琶賜之。燒槽，即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斲之；或謂因爇而存之。常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醉邀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

亂離之後，絶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洼)〔娃〕淫，煩手新音，清越可聽。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内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反急，何也？"曹生曰："此聲實緩，宫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母繼死，後主國步寖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嘽緩噍殺，治亂應之，豈虚言乎！

後主七年，議立昭惠后妹為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考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為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按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

續唐書卷十四

天　文　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蓋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太史所宜記載也。《書》稱"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詩》人所記婚禮、土功，必候天星。《周禮》以土圭測日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順逆。至漢以後，表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依古法。而又作儀以候天地，列史所載，詳且備矣。唐太史李淳風於天文之學尤推精詳，故唐時所修諸史，"天文"一門，極其詳密。至於唐季，干戈擾攘，無暇講求。自天祐以後，所用歲曆，猶用唐之宣明、崇元二法參而成之。惜乎舊史缺而不全，難以推測。歐陽氏《新修史記》，特撰《司天考》，所云王處訥私撰《明元曆》，止藏其家。又有《萬分曆》，止行於民間。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亦亡不復見。故《司天考》全用周王朴所上《顯德欽天曆》，以著於

《上篇》而止。於三辰五星，順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著之《下篇》。竊謂天之度數有常，而災異不測。今不書其常，而惟書其變，庶幾合乎《易》之"觀天文以察時變"焉。

天祐五年夏四月辛丑，熒惑犯上將。七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星犯帝座。九年春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夏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於張。申戌，彗出靈臺。

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衆星交流。八月戊子，熒惑犯星。三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太白犯左執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申，歲犯右執法。己巳，太白晝見。庚寅，衆星流，自二更盡三更而止。辛卯，衆小星流於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墜，有聲如雷，有野雉皆雊。丙申，歲、太白歲相犯。

天成元年三月，惡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棓。夏四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衆小星交流。秋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昴。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卯，熒惑犯左執法。冬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己丑至於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暈匝火、木。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熒惑犯氐。乙巳，月掩庶子。

二年春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鍵

閉。三月戊午，月掩鬼。庚申，衆小星流於西北。己巳，熒惑犯上相。乙巳，月入羽林。夏四月丁亥，月犯右執法。癸卯，月入羽林。六月辛丑，熒惑犯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犯五諸侯。九月壬子，歲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將。冬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十二月壬辰，西南有赤氣，如火燄燄，約二千里。占者云：不出二年，其下當有大兵。

三年春正月壬申，太白、熒惑合於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丁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庶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於六月，宗人、宗正搖不止。秋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閏八月癸卯，朔，熒惑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左執法。九月庚辰，鎮、歲合於箕。辛巳，太白、熒惑合於軫。冬十月庚午，彗出西南，長丈餘，東南指在牛五度。十一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熒惑犯房。太白、歲相犯於斗。乙卯，月有食之。

四年春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於斗。三月壬辰，歲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秋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十二月庚戌，月有食之。既。

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其日陰晦如夜，至夕大雨。乙卯，太白犯天罇。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尸。九月辛酉，朔，衆星交流而隕。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氐。十二月丙辰，熒惑犯天江。

二年春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星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夏四月甲寅，熒惑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歲晝見。八月丁巳，辰犯端門。九月丙戌夜二鼓初，東北方有小星入北斗魁，滅。至五鼓初，西北方次北有流星，狀如半升器，初小後大，速流如奎，滅尾跡，凝夭屈曲，如雲而散，光明燭地。又東北有流星如大桃，出下台星西北，速流至斗柄第三星旁滅。五鼓後至明，中天及四方有小星百餘，流注交横。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鍵。

三年夏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冬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

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衆星交流。秋七月乙亥，朔，衆星交流。八月己未五鼓三籌，熒惑近天高星，歲星近司怪，太白近軒轅大星。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乙未，雷。

應順元年二月辛未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於東北，有聲如雷。丁酉，衆星流於西北。夏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是月，改元"清泰"。

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月乙未，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夜五鼓初，有大星如五斗器而南流，尾跡長數丈，赤色，移時盤屈如龍形，蹙縮如二鑃相鬬而散。又一星稍小，東流，有尾跡，凝成白氣，食頃方散。壬寅，雨雹於京師。十一月丁未，彗出虚、危，埽天壘及哭星。

三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九月乙丑，彗出虚、危，

長尺餘，形細微，經天壘、哭星。

昇元元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先日，司天奏正月一日太陽虧日食，宜避正殿，開諸營門，蓋藏兵器，半月不宜用軍。是日，太陽虧十分，内食三分，在尾宿十七度。日出東方，以帶食三分漸生，至卯時復滿。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丙午，有星孛於北方。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夏六月庚辰，月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

三年二月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夏四月辛巳，有事於南郊。是時上旬，月當三更歿，升壇之際，乃皎如日，禮畢而歿。太史奏月延三刻。丁未，熒惑犯月。秋七月甲寅，歲星晝見。自五月不雨至於閏七月。四年秋八月丁卯，月掩歲星。冬十月癸巳，朔，熒惑、鎮、歲聚於南斗。五年秋八月，有星孛於天市，長數丈，廣數尺。

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鎮星，退行在畢。六月庚辰，熒惑犯房次將。

保大元年冬十月庚戌，有星孛於東方。二年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三年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五年閏七月丁丑夜，彗星出東方，近濁，其尾跡近側，埽少微及長垣，至八月壬辰乃没。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七年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八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九年夏五月，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南流墜西北，光燭地，聲如雷。十年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隕於西北，聲如

雷。十三年冬十二月，天裂東北，其長十二丈。十四年春二月壬戌，有星孛於參北，東南指。後主九年，宋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二日相觸。十四年乙亥，歲。開寶八年春三月丁巳，彗星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

續唐書卷十五

五　行　志

在昔殷箕子為周武王述夏禹《洪範》之書，條其事九類，謂之"九疇"。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是也。因此五物者，象於天為五星，協於時為五德，位於地為五方，禀於人為五常，播於律為五聲，發於文為五色，辨於口為五味，徵於身為五藏。舉凡氣類相感，皆分屬於五行。自後世術數之學興，而言災異者務神其説，至舉飛、潛、動、植，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曲為附會。而於變怪非常之事，皆推測其孰吉孰凶，以為響應。漢之董仲舒、劉向及其子歆，以《春秋》、《洪範》為學，所言災異，莫不指事以為應驗。至遇漠不相合，則泛引旁搜，而遷就其説焉，豈不惑哉！夫孔子作《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左氏傳》每取時事實之，故後儒議其浮夸。至於《洪範》九疇，本不相附屬，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更將何説以處此？蓋天道遠，人道邇，君子遇

有反常為變之事，惟恐懼修省而已。倘推測其應驗，則有合有不合。惟不至怠忽，以為偶然而不懼耳。故考舊史所載，水旱螟蝗，山崩川竭之類，著以示戒，而罕言應驗云。

天祐四年夏六月，許、蔡、陳、汝、潁五州蝝生，有野禽羣飛蔽空，食之皆盡。五年，長柳巷田家有僵桃樹經年，舊坎猶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於舊坎。其家駭異，倉皇散走。議者以漢昭帝時上林仆木起生枝時蠱蠹成文，而宣帝興。今木理成文，仆而重起，乃莊宗中興之兆也。七年冬十月，梁、宋、輝、亳水災。十八年春二月，張文禮叛於鎮州。時野水變如血，游魚多死，浮於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十九年，定州王處直卒。先是，處直自為德政碑，建樓於衙城內，言有龍見。或覩之，其狀乃黃么蜥蜴也。處直以為神異，造龍牀以安之。又，城東麥田中，有羣鵲數百，平地為巢。處直以為己德所感。識者竊論曰："蟲蛇，陰物。比藏山澤，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南方為火，火主禮，禮之患則羽蟲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於位之兆也。"果為其子都所廢。

同光元年冬十二月辛卯，亳州太清宮道士上言，聖祖殿前枯檜年久，再生一枝。畫圖以進。二年秋七月，汴州雍丘縣大雨風，拔樹傷稼。曹州大水，平地三尺。八月，大雨，河水溢漫，流入鄆州界。冬十一月，鎮州地震。中書門下奏："今年秋天下州府多有水災，百姓所納秋稅，請特放加耗。"從之。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崩決，壞民田。七月，洛水泛漲，壞天津橋，漂近河廬舍，艤舟為渡，覆沒者日有之。鄴都奏御河漲於石灰窑口，開故河道以分水

勢。鞏縣河堤破，壞廒倉。八月，敕："如聞天津橋未通往來，百官以舟船濟渡，因茲傾覆；兼踣泥塗。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趨朝。宰臣每日中書視事。"秋九月，鎮州奏飛蝗傷稼。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魏、博、徐、宿地大震。四年春正月，敕："自京以來，幅圓千里，水潦為沴，流亡漸多。宜自今三月後，避正殿，減常膳，撤樂省費，以答天譴。應去經水災處鄉村有不給及逃移人户夏秋兩税，及諸折料。委逐長吏，切加點檢，並與放免，仍一年内不得雜差遣應。在京諸縣，有停貯斛斗，並令減價出糶，以濟公私。如不遵守，仰具奏聞。"

天成三年秋七月，鄭地震。四年冬十一月，汝州火，焚羽林軍營五百餘間。先是，司天奏熒惑入羽林，飭京師為火備。至是果應。

長興元年夏，鄜州上言大水入城，居人溺死。二年夏四月辛丑，汴州封禪寺門扉歘然火起，延燒近舍。是月，魏州奏歷陽火。先是，下詔於諸道合為火備。至是驗之。又，棣州上言水壞其城。是月己巳，鄆州上言黄河水溢岸，闊三十里，東流。夏五月丁亥，申州奏大水平地深七尺。是月戊申，襄州上言漢水溢入城，壞民廬舍；又壞均州鄖郭，水深三丈，居民登山避水，仍畫圖以進。六月壬戌，汴州上言大雨，雷震文宣王廟講堂。十一月壬子，鄆州上言黄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户。三年夏六月，太原地震。自二十五日子時至二十七日申時，二十餘度。左補闕李祥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為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穹，思答天

譴。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羣臣曰：'豈朕政教之不明，使晉州地震耶？'侍中張行成奏曰：'天，陽也；地，陰也。天陽，君象；地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静。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使事，臣下陰謀。且晉州是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中，秦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兼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量事安置奏聞。伏惟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於帝鄉，理合省思天誡。况聖明御宇，於今六年，歲稔時康，人安俗阜，臣慮天意恐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兼選勳賢，且往北京慰安，密令巡問黎民之疾苦，嚴山川之祭祀。然後鑒前朝得喪之本，探歷代聖哲之規，崇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明宗深嘉之，錫以三品章服。秋七月，諸州大水，宋、亳、潁尤甚。宰臣奏曰："今秋宋州管界，水災最甚，人户流亡，粟價暴貴。臣等商量，請於本州倉出斛豉，依時出糶，以救貧民。"從之。是月，秦州大水，溺死窑谷内居民三十六人。夔州赤甲山崩，大水漂溺居人。八月，秦州地大震。冬十一月，雄武軍士言洛陽地震。十二月壬戌，懷州軍營内三處火光白起，人至即滅，並不焚燒舍宇。明宗謂侍臣曰："火妖乎？"侍臣曰："恐妖人造作，宜審詰之。"

應順元年閏正月丙寅辰時，閔帝幸至德宫。初出興教門，有飛鳶自空而落，死於御前。是日，大風晦冥。

清泰元年秋九月，連雨害稼。詔曰："久雨不止，禮有祈禱，禁都城門；三日不止，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

子賓客李延範等縈都城門，太常卿李憕等告宗廟社稷。”冬十月辛未巳時，有雉金色，自南飛入中書，止於政事堂之上，吏驅之不去。良久，又北飛。是日，民家得之。二年，鄴西李固鎮有大鼠與蛇鬬於橋下，鬬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三年春三月戊午，有蛇鼠鬬於洛陽師子門外，而鼠殺蛇。夏四月戊子，熊入市，形如人，搏人。又一熊自老君廟南走，自車駕行近郊，從官射之而斃。是年，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刹中石像忽然搖動不已。觀者咸訝焉。

昇元六年春正月，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夏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庚午，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巳，命州縣捕蝗瘞之。是歲，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形如僧，右袒而左跪，衣被皆備。國人號曰“須菩提”。帝迎至宮中，奉事甚謹。占者云：“木人生桑有大喪。”

保大四年秋九月，淮南蟲食稼，除民田租稅。十一年春三月，金陵大火，焚廬舍官署殆盡。夏六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入周境者相繼。十五年冬十一月，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續唐書卷十六

地 理 志

自班固作《漢書·地理志》，而後之修史者，莫不詳志地理。夫考地理之學，非深奥難窮，然歷代更張，古今沿革，糾紛殽雜，忽合忽離，幾若紛絲亂麻，不可分劈。嘗謂天文似難而實易，地理似易而實難。蓋天文固一定而不改，地理則變動而不常。漢、晉以來，歷史所載詳矣。唐貞觀元年，分天下為十道。景雲二年，分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分置十五採訪使。及至乾符而後，日益割裂。而朱全忠篡取，得其七十八州。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三十五州。後取梁魏、博等十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七州。同光破蜀，惟得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一州，合一百二十三州。而自江以下三十五州為南唐，其餘外屬，兼并不常。蜀有四十六州，南漢有四十七州，楚有十州，吴越有十三州，閩有六州，南平有三州。至於晉、漢、周之地域，割裂紛更，時多

建置，大抵非盡屬唐季之舊。又或陷於外國，《五代史記·職方考》，已約載之。今續《唐書》，但舉後唐、南唐，列於斯志焉。

長興三年夏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為上。本朝都長安，遂以關内道為上。今宗廟宫闕，皆在洛陽，請以河南道為上，關内道為二，河東道第三，河北道第四，劍南道第五，江南道第六，淮南道第七，山南道第八，隴右道第九，嶺南道第十。"從之。

河南道

東都河南府本洛州，顯慶二年，升為東都。開元元年，為河南府。梁曰西京。後唐同光元年，復為東都。領縣二十。

河南舊縣。洛陽舊縣。偃師舊縣。鞏舊縣。緱氏舊縣。陽城舊陽城縣，更名告城。天祐二年，改曰陽邑。同光元年，復名陽城。登封舊縣。陸渾舊縣。伊闕舊縣。新安舊縣。澠池舊縣。福慶舊福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福慶。長水舊縣。永寧舊縣。壽安舊縣。密舊縣。河清舊縣。潁陽舊縣。伊陽舊縣。王屋舊縣。

汴州本汴州，梁為東京，置開封府。同光元年，復為汴州。以宣武軍為額，領縣六。

浚儀舊縣。開封舊縣。尉氏舊縣。封邱舊縣。雍邱舊縣。陳留舊縣。

汝州。領縣四。

梁舊縣。郟城舊縣。葉舊屬汝州，天祐中，割隸許州。同光二年，復舊。襄城舊屬汝州，天祐二年，改曰苞孚，割隸許州。同光二年，復舊。

陝州本陝州，天祐元年，升為興唐府，尋復舊。置保義軍節度。梁改為鎮國軍。同光二年，復舊。領縣六。

陝舊縣。峽石舊縣。靈寶舊縣。夏舊縣。芮城舊縣。平陸舊縣。

虢州領縣六。

宏農舊縣。閿鄉舊縣。湖城舊縣。朱陽舊縣。玉城舊縣。盧氏舊縣。

滑州本義成軍節度，梁改為宣義軍。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七。

白馬舊縣。衛南舊縣。匡城舊匡城縣，屬滑州。梁改曰長垣，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仍改匡城，復隸滑州。韋城舊縣。胙城舊縣。酸棗舊屬滑州，梁改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靈河舊靈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靈河。

鄭州領縣六。

管城舊縣。滎陽舊縣。滎澤舊縣。原武舊屬鄭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新鄭舊縣。中牟舊屬鄭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

潁州領縣四。

汝陰舊縣。潁上舊縣。下蔡舊縣。沈邱舊縣。

許州本忠武軍節度，梁改為匡國軍。同光二年，復舊。領縣九。

長社舊縣。長葛舊縣。陽翟舊縣。許田舊許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許田。鄢陵舊屬許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扶溝舊屬許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臨潁舊縣。舞陽舊縣。郾城舊縣。

陳州領縣六。

宛邱舊縣。太康舊屬陳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項城舊縣。溵水舊縣。南頓舊縣。西華舊縣。

蔡州領縣十。

汝陽舊縣。朗山舊縣。遂平舊縣。上蔡舊縣。新蔡舊縣。包

孚舊袁信縣，天祐中，改曰包孚。新息舊縣。真陽舊縣。平輿舊縣。西平舊縣。

宋州本宋州，梁升為宣武軍。同光元年，改為歸德軍。領縣八。

宋城舊縣。襄邑舊屬宋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元年，復舊。寧陵舊縣。下邑舊縣。穀熟舊縣。楚邱舊縣。虞城舊屬宋州，光化二年，割隸輝州。同光二年，復舊。

單州本宋州之單父縣，光化二年，朱全忠表置輝州。三年，置崇德軍。同光二年，改曰單州。領縣四。

單父本屬宋州，光化二年，徙入輝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碭山本屬宋州，光化二年，徙入輝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成父本屬曹州，光化二年，徙入輝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魚臺本屬兗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

亳州本亳州，梁升為防禦州。同光元年，改為團練州。領縣七。

譙舊縣。鄲舊縣。城父舊城父縣，天祐二年，梁改曰焦夷。同光元年，復舊。鹿邑舊縣。真源舊縣。永城舊縣。蒙城舊縣。

徐州舊置武寧軍。領縣七。

彭城舊縣。蕭舊縣。豐舊縣。沛舊縣。滕舊縣。宿遷舊縣。下邳舊縣。

宿州領縣四。

符離舊縣。虹舊縣。蘄舊縣。臨涣舊縣。

鄆州舊置天平軍。領縣九。

須城舊須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須城。壽張舊縣。鄆城舊鄆城縣，天祐二年，改曰萬安。同光元年，復舊。鉅野舊縣。盧舊縣。平陰舊縣。東阿舊縣。陽穀舊縣。中都舊縣。

齊州領縣五。

歷城舊縣。章邱舊縣。臨濟舊縣。長清舊縣。禹城舊縣。

曹州領縣五。

濟陰舊縣。考城舊考城縣，屬曹州，梁改曰戴邑，割隸開封府。同光元年，仍改考城，復隸曹州。冤句舊縣。乘氏舊縣。南華舊縣。

濮州領縣五。

鄄城舊縣。濮陽舊縣。范舊縣。雷城舊縣。臨濮舊縣。

青州舊置平盧軍。領縣六。

益都舊縣。臨淄舊縣。千乘舊縣。博興舊博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博興。壽光舊縣。臨朐舊縣。

淄州領縣四。

淄川舊縣。長山舊縣。高苑舊縣。鄒平舊縣。

登州領縣四。

蓬萊舊縣。牟平舊縣。文登舊縣。黃舊縣。

萊州領縣四。

掖舊縣。萊陽舊陽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萊陽。膠水舊縣。即墨舊縣。

棣州領縣五。

厭次舊縣。滴河舊縣。陽信舊屬棣州，武德六年，以縣屬滄州。同光三年，復屬棣州。蒲臺舊縣。渤海舊縣。

兗州舊置泰寧軍。領縣七。

瑕邱舊縣。曲阜舊縣。乾封舊縣。泗水舊縣。鄒舊縣。龔邱舊縣。萊蕪舊縣。

沂州領縣五。

臨沂舊縣。費舊縣。承舊縣。沂水舊縣。新泰舊縣。

密州領縣四。

諸城舊縣。輔唐舊輔唐縣，梁改曰安邱同光元年，復舊。高密舊

縣。莒舊縣。

關内道

西京京兆府本雍州，開元元年，改為京兆府。天寶元年，以京師為西京。梁以京兆府為大安府，置佑國軍，旋改為永平軍。同光元年，復為西京京兆府。領縣十四。

萬年舊縣。梁曰大年。同光元年，復舊。長安舊縣。梁曰大安。同光元年，復舊。咸陽舊縣。興平舊縣。涇陽舊縣。渭南舊縣。昭應舊縣。高陵舊縣。藍田舊縣。鄠舊縣。好畤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隸乾州。天成三年，復屬京兆府。武功舊屬京兆府，同光三年，割隸鳳翔府。長興元年，復屬京兆府。醴泉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隸乾州。同光元年，復舊。奉先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隸同州。同光元年，復屬京兆府。

華州本鎮國軍，梁改為感化軍。同光元年，改領縣四。

鄭舊縣。華陰舊縣。下邽舊縣。櫟陽舊屬雍州，天祐三年，改屬華州。

同州本匡國軍，梁改為忠武軍。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七。

馮翊舊縣。朝邑舊縣。韓城舊屬同州，梁改曰韓原，割隸河中府。天成三年，復舊。郃陽舊屬同州，梁割隸河中府。天成三年，復屬同州。夏陽舊縣。白水舊縣。澄城舊屬同州，梁割隸河中府。同光三年，復屬同州。

商州領縣六。

上洛舊縣。豐陽舊縣。洛南舊縣。商洛舊縣。上津舊縣。乾元舊縣。

鳳翔府領縣九。

天興舊縣。岐山舊縣。扶風舊縣。麟遊舊縣。普潤舊縣。寶鷄舊縣。虢舊縣。郿舊縣。盩厔舊屬京兆府，乾寧四年，割隸乾州。同光元年，改屬鳳翔府。

耀州本雍州，天祐三年，李茂貞據鳳翔，墨制置耀州為義勝軍節度，又割同

州美原為鼎州，以為屬郡。梁改耀州為崇州，義勝軍為静勝軍，改鼎州為裕州。同光元年，改為耀州順義軍。三年，改為團練使。領縣六。

華原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耀州。富平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耀州。同官舊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同光三年，改屬耀州。三原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耀州。雲陽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耀州。美原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隸鼎州。同光三年，改屬耀州。

乾州本京兆府奉天縣，乾寧二年，李茂貞以縣置乾州。及覃王出鎮，建為威勝軍，割奉天、好畤、武功、盩厔、醴泉五縣隸焉。同光元年，改為刺史，屬鳳翔府。其武功、醴泉二縣，還京兆府；盩厔入鳳翔府。天成三年，又以好畤還京兆。領縣一。

奉天舊屬京兆府，乾寧二年，割隸乾州。

邠州舊邠州，為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入。領縣四。

新平舊縣。三水舊縣。永壽舊縣。宜禄舊縣。

岐州本隋廢州，乾寧二年，李茂貞置岐州，為鳳坊軍節度。

隴州舊奉義軍，乾寧二年，為李茂貞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三。

汧原舊縣。長興元年，依舊割隸隴州。汧陽舊縣。長興元年，依舊割隸隴州。吴山舊縣。長興元年，依舊割隸隴州。

涇州舊涇州，李茂貞置彰義軍節度。同光二年，復入。領縣三。

保定舊縣。靈臺舊縣。良原舊縣。

原州舊原州，為李茂貞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一。

臨涇舊屬涇州，自吐蕃陷原州，權於臨涇為治。清泰三年，原州刺史翟建奏乞割臨涇屬原州，從之。

渭州舊渭州，為李茂貞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一。

平涼舊屬原州，後置行渭州。自吐蕃陷渭州，權於平涼縣為渭州治。清泰三年，涇州奏置平涼縣，管安國、耀武兩鎮。

武州舊武州，為李茂貞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一。

蕭關舊縣。

寧州舊寧州，為岐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三。

定安舊縣。真寧舊縣。襄樂舊縣。

慶州舊慶州，為岐所有。同光二年，復入。領縣三。

順化舊縣。樂蟠舊縣。華池舊縣。

衍州舊衍州，為李茂貞所有。同光二年，復入。領縣一。

定平舊屬寧州，唐末定平縣置衍州。

鄜州本鄜州，李茂貞置保大軍節度，為梁所有。同光元年，復之。領縣六。

洛交舊縣。洛川舊縣。三川舊縣。直羅舊縣。甘泉舊縣。鄜城舊屬坊州，天祐中，李茂貞建為翟州。梁改為禧州，又改縣為昭化。同光元年，仍為鄜城縣，改隸鄜州。

坊州舊坊州，為岐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三。

中部舊縣。宜君舊縣。昇平舊縣。

丹州舊丹州，為岐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四。

義川舊縣。雲巖舊縣。份川舊縣。咸寧舊縣。

延州舊置保大軍，李茂貞置忠義軍節度。同光元年，改彰武軍。領縣九。

膚施舊縣。延長舊縣。臨真舊縣。豐林舊縣。延川舊縣。敷政舊縣。延水舊縣。門山舊縣。甘泉舊屬鄜州，唐末割隸延州。

靈州舊置朔方軍，為梁所據。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四。

迴樂舊縣。靈武舊縣。懷遠舊縣。保靜舊縣。

夏州舊置定難軍，為梁所據。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三。

朔方舊縣。德靜舊縣。寧朔。舊縣。

綏州領縣五。自唐末蕃寇侵擾，所管五縣並廢，或陷在蕃界，無鄉里。

龍泉舊縣。城平舊縣。綏德舊縣。延福舊縣。大斌舊縣。

銀州領縣四。

儒林舊縣。真鄉舊縣。開光舊縣。撫寧舊縣。

宥州領縣二。唐末衰亂，廢延恩縣。止領縣一。

長澤舊縣。

鹽州領縣二。

五原舊縣。白池舊縣。

河東道

河中府本蒲州，開元八年，升為府，後復為州。置護國軍節度。領縣十。

河東舊縣。河西舊縣。臨晉舊縣。解舊縣。猗氏舊縣。虞鄉舊縣。永樂舊縣。寶鼎舊縣。萬泉舊縣。龍門舊縣。

晉州本護國軍節度，梁為定昌軍，又改曰建寧。同光元年，改為建雄軍，領縣八。

臨汾舊縣。洪洞舊縣。神山舊縣。岳陽舊縣。霍邑舊縣。趙城舊縣。汾西舊縣。冀氏舊縣。

絳州領縣八。

正平舊縣。太平舊縣。曲沃舊縣。翼城舊縣。天祐二年，梁改曰澮川。同光元年，復舊。長興移治王逢寨。絳舊縣。聞喜舊縣。垣舊縣。稷山舊縣。光化元年，改隸河中府。同光二年，復屬絳州。

慈州領縣五。

吉鄉舊吉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吉鄉。文城舊縣。天祐二年，改曰屈邑。同光元年，復舊。鄉寧舊昌寧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鄉寧。。呂鄉舊縣。仵城舊縣。

隰州領縣六。

隰川舊縣。蒲舊縣。永和舊縣。大寧舊縣。石樓舊縣。温泉舊縣。

北京太原府本并州，開元十一年，建北都，置河東軍節度，改并州為太原

府。同光元年，改為西京。三年，改為北京，仍曰河東軍。領縣十二。

太原舊縣。晉陽舊縣。太谷舊縣。祁舊縣。文水舊縣。榆次舊縣。盂舊縣。壽陽舊縣。樂平舊縣。廣陽舊縣。清源舊縣。交城舊縣。陽曲舊縣。

汾州領縣五。

西河舊縣。孝義舊縣。介休舊縣。平遥舊縣。靈石舊縣。

沁州領縣三。

沁源舊縣。和川舊縣。綿上舊縣。

遼州本遼州，先天元年，避諱改曰儀州。中和元年，以兗州管内有沂州，復曰遼州。領縣四。

遼山舊縣。榆社舊縣。平城舊縣。和順舊縣。

嵐州領縣四。

宜芳舊縣。静樂舊縣。合河舊縣。嵐谷舊縣。

憲州本樓煩監，收嵐州刺史領之。龍紀元年，晉王奏置憲州於樓煩監。領縣三。

樓煩舊縣。系池舊縣。天池舊縣。

石州領縣四。

離石舊縣。平夷舊縣。定胡舊縣。方山舊縣。

忻州領縣二。

秀容舊縣。定襄舊縣。

代州舊置雁門軍節度，後唐因之。領縣五。

雁門舊縣。五臺舊縣。繁畤舊縣。崞舊縣。廣武本漢廣武縣，證聖元年，置武延縣。神龍元年，改曰唐林。梁改為白鹿。同光元年，復為廣武。

雲州本雲州，天寶元年，改為雲中郡，升大同軍節度。乾元元年，復為雲州。同光元年，復為大同軍節度。領縣一。

雲中舊縣。

朔州舊置振武軍，後唐復舊。領縣二。

鄯陽舊縣。馬邑舊縣。

蔚州領縣三。

靈邱舊縣。飛狐舊縣。興唐舊興唐縣，梁改為隆化。同光元年，復舊。

應州天祐元年置，天成元年，升彰國軍節度。領縣二。

金城渾源

寰州天成元年置。領縣一。

寰清

儒州唐末置。領縣一。

縉州

毅州本武州，唐末置。長興元年，改曰毅州。領縣一。

文德舊縣。

新州唐末置，同光元年，升威塞軍節度。領縣四。

永興舊縣。礬山舊縣。龍門舊縣。懷安舊縣。

潞州本昭義軍節度，梁改曰匡義軍。同光元年，改為安義軍。長興元年，復舊名昭義軍。領縣十。

上黨舊縣。壺關舊縣。長子舊縣。屯留舊縣。潞城舊潞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潞子。同光元年，復舊。襄垣舊縣。黎城舊黎城縣，天祐二年，改曰黎亭。同光元年，復舊。涉舊縣。銅鞮舊縣。武鄉舊縣。

澤州領縣五。

晉城本丹川縣，武德三年，析丹川置晉城。天祐二年，改曰高都。同光元年，復為晉城。陵川舊縣。陽城本濩澤縣，天寶元年，更名陽城。天祐二年，仍曰濩澤。梁又曰陽邑。同光元年，復為陽城。沁水舊縣。高平舊

縣。

河北道

孟州領縣五。

河陽舊縣。武德舊縣。獲嘉舊縣。武涉舊縣。修武舊縣。

東京興唐府本魏州，置天寧軍節度。同光元年，升為東京興唐府。三年，改為鄴都。領縣十七。

貴鄉舊縣。興唐舊元城縣，同光元年，改曰興唐。魏舊縣。館陶舊縣。冠氏舊縣。莘舊縣。朝城舊武陽縣，開元七年，改為朝城。天祐三年，又改武陽。同光元年，復為朝城。南樂舊昌樂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南樂。臨河舊隸相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洹水舊隸相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成安舊隸相州，天祐三年，改曰斥邱。三年，割屬魏州。同光元年，復為成安。內黃舊隸相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宗城舊隸貝州，天祐三年，改曰廣宗，割屬魏州。同光元年，復為宗城。永濟舊隸貝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夏津舊隸貝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經城舊隸貝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清平舊隸博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

博州領縣四。

聊城舊縣，天祐二年，改曰聊邑。同光元年，復舊。武水舊縣。堂邑舊縣。高唐舊高唐縣，梁改曰重邱。同光元年，復舊。

相州本屬天雄軍，梁置昭德軍。同光元年，復屬天雄軍。領縣六。

安陽舊縣。鄴舊縣。湯陰舊縣。臨慮舊縣。堯城舊堯城縣，天祐三年，改曰永定。梁又改曰長平。同光元年，復為堯城。臨漳舊縣。

衛州領縣五。

汲舊縣。衛舊縣。共城舊縣。新鄉舊縣。黎陽舊縣。

貝州領縣五。

清河舊縣。清陽舊縣。武城舊縣。漳南舊縣。歷亭舊縣。

澶州領縣三。

頓邱舊縣。清豐舊縣。觀城舊縣。

邢州本邢州，天寶元年，改為鉅鹿郡。乾元元年，復為邢州。梁升為寶義軍節度。同光元年，改為安國軍。領縣八。

龍岡舊縣。沙河舊縣。南河舊縣。鉅鹿舊縣。平鄉舊縣。任舊縣。堯山舊縣。內邱舊縣。

洺州領縣六。

永年舊縣。平恩舊縣。臨洺舊縣。鷄澤舊縣。肥鄉舊縣。曲周舊縣。

磁州本磁州，天祐三年，以與西慈州聲同，改曰惠州。天祐十三年，復為磁州。領縣四。

滏陽舊縣。邯鄲舊縣。武安舊縣。昭義舊縣。

鎮州本恒州，元和十五年，避諱改為鎮州，置成德軍節度。梁改武順。同光元年，改為北都。其年，復為成德軍。領縣十二。

真定舊縣。槀城舊槀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槀平。同光元年，復舊。石邑舊縣。九門舊縣。行唐舊行唐縣，梁改曰章武。同光元年，復舊。井陘舊縣。平山舊縣。獲鹿舊縣。靈壽舊縣。鼓城舊縣。欒城舊欒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欒氏。同光二年，復舊。元氏舊屬趙州，同光元年，改屬鎮州。

冀州領縣九。

信都舊信都縣，天祐二年，改曰堯都。同光二年，復舊。南宮舊縣。堂陽舊縣。棗彊舊縣。武邑舊縣。衡水舊縣。阜城舊阜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漢阜。同光元年，復舊。蓨舊縣。武彊舊隸深州，天祐元年，改屬冀州。

深州領縣七。

陸澤舊縣。饒陽舊縣。束鹿舊縣。安平舊縣。博野舊縣。樂

壽舊縣。下博舊縣。

趙州領縣七。

平棘舊縣。寧晉舊縣。昭慶舊縣。柏鄉舊縣。高邑舊縣。臨城舊臨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房子。同光元年，復舊。贊皇舊縣。

滄洲本滄州橫海軍節度，天祐中，改為義昌軍。梁改曰順化軍。同光元年，復為橫海軍。領縣六。

清池舊縣。鹽山舊縣。長蘆舊縣。饒安舊縣。無棣舊縣。乾符舊縣。

景州領縣四。

弓高舊縣。東光舊縣。臨津舊縣。南皮舊縣。

德州領縣六。

安德舊縣。長河舊縣。平原舊縣。德平舊平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德平。將陵舊縣。安陵舊縣。

定州舊置義成軍，為梁所據。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八。

安喜舊縣。義豐舊縣。燕平舊北平縣，長興三年，改燕平。望都舊縣。曲陽舊縣。陘舊縣。唐舊縣。新樂舊縣。

祁州本定州無極縣地，景福二年，定州節度使王處存請置祁州。領縣二。

無極舊隸定州，景福二年，割屬祁州。深澤舊隸定州，景福二年，割屬祁州。

易州領縣六。

易舊縣。容城舊縣。遂城舊縣。淶水舊縣。滿城舊縣。五回舊縣。

幽州舊置盧龍軍，後唐復舊。領縣八。

薊舊縣。幽都舊縣。潞舊縣。武清舊縣。永清舊縣。安次舊縣。良鄉舊縣。昌平舊縣。

涿州領縣四。

范陽舊縣。歸義舊縣。固安舊縣。新城舊縣。後分設新昌。天成四年，省入新城。

瀛州領縣五。

河間舊縣。高陽舊縣。平舒舊縣。束城舊縣。景城舊縣。

莫州領縣六。

莫舊縣。清苑舊縣。文安舊縣。任邱舊縣。長豐舊縣。唐興舊縣。

平州領縣三。

盧龍舊縣。石城舊縣。馬城舊縣。

媯州領縣一。

懷戎舊縣。

檀州領縣二。

密雲舊縣。燕樂舊縣。

薊州領縣三。

漁陽舊縣。三河舊縣。玉田舊縣。

營州領縣一。

柳城舊縣。

順州領縣一。

賓義舊縣。

劍南道

彭州

唐昌舊唐昌縣，梁改曰歸化。同光元年，復為唐昌。

蜀州

唐興舊唐興縣，梁改曰陶胡。同光元年，復為唐興。

閬州本屬山南西道，天成四年，置保寧軍節度。長興元年，入蜀。

岐坪舊屬閬州，寶厤中，省。天復中，王建復奏置。

利州本利州益昌郡，屬山南西道，後屬蜀。同光三年，更為益昌郡。

益光舊益昌縣，同光三年，避諱改為益光。

淮南道

安州本安陸郡，乾元元年，改曰安州。梁置宣威軍。同光元年，仍改安州。領縣六。

安陸舊縣。雲夢舊縣。孝感舊孝昌縣。同光三年，避諱改曰孝感。應城舊縣。梁改曰應陽。同光元年，復舊。吉陽舊縣。應山舊縣。

申州領縣三。

義陽舊縣。鐘山舊縣。羅山舊縣。

山南道

襄州本屬山南東道，天祐間，改置忠義軍，後復歸山南道。領縣七。

襄陽舊縣。鄧城舊縣。穀城舊縣。義清舊縣。南漳舊縣。樂鄉舊縣。宜城舊縣。

隨州領縣四。

隨舊縣。光化舊縣。棗陽舊縣。唐城舊唐城縣，梁改曰漢東。同光元年，復舊。

鄧州本屬山南東道，梁分鄧州，置宣化軍節度。後唐改曰威武。領縣六。

穰舊縣。南陽舊縣。向城舊縣。臨湍舊縣。內鄉舊縣。菊潭舊縣。

均州領縣三。

武當舊縣。（鄉鄖）〔鄖鄉〕舊縣。豐舊縣。

房州領縣四。

房陵舊縣。永清舊縣。竹山舊縣。上庸舊縣。

復州領縣二。

沔陽舊縣。竟陵舊縣。

郢州領縣三。

長壽舊縣。京山舊縣。富水舊縣。

金州本屬山南東道，天祐間，置武雄軍，後入於蜀。同光中，復入於唐。領縣五。

西城舊縣。洵陽舊縣。石泉舊縣。漢陰舊縣。平利舊縣。

隴右道

秦州本秦州，岐置雄武軍，蜀攻岐得之，改天雄軍。同光中破蜀，復入於唐。領縣五。

成紀舊縣。隴城舊縣。長道舊縣。清水舊隸鳳翔府，長興元年，移置於上邽鎮。天水舊縣，廢。長興三年，以南治鎮置縣。

階州本岐地，蜀攻岐得之。同光中破蜀，遂入於唐。長興三年，移就故武州為治。領縣二。

將利舊縣。福津舊縣，長興三年，移州於此。

鳳州本屬山南道，後為岐所有，蜀攻岐得之武興軍。同光三年破蜀，遂入於唐，降為防禦州。領縣三。

梁泉舊縣。兩當舊縣。河池舊縣。

成州本屬山南道，後為岐所有，蜀攻岐得之。梁改曰汶州。同光三年破蜀，遂入於唐，復為成州。領縣二。

同谷舊縣。栗亭天成中置。

嶺南道

潘州

茂名舊茂名縣，梁改曰越常。同光元年，復舊。

桂州

慕化舊慕化縣，梁改曰歸化。同光元年，復舊。

南唐

東都江都府本揚州，吴建都。改為江都府，置淮南軍節度。南唐因之。昇元元年，建東都。領縣五。

江都舊縣。廣陵舊江陽縣，昇元元年，改為廣陵。永貞舊揚子縣，南唐改為永貞。高郵舊縣。六合舊縣。南唐割置雄州，俄罷，仍屬江都府。

西都江寧府本昇州，吴改為金陵府。昇元元年，改為江寧府，建西都。領縣九。

上元舊江寧縣，屬潤州。上元二年，改曰上元。光啟元年，改屬昇州。昇元元年，又改屬江寧府。江寧唐既改江寧為上元，南唐復，析上元置江寧，分治郭下。句容舊屬昇州，昇元元年，改屬江寧府。溧水舊屬昇州，昇元元年，改屬江寧府。廣德舊屬宣州，昇元元年，改屬江寧府。蕪湖南唐析宣州、當塗縣置。銅陵南唐置，初隸池州，改屬江寧府。繁昌南唐析宣州、當塗縣置。青陽舊屬池州，南唐改屬江寧府。

南都南昌府本洪州，唐置鎮南軍。後屬吴。南唐因之。交泰二年，改為南昌府，建南都。領縣七。

南昌舊縣。豐城舊豐城縣，梁改曰吴皋。南唐復舊。建昌舊縣。奉新舊新吴縣，南唐諱楊吴所稱，改為奉新。分寧舊縣。武寧舊縣。靖安本建昌縣地，唐置靖安鎮。吴改為場。南唐割建昌、奉新、武寧三縣地升為縣。

清江昇元二年，升洪州蕭灘鎮為縣，不隸州。

雄州南唐割揚州之六合、天長二縣置雄州，尋罷為天長縣。

天長舊縣。

楚州領縣四。

山陰舊縣。淮陰舊縣。寶應舊縣。盱眙舊屬泗州，南唐改屬楚州。

泗州領縣六。

臨淮舊縣。漣水舊縣。徐城舊縣。宿遷舊縣。下邳舊縣。虹

舊縣。

滁州領縣三。

清流舊縣。全椒舊縣。來安舊永陽縣，南唐改曰來安。

和州領縣三。

歷陽舊縣。烏江舊縣。含山舊縣。

光州領縣五。

定城舊縣。光山舊縣。仙居舊縣。殷城舊縣。固始舊縣。

黃州領縣三。

黃岡舊縣。黃陂舊縣。麻城舊縣。

舒州領縣五。

懷寧舊縣。宿松舊縣。望江舊縣。太湖舊縣。桐城舊縣。

蘄州領縣四。

蘄春舊縣。黃梅舊縣。廣濟舊縣。蘄水舊縣。

廬州吳置昭順軍節度，南唐改曰保信軍。領縣五。

合肥舊縣。慎舊縣。巢舊縣。廬江舊縣。舒城舊縣。

壽州舊置中正軍，吳升為中正軍節度。南唐改曰清淮軍。領縣五。

壽春舊縣。安豐舊縣。盛唐舊盛唐縣，梁改曰潛山。同光元年，復為盛唐。霍邱舊縣。霍山舊縣。

海州南唐置靜海制置院。領縣四。

朐山舊縣。東海舊縣。沭陽舊縣。懷仁舊縣。

泰州本揚州，吳置海陵制置縣。昇元元年，升為泰州。領縣五。

海陵舊屬揚州，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屬泰州。興化吳置，屬揚州。南唐屬泰州。鹽城舊縣，吳屬楚州。南唐屬泰州。泰興南唐析置，屬泰州。如皋舊析江陵縣置如皋鎮，南唐升為縣。

濠州吳置定遠軍節度，南唐因之。領縣三。

鍾離舊縣。招義舊縣。定遠舊縣。

潤州吳置鎮海軍，南唐因之。領縣四。

丹徒舊縣。丹陽舊縣。金壇舊縣。延陵舊縣。

常州領縣五。

晉陵舊縣。武進舊縣。義興舊縣。無錫舊縣。江陰舊縣。吳以其地置江陰軍。

宣州吳置寧國軍節度，南唐因之。領縣七。

宣城舊縣。涇舊縣。南陵舊縣。太平舊縣。寧國舊縣。旌德舊縣。綏安

歙州領縣六。

歙舊縣。休寧舊縣。黟舊縣。績溪舊縣。婺源舊縣。祁門舊縣。

池州南唐升池州為康化軍節度。領縣三。

貴(州)〔池〕舊秋浦縣，吳改曰貴池。建德，舊至德縣，吳改曰建德。石埭舊縣。

鄂州舊置武昌軍，後唐遥改為武清軍。南唐亦稱武清軍。領縣十一。

江夏舊縣。永興舊縣。武昌舊縣。蒲圻舊縣。唐年舊唐年縣，吳改曰崇陽。梁改曰臨夏。南唐復為唐年。漢陽舊縣。汉川舊縣。嘉魚吳改鮎瀆鎮為場，昇元元年，升為鮎瀆縣。保大元年，復為嘉魚。通山舊永興縣之新豐鄉，南唐置通山縣。大冶唐置永興地為大冶青山場，南唐升為大冶縣。永安舊江夏縣之永安鎮，吳改為永安場。保大十三年，割江夏南境地升為縣。

饒州吳置永平軍，南唐因之。領縣五。

鄱陽舊縣。餘干舊縣。樂平舊縣。浮梁舊縣。德興舊樂平縣德興場，昇元四年，升為縣。

信州領縣五。

上饒舊縣。弋陽舊縣。貴溪舊縣。玉山舊縣。鉛山舊撫、建二州地。昇元四年，置為縣。

江州吴升江州為奉化軍節度，南唐因之。領縣六。

德化舊潯陽縣，南唐改曰德化。彭澤舊縣。德安舊蒲唐場，吴升為德安縣。瑞昌舊瑞昌鎮，昇元三年，升為縣。湖口舊湖口鎮，保大中，升為縣。東流舊彭澤縣東流場，保大十一年，升為縣。

撫州吴置昭武軍，南唐因之。領縣四。

臨川舊縣。南城舊縣。南唐置建武軍。崇仁舊縣。南豐舊縣。

袁州領縣三。

宜春舊縣。萍鄉舊縣。新喻舊縣。

吉州領縣七。

廬陵舊縣。太和舊縣。安福舊縣。新淦舊縣。永新舊縣。龍泉舊遂興縣地，吴置龍泉場。南唐升為縣。吉水舊廬陵縣地，保大八年，割置縣。

虔州南唐置百勝軍，後改為昭信軍。領縣十一。

贛舊縣。虔化舊縣。南康舊縣。雩都舊縣。信豐舊縣。大庾舊縣。安遠舊縣。瑞金舊雩都縣地，天祐元年，置瑞金監。保大十一年，升為縣。龍南舊信豐縣地，吴置龍南場。保大十一年，升為縣。石城舊虔化之石城場，保大十一年，升為縣。上猶舊南康縣地，天祐中，吴置上猶場。保大十一年，升為縣。

筠州本靖州，武德七年，改為米州，又改筠州。八年，州廢，入洪州。保大十一年，復置筠州於高安縣。領縣四。

高安舊屬洪州，保大十一年，改屬筠州。上高舊高安縣地，置上高鎮。保大十一年，升為縣。萬載舊屬靖州，後省入高安。保大十一年，復置屬筠州。清江舊高安縣蕭灘鎮，昇元二年，升為清江縣，不隸州。保大十一年，改屬筠州。

建州本建州，後為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升為永安軍，後改為忠義軍。領縣七。

建安舊縣。邵武舊縣。浦城舊縣。建陽舊縣。松源本吳越處州西鄉，為閩所有，置松源鎮。南唐升為縣。歸化閩為歸化鎮，保大三年，廢鎮為場。中興元年，升為縣。建寧舊黃連鎮，乾寧中，邑人表為義寧軍。保大元年，罷為永安鎮，又改永安場。後所置建寧縣。

泉州本泉州，後為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升為清源軍。領縣九。

晉江舊縣。南安舊縣。莆田舊縣。仙遊舊縣。同安舊為大同場，閩升為縣。清溪本小溪場，保大十三年，置清溪縣。永春，舊桃林場，閩置桃源縣，後改永春縣。歸德舊歸德場，長興三年，閩立歸德縣。保大七年，屬清源軍，割尤溪之常平、進城二縣益之。長泰舊武安場，保大三年，升為長泰縣。

汀州本汀州，後為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領縣二。

長汀舊縣南境有上杭場，保大十三年，徙上杭場於秋梓堡。寧化舊縣。

南州本漳州，為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四年，以董思安知州事，因其父名章，命改南州。領縣三。

漳浦舊縣。龍溪舊縣。龍巖舊縣。

鏞州舊為將樂縣，屬建州，閩升為鏞州。保大三年取之，尋為縣。

劍州舊劍州，閩置鐔州。保大三年，拔劍州為制置鎮。明年，仍改劍州，析建州之延平、富沙二縣為屬。六年，復以福州之尤溪、汀州之沙縣來屬，升永昌場為順昌縣。領縣六。

延平閩屬建州，保大十四年割屬。劍浦閩為龍津縣，保大四年改。富沙閩屬建州，保大四年割屬。尤溪舊縣屬福州，保大三年，得尤溪以為制置鎮，尋割屬劍州。沙舊縣屬汀州。保大四年割屬。順昌舊永昌場，保大六年置。

續唐書卷十七

選舉志

舊史引《唐典》，凡選授之制，天官卿掌之，所以正權衡而進賢能也。凡舉貢之政，春官卿掌之，所以覈文行而第俊秀也。按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試判登科，謂之八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滿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至於貢舉取士之科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其天子自詔者，曰"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

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俊偉之人，時出其間，不為無得也。及其季世，大抵奉而行之。即有改革，亦不出其範圍。惟典籍散亡，不能詳備。姑就所知者采擇之，以見論官取士之故實耳。

同光二年冬十月，中書奏請停舉選一年。敕“舉選二門，國朝之重事，但要精確。難議權停，宜準常例處分”。

同光四年春三月，中書門下奏議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儀上疏：“以諸道州縣，皆是攝官。誅剥生靈，漸不存濟。比者郭崇韜在中書日，未詳本朝故事，妄被間人獻疑。點檢選曹，曲生異議。或告赤欠少，一事闕違，保内一人不來，五保即須並廢。文書一紙有誤，數任皆不勘詳。其年選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五十餘員，得官者才及數十，皆以‘渝濫’為名，盡被焚毀棄逐。或踣斃於旅店，或號哭於道路。以至二年以來，選人不敢赴集，銓曹無人可注，中書無人可除。去年闕近二千，授官不及六十。伏請特降敕文，宣布遐邇，明往年制置，不自於宸衷；此日焦勞，特頒兹睿澤。望以中書條件，及王松等所論事節，委銓司點檢。務在酌中，以為定制。”時議者以鈐注之弊，非止一朝。縉紳之家，自無甄別。或有伯叔告赤，齾於同姓之家，隨賂更改，以亂昭穆。至有季父伯舅反拜姪甥者。郭崇韜疾惡太深，奏請釐革。豆盧革、韋説勉俯贊成。或有親舊訊其事端者，韋説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誅，韋説教其門人王松上疏奏論，故有此奏，識者非之。

天成元年秋八月，敕：“應三京諸道，今年貢舉人。可依常年取解，仍命隨處量事，津送赴闕。”

天成四年冬十月丙申，詔曰："本朝一統之時，除嶺南、黔中去京地遠，三年一降選補使，號為'南選'外，其餘諸道及京百司諸色選人，每年動及數千。分為三選，尚為繁重。近代選人，每年不過數百，何必以一司公事，作三處官方？況有格條，各依資考，兼又明行敕命，務絶阿私。宜新公共之規，俾慎官常之要。其諸道選人，宜令三銓官員，都在省署，子細磨勘，無違礙後，即據格同商量注擬，連署申奏。仍不得踵前於私第注官，如此則人吏易可整齊，公事亦無遲滯。"

天成五年春二月九日敕："近年文士輕視格條，就試時疏於帖經，登第後恥於赴選。宜絶躁求之路，別開奬勸之門。其進士科已及第者，計選數年滿日，許令就中書省陳狀，於都堂前各試本業詩賦判文。其中文藝灼然可取者，便與除官。如或事業不甚精者，自許準添選。"

長興元年春三月，敕："凡是選人，皆有資考。每至赴調，必驗文書。或不具全，多稱失墜，將明本末，須示規程。其判成諸色選人黄甲下後，將歷任文書告赤連黏，宜令南曹逐縫使印，都於後面黏紙。其前後歷任文書，都計多少紙數，仍具年月判成授某官。"蓋懼其或分假於人故也。其年十月，中書奏："吏部内銓諸色選人，先條流試判兩節，並委本官優劣第等申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其次者宜依資，更次者以同類官注擬。所以勵援毫之作，亦不掩歷任之勞。其或於理道全疏者，以人户少處州縣同類官中比擬，仍準元敕。業文者，任徵引古今。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兼諸色選人，或有不通家狀，不

實鄉里名號，將來赴選者，並令改正本貫屬鄉縣。兼無出身，一奏一除官等，並不加選限。”從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丁卯，中書門下奏準：“天成二年十二月敕：長定格應經學出身人，一任三考，許入下縣令、下州録事參軍，亦入中下州録事參軍。兩任四考，許入中下縣令、中州録事參軍。兩任六考，許入上縣令及緊州録事參軍。凡為進取，皆有因依。或少年便受好官，或暮齒不離卑任。況孤貧進士，或年四十，始得經學及第。八年合選，方受一官。在任多不成三考，第二選漸向蹉跎，有一生終不至令録者。若無改革，何以發揚？自此經學出身，請一任兩考，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録事參軍者。”詔曰：“參選之徒，艱辛不一。發身遲滯，到老卑低。宜優未達之人，顯示維新之澤。其經學出身，一任兩考。元敕入下縣令、下州録事參軍起，今後更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録事參軍。一任三考者，於人户多處州縣注擬。如於近敕條内資叙無相當者，即準格循資考入官。其兩任四考者，準二任五考例入官。餘準格條例處分。”

昇元六年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强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振。民受其弊，蓋有年矣。或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嵁巖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附偃為嫌，退以清寧為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或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鋭，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為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

中興，與漢頗同。而以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煢煢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矜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

後主三年春三月，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又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後主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泚其事。五人皆見黜。

後主十一年春二月，內史舍人張佖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泊言佖多遺才。後主命泊考覆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其後又命户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

續唐書卷十八

職　官　志

古者建官之法，取象於天：執法在南宫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其來尚矣。黄帝置三公之秩，少昊配九扈之名，命重黎而天地以通，詔融、冥而水火既濟，則又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仲虺為左，伊尹為右。凡兹原委，具見典墳。及周之肇興，設官分職。元公制禮，具有成書。自秦變周官，漢承嬴舊，沿及魏、晉、六朝，或隨時適用，或因事改更，固時勢使然也。惟唐朝之分職，沿隋制者居多。具官司之别，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其位號之殊，有品，有爵，有勳，有階。迨乎《六典》既作，遂為一代成書。職有常守，位有常員，所以任羣材，理百事。考覈固信而有徵，門類亦精而且密。故舊、新兩書，備志百官，釐然各當，後唐承統，大率相因。舊史作《志》，僅載釐革升降之制，不列等級品秩

之名。若夫南唐，亦仍舊典。今取故籍所可考見者，輒采録之，而略叙官名於後，以備省覽。其所失紀，姑為闕疑。而文武階勳，如開府、特進之類，舊《志》俱可例觀，不復贅述焉。

天成四年秋八月，詔曰："朝廷每有將相恩命，準往例，諸道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並列銜于敕牒後，側書'使'字。今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承前列銜，久未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兼中書令之時，理宜齒於相位，今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列署敕尾。今後每署將相敕牒，宜落下錢鏐、馬殷官位。仍永為常式。"

長興元年秋九月，詔曰："臺轄之司，官資並設，左右貂素來相類，左右揆不至相懸，以此比方，豈宜分別？自此宜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左丞並為正四品。"

右都省。

長興四年秋九月，敕："馮贇有經邦之茂業，宜進位於公臺。但緣平章事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為同中書門下二品，避其父諱也。"

右兩省。

清泰二年冬十一月，制：以前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馮道為守司空。時議者曰："自隋以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恒置，於宰臣為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命官。議者不練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便可綜中書門下事；或云，須册拜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叙班，臺官兩省官入就

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劉昫又以罷相為僕射，出入就列，一與馮道同。議者非之。

右三公。

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為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其年冬十一月丙子，諸道進奏官上言："今月四日，中丞上事，臣等理合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要明審的。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曰如何'，臣等訴云：'大夫曾為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體之間，實為舊例。若以別官除授，合云'傳語勞來'。又堅令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會朝議，拒命則恐有奏聞，遵稟則全隳則例。伏恐此後到臺參賀，儀則不定者。"詔曰："御史臺是大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所整齊。藩侯尚展於公參，邸吏豈宜於抗禮？遽觀論列，可驗侮輕。但以喪亂孔多，紀綱隳紊，霜威埽地，風憲銷聲。今則景運維新，皇圖重正，稍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並須舉行。如不稟承，當行朝典。"時盧文紀初拜中丞，領事於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梁氏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强據人主，大臣姑息邸吏。時中丞上事，邸吏雖至，皆於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亂，便以為常。"文紀令臺吏諭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再拜。邸吏輩既出，怒不自勝，相率於閤門求見，騰口諠訴。明宗謂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官？"鳳對曰："府縣發遞祗候之流也。"明宗曰："乃吏役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詔。

右御史臺。

同光元年夏四月，置護鑾書制學士，以尚書倉部員外郎趙鳳為之。時莊宗初建號，故特立此名，非故事也。其年八月，賜翰林學士承旨户部尚書盧質論思匡佐功臣，亦非常例也。

昔唐朝擇中官一人為樞密使，以出納帝命。樞密使與兩軍中尉，謂之"四貴"。天祐元年，廢。梁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始命敬翔為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後改置副使一人，又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選有政術文學者為之。其後又改為直崇政院。同光元年冬十月，崇政院依舊為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為兼樞密使，亦置直院一人。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内侍省李紹宏兼内勾。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繁費，議者非之，又"内勾"之名，人以為不祥之言。二年正月，敕鹽鐵、度支、户部三司，凡關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制也。天成元年四月，詔廢租庸院，依舊為鹽鐵、户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至長興元年八月，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之下。三司置使，自延朗始也。唐朝以來，户部度支掌泉貨，鹽鐵特置使，名"户部度支"，則尚書省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天寶中，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相繼以聚貨之術媚上受寵，然皆守户部度支本官，别帶使額，亦無所改作。下及劉晏、第五琦，亦如舊制。自後亦以宰臣各判一司，不置使額。乾符後，天下兵興，隨處置租庸使，以主調發，兵罷則停。梁時乃置租庸使，專天下泉貨。莊宗中興，秉政者不嫺典故，

踵梁時故事，復置租庸使，以魏博故吏孔謙專使，務斂怨於下。斯喪王室者，實租庸之弊故也。洎明宗嗣位，思革其弊，未及下車，乃詔削除使名，但命重臣一人判其事，曰"判三司"。至是延朗自許州入再掌國計，白於樞密使，請置"三司"名。宣下中書議其事。宰臣以舊制覆奏，授延朗特進，行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從舊制也。明宗不從。竟以三司使為名焉。

右三司使。

天成元年夏五月，敕："翰林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時明宗登位，每四方書奏，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不曉文義。於是孔循獻議，始立"端明殿學士"之名。命道等為之。

天成二年春正月，敕："端明殿學士宜命班在翰林學士上。今後如有轉改，仍只於翰林學士内選任。"初置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趙鳳轉侍郎。遣人諷任圜移職在官上。至今為例。

天成三年秋八月，敕："掌綸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職，靡繫其官。雖事分皆同，而行綴或異。誠由往日，未有定規，議官位則上下不恒，論職次則後先未當。宜行顯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敕："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闈，久司史筆，曾居憲府，累陟貳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别宣班序。其立位宜次崔

協。”

長興三年，翰林學士劉昫奏：“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皆宣賜麻制，批答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召試之名，無考校之實。欲請今後召試新學士，權停試詩賦，祇試麻制。答共三道，內賜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召試。”從之。

右內職。

天成三年夏五月，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階之極。太師，官之極。封王，爵之極。上柱國，勳之極。近代以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資不計何人，初官便授上柱國。官爵非無次第，階勳備有等差。宜自此時，重修舊制。今後凡是階勳，先自武騎尉經十二轉，方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踰越。”雖有是命，竟不革前例。

右勳格。

清泰二年秋九月庚申，尚書考功上言：“今年五月，翰林學士程遜所上封事。內請自宰相百執事，外鎮節度使刺史，應係公事官，逐年書考，較其優劣。遂檢尋唐書《六典》、《會要》考課，令書考第。”從之。時議者曰：“考績之法，肇自唐堯，三代舊制。西漢以刺史六條察郡守，五曹尚書綜庶績，法尤精察，吏有檢繩。漢末亂離，舊章弛廢。魏武於軍中權制品第，議吏清濁，用人按吏，頓爽前規。隋、唐以來，始著於令。漢代郡守，入為三公。魏、晉之後，政在中書左右僕射知政事。午前視禁中，午後視省中，三臺百職，無不統攝。以是論之，宰輔憑何較考？自天寶末權

置使務已後，庶事因循，尚書諸司，漸致有名無實，廢墜已久，未知憑何督責？程遜所上，亦未詳本原。”其時所司雖有舉明，内外諸官，亦無考較之事。

右較考。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諸寺監各請只置大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其餘官屬，並請權停。惟太常寺事關大禮，大理寺事關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許更置丞一員。其王府及東宫屬、司天五官、正奉御之類，凡不急司丞，並請未議除授。其諸司郎中員外郎，應有雙曹處，且署一員。左右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補闕、拾遺置一半。三院侍御史中丞，調理申奏，即日停罷。朝官仍各録名氏，具罷任月日，留在中書省候。見任官滿二十五個月，並據資品，却與除官。”從之。

右增減。

天成元年冬十一月，詔曰：“雄武軍節度使官銜内，宜兼押蕃落使。”

天成二年秋七月，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遥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旄，惟東西兩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後只言‘節度使’”。

長興元年，分飛龍院為左右院，以小馬坊為右飛龍院。

右改制。

同光二年春三月，中書門下奏：“糾轄之任，時為外臺，宰字之官，古稱列爵，如非朝令，是廢國章。近日諸道，

多是各列官銜，便指州縣，請朝廷之正授，樹藩鎮之私恩，頗亂規程。宜加條制，自今後大鎮節度使管三州以上者，每年許奏管内官三人。如管三州以下者，許奏管内官二人。仍須有課績尤異，方得上聞。若止於檢慎無瑕，科徵及限，是守常道，只得書考旌嘉，不得特有薦奏。其防禦使每年只許奏一人，若無尤異，不得奏薦。刺史無奏薦之例，不得輒亂規程。"其年八月，中書奏："僞庭之時，諸藩參佐，皆從除授。自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並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所冀招延之禮，皆合於前規，簡辟之間，無聞於濫舉。"從之。

長興二年冬十一月，詔曰："闕員有限，人數常多，須以高低定其等級。今後兩使判官罷任後，宜一年外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等，二年外推。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每遇除授，量與改轉官資，或階勳，或職資。其有殊常勤績者，別議優升。若有文學智術，超邁羣倫，或為衆所稱，或良知迴舉，察驗的實者，不拘年月之限。"

清泰二年秋八月，中書門下上言："前大御監五品升朝官西班將軍，皆在任許滿二十五月。如衝替已經二十月，即別任用。少卿監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卿監。五品三任四任，方入少卿監。今後並祇三任。逐任須月限滿無殿責者，便入此官。西班將軍罷任一年，許求官。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將軍。今祇無殿責，或曾任金吾衛使藩鎮刺史特敕並不拘此例。諸道除兩使判官外書記已下，任自

辟請。應朝官除外任，罷任後一年，方許陳乞。諸道賓席，未曾升朝者，若官兼三院御史，即除中下縣令。兼大夫中丞祕書少監郎中員外郎，與清資初任升朝官，檢校官至尚書常侍祕書監庶子，升朝便與少卿監。諸州防禦團練判推官，並請本州奏辟，中書不更除授。應出選門官，帶三院御史供奉裏行及省銜，罷任後周年，許陳乞諸州別駕，不除令録，仍守本官月限。得替後一年，許陳乞長史司馬，因攝奏正未有官者送名。"從之。

清泰三年夏五月乙未，詔曰："近以内外臣寮，出入迭處。稍均勞逸，免滯轉遷。應兩司判官畿赤令，取郎中、員外、補闕、拾遺、三丞、五博，少列宫寮，選擇擢任。一則俾藩方侯伯，别擢賓嘉階。次則致朝列人臣，備諳時政。今後或有滿闕，便宜依此施行。"

右釐革。

長興二年春正月，詔曰："要道纔行，則千歧共貫；宏綱一舉，則萬目畢張。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條悉在，無煩改作，各有定規。守程式者，心逸日休；率胸臆者，心勞日拙。天垂萬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載羣倫，岳瀆之方隅不易。儻各司其局，則皆盡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互有區分。久不舉行，遂致隳紊。宜準舊制，令百司各於其間，録出本局公事巨細，一一鈔寫，不得漏落纖毫。集成卷軸，仍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廨署者，文書委官司主掌。仍每有新事官到，令自寫録一本披尋。或因顧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闕，每在執行。使庶寮則守法奉公，宰臣則提綱振領。必當彝倫攸叙，至道不繁。何

必期年，然後報政？宜令御史臺遍加告諭，催促限兩月内鈔録。俟粉壁書寫須畢，其間或有未可便行，及曾釐革事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當參酌奏覆施行。”其年八月，敕：“今後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吏升進。其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

應順元年春三月戊午，宗正上言：“故事：諸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令、丞不俱置，便委本縣令兼之。緣河南洛陽是京邑，恐兼令、丞不便。”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

右雜録。

太師，太傅，太保。舊制謂之“三師”。

太尉，司徒，司空。舊制謂之“三公”。自唐季，三師、三公，多以畀藩鎮及贈官。

大司徒。

左丞相，同光初，謂之“行臺左丞相”。右丞相。

平章事，同平章事。長興四年，敕：馮贄緣平章事字犯其家諱，改同平章事為中書門下三品。

樞密院使，樞密使，唐故以宦者為之，其職甚微。同光初，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相等。南唐貶制，改樞密院為光政院。副使。

宣徽院使，後唐時謂之宣徽南院使。副使。

尚書省。南唐貶制，改司會府。尚書令。參判尚書都省，知尚書省事。判尚書二省，判三司。

左僕射，右僕射。

左丞，右丞。梁改左右丞為左右司侍郎，避諱也。同光元年，復舊。左司郎中，員外郎。右司郎中，員外郎。

吏部尚書，判吏部銓。侍郎，兩省侍郎。郎中，吏部，司封，司勳，考功。

員外郎。同上。

户部尚書，侍郎，郎中，户部，度支，金部，倉部。員外郎。同上。

禮部尚書，侍郎，郎中，禮部，祠部，膳部，主客。員外郎。同上。

兵部尚書，侍郎，郎中，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員外郎。同上。

刑部尚書，侍郎，郎中。刑部，都官，比部，司門。

工部尚書，侍郎，郎中，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員外郎。同上。

門下省，南唐貶制，改左内史府。侍中，侍郎，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左補闕，起居郎，左拾遺，城門郎。梁改城門郎為門局郎，避諱也。同光元年，復舊。

翰林院學士，後改文館。侍讀學士，侍講學士，校書郎，博士，待詔，内供奉，司執，畫苑學士，南唐置。文理院待詔，宏文館校書郎。

護鑾書制學士梁改思政殿為金鑾殿，置大學士一員，以敬翔為之。同光元年，又置護鑾書制學士一員，以趙鳳為之。

集賢殿學士，直學士，侍讀學士，侍講，校書正字，史館修撰，校理。

端明殿學士。天成元年，孔循獻議始置。命馮道、趙鳳俱以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

勤政殿學士。

光政殿學士承旨。

清輝殿學士，直學士。

澄心堂承旨，殿前承旨。

閤門承旨，中門使，武功殿使。

中書省。南唐貶制，改内右史府。中書令，判中書省。侍郎，後改内史侍郎。知制誥。

右散騎常侍，右諫議大夫，右補闕，右拾遺。

中書舍人，後改内史舍人。起居舍人，通事舍人。

祕書省。監，少監，丞，祕書郎，校書郎，正字。

著作局郎，著作佐郎。

司天臺。監，少監。

殿中省。監，少監。

内侍省。監。

御史臺。南唐貶制，改司憲府。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知雜事。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

太常寺卿，少卿，丞，博士，奉禮郎。

光禄寺卿，少卿。

衛殿寺卿，少卿，丞。

宗正寺卿，宗正郎，園陵使，同光三年六月，宗正卿李縉為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陵臺令、丞。應順元年三月，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

太僕寺卿，少卿，左飛龍院使，右飛龍院使。梁改小馬坊使為天驥使。長興元年，分飛龍院為左右院，以小馬坊為右飛龍院。

大理寺。南唐貶制，改詳刑院。卿，少卿，司直，評事。

客省使。南唐貶制，改延賓院。引進使。

司農寺卿，判司農事。少卿。

國子監。司業，助教，博士。

太府卿。

少府監，少監。

太醫令。

園苑使。瓊林使，光慶使，昭慶宫使，德昌宫使，莊宅使。

左右街使。
丹楊宫使。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太弟太保少保。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太子左右諭德。
太子左右庶子。
司議郎。
太子洗馬，東宫使。
崇文館直學士。
太子中允。
天下兵馬大元帥，副元帥，元帥府左右司馬。
諸道兵馬元帥，諸道副元帥。
左右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監門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千牛身。
左右金吾衛大將軍。
左右神武衛大將軍，統軍。
左右羽林軍大將軍。
左右神衛使。
左右衛聖統軍。
侍衛都軍使，侍衛諸軍都虞侯。侍衛軍虞侯。
龍武軍都虞侯。
天威軍統軍，天威軍都虞侯。

神衛軍都虞侯。
諸衛巡官。
馬步都校。
冠軍大將軍。
大都督。
諸軍都監。
行營都部署。
行營招討使。
營屯都虞侯。
諸軍虞侯。
行營糧料使，行營應接使。
監軍使。
先鋒橋道使。
戰棹指揮使，戰棹都虞侯。
突陣指揮使。
屯營使。
巡檢使。
統軍使。
沿淮都巡檢。
沿江都部署。
凌波都虞侯。
都押牙軍使。
都城烽火使。
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使，留後，押蕃落使。天成元年十一月，詔雄武軍節度使官銜內，宜兼押蕃落使。

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推官，軍事推官，巡檢，衙推，館驛巡官。

制置使。

觀察使，副使，判官。

團練使，副使。

安撫使。

巡撫使。

諸路屯田使，糧料判官，營田判官。

租庸使。南唐不置。

鹽鐵院使，判官，鹽鐵轉運使，南唐曰"回運務使"。鑄錢使。

防禦使。

指揮使。

留守院留守，副留守。

京尹，少尹。

尹，少尹。

刺史，司馬，別駕，通守。録事，參軍，司功，司倉，司户，司田，司兵，司法，司士，掾。文學，從事。

令，丞，主簿，尉。

右街僧録。

續唐書卷十九

經 籍 志

自班《書》志《藝文》，而後各史皆不志《藝文》。唐于志寧等同修《五代史志》，於是有《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考晉祕書監荀勖《中經簿》，一，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家、術數家；三，(景)[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部、雜事；四，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其例較劉歆之《七略》、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録》為近理。然以諸子家為先史記，而詩賦等下列汲冢書，次序未為盡善。故《經籍志》依用之而復變通之。《五代史志》三十卷，本屬別行。故《經籍志》中云："梁有若干卷，後又編第入《隋書》，而世人但稱為《隋志》耳。"《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仍其例。惟是舊、新二《志》，皆兼列唐以前之書，其篇目雖覺美富可觀，而實按之，則係一代收藏之書，而非一代著作之書，殊乖斷代為史之義。至於《舊五代史》，不志《經籍》一門。

《新修五代史記》，並不作《志》。雖爾時歷年甚少，又當兵戈擾攘之際，作者寥寥。然如明宗之好文，及南唐主之風雅，其臣下亦有工於著述，斐然可觀者。倘竟使文獻無徵，寧非缺典？因網羅散失，補志《經籍》。

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録》及雜書千餘卷而已。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九經》，雕印賣之。

長興三年春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依所業本經句（度）〔讀〕，鈔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雇實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第俱與改轉官資。又敕："近以編注石經，雕刻印版，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並注，今更於朝官内，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事極多，尚恐偶有差誤。馬鎬以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經研。兼宜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鏤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遷轉官資。"時宰相馮道與同列李愚，委學官

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雕為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

保大二年，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剣書而刻諸石。蜀帥尚書右丞胡宗愈作堂以貯石經：《周易》十卷，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字，共六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鈞、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孫逢吉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書。《尚書》十二卷，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并序共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將仕郎試祕書郎臣周德貞書，鐫玉册官陳德超鐫。經文有"祥"字，皆缺其畫，亦缺"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毛詩》二十卷，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經文"淵"、"民"、"察"三字缺畫，"察"為孟知祥祖諱。《周禮》十二卷，經五萬五百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共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儀禮》十七卷，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共一十三萬六百九十三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禮記》二十卷，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一十萬六千四十九字，共二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四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卷首題曰"御删定《禮記·月令》第一，集賢院學士尚書右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奉敕注。《曲禮》為第二。"蓋唐明皇删定之本也。《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一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一

十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字，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不題所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公羊傳》十二卷，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共一十二萬一千七百七十五字，不題所書人姓名。《穀梁傳》十二卷，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共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字，不題所書人姓名。《論語》十卷，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令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潁川郡陳德謙鐫字，廣政七年四月九日校勘。《孝經》一卷，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共四千九百八十五字，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潁川郡陳德謙鐫字，廣政七年書。《爾雅》三卷，不題經注字數，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令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武令昇鐫，廣政七年書。以上諸經，皆蜀相毋昭裔捐俸，依太和舊本琢石於學宮。蓋《論語》、《孝經》、《爾雅》先成，故題"廣政七年"，而《周易》等在後，故題"廣政十四年"。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固已可嘉；又能按雍都舊本，命能書者寫之而刻諸石，尤偉績也。惟《公羊》、《穀梁》二傳，乃後代補完耳。

保大六年，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雕印版《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版，今欲集賢官校勘四經文字鏤版。"從之。是時禮部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虜

猾夏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保大十四年，周廣順三年夏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遠，傳寫紕繆，漸失根原。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明，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於無窮。謹具陳進。"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時亦於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常見吴、蜀之人，鬻印版文字，色類甚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敏於經注，長於《詩傳》，攷訂刊正，援引證據，聯為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賜敏襲衣繒綵銀器，並賜司業趙鋍襲衣繒綵。時樊倫為國子司業，田敏判國子監，獻印版《九經》書流行，而儒官數多是非論，掇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賣書錢千萬，請下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左右之。密訊其事，搆致無狀。然於其書，至今是非未悉。

保大十八年，周顯德二年春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是時，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

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吴、蜀為多，而江左頗為精真，亦多修述。

後主二年，宋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後二年，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又明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名以聞。開寶八年，平江南，遣太子洗馬吕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

甲部經録。

《石經周易王弼注》十卷，《周易略例邢璹注》一卷。蜀守國子助教楊鈞、守國子毛詩孫逢吉書。

《周易口訣義》六卷。河南史徵撰。

《周易甘棠正義》三十卷。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撰。

《易軌》一卷。蜀蒲乾貫撰。

《易題》□卷。蜀右拾遺蒲壑張道古撰。

《周易會釋記》二十卷。吴僧陸希覺撰。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周河中許堅撰。

《易龍圖》一卷。周處士真原陳摶撰。

《易論》三十二卷。周處士河中許堅撰。

右《易》類。

《石經尚書孔傳》十三卷。蜀祕書郎周德貞書。

《尚書廣疏》十八卷。蜀馮繼元撰。

右《書》類。

《石經毛詩傳鄭箋》二十卷。蜀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

《毛詩疑義》一卷。無名氏撰。

右《詩》類。

《石經周禮鄭注》十二卷。蜀祕書省校書郎孫逢吉書。

《石經儀禮鄭注》十七卷。蜀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

《石經禮記鄭注》二十卷。蜀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

《三禮圖》二十卷。周國子司業聶崇義纂集。

《禮經釋》。無卷數,南唐教授黃載撰。

右《禮》類。

《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杜預注》三十卷。蜀無名氏書。

《石經春秋公羊傳何休注》三十卷。蜀無名氏書。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江西從事陳岳撰。

《石經春秋穀梁傳范寧注》十二卷。蜀無名氏書。

《春秋指掌》十五卷。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

《春秋指掌圖》二卷。□融撰。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蜀馮繼元撰。

《春秋傳帖經新義》十卷。蜀進士蹇遵品撰。

《春秋纂例》。無卷數,南唐姜虔嗣撰。

《春秋音義賦》十卷,《春秋字原賦》二卷。晉少府監長安尹玉羽撰。

右《春秋》類

《石經論語何晏集解》十卷。蜀簡州平泉令兼殿中侍御史張德釗書。

《論語井田義圖》。無卷數,無名氏撰。

右《論語》類。

《石經孝經唐元宗注》一卷。蜀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

《石刻三經書孝經》一卷。蜀校書郎華陽甸中正摹。

《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進。

右《孝經》類。

《石經爾雅郭璞注》三卷。蜀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

《爾雅音略》三卷。蜀太子太師龍門毋昭裔撰。

《蜀爾雅》三卷。蜀無名氏撰。

右《爾雅》類。

《詳定經典釋文》三十卷。周國子祭酒尹拙等校勘。

右群經類。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周翰林學士竇儼撰。

《樂苑》五卷。無名氏撰。

《補新徵音譜》。無卷數。《大唐正聲琴籍》十卷。南漢吏部郎中連州陳用拙撰。

《琴譜》二卷。梁王勔撰。

《琴調》一卷，《阮咸譜》一卷，《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南唐蔡翼撰。

《周優人曲辭》二卷。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等纂録。

右《樂》類。

《説文解字繫傳》四十卷。南唐祕書省校書郎徐鍇傳釋，校書郎朱翱反切。

《説文解字韻譜》十卷。南唐祕書省校書郎徐鍇撰。

《英公字原》一卷。南唐僧夢英撰。

《林氏小説》二十卷。蜀太尉林罕撰。

《汗簡》三卷，《目録叙略》一卷，《佩觿》三卷。周宗正丞兼國子

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撰。

《斥顔師古正俗》七篇。吴越僧贊寧撰。

右小學類。

乙部史録。

《漢書校記》。無卷數，南唐中書舍人常州張佖撰。

《後漢書辨駁》。無卷數，楚水部員外郎連州石文德撰。

《唐書》二百卷。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等撰。

右正史類。

《歷代年譜》二卷。南唐祕書省校書郎徐鍇撰。

《續通曆》十卷。荆南節度副使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中丞富春孫光憲撰。

《續帝王鏡略》一卷。蜀馮鑑撰。

《兩漢至唐年紀》一卷。宗正少卿李匡文撰。

《唐統紀》一百卷。吴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陳濬撰。

《唐年通録》六十五卷。晉史館修撰鉅鹿賈緯撰。

右編年類。

《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四朝實録》。無卷數，長興三年準史館奏修。

《獻祖懿祖太祖紀年録》。史官張昭遠等修。

《莊宗實録》三十卷。監修趙鳳，史官張昭遠等撰。

《明宗實録》三十卷。監修姚顗，史官張昭遠等撰。

《末帝實録》十七卷。史官張昭遠等撰。

《烈祖實録》二十卷，《元宗實録》二十卷。南唐校書郎兼太常修撰幽州高遠撰。

右實録類。

《梁太祖實録》三十卷。梁吏部侍郎李琪等撰。

《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梁宰相敬翔撰。

《蜀高祖實録》三十卷。蜀監修官李昊撰。

《蜀後主實録》八十卷。蜀監修官李昊撰。

《王氏開國記》十卷。蜀史官修撰辛寅遜撰。

《前蜀書》四十卷。蜀監修國史李昊等撰。

《前蜀記事》二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後蜀記事》十卷。蜀直史館太常博士董淳撰。

《廣政雜録》。無卷數，後蜀普州軍事判官何光遠撰。

《成都理亂記》八卷。前應靈令句延慶撰。

《閩中實録》十卷。周揚州永貞令蔣文惲撰。

《閩王列傳》一卷。閩祕書監晉江陳致雍撰。

《閩王事跡》一卷。閩無名氏撰。

《三楚新録》三卷。桂州修仁令周羽沖撰。

《湖南故事》十卷。無名氏撰。

《五國故事》二卷。吴越無名氏撰。

《晉高祖實録》三十卷，《出帝實録》二十卷。晉監修竇正固等撰。

《漢高祖實録》十七卷。漢監修蘇逢吉等撰。

《漢隱帝實録》十五卷。漢史官張昭等撰。

《周太祖實録》三十卷。周史官張昭等撰。

《周世宗實録》四十卷。周監修官王溥等撰。

右僞史類。

《唐功臣列傳》三十卷。平章事兼修國史李愚等修。

《金鑾密記》五卷。翰林學士韓偓撰。

《唐春秋》三十卷。南唐著作郎郭昭慶撰。

《大唐補記》三卷。南唐程匡柔撰。

《大唐新纂》十三卷。楚水部員外郎石文德撰。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僖昭莊三朝聞見録》八卷。無名氏撰。

《莊宗台禍記》一卷。中書舍人黄彬撰。

《中朝故事》二卷。南唐給事中尉遲偓撰。

《南唐烈祖開基誌》十卷。南唐滁州刺史王鉉撰。

《南唐近事》三卷,《江表志》三卷。南唐校書郎鄭文寶撰。

《江南録》十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等撰。

《江南餘載》二卷。南唐無名氏撰。

《釣磯立談》一卷。南唐校書郎史虚白撰。

《吴録》二十卷。南唐史館修撰高遠等撰。

《吴録》二十卷。吴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陳濬撰。

《淝上英雄小録》二卷。吴信都□錡撰。

《江淮異人録》二卷。南唐内史吴淑撰。

《金華子雜編》三卷。南唐大理司直劉崇遠撰。

《廣陵妖亂志》三卷,《乾寧會稽録》一卷。晉陽鄭廷誨撰。

《汴水滔天録》一卷。左拾遺王振撰。

《耳目記》二卷。劉氏撰。

《燉煌新録》一卷。沙州傳舍無名氏撰。

《渚宫故事》十卷。周太子校書郎余知古撰。

《蜀桂堂編事》二十卷。《要録》十卷。蜀楊九齡撰。

《經緯略》一百卷。蜀監修國史李昊撰。

《前蜀十在》一卷。蜀員外郎林罕著。

《北史治亂記》。蜀内侍監嚴遵美撰。

《吴越備史》九卷。吴越掌書記范坰、巡官林禹撰。

《忠懿王勳業志》,《錢氏戊申英政録》。無卷數,吴越安撫使錢儼

撰。

《晉太康平吳記》一卷。周吏部尚書張昭撰。

《晉朝陷蕃記》四卷。晉翰林范質撰。

《賈氏談録》一卷。南唐中書舍人張洎述。

《賈氏備史》六卷。漢諫議大夫賈譚撰。

右雜史類。

《制敕新編》三十卷。御史中丞盧損等編。

《國典》。無卷數，南唐内史舍人徐鍇撰。

《雜説》一百篇。南唐後主撰。

《咸通後麻制》一卷。蜀翰林學士毛文晏撰。

《書儀》二卷。太常卿劉岳等删定。

《長興制集》四卷。無名氏撰。

《顯德制詔》一卷。無名氏撰。

《中華古今注》三卷。太常卿馬縞撰。

《典儀》三卷。梁中書侍郎張策撰。

《梁宣底》八卷。無名氏撰。

《書目》一卷。蜀主王衍撰。

《坤儀令》一卷。蜀主王衍撰。

《青宫載筆》二十卷，《金行啟運録》二十卷。蜀翰林學士庾傳昌撰。

《史館故事録》三卷。周史官撰。

《玉堂閒話》。無卷數，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江南登科記》一卷。南唐進士樂史撰。

《五禮儀鑑》無卷數。《曲臺奏議》二十卷。周祕書監陳致雍撰。

《均田圖》一卷。晉崔頌撰。

右政事類。

《大中統類》十二卷。後唐以前行用，無名氏撰。

《唐朝格式律令》二百八十六卷。定州王都進。

《同光刑律統類》十三卷。刑部尚書盧億纂集。

《删定格令》五十卷。吳王楊行密詔修删定。

《昇元條》三十卷。南唐烈祖詔法官及尚書删定。

《梁新定格式律令》一百三卷。梁太常卿李燕重刊定。

《刑律總要》十二卷。梁大理卿李保殷撰。

《疑獄》三卷。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凝撰。

《重定法書》一百四十八卷。周侍御史盧億等同議定。

《大周刑統》二十一卷。周御史知雜事張湜等編集。

《大周續編》二卷。周侍御史盧億等撰。

右法令類。

《秦中歲時記》一卷，《輦下歲時記》一卷。膳部郎中李綽撰。

《歲華紀麗》四卷。韓鄂撰。

《歲時廣記》。無卷數，南唐内史舍人徐鍇撰。

右時令類。

《地里指掌圖》一卷。蜀祝安禮撰。

《方輿記》一百二十卷。南唐内史舍人徐鍇撰。

《嶺表録異》三卷。廣州司馬劉恂撰。

《蜀程記》一卷，《峽程記》一卷。蜀平章事韋莊撰。

《洞天福地記》一卷，《青城山記》一卷，《武夷山記》一卷。蜀崇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南行記》三卷。周王仁裕撰。

《浙海潮論兼明録》二篇。吳越僧贊寧撰。

《海外使程廣記》三卷。南唐如京使章僚撰。

右地里類。

丙部子録。

《法語》二十卷。南唐進士劉鐫撰。

《質論》十餘篇。南唐内史舍人徐鍇撰。

《格言》五卷,《後述》三卷。南唐中書侍郎韓熙載撰。

《孝悌録》二十卷,《唐孝悌録》十五卷。南唐進士樂史撰。

右儒家類。

《道德經疏節解》四卷。蜀諫議大夫知制誥喬諷撰。

《陰符經注》一卷,《廣成義》八十卷。蜀崇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明鏡圖訣》一卷。後蜀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彭曉撰

《化書》六卷。南唐譚峭撰。

《三要》三篇。南漢尚書左僕射黄損撰。

右道家類。

《致禮書》十卷。唐宰相朱朴撰。

《雜説》二卷。南唐後主撰。

《治書》五十篇。南唐著作郎郭昭慶撰。

《長短經》十卷。蜀梓州趙蕤撰。

《兼明書》五卷。太學博士邱光廷撰。

《東璧出言》三卷。蜀翰林學士毛文晏撰。

《讀古闕文》一卷。南唐宰相孫晟撰。

《癖書》十卷。南唐處士陳陶撰。

《兩同書》二卷,《靈璧子》十卷,《淮海寓言》七卷,《讒書》五卷。吴越掌書記羅隱撰。

《章子》三卷。吳越蘇州刺史章魯封撰。

《駁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篇,《難王充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吳越僧贊寧撰。

《質疑論》。無卷數,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漆經》□卷。楚幕府朱遵度撰。

《百悔經》。無卷數,閩鳳閣散人劉乙撰。

《自然經》五卷。晉少府監尹玉羽撰。

右雜家類。

《三水小牘》三卷。魯山令皇甫枚撰。

《雲仙散録》一卷。金城馮贄撰。

《耳目記》一卷。劉氏撰。

《祕閣閒談》五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稽神録》六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開顔集》三卷。校書郎周文規撰。

《唐摭言》十五卷。南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定保撰。

《廣摭言》十五卷。南唐鄉貢進士何晦撰。

《紀聞談》三卷。蜀潘遠撰。

《野人閒話》□卷。後蜀景煥撰。

《續野人閒話》□卷。無名氏撰。

《鑑戒録》十卷。後蜀普州軍事判官何光遠撰。

《録異記》八卷。蜀崇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虯鬚客傳》一卷。蜀崇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金坡遺事》,《逢辰録》,《奉藩書》。均無卷數,吳越世子錢惟演撰。

《青雲總録》,《青雲新録》,《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

十卷。吳越錢易撰。

《皮氏見聞録》五卷,《妖怪録》五卷。吳越丞相皮光業撰。

《葆光録》三卷。吳越陳纂撰。

《資談》六十卷。吳越蘇州推官范質撰。

《金谿閒談》十二卷。閩殿中侍御史劉山甫撰。

《北夢瑣言》二十卷。荆南黄州刺史孫光憲撰。

《晉陽見聞録》無卷數,北漢中書舍人王保衡撰。

《王氏見聞録》□卷,《入洛記》一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右小説家類。

《花經》一卷。吳張翊撰。

《茶譜》一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竹譜》三卷。吳越世子錢昱撰。

《筍譜》十卷。吳越僧贊寧撰。

《水族加恩簿》一卷。吳越功德判官毛勝撰。

《蠶書》。無卷數,荆南黄州刺史孫光憲撰。

右農家類。

《青羅立成曆》四卷。唐司天監朱奉奏上。

《齊政曆》。無卷數,南唐曆官撰。

《中正曆》。無卷數,南唐曆官陳承勳撰。

《武成永昌曆》二卷,《正象曆經》一卷。蜀司天監胡秀林撰。

《極衍》一卷。後蜀司天監周傑撰。

《調元曆》二十一卷。晉司天監趙仁錡等撰。

《顯德欽天曆》十五卷。晉端明殿學士王朴撰。

右陰陽家類。

《筆訣》三卷。後蜀綿竹隱士姜道撰。

《古君臣象》三卷。後蜀翰林祗候張玫撰。

《會禽圖》一卷。後蜀黃居寶撰。

《射書》十五卷。南唐內史舍人徐鍇撰。

《射法》一卷。南漢尚書左僕射黃損撰。

《金谷園九局譜》一卷。南漢翰林學士徐鉉撰。

右藝術類。

《事類賦》三十卷。南唐內史吳淑撰。

《古今韻會》五百卷。後蜀起居舍人陳鄂撰。

《四庫韻對》四十卷。後蜀起居舍人陳鄂撰。

《備忘小鈔》十卷。後蜀文谷撰。

《續事始》五卷。蜀馮鑑撰。

《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楚幕府朱遵度撰。

《尚食掌食典》一百卷。後蜀無名氏撰。

《諸史提要》十五卷。吳越錢端禮撰。

《蒙求》二卷。晉翰林學士李瀚撰。

《清異録》四卷。晉翰林承旨陶穀撰。

右類書類。

《食性本草》三卷。南唐陳士良撰。

《蜀本草圖經》二十卷。後蜀翰林學士韓保昇撰。

《本草括要詩》三卷。後蜀張文懿撰。

《實藏暢微論》三卷。南漢軒轅述撰。

右醫家類。

《六壬翠羽歌》一卷。長興中僧令岑撰。

《六壬軍鑒式》三卷,《太乙時紀陰陽二遁立成曆》二卷。南漢胡萬頃撰。

《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南唐丞相宋齊邱撰。

《希夷先生龜鑑》一卷。周處士陳摶撰。

右術數類。

《胎息祕訣》一卷。唐僧遵化撰。

《論氣正訣》一卷。南唐國子祭酒何溥撰。

《王氏神仙傳》四卷,《墉城集仙録》十卷,《崇道記》一卷,《混元圖》十卷,《傳受年載記》一卷,《元門樞要》十卷,《道門樞要》一卷,《兼明書》十二卷,《仙傳拾遺》四十卷,《規書》一卷,《道教靈驗記》二十卷,《歷代帝王崇道記》一卷,《古今類聚年譜圖》一卷,《東瀛子》一卷。蜀崇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還丹歌》一卷。蜀朱通儼撰。

《太平經》十三篇。吴道士閭邱方遠詮。

《宗鏡録》一百卷,《抱一子》一卷,《心賦》一卷,《感通賦》一卷。吴越僧延壽撰。

《三教事跡》。無卷數,吴越僧贊寧與道士韓德純仝撰。

《高僧傳》三十卷,《鷲嶺聖賢録》一百卷,《僧史略》三卷。吴越僧贊寧撰。

《舍利塔記》一卷。南唐户部侍郎高越撰。

《佛國記》。無卷數,周禮部尚書馬裔孫纂。

右仙釋類。

丁部集録。

《李後主集》十卷。南唐後主撰。

《紫府集》。千餘首,無卷數,秦王從榮撰。

《詩集》四卷。唐宰相朱朴撰。

《文集》三卷。太學博士邱光廷撰。

《金門集》十卷。太子少傅李琪撰。

《白沙集》十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愚撰。

《鼎國詩》三卷。後唐李雄撰。

《政餘集》五卷。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撰。

《盧士衡集》一卷。同光中進士盧士衡撰。

《閣中集》十卷。南唐梁王徐知誥撰。

《鍾山集》二十卷。南唐司徒李建勳撰。

《祀元集》三卷。南唐丞相宋齊邱撰。

《文集》六卷。南唐丞相宋齊邱撰。

《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南唐中書舍人韓熙載撰。

《文集》五卷。南唐右僕射孫晟撰。

《滎陽集》十卷。南唐中書舍人潘佑撰。

《衡山集》七卷。南唐連州刺史廖凝撰。

《文集》十五卷,詩一卷。南唐中書舍人張洎撰。

《徐常侍集》十五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內二十卷,仕江南時作。

《徐舍人集》十卷。南唐中書舍人徐鍇撰。

《梅嶺集》五卷。南唐進士成彥雄撰。

《四六集》一卷。南唐田霖撰。

《虛白文集》。無卷數,南唐處士史虛白撰。

《陽春集》一卷。南唐平章事馮延己撰。

《金龜集》二卷。南唐水部員外郎前楚零陵從事孟賓于撰。

《覽古詩》一卷。南唐朱存撰。

《伍喬詩》一卷。南唐考功員外郎伍喬撰。

《碧雲集》二卷。南唐淦陽令李中撰。

《陳嵩伯詩》十卷。南唐處士陳陶撰。

《處士集》。無卷數，南唐梁藻撰。

《孟一之詩》一卷。南唐孟貫撰。

《鍾山集》一卷。南唐王偃撰。

《詩集》一卷。南唐江為撰。

《唐風集》三卷。吳翰林學士杜荀鶴撰。

《小東里集》三卷，《廣東里集》四十卷。吳知制誥游恭撰。

《登龍集》十卷，《從軍稿》二十卷，《筆耕》二十卷，《冥搜集》二十卷。吳翰林學士殷文圭撰。

《孫伯魚集》三卷。吳宗正郎孫魴撰。

《沈子文詩》一卷。吳祕書郎沈彬撰。

《啟霸集》三十卷。吳朱澡撰。

《百一集》二十卷。吳周延禧撰。

《聱書》十卷，《解聱書》五卷，《陵陽集》五卷，《大紀賦》一卷。吳翰林學士沈顏撰。

《詞制歌詩》二十卷，《牋表》三十卷。梁中書侍郎張策撰。

《表奏》十卷。梁宰相敬翔撰。

《歌詩》三卷，《集》三十卷。蜀給事中牛嶠撰。

《西園集》十卷，《昌城後寓集》十五卷。蜀翰林學士毛文晏撰。

《玉堂集》二十卷。蜀翰林學士庾傳昌撰。

《玉堂集》。無卷數，蜀學士劉贊撰。

《瓊瑤集》。無卷數，蜀李恂撰。

《浣花集》五卷，《集》二十卷，《箋》表一卷。蜀平章事韋莊撰。

《羅子善詩》十卷。蜀給事中羅延讓撰。

《龍吟集》三卷，《懷秦賦》一卷，《南冠集》，《長樂集》十卷。

蜀司徒同平章事馮涓撰。

《張濱詩》一卷。蜀司徒同平章事張濱撰。

《樞機應用集》二十卷。後蜀宏文館大學士李昊撰。

《擬白居易諷諫詩》一卷。後蜀門下侍郎歐陽迥撰。

《唐隱居詩》一卷。蜀處士唐求撰。

《桂香集》一卷。南漢尚書僕射黃損撰。

《詩集》八卷。南漢吏部郎中陳用拙撰。

《廖贄禹集》一卷。楚天策府學士廖匡圖撰。

《表狀》一卷。楚天策府學士李宏皋撰。

《徐東野集》一百卷。楚天策府學士徐仲雅撰。

《劉休明集》一卷。楚天策府學士劉昭禹撰。

《錦樓集》一卷。三百篇，吳越國王錢元瓘撰。

《政本集》十卷。吳越國王錢俶撰。

《前集》五十卷，《後集》五十卷，《貴谿叟自序述傳》一卷，《貳卿文稿》二十卷。吳越彰武軍節度使錢儼撰。

《金閩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吳越知制誥錢易撰。

《典懿集》三十卷。吳越世子錢惟演撰。

《吳江應用集》二十卷。吳越丞相林鼎撰。

《吳越掌記集》三卷，《江南甲乙集》十卷，《江東後集》二卷，《湘南應用集》三卷。吳越掌書記羅隱撰。

《鹿門家鈔詩咏》。無卷數，吳越丞相府判官皮璨撰。

《內庭集》一卷，《香奩集》一卷。閩寓公前翰林學士韓偓撰。

《中壘集》，《白巖集》十卷。閩散騎常侍鄭良士撰。

《泉山秀句集》三十卷。閩節度推官黃滔撰。

《表記奏牘三百篇》。閩殿中侍御史陳嶠撰。

《探龍集》一卷，《釣磯集》八卷，《賦》五卷。閩掌書記徐寅撰。

《荆臺隱士文集》一卷。荆南前進士梁震撰。

《荆臺集》，《橘齋集》，《玩筆傭集》，《鞏湖編》。均無卷數，荆南節度使孫光憲。

《武庫集》五十卷。晉少府監尹玉羽撰。

《丁年集》。無卷數，晉翰林學士李瀚撰。

《屠龍集》五卷，《南金集》五卷。晉右諫議熊皎撰。

《賦》二卷。晉宰相桑維翰撰。

《鄭雲叟詩》三卷。晉處士鄭邈撰。

《法喜集》。無卷數，周禮部尚書馬裔孫撰。

《游藝集》五十卷，《演論集》五十卷，《和成績集》一百卷。周侍中和凝撰。

《扈仲熙集》十卷。周翰林學士扈載撰。

《乘軺集》五卷，《西江集》一百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文集》十卷。周翰林承旨陶穀撰。

《草堂集》三十卷。周修撰賈緯撰。

《馮道集》十卷。周宰相馮道撰。

《宫詞》一卷。蜀花蕊夫人撰。

《廣成集》一百卷，《壺中集》一百卷。蜀道士杜光庭撰。

《禪月集》二十五卷，《巨岳集》一千首。蜀僧貫休撰。

《處默詩》一卷。蜀僧處默撰。

《玉壘集》十卷。楚僧可明撰。

《碧雲集》一卷。楚僧虚中撰。

《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吴越僧贊寧撰。

《白蓮集》十卷。荆南僧齊己撰。

右別集類。

《諫書》八十卷。大唐直臣編。

《諫奏集》七卷。南唐勤政殿學士張易纂。

《玉堂遺範》三十卷。太子少傅李琪編。

《東漢文類》三十卷。竇儼編。

《唐諫諍集》十卷。蜀職方員外郎趙元恭纂。

《蜀國文英》八卷。蜀學士劉贊編。

《賦苑》二百卷。南唐中書舍人徐鍇編。

《續本事詩》三卷。吳處常子纂。

《國風總類》五十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編。

《煙花集》五卷。蜀主王衍集。

《又元集》三卷。蜀平章事韋莊編。

《廖氏家集》一卷。楚天策府學士廖光圖編。

《才調集》十卷。蜀監察御史韋縠編。

《十僧詩選》。無卷數,唐無名氏編。

《花間集》十卷。後蜀衛尉少卿趙崇絢編。

右總集類。

續唐書卷二十

食　貨　志

自太史公為《平準書》，而班史述《食貨志》，於是後之作史者，若《續漢》，若《晉》，若《隋》、《唐》，皆志《食貨》焉。"食貨"之名，蓋本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置廬井以安之，通貨財以富之。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書》言"奏庶鮮食，懋遷有無"，皆因其所利而導之，順其所欲而化之。不違農時，不竭民力，此五帝、三皇創垂之教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誠以國家經用，自有權衡。即取之於民，而上下相安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耳。由漢至隋，詳於各史。唐都長安，而關中素稱沃野，然土地甚狹，所入賦稅，不足以給國用。自天寶以來，大盜橫行，方鎮屢叛，兵革不息，用度日煩，兼以驕君暗主，壞亂經常。由是聚斂之臣進，而財利之說興：為兼并，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搉利借商，進奉獻助，弊端百出，以至於亡。及莊宗

平梁，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厚斂，剥民奉公，民産既竭，軍食遂虧，加以荒歉頻仍，兵戈迭起，不數年間，遂致顛覆。南唐地小年促，又不足言矣。舊史殘闕，今姑録其一二焉。

同光三年春二月，敕："魏府小菉豆税，每畝減放三升。城内店肆園圃，比來無税。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税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言："請賦税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税加納。"敕曰："本朝征料，惟配有兩税，至於折納，當不施為宜，依李琪所請。應逐税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使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更改。若合有改移，即須具事由聞奏。"

天成元年夏四月，敕："應納夏秋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税數，不量省耗。"

天成四年夏五月，户部、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税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起徵，各視其地節候早晚，分立限期。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攢連狀。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迭差人檢括。如人户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徵。"

長興二年夏六月，敕："委諸道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長，村人議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為定

額。有經災沴，及逐年逋處，不在此限。”

長興三年冬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昇元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荒而不墾，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面南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種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邇，其務宣流，以稱朕意。”其年夏四月癸未，大赦境內。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又是時田每十畝蠲一畝半，以充瘠薄。

昇元五年冬十一月，定民田稅。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為平允。自時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

後主元年夏六月，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八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為廩祿。諸朱膠牙稅視是。初，屯田置使專掌，至是罷其官，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擾。

同光二年春二月，詔曰：“會計之重，鹽鹺居先。矧彼兩池，實有豐利。頃自兵戈擾攘，民庶流離，既場務以隳殘，致程課之虧失，重茲葺理，須仗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便。宜令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仍委便置，一一條貫。”

同光三年春二月，敕：“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

與減放五文。逐年裁賣蠶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欒鹽與減三十。”

天成元年夏四月，敕：“諸州府百姓令散蠶鹽，今後每年祇二月內一度裁散，依夏稅限納錢。”

長興四年夏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州府鹽法條流元末，一概定奪，謹具如後：應食顆鹽，州府省司各置榷糴折博場院。應是鄉村，並通私商興販，所有折博，並每年人户蠶鹽，並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榷糴課利。如違犯者，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以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以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八十；五斤以上至十斤，買、賣人各徒二年；十斤以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驢畜等，並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田莊，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般載脚户、經過店主、並脚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犯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諸色關連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關、津口捕捉獲私鹽，依下項等第，一半賞錢：十斤以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應食末鹽地界，州府縣鎮，並有榷糴場院。久來内外禁法，即未一概條流。應刮鹹煎鹽，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極法。兼許四鄰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欲指揮此後犯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二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徒一年；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

人各徒二年；五斤已上，買、賣人各決脊杖處死。如是收到鹺土鹽水，即委本處煎鍊鹽數，準條科斷。或有已曾違犯，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懼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兩多少，所犯人並處極法。其有榷鑊場院員寮節級人力煎鹽池客竈户般鹽船綱押綱軍將衙官梢工等，具知鹽法，如有公然偷盜官鹽，或將貨賣，其買、賣人及窩盤主人，知情不告，並依前項刮鹺例，五斤已上處死。其諸色關連人等，並合支賞錢。即準京洛諸鎮條流事例施行。顆、末、青、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雜。其顆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得將帶入末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並處極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一半納官，一半與捉事人充賞。其餘鹽色，未有畫一條流。其洛州，并鎮、定、刑州管内，多北京末鹽入界，捉獲並依洛京條流科斷。欲指揮此後但是顆、末、青、白諸色鹽侵界參雜，捉獲並準京洛條流施行。一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鹽麴人，罪犯分明，正該條法，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祇須申奏取裁。”

天成三年秋七月，詔曰：“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鄉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後，於是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麴，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都及諸道府縣鎮坊界内，應逐年買官麴。酒户便許自造麴醞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户計算，都買麴錢數内。十分只納二分，以充榷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榷酒户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麴酒供家，即不得衷私賣酒。如有故違，便即糾察。”勒依中等酒户納榷，其坊村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循以麴法，殺一

家於洛陽。或獻此以為愛其人，便於國故行之。

長興元年春二月，赦："書節文諸道州府人户，每秋苗一畝上，元徵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二文，只徵三文。"

長興二年夏五月丁卯，詔曰："酒醴所重，麴蘗是須。緣賣價太高，禁條頗峻，士庶因斯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爰行改革之文，庶息煩苛之政，各隨苗量，定税錢。訪聞數年以來，雖犯法者稀，而傷民益甚。蓋以亂離日久，貧下户多，纔遇昇平，便勤稼穡，各務耕田鑿井，孰能枕麴藉糠？既隨例以均攤，遂抱虚而輸納，逐成凋弊。深可憫傷！況欲致豐財，必除時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無名之求，尤宜廢罷。但得日新之理，何辭夕改之嫌！應在京諸道苗畝上所徵麴錢等，便從今年夏，並放其麴。官中自委逐州減價一半於在城撲斷貨賣。除在城諸人，不準私造外。鄉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敕下之日，人甚悦之。其年秋七月，三司奏："先許百姓造麴，不來官場收買。伏恐課額不逮，請復以前麴法，鄉户與在城條法一例指揮。仍據已造到麴納官量支還麥本。"從之。

長興二年冬十二月甲寅，朔，詔開鐵禁，許百姓自鑄農器什器之屬。於夏秋田畝上，每畝輸納農器錢一錢五分。

同光二年，度支奏請牓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須使八十陌錢。二月，詔曰："錢者，即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興改幣之制，立告緡之條，所以權蓄賈而防大姦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

貯。又，工人銷鑄為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其年三月，知唐州晏駢安奏：“市肆間點檢錢帛，內有錫鑞小錢，揀得不少。皆是江南綱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雜以鉛錫。惟是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楫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為蠹幣。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於坊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惡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並行收納。”

天成元年秋八月，中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賣器價貴，多是銷鎔見錢，以邀厚利。”乃下詔曰：“宜令徧行曉告，如原係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仍令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

清泰二年冬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準條流處分。”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歲鑄錢。池州永寧監、建州永豐監，並歲鑄錢。杭州置保興監鑄錢。

交泰二年秋七月，用鍾謨言，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錢貨”，右文曰“貨”，左文曰“泉”。與舊錢並行。已，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之一。又鑄“大唐通寶”錢，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敝，百姓盜鑄，極為輕小。

後主三年春三月，始鑄錢。錢之大小，如開元通寶，徐鉉篆其文。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逮民間止用鐵錢，遂藏銅錢，靳弗出。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

諸郡所積銅錢累十七萬緡。初，嗣主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生，百姓盜鑄，僅止一斤，置水上不沈，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浄。國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益衆而不止。

續唐書卷二十一

刑　法　志

唐之律書，因隋之制，用《齊律》十二篇舊名：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户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制刑名五：一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二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殺戮而宥之於遠；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舍之；"四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五曰笞，笞之為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仆作教刑"是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死刑為二：曰斬，曰絞。除其梟首轘裂之酷，流、徒各除其鞭刑，唐皆因之。及至偽梁篡位，妄自更張，重刊《定律》三十卷，《格》十卷，《式》二十

卷,《目録》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凡五部,共一百三篇,目為《新定格式律令》。皆係黷貨濫刑,删改舊制。莊宗滅梁之歲,即敕臣下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俱合唐朝舊制,庶刑令式有所遵循。爰約述其詔敕云。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御史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書,自朱溫僭逆,删改字條。或重貨財,輕人人命,或自徇枉過,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並是偽廷删改者。兼偽廷先下諸道,追取本朝法書焚燬,或經兵火所遺,皆無舊本節目。只定州敕庫有本朝法書具在。請敕定州節度使,速寫副本進納,庶刑法令式,並合本朝舊制"。從之。未幾,定州王都進納《唐朝格式律令》,凡二百八十六卷。

同光二年春二月,刑部尚書盧損奏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上之。

同光二年夏六月己巳,敕:"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内,並須決遣申奏。仍委四京諸道府,見禁囚徒,宜疏決不得淹停。兼恐内外刑勢官員,私自寄禁。切要止絶,俾無冤滯。"

同光三年夏五月己未,敕:"三京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決,不得淹滯。"六月甲寅,敕:"刑以秋冬,雖關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滯淹。若或十人之中,止為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輕者即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後,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行嚴令。或謀惡逆,或蓄奸邪,或行劫殺

人，難於留滯，並不在此限”。

天成元年冬十一月庚申，敕：“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以上，委所在長吏，速推勘決斷，不得旁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當死刑外，並仰釋放，兼不許懲治。”

天成二年春正月戊辰，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質其罪狀真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夏六月辛卯，大理少卿王鬱上言：“凡決極刑，合三覆奏。近年以來，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敕宜依。”八月，西京奏：“奉近敕，在京犯極刑者，令決前一日各一覆奏，緣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審準條疏覆奏。奉敕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敕文，祇為應在洛京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已降旨命準舊例施行。今詳西京所奏，尚未明近敕，兼慮諸道有此疑惑。政令曉諭。”冬十月辛丑德音：“為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惟期不濫。天下諸州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曾雪濫冤，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別加甄奬。”

長興元年春二月，詔曰：“欲通和氣，必在伸冤，將設公方，實資奬善。州縣官僚，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兼官。”

長興二年春二月辛亥，敕：“朕猥以眇躬，薦承洪業。念彼疲瘵，勞於寐興：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遂至怨嗟。王化所興，獄訟為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近日諸道百姓，或諸多違犯，或小有鬬爭。官吏曲縱胥徒，巧求瑕釁。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乃誅剥貨財，市恩出拔。外憑公道，內狥私情。無理者轉務遷延，有

理者却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自今後切委逐處官吏州牧縣宰等，深體余懷，各舉爾職。凡關推究，速與剸裁。如敢苟縱依違，致成枉濫，或經臺訴屈，或投匭伸冤，勘問不虛。其原推官典，並當責罰。其逐處觀察使刺史，別議朝典，宜令諸道州府，各依此處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夏五月癸丑，詔有司及天下州縣，於《律令格式六典》中，録本局公事書於廳壁，令其遵行。六月壬午，詔天下州府斷獄，先於案牘之上，坐所該律令格式及新敕，然後處分。八月丁卯，敕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聞依前禁繫人多不旋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復有淹滯。"四月，前濮州録事參軍崔琮上言："諸道獄囚，恐不依法拷掠，或不勝苦致斃，翻以病聞。請置病囚院，兼加醫藥。"中書覆云："有罪當刑，仰天無恨，無病致斃，没地埋冤。燃死灰而必在至仁，照覆盆而須資異鑑。《書》著'欽哉'之旨，《禮》標'侀也'之文。因彰善於泣辜，更推恩於扇暍。所謂置病囚院，望依仍各委長吏，專切經心。或有病囚，當時遣醫人診候治療，後據所犯輕重決斷。如敢故違，致病囚負屈身亡，本處官吏，並加嚴斷。每至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

長興三年春正月戊申，大理正張居璨上言："所頒諸州《新定格式律令》，請委逐處各差法直官一人，專掌檢討。"從之。

應順元年春二月戊午，詔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為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敕推按，理合奏聞，

不在此限。”

清泰元年夏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於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輕重，疾速斷遣，無淹滯。”

清泰二年春正月乙巳，中書門下奏：“遇干春節，凡刑獄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請重繫者，即候次月；輕繫者，即節前奏覆決遣。”從之。

昇元六年秋九月庚寅，頒《昇元删定條》，烈祖自為吴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書删定為《昇元條》三十卷。至是行之。

續唐書卷二十二

岐世家第一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祖鐸，父端。乾符中，文通為博野軍卒。黃巢犯闕，鄭畋以博野軍遣其擊賊，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啟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文通敗之於大唐峰。明年，玫遂敗死。文通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姓李，名茂貞。僖宗親為製字曰"正臣"。扈蹕東歸，李昌符擁兵於岐下，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元若鎮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為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昭宗不勝其逼，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相杜讓能調發軍旅。師未越境，為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兩樞密以謝之。茂貞嚴兵不

解，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於是貶讓能雷州司户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及韋昭度、李谿為相，茂貞聽邪説，復沮其事。詔報曰："軍旅之事，吾則與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表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改。"

乾寧二年五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覲。京師震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以謝天下，移王珙於河中。既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衛，即閻珪也。時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寧關輔。是歲七月，太原之師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是月，武皇至渭北，遣副使王璠奉表行在。昭宗以武皇為行營都御史，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晟，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謐。"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原盡殄邠、岐，必入關輔，京師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行瑜誅，武皇班師，茂貞怨望，驕横如故。明年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於闕下。如茂貞違詔，即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猝出幸華州。茂貞之衆，因犯京師。焚燒宫室，大掠坊市。自此長安大内，盡為兵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臣孫偓統軍進討，韓建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尚書令，封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衛。

天復元年十月，朱全忠攻同、華，勢逼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全忠。宰相崔胤召全忠，引四鎮之兵，

屯於岐下，重溝複壘。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及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宦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時茂貞山南諸州，盡為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於梁。茂貞獨據孤城，內外援絶。正月，乃請車駕還京，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乃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茂貞懼梁復討，請落尚書令，許之。及全忠篡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敢。乃與王建會兵於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王府，置官屬，目妻為皇后，鳴鞘常扇，視朝宣令，一如王。尚行昭宗之正朔焉。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納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並禁明月。"茂貞笑而不怒。

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其地有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凡二十州。其被梁圍，興元入於蜀。天祐四年已後，邠、寧、鄜、坊入於梁；秦、鳳、階、成又入於蜀。至天祐十九年間，所有七州而已。茂貞鼠形多智數，

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熟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鬬而訴者，茂貞曰："喫令公一碗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之，尤善事母。母終，哀毀幾滅性。聞者嘉之。但御軍整衆，都無紀律，當食則造庖厨，往往席地而坐，内外持管鑰者，亦呼為"司空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蓋相去遠矣。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賀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懼不自安，乃上表稱臣。尋遣其子從曮來朝。莊宗詔茂貞仍舊官，進封秦王。所賜詔敕不名。又以其宿望耆年，特加優禮。及疾篤，遣中使賜醫藥問訊。同光二年夏四月，薨，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子從曮嗣。

從曮，茂貞之長子也。天復中，自秦王府行軍司馬檢校太傅出為涇州兩使留後。茂貞承制，拜彰義軍節度使。及莊宗平梁，茂貞令從曮入覲，加兼中書令。俄而茂貞薨，拜鳳翔節度使。同光三年九月，以魏王繼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從厚不與符印，促令赴闕。從曮至華下，聞莊宗之難，歸鎮。明宗入立，詔誅從厚。從曮以軍民不擾，從厚之力也，上表論救。時議嘉之。

天成元年五月，制落復起加檢校太師。其年九月，敕曰："李從曦等，世聯宗屬，任重藩宣，慶善有稱，忠勤甚著。既預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光，以隆惇叙，俾煥成家之美，貴從猶子之規。宜於曮、昶，照上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於南郊。從曮入覲，禮畢，移鎮汴州。四年，復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末帝起兵於岐，盡取從

曬家財器仗，以助軍需。末帝離岐，吏民扣馬，乞以從曬為帥。許之。清泰初，即以從曬復為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保大四年冬，卒於鎮，年四十有九。從曬少敏悟，善筆札，工畫。性柔和，無節操。當莊宗新有天下，因入覲，獻寶裝針珥於皇后，時以為佞。但進退閒雅，慕士大夫之所為。有請謁者，無賢不肖，皆盡其敬。以其昆仲閒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鎮於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困於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笞責。先人汧、隴之閒，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良有以也。子永吉，歷數鎮行軍司馬。

述曰：唐綱不振，藩鎮爭雄。茂貞不能抵禦大敵，竟敢犯亂京師，遂致天子蒙塵，諸王餓莩，厥罪大矣。惟其志在滅梁，奉唐正朔，始終不改；及莊宗入洛，奉表稱臣，鎮於岐下，再世相承。以諸國類推，何遽非荊南之匹？《舊史》列於世襲傳首，是矣。《新修史記》"十國世家"，進南平而舍岐，豈非不平之事哉！今特著為《世家》書首。

續唐書卷二十三

吴世家第二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父名忿，世為農家。初名"行愍"。少孤貧，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三百斤，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光啟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為隊長。乃自募百餘人，皆悍勇無行者，殺都州將，自權州兵。郡將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

光啟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妖人吕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為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為用之所却。乃乞師於宣州秦彦。彦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為行軍司馬。未幾，彦率大衆並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吕用之詐為高駢檄，徵兵於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吕用之出奔於外，至是委質於

行密。行密攻廣陵，營於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纔接，行密偽遁。秦、畢之兵，爭入其柵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击之，秦、畢大敗退走，不敢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於幽所，少長皆死。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斗四十千，居人相啗略盡。十月，城陷，秦、畢居東塘。行密入廣陵，輦外寨之粟以食居民。即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為儒所有。秦、畢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為敵境矣。初，吕用之遇行密於天長，紿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十鋌，瘞於所居之廡下。寇平之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遽命斬於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朱全忠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至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言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行，勃然有拒命之意。廷範懼，易衣夜遁，遇全忠於宋州。備言行密不軌之心，酌其兵勢，未可圖也。乃追李璠等還，即表行密為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彦、畢師鐸於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衆，歸於廬江。十一月，全忠遣大將龐師古，自潁上渡淮，討孫儒之亂。師古引兵深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軍復攻行密。

大順元年，行密危蹙，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孫儒復入揚州。二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

死，儒亦卧病，為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於廣陵，盡得孫儒之衆。乃招合離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百姓便之。搜兵練將，選五千人，豢養於府第，甲胄皆以黑繒飾之，命曰"黑雲都"。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降制授為淮南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全忠平兗、鄆，朱瑾及沙陀將李承嗣、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任以為將。是歲，行密縱兵侵掠鄰部，兩浙錢鏐、江西鍾傅、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於全忠。全忠遣朱友恭討伐行密，先令都將翟章據黄州，及友恭師至，即棄郡南渡，固守武昌寨。行密遣將馬珣，以精兵五千助之。友恭與杜洪大破其衆，遂拔武昌寨，擒翟章並淮軍三千餘人。淮人大恐。八月，全忠、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敗之於清江口。殺師古，從周收兵走，追至渒河，又大敗之。光化二年，行密北侵，遣張歸厚禦之而退。

天復二年，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南行營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青州王師範叛，來乞師。行密遣將王茂章出救之。大敗之，殺朱友寧。友寧，全忠之子也。全忠大怒，自將以擊之，兵號二十萬。復為茂章所敗。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全忠率軍抵霍邱，略地於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杜洪，斬於揚州市。全忠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江西鍾傅、宣州田頵，俱為行密所并。三年十一月庚辰，行密以疾卒於廣陵，年五十四。謚曰"忠武"。子渥立，溥

僭號，追尊為“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為宣州觀察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泣謝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日有威望者，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以兵圍之。茂章奔於錢唐。

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為江西制置使。全忠篡唐，國號“梁”，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為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天祐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天祐五年，溫、顥共遣盜入寢中，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謚曰“景”。弟涓立，及僭號，追尊為“烈祖景皇帝”，陵曰“紹陵”。

渭，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隆演。先是，張顥、徐温之弒渥也，謀分地送款於梁。及渥死，顥欲自立，温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為也。"明日，顥列戟於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可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在今日，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此輩能降心以事否？不若立幼主輔之為便。"顥不能答。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内袖中，諸將莫知所為。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渭以次當立，諸將毋負楊氏而善事之"。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為。渭乃得立。顥由此與温有隙，諷渭出温潤州，可求復以計留温。行軍副使李承嗣與顥善，覺可求有附温意，諷顥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中。明日，可求詣温，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牙堂斬顥，因以弒渥之罪歸之。温由是專政，渭備位而已。

天祐六年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彦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可求薦周本。本請兵七千，戰於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彦章，而玕奔於楚，仔倡奔於錢唐。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屢饋給吴軍。"乃釋不殺。天祐七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岐王承制，加渭兼中書令。天祐八年，徐温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憤温用事，嘗曰："徐温何人，而驟至此？"温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渭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乃隨蕘

出。温諷再用伺其出殺之，並族其家。

天祐九年七月，温率將吏進渭位太師、中書令、吴王，以温為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玫。天祐十年九月，吴越遣其子傳瓘攻常州，屯於潘葑。徐温敗之於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温敗之於霍邱。天祐十一年夏四月，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於楚，楚將許貞來援。渭遣柴再用等大破之，復取袁州。天祐十二年秋八月，以温為兩浙都招討使，封齊國公，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為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温遥決之。冬，濬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然物。天祐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劫渭，登樓發庫兵以誅知訓。知訓將出走，適朱瑾自外來。反顧一麾，外兵争進，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天祐十四年，徐温徙治金陵。天祐十五年夏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烈祖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戊戌，烈祖遷淮南節度行軍副使，以徐知諫代權潤州團練事。

天祐十六年春二月，温率將吏請渭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温奉玉册寶綬尊渭即吴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制。改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大赦境内，追尊先代。文武百官，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温之徙鎮金陵也，以烈祖守潤州。嚴可求謂之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為後患。"温不能用其言。及烈祖秉政，其語泄，烈祖出可求於楚。可求懼，詣金陵見温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吴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吴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為

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温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渭僭號，二年五月己丑，渭卒。渭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本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謚曰“宣”。弟溥立。溥僭號，追尊為“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初封丹陽郡公，渭卒，徐温推溥為主。六月戊申，即吴王位。秋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為金陵府，拜温金陵尹。明年春正月，遣使勸晉王稱帝。改元“順義”，大赦境内。冬十月甲子，祀天於南郊，拜徐温太師，嚴可求右僕射。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於洛陽。十二月，溥遣使景章入朝，稱“大吴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卑遜，有同牋表。明年八月，又遣司農卿盧蘋貢方物，及獻貞太后珍玩。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舍人張朗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懼，將去偽號，稱藩於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為平吴之策。會崇韜既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

同光四年四月，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為同光主輟朝七日。冬十月辛丑，徐温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追封温為齊王。吴乾貞二年二月庚辰，遣通事舍人劉朝忠入朝修好。安重誨奏曰：“楊溥既不稱藩，無足與之抗禮。來偵國情，不如辭絶。”乃謝其使，不受所供，遣之。六月辛巳，南平王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天成四年，吴太和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境内，改元曰“太和”。十二月，加烈祖中書

令。清泰元年，吴太和六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宏道廣德皇帝”。丙申，大赦。改太和七年為天祚元年。烈祖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清泰二年，吴天祚元年冬十一月丁酉，契丹立石敬瑭，稱帝於柳林，國號“晉”。十二月辛丑，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棄鎮來奔。明年，烈祖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册禪位於齊。昇元二年十二月，溥殂於丹陽，年二十八。烈祖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葬平陵。昇元六年，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宫”，嚴兵守之，絶不通人。保大十四年，元宗遣園苑使尹廷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廷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元宗大怒，腰斬廷範。楊氏遂絶。

述曰：三十六英雄，行密居最。《五國故事》載：行密豪勇而頗有度量。吴越蘇州刺史成及為部所叛，執送行密。行密舍之，了無疑忌。及常抵内室，見行密方起盥漱。右手擎一沙羅，可百餘兩，水滿其中而洗其頂，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史又言其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卒之）〔士卒之心〕，開國淮南，稱雄四主。況其初奉天祐年號者一十二年，志亦可嘉。故次於《岐世家》後焉。

續唐書卷二十四

梁世家第三

朱全忠，本名温，宋州碭山人也。父誠，生三子，曰全昱、存，全忠其季。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備食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存及全忠有勇力。乾符四年，黄巢起曹、濮，存、全忠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全忠為東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為同州防禦使。是時僖宗在蜀，諸鎮會兵討賊。全忠數為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巢不從。全忠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於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全忠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僖宗賜温名"全忠"。

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於宣武。是歲，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於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為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犨，亦乞兵於全忠。溥雖為都統

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鄘，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尚讓等。鄘以全忠為德，始附屬焉。是時，晉王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晉王追敗之於郾城。巢走中牟，又敗之於王滿。巢走封邱，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九月，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啟二年三月，進爵王。十二月，改封吳興郡王。三年春二月，承制以朱珍為淄州刺史，俾募兵於東道。得兵萬人馬千匹以歸。是時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軍板橋，張晊軍北郊，盧瑭軍萬勝，環汴為三十六柵。全忠乃親引兵攻秦賢，拔其四柵。又擊瑭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全忠以輕兵出北門襲晊，遂大敗之。宗權與晊夜遁，復遣晊攻汴。全忠引伏兵出，斷晊軍而擊之，日至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晊，而河陽、陝洛之兵，因各潰去。十月，賜全忠紀功碑。全忠帥騎巡師於濮上，因破朱瑄援師於范縣，遂攻陷濮州而還。十二月，賜全忠鐵券及德政碑。以全忠兼淮南節度使，乃表楊行密為副使，又請行營司馬李璠為留後。

文德元年，全忠率師赴淮南。行次宋州，聞行密已拔揚州，遂還。二月丙戌，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三月庚子，僖宗崩，昭宗即位。四月戊辰，魏博樂彥貞失律，其子從訓乞師於全忠。乃遣朱珍攻之，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軍立羅信，乃命班師。張全義逐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出奔，乞師於太原。晉王發兵圍之，全義來求救。乃遣丁謂、牛存節赴之，擊敗晉兵於沇河。九月，攻蔡，不克。移

兵伐徐。十月，遣朱珍與時溥戰於吴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敗溥於吕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别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來獻。全忠遣送京師，斬之。三月，封全忠東平王。大順元年春，遣師古攻孫儒於淮南，大敗而還。六月辛酉，儒遣使修好。全忠表請授儒淮南節度使。辛未，全忠兼宣義軍節度使。二年正月，全忠與魏軍戰於内黄，大敗之。十月，克宿州。十二月，丁會敗朱瑾於金鄉。景福元年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師古克徐州，殺時溥。全忠遂克兖、鄆。乾寧元年二月，全忠及朱瑄戰於魚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瑄於梁山。十一月，又敗之於鉅野。兖、鄆求救於晉，晉王發兵救之。假道於魏，既而魏人擊之。全忠怒，大舉攻魏。三年五月，戰於洹水，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殺之。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於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師古克鄆州，全忠遂攻兖州，朱瑾奔於淮南。九月，攻淮南，師古出清口。楊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全忠懼，馳歸。

光化元年三月，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洺、磁三州。襄州趙匡凝與岐、晉通。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凝。匡凝請和，乃止。二年四月，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晉王取澤、潞。三年八月，晉取洺州。全忠如洺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於晉，遂攻鎮州，破臨城。進攻定州，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於東宫。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

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位。封全忠為梁王。三月，大舉攻晉。五月，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李茂貞、王行瑜等皆遣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陰恃以為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陰令人伺察，果得胤奏謀誅宦者之說。全誨等懼，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即矯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全忠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復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兵且至，即以邠、岐宿衛兵，劫天子奔於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詔梁兵還鎮。二年春，全忠退兵於河中，遣朱友寧擊敗晉軍於蒲縣。四月，友寧引兵及李茂貞戰於武功，大敗之。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以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為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使人紿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見者咸以為忠。己巳，天子至自鳳翔，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賜全忠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為諸道兵馬副元帥。引兵東歸，天子餞於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九月，遣朱友謀殺胤於京師。自天子奔華州，全忠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命修洛陽宮以待。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如河中，遣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並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全忠朝於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二百餘人。全忠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

時，晉、岐、楚、蜀、吳聞梁遷天子於洛陽，皆欲舉兵討梁。全忠大懼。六月，楊崇復附於岐，全忠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等行弒。昭宗崩，昭宣帝嗣位。十月，全忠朝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殺德王裕等九王於九曲池。六月戊子，朔，殺左僕射裴樞等。並聚朝士貶官者數十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佐吏李振曰："此輩自為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七月辛酉，天子賜全忠迎鑾紀功碑，樹於洛陽。全忠欲代唐，使人諭諸鎮。襄州趙匡凝以為不可，遂攻之。全忠如襄州，軍於漢北。十一月丁卯，全忠至自南征。辛巳，天子封全忠為魏王相國，總百揆，兼備九錫之命。全忠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全忠為天下兵馬元帥，全忠益怒，遂弒太后於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廷範，車裂以徇。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天祐三年春正月，幽、滄稱兵將寇魏，魏假兵於全忠。乃發兵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魏兵皆叛，全忠盡殺之。遂攻滄州。軍長蘆仁恭求救於晉，晉取潞州，全忠乃還。天祐四年夏四月壬戌，全忠更名"晃"。甲子，篡唐位。其兄全昱聞而叱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時羣臣奉冊奉寶，進讀稱賀，遂宴於元德殿。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全忠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為？"全忠不懌而罷。丁卯，使宣諭州鎮。戊辰，改偽號開平元年，國號"梁"。奉唐帝為濟陰王，升汴州為開封府，建

為東都，以故東都為西都，廢京兆府為雍州，改樞密院為崇政院。是月，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敗績於晉。

天祐五年，偽開平二年春正月己亥，卜郊於西都，弒昭宣帝於曹州。二月戊寅，封鴻臚卿李崧、介國公為二王後。夏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師戰於夾城，敗績。戊戌，立唐三廟。冬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為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天祐六年，偽開平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然燈以祈福。甲子，延州高萬興叛岐請降。六月，庚戌，劉知俊叛附於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於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宋知誨。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房州刺史楊虞叛附於蜀。冬十一月己酉，搜訪賢良。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戰於升平，敗績。天祐七年，偽開平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九月辛亥，搜訪賢良。冬十一月己丑，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王景仁伐趙，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叛附於晉。晉師救趙。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

天祐八年，偽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師戰於柏鄉，敗績。夏五月甲申，改元。冬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天祐九年，偽乾化二年春三月丙戌，屠棗彊。夏五月甲申，全忠有疾。閏月壬戌，病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更昌熾如此，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絶而復蘇。全忠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宫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為左右控鶴都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為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全忠

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全忠尤寵之。雖未立友文，而意屬焉。友珪心不平。全忠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六月丁丑，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韓勍，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全忠驚起，問"反者為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全忠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全忠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全忠年六十一。友珪自立，以友貞為東都留守。初，全忠迎昭宗於鳳翔，素服待罪。昭宗佯為鞾綻脫系，呼之曰："全忠為我繫鞾。"全忠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全忠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全忠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可知昭宗有英睿之氣，而衰運不振，又無忠義奮發之臣，夾輔左右，以致全忠得肆行無忌耳。全忠用兵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没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跋隊斬"。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其暴虐多類此。

友貞，全忠第三子也。自友珪弒父篡位，矯殺 友文，以弒主之罪歸之。天祐十年，偽改元曰"鳳曆。"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友貞私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

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乃偽為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主上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為。友貞曰："先君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為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全忠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為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友貞為主。二月庚寅，友貞乃遣人趣象先等以禁兵討賊，遂殺友珪。象先遣趙巖持傳國寶至東都。是月，友貞即位。乃去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三月丁未，更名"鍠"。夏五月，楊師厚取滄州。冬十二月，晉取幽州。天祐十一年，偽乾化四年夏四月，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天祐十二年，偽貞明元年，存節克徐州。三月己丑，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於晉，邠州李寶衡叛岐請附。夏六月庚寅，朔，晉王入於魏州，遂取德州。十一月乙丑，改元。耀州温昭圖叛岐請附。是歲更名"瑱"。天祐十三年，偽貞明二年春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郛及晉師戰於故元城，敗績。晉師取衛州。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温叛降於晉。秋七月，晉師取襄州，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於晉。九月，晉師取滄州，又克貝州，守將張德原死之。天祐十四年，偽貞明三年，晉師取楊劉。天祐十五年，偽貞明四年冬十二月癸亥，賀瓌及晉師戰於胡柳，敗績。泰寧軍節度使張萬進叛附於晉。天祐十六年，偽貞明五年春正月，晉軍於德勝。冬十二月，晉師取濮陽。天祐十七年，偽貞明六年，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輝，叛附於晉。秋七月，

陳州妖賊毋乙自稱天子。冬十月，毋乙伏誅。

天祐十八年，偽龍德元年夏五月丙戌，朔，改元。冬十月，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及晉師戰於戚城，敗績。天祐十九年，偽龍德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安。二月，晉王以兵至，思遠收軍退保楊村。天祐二十年，偽龍德三年，潞州李繼韜叛晉請附，夏四月己巳，晉王即唐帝位於魏州，改天祐二十年為同光元年。閏四月壬寅，唐軍鄆州，陷之。五月，先鋒將康延孝叛降於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彦章及唐軍戰於中都，敗績，死之。唐軍取曹州。梁人竊傳國寶奔於唐。戊寅，友貞使控鶴都將皇甫麟進刃於建國樓下，遂殂，年三十六。梁亡。

述曰：全忠自盜羣，毒流唐室，弒二君一皇后，搢紳被害者，不可勝數。其罪大惡極，即殺之有餘辜。且也內亂黷倫，行同鳥獸，卒至腹刃出背，身裹敗氈。語曰："淫而不父，必有子禍"，其信然矣。友貞元凶遺孽，乃底滅亡。唐讎克復，豈非天哉！

續唐書卷二十五

蜀世家第四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為人隆眉廣顙，多智有力，先世故為餅師。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廣明元年，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宏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將千人，建與晏宏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迎扈行在，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稱留後，以建等領屬州刺史。已而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赴行在。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田令孜，録建等為假子。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光啟元年，河中王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春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為清道斬斫使，負玉璽以從。令孜懼逼，求為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為軍容使。復恭出建為壁州刺史，乃招集亡命，及谿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

遷。又攻利州，其刺史王珙棄城走。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彦朗與建有舊，因至梓州，謂彦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托彦朗，選兵二千，馳往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怒，破關取漢州。彦朗聞之，出兵助建軍於學射山。敬瑄遣將句惟立逆戰，建擊敗之於蠶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來讓。對曰："十軍阿父召我，未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建與諸將截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是時彦朗以其弟彦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僖宗命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來諭，皆不從。文德元年春三月，建兵攻彭州，敬瑄救之。乃解還，於是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

是月，昭宗即位，彦朗表請雪建。擇大臣為蜀帥，移敬瑄他鎮。乃詔宰臣韋昭度鎮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昭宗命顧彦朗、楊守亮討之。以建為招討牙内都校，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討賊未效，餉運久不相屬。近聞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且靜中原，以固根本。"昭度遲疑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臠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為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絶。建攻西川，管内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然兵討不受代者，

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蜀帥符印相授。明日，敬瑄開門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留後。大順二年冬十月癸未，制授檢校司徒、西川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移敬瑄於雅州安置，仍以其子為刺史。既行，建令人殺之於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復以令孜陰附鳳翔，下獄餓死。

乾寧元年夏五月，建久攻彭州，都指揮使趙璋出降。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建。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敗彥暉於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乾寧三年夏五月，昭宗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於建。乾寧四年，宗滌復攻東川。五月，昭宗詔建罷兵。建不奉詔。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建以王宗滌為東川留後。朝廷即以宗滌為節度使，於是并有兩川之地。

天復元年，朱全忠劫天子幸鳳翔，以兵圍之。李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求與全忠和。建遣人聘茂貞，許以兵援，勸其勿和。遣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李思敬遂以其地降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天復三年秋八月，詔封建蜀王。天復四年春二月，朱全忠劫天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絶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年號。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之地。天復七年春三月，朱全忠篡唐，偽號“梁”，改元“開平”，遣使以聞。建拒而不納。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皆不應。秋九月己亥，建僭即皇帝位，國號“大蜀”。封其諸子為王，百官進爵有差，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

十二人官。蜀恃險而僻，建雖不知書，而好與儒生設論，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而於翰林學士最承恩。侍臣或諫其太過，則曰："吾為神策軍時，主內門魚鑰，見天子待接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吾不及當時，何謂之過邪？"論者多之。

明年正月壬午，大赦境內，改元"武成"。二月甲辰，以王宗佶為太師。宗佶本姓甘，建為忠武軍卒時，掠以為子，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宗懿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為大司馬，總六軍。建以其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為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宜急與之。"建心益疑。宗佶上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騫死。甲子，遣將入歸州，執梁刺史張瑭。夏五月，遣將會岐兵三萬攻梁雍州，晉張業亦將兵應之。六月丙申，梁敗岐兵於幕谷，遂與晉兵皆引歸。是月，立遂王宗懿為太子。後更名"元坦"，又更名"元膺"。武成二年冬十月甲子，司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曆》，詔頒行之。武成三年夏六月，下詔勸農桑。十二月辛巳，大赦。改明年為"永平"。

永平元年春三月，岐兵臨東鄙，建遣王宗侃等攻之。戰於青泥，敗績。建自將擊之，岐兵解去。建至興元而還。秋九月，築柳隄。是歲，始作興宮，命集四部書，選名儒專掌其事。鑄"永平元寶"錢。永平二年春正月，封張魯為"扶義公"，諸葛亮為"安樂公"。二月丁巳，梁遣光祿卿盧

毗來聘，推建為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耳，不可以絶兩國之懽。”已而朱全忠被殺，建遣將作監李絃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三月，詔張格編纂《開國以來實録》。秋九月辛巳，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是時升雲安監為安州。詔行《正象曆》。永平三年六月丙子，以道士杜光庭為金紫光禄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秋七月，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襲為建所嬖。元膺易之，屢譖於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出鎮，已而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説。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崇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罷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襲召兵，以為誅己，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令殊率天武兵自衛。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瑶、常謙率兵出拒襲，戰於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未至，而為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為太子。永平四年春正月丙子，命皇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名“天策府”。冬十二月癸未，指揮使王鐸攻岐階州及固鎮，破細沙等十一寨。指揮使王崇儼破

岐長城等關四寨。永平五年秋九月，以王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招討使王宗播攻秦州；招討使王宗瑤、副使王宗翰攻鳳州。冬十一月辛未，宗綰等攻岐兵於金沙谷。王宗鐸克階州，宗綰克成州，宗瑤克鳳州。於是得其四州之地。十二月丁未，受秦、鳳、階、成之俘。大赦境内，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是歲，起壽昌殿於龍興宫，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

通正元年二月，鑄"通正元寶"錢。秋八月，建文思殿，命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實之。九月庚申，新宫成。冬十月己亥，大赦天下。十二月戊申，再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改明年元曰"光天"。

光天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大赦。復國號曰"蜀"。鑄"光天元寶"錢。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在位十二年。建晚多内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事無大小，皆決文扆。及建疾，以兵入宿衛，盡謀去建故將。故將大臣問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為變。乃殺之。建因謂："老將大臣多許昌人，必不為吾子用。"因思擇人，未得而卒。子衍立。

衍，字化源，初名宗衍，襲位後去"宗"名"衍"，建之幼子也。母徐賢妃，以寵得立。為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童年即能屬文，有才思，尤好靡麗之辭。常集豔體詩二百篇，號曰《煙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及即位，荒淫無度，委政於宦者宋光嗣等，而以

韓昭等為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宣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日夜酣飲其中。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元年"。春正月，大赦。鑄"乾德通寶"錢。改龍躍池為宣華苑。

乾德二年秋八月，衍北巡，以同平章事王鍇判六軍諸衛事。衍戎裝，披金甲，珠冠錦袖，執弓挾矢，旌旗戈甲，百里不絶。百姓望之，謂之"灌口神"。以宫人二千從。至漢州，駐西湖，泛舟奏樂，飲宴彌日。秋七月，駐軍安遠城。還至益昌，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綉，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乾德三年春正月甲寅，還成都。秋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理"、"識洞兵機"、"沈滯邱園"五科，令黄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乾德四年春二月，御文明殿試制科。三月，禁士民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常戴大帽，宿於倡家，索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有是令。乾德五年春三月上巳，宴怡神亭，衍自執版，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遊浣花谿，龍舟綵舫，綿亘十里。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是時莊宗即皇帝位，國號"唐"，改元"同光"。乾德六年春正月，禁民戴危腦帽，其制狹小，俯首即墜。在位者惡之。莊宗平梁，遣使告捷。蜀人惋懼，致禮復命。稱"大蜀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省使李儼報聘，且市宫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十二月辛卯，改明年元曰"咸康"。

咸康元年春正月甲午，朔，大赦。鑄"咸康元寶"錢。三月，衍謁永陵。自為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妃嬪皆戴蓮花冠，衣道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夾面連額，渥以朱粉，號"醉粧"。夏四月，宴會羣臣。忽舉觴不悅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不能弔伐，是所憂也。"特進顧在詢曰："朝廷有十臣在，亦復何憂？"太子洗馬林罕因著《十在文》以進。六月，詔增閏十二月曆，紙印造施行。初頒曆無閏月，及是，見唐曆置閏，遂續補焉。秋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得賢門下，有暴風摧折隕地。翌日，雷（振）[震]應聖堂，傾其兩柱。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官人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唱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常獵於子萊山，是歲又遊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為樂。冬十月，遊秦州。羣臣切諫，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至綿谷而唐師入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綿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令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謀送款於唐。十一月丙申，衍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城，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還於天啟宮，收其璽綬金寶。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於七里亭。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王鍇草降書。繼岌受璧，郭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莊宗召衍，賜詔曰："固當裂土而封，不必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

就道，曰："不失為安樂公。"乃率其宗族及偽宰相王鍇等並將佐家族數千人，東赴洛陽。同光四年春三月，行至鳳翔，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殺衍及其宗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棄，吾知禍不旋踵矣！"夏六月，百官至洛陽。王鍇皆量授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惟永平節度使馬全不食而卒。初唐師伐蜀，所在迎降。獨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漚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三年，出詣京師，上明宗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為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於長安南之三趙邨。

述曰：王建崛起草閒，稱雄蜀鎮。當唐室陵夷，尚能仍天復之號，拒無道之梁。惜乎不久即僭號改元，是以梁之續耳。至其斂民傷財，婦寺亂政，釁起蕭牆，抑鬱而死。厥子衍荒淫滋甚，恣意嬉遊，不以國家為事，遂為唐所滅，蓋孽由自取也。

續唐書卷二十六

後蜀世家第五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祖察，父嶷，世為郡校。伯父方立，終於邢洺節度使，從父遷，位至澤潞節度使。知祥温厚知書，弱冠，補太原衛指揮使。晉王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為中門使。莊宗與朱全忠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為副，知祥遷馬部軍都虞候。莊宗建號，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冬十二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為招討使。崇韜臨行奏曰："臣等平蜀，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馳至京師，有司出内府幄幙珍玩，館於宫中。莊宗指示知祥曰："吾聞蜀王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

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得其將李肇等，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甲兵，陰有王蜀之意。冬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是時安重誨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欲潛圖之。客省使李嚴以常使蜀，知其細，乃獻謀於重誨，以己為參軍，庶效方略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天成二年正月，嚴至蜀，知祥延接甚至，徐謂嚴曰："都監前奉使伐蜀，兩川俱至破滅，其怨已深，今何得來此！"即遣人執嚴斬之。明宗不能治。其後朝廷每除劍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分守郡城。時董璋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會朝廷以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赴鎮，且授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姻，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閬兵合，則勢不可支，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趙廷隱率兵圍遂州。

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劍門。長興二年，以遂、閬既陷，又糧運不接，乃班師。九月，董璋反。長興三年夏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知祥又破董璋，自領兩川節度使。長興四年春二月，命修蜀故主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於王氏宣華苑，謂左右曰："使衍不荒於政，有賢臣輔之，繼岌小子，豈能取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秋九月，立三廟。冬十一月戊戌，明宗崩，制服大臨。

應順元年春正月，趙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

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於殿下，止望攀鱗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閏正月己巳，知祥遂僭位。是日，大風晝暝。二月癸酉，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百官進秩有差。三月，遣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夏四月辛巳，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於華嚴閣下。七夕，與宫人乞巧於丹霞樓，遂寢疾。命子昶監國。甲子，知祥薨，年六十一。偽謚"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也，初名"仁贊"。知祥為西川節度使，昶為行軍司馬。知祥僭號，以昶為東川節度使。知祥病，昶監國。已薨而秘不發喪，趙季良等立昶，遂於柩前即位，時年十六。不改元，仍稱"明德元年"。秋九月，加季良司徒，百官進秩有差。冬十二月，頒《勸農桑詔》。析鹽縣雍江、草市置招葺縣。明德二年春二月丙寅，大赦。夏六月，賜江原縣孝子張元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録。明德三年冬十一月，石敬瑭篡位，偽號"晉"，改元"天福"。十二月己亥，申嚴錢禁。明德四年十二月戊申，大赦。改明年元曰"廣政"。

廣政元年三月上巳節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谿縣，分韻賦詩。是歲，鑄"廣政通寶"錢。廣政二年夏六月，地震。是歲，國中大水，祖廟壞。廣政三年春正月上元節，觀燈露臺。夏五月，地震。冬十月，地震。廣政四年夏五月，昶著《官箴》，頒於郡縣，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

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逾時。爾俸爾禄，民膏民脂。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為爾戒，體朕深思。"昶好學，凡為文章，皆本於理，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豔之辭，朕不為也。"嘗勅史館集《古今韻會》五百卷。廣政五年春正月，地震。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從官皆賦詩。冬十月，地震。廣政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宫，州縣騷然，民多立嫁其女，謂之"驚婚"。二月丙午，烈祖崩，元宗皇帝即位，改元。

保大元年。蜀廣政七年春正月戊戌，元宗遣使聘蜀，副以六鶴。昶命少府監黄筌寫六鶴於便坐之壁，名曰"六鶴殿"。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案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以貯成都學宫。廣政九年，析導江縣，立灌州，置石氏屯田務於梁山縣。是歲，契丹滅晉。廣政十年春二月，劉知遠稱帝於太原，國號"漢"。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於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於蜀。蜀遣諸將出應思綰，宰相毋昭裔切諫以為不可。然昶志欲圖關中甚鋭，乃遣安思謙出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蜀諸將皆罷歸，而思謙出兵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學士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啟其封。昶怒。其殺思謙也，藻在側，因並擒藻斬之。秋八月，漢州奏孝子范文通廬父墓，羣虎見之避服。因賜以羊酒束帛。是歲，始行郊祀禮。廣政十一年秋九月己未，始置匭函，以執政多壅蔽，因立此法，以通下情。未幾，改曰"獻納函"。是時，民間多

納麴錢。廣政十二年春正月，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秋八月，遊浣花谿。是時，蜀中百姓饒富，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卉，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望若神仙。冬十月，召百官宴芳林苑。廣政十三年秋九月，令城上植芙蓉，張以帷幙，望之皆如錦綉。廣政十四年冬十月，彭山頭副將楊富獲銅印一於江岸以進，凡篆文十八字。昶命嚴築作《瑞篆記》。是歲，詔勒諸《經》於石：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釗寫《爾雅》。字皆精謹。廣政十五年春正月，下詔勸農。夏六月乙酉，朔，大宴羣臣。教坊優人作灌口神墜二龍之象。須臾，天地皆暝，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鐵柱頻撼。其夕，大水入成都，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戊戌，大赦境内。賑水災之家。冬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廣政十六年春三月，地震。夏五月重午節，昶侍其母遊凌波殿競渡，殿即前蜀宣華苑也。秋九月，有爰居集瑞鼎門。廣政十八年春三月，周師伐蜀，攻自秦州。蜀以韓繼勳為雄武軍節度使。聞周師至，歎曰："繼勳豈足以當之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為秦州監軍使。行至德陽，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彦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彦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於周。昶懼，分遣使者聘於南唐、北漢，以張形勢。廣政十九年，大赦，賜民今年夏租。廣政二十年夏六月，周人歸蜀秦、鳳之俘。昶寓書謝，稱"大蜀皇帝"。周人不答。昶曰：

"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冬十二月，旌表蓬州孝子程崇雅門。廣政二十一年春三月，周兵犯金陵，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蜀歸周，蜀以前常致書不答，乃止。廣政二十四年冬十一月，爰居鳴於庭，射之不中。廣政二十三年春正月，立秦王元佶為太子。是歲，行用鐵錢。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師已下荆、潭，昶益懼。廣政二十六年春三月，宋師平荆、湖，蜀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悉命放還。夏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飛鳥六畜皆死。廣政二十七年春，遣使持帛書通好於太原，尊劉鈞為天子。至境上，為疆吏所獲。宋祖怒，命王全斌等由鳳、夔二路領兵討蜀。昶遣王昭遠、趙崇韜等拒戰，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為國家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於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士，自比諸葛孔明，人皆竊笑之。冬十二月，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戰陣將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免胄而逃，為戰騎所獲。昶大懼，成都震恐。廣政二十八年春正月，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彦儔自焚死。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頠謂："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歎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東嚮發一矢，雖欲堅壁，誰與效命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

初，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為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昶舉族赴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慟

絶者凡數百人，昶亦掩面而泣。及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年四十七。追贈楚王，謚"恭惠"。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累從征伐，備歷艱難，而性尚慈儉，才亦明辨，居恒戒昶以固富壽為務。初頗遵行之。廣政末，典兵者多非其人。母盡言告戒，昶不能從。入宋，甚見優禮。詔書呼為"國母"。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以為生？"因不食而死。遂同昶葬洛陽。

述曰：知祥雄據西蜀，克定東川，不動聲色，斬李嚴，除董璋，固一世之傑也。而撫民以仁，接士以禮，馭下以威，故歿之日，蜀人哀焉。嘗見其所刻《石經》，於淵、民字尚為高祖、太宗避諱缺筆。雖竊帝號，猶未自絶於唐耳。昶能肇興文教，勸農恤刑，亦不失為中主。惟其任用匪人，奢侈過度。以致身危國削，舉族為俘，豈不惜哉！

續唐書卷二十七

南漢世家第六

劉隱，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湘、湖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乾寧元年冬，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二年，嶺南節度使劉崇龜死，薛王知柔代為帥。乾寧三年冬，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軍玭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琚、玭，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天復元年冬，彥若卒，推隱為留後。

天祐元年，拜隱清海軍節度使。天祐二年，加隱同平章事。天祐四年，偽梁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隱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天祐五年，偽梁開平二年冬十月，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天祐六年，偽梁開平三年夏四月庚

子，改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下士，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遠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周傑、楊洞潛之徒，皆招禮之；而趙光裔、李殷衡以奉使往，俱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卒用此數人致治焉。天祐八年，偽乾化元年春三月，隱薨，年八十三。謚曰"襄"，葬德陵。弟龔立。

龔，初名巖，謙庶子也。母段氏，生龔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妬，殺段氏，養龔為己子。及長，身長七尺，垂手過膝，善騎射。隱為行軍司馬，龔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更名曰"陟"。隱鎮南海，龔為副使。隱卒，遂嗣位。天祐九年，偽乾化二年夏四月，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天祐十年，偽乾化三年春正月，加檢校太傅。朱友貞即位，悉以隱官爵授龔，封南海王。天祐十四年，偽貞明三年秋八月癸巳，龔僭皇帝號，國號"大越"，改元"乾亨"。追尊祖考及兄，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為兵部侍郎，李殷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裔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裔自以唐甲族，恥事偽國，怏怏思歸。龔乃習為光裔手書，遣使至洛，召其二子並家屬皆至。光裔驚喜，為盡心焉。

天祐十五年，乾亨二年冬十一月，改國號"漢"。鑄"乾亨重寶"錢，又鑄鉛錢，十當銅錢一。天祐十七年，乾亨四年春三月，始立學校，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為常。同光元年，乾亨七年夏四月己巳，莊宗即皇帝位，改元。龔懼，冬十月，改越常縣為茂名縣。同光

二年，乾亨八年，龔自將兵侵閩，屯汀、漳境上，為閩人所擊，敗歸。同光三年，乾亨九年春正月，龔遣宮苑使何詞使於唐，稱"大漢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且覘强弱。二月甲申，詞至魏，還言唐必亂，龔大悦。自是不復通中國。龔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土，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冬十二月，有白虹化為白龍，見於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更名曰"龔"，以應龍見之祥。後有胡僧言滅劉氏者，龔也。乃復改名"龔"，義本"飛龍在天"，而字音"儼"。

是歲，長和國驃信鄭旻，遣其布燮鄭昭淳，致朱鬃白馬以求婚，遂以隱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同詔也。同光四年，白龍二年，莊宗崩，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侵漢，圍封州。龔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救封州，大敗楚兵於賀江。

長興元年，大有三年秋九月，遣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擒静海節度使曲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為偽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顥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長興二年，大有四年冬十二月，愛州將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遁歸。乃遣承旨程寶攻之，寶戰死。長興三年，大有五年，立其諸子為王。清泰三年，大有九年夏四月，遣將孫成侵楚蒙、桂二州，不克。昇元元年，大有十年春三月，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冬十月，唐遣使來告即位。昇元二年，大有十一年冬十月，楊廷藝故將吴權攻交州，公羨乞師於龔。乃封子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

攻之。龔率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橛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觸橛者皆覆，洪操戰死。龔收餘衆而還。昇元四年，大有十三年冬十月，遣都官郎中鄭翺如金陵賀仁壽節。昇元五年，大有十四年，龔寢疾，遣使區延保入聘金陵。龔為人辨察多權，性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又用刑殘酷，為刀鋸支解湯鑊之刑，每視殺人，不覺朵頤，垂涎呀呷，人以為真蛟蜃也。後又猜忌士人，專任宦者。昇元六年，大有十五年春三月丁丑，薨，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葬原陵。子玢立。

玢，初名洪度，龔第三子也。小字壽隽。初封賓王，改封秦王。龔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玢次當立。而龔以不類己，欲立洪昌。陰與王翻謀，欲出之於邕州，並出其弟洪熙於容州，逾次立洪昌，會蕭益力諫不果，玢乃即位，改元"光天"。元年。夏四月，遣使蕭規如金陵告哀，又即遣孫惠告即位。秋七月，妖人張遇賢反，自稱"中天八國王"，偽改元"永樂"，攻陷循州。玢遣弟洪昌、洪杲攻之，不克，被圍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救之，得免。玢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倮男女以為樂。或以墨綠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玢莫能省。洪熙日益進聲伎，誘為荒恣。玢亦頗疑諸弟圖己，勅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玢酷好手搏，洪熙令指揮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為角觝以獻。保大元年，光天二年春三月丙戌，玢與諸弟宴長春宮，閱角觝。至夜大醉，起，道庠與思潮等掖玢拉殺之，年二十四，謚曰"殤"。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龔之幼子也。封晉王。既弒玠，遂自立，改元"應乾"。夏五月，殺其弟洪杲。晟既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誅劉思潮等以止外議。思潮等反譖洪杲有二心，遂及於禍。冬十一月丁亥，大赦，改元"乾和"。保大二年，乾和二年春三月，遣兄洪昌謁陵於海曲，至昌華宫，使盜殺之。冬十月丙午，又殺其弟洪澤於邕州。保大三年，乾和三年秋八月甲子，殺其弟洪雅。九月，又殺劉思潮等五人。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悦《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保大四年，乾和四年秋九月，殺道庠於市，夷其族。保大五年，乾和五年，劉知遠自立為帝，偽國號"漢"，更稱天福十二年。秋九月，晟殺其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建、洪暐、洪照。恐與其子争國，故同日見殺。是歲，置湯鑊、鐵牀、刳剔等刑，號曰"生地獄"。保大六年，乾和六年秋八月，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求婚於楚。不許。晟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允章曰："楚兄弟方争亡不暇。安能害我？"晟曰："然，希廣懦而且吝，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冬十二月辛巳，遣巨象指揮使吴珣等將兵擊楚，攻賀州。楚遣決勝指揮使徐知辛將兵五千來救，未至，已拔賀州。珣鑿大穽於城下，覆以竹箔，加土於上。楚兵逼城，悉陷穽中，死者無算，楚人皆走。珣復攻桂州，轉掠全州而還。

保大九年，乾和九年春正月，郭威篡位，偽國號"周"，改元"廣順"。冬十二月，遣内侍潘崇徹等攻彬州。元宗使

邊鎬發兵來援，與崇徹等遇，戰不勝。崇徹等遂取彬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彦贇以兵入海，掠商賈金帛，作離宮遊獵，益修葺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勝紀。殿側皆置宮人以候曉，名曰"候窗監"。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斫之以試劍，因並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保大十年，乾和十年夏四月，元宗遣統軍使侯訓、全州刺史張巒攻桂州。楚兵伏於山谷待之。及戰，伏兵四起夾擊，訓敗死，巒退保全州。冬十月，湖南王進逵率溪洞蠻攻彬州，潘崇徹敗之於蠔石。保大十一年，乾和十一年秋九月，晟寢疾，封子繼興衛王、璇興桂王、慶興荊王、保興禎王、崇興梅王。保大十二年，乾和十二年春正月壬辰，周主殂，柴榮嗣位。改元"顯德"。晟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

初，吳權據交州；權死，子昌岌立；又死，弟昌濬立。故來稱臣。時遣給事中李瓊以旌節招之。瓊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瓊曰："海賊為亂，道路不通。"瓊不果行。夏四月，晟殺其弟洪邈於邕州。保大十三年，乾和十三年夏六月戊午，又殺其弟洪政於禎州。於是，龔之諸子盡矣。保大十五年，乾和十五年，晟聞中朝屢為周人所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又為湖南所隔。乃治戰艦，修武備。又常自言知星，會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為長夜之飲。中興元年，乾和十六年春二月，卜葬域於興王府城北，運甓為壙，親臨視之。秋八月辛巳，晟薨，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葬昭陵。子鋹立。

鋹，初名繼興，封衛王，晟之長子也。及即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委政於宦者，至鋹尤愚。專任龔澄樞、陳延壽，及才人盧瓊仙等。臺省備員而已，機密事多不與聞。又踵祖父之奢，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又以銀為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

元宗交泰二年，大寶二年秋七月，尚書右丞參政事鍾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紀綱，鋹不從，宦官聞而惡之。冬十一月，內侍監許彥真誣允章謀反，龔澄樞、李託證成之。鋹殺允章並其二子。交泰三年，大寶三年春正月甲辰，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內常侍邵廷琄言："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宜修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通好。"鋹憒然莫以為應，惡其言直，深恨之。三月，鋹殺其弟璇興。先是，陳延壽進謀曰："先帝之所以得專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鋹頷之，由是殺璇興。上下咸怨。是歲，命荔枝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以為常。後主元年，大寶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而仆。後主二年，大寶五年，龔澄樞誣許彥真謀反，因族誅之。後主三年，大寶六年冬十一月，鋹作燒、煮、剥、剔、刀山、劍樹之刑。後主四年，大寶七年秋九月，宋將潘美、尹崇珂克彬州，戍將暨彥贇、刺史陸光圖死之，餘衆退保韶州。後主十年，大寶十三年秋九月，宋詔江南，以書諭鋹稱臣。鋹怒，囚使者龔慎儀。宋令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鋹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託守韶州以備。未幾，美平賀州。冬

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鋹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後主十一年，宋開寶四年春正月，宋平英、雄二州，鋹將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鋹遣使請和，且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鋹遣左僕射蕭滙奉表請降。鋹遑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鋹遣弟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等謀曰："北軍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為空城，必不能住。"乃縱燔其宮殿府庫。鎮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宋師次白田，鋹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鋹為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太平興國五年，鋹薨，年三十九。追封"南越王"，葬韶州。

述曰：劉氏以區區廣南之地，僭號改元，傲很明德，荼毒生靈。抑且世濟其凶，視同氣如仇讎，棄人命猶草芥。宜其速亡，乃位歷三傳，年踰六十，其後亡也，猶幸也夫！

續唐書卷二十八

楚世家第七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少為木工。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於宣州，殷隨別將劉建鋒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鋒盡有湖南之地。乾寧元年，僖宗授建鋒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建鋒，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讙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鋒私之。贍怒，以鐵檛擊殺建鋒。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為帥。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髀。是時殷攻邵州未歸，佶語諸將曰："馬公英勇，吾所不及，真乃主也。"諸將乃共殺贍，迎殷於邵州。殷至，佶肩輿入府。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率將吏拜賀。時乾寧三年夏五月也。秋九月，昭宗授殷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光化元年春三月，命殷知武安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天復二年春三月，昭宗使李儼宣諭江、淮，加殷同平章事。天復三年夏四月，

楊行密遣使來言："朱全忠跋扈，請絶之。"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不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未可輕絶。"五月，荆南節度使成汭赴援鄂州，殷假救杜洪之名，遣德勳將舟師，同澧、朗兵承虚襲江陵，大掠而還。天祐四年，朱全忠篡位，偽改元"開平"。殷遣使修貢。夏四月辛未，全忠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天祐七年，偽開平四年夏六月，殷上章請依太宗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位内添制置静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既封楚王，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置諸天官，幕府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民間採茶，並抑而買之。天祐八年，偽乾化元年，鑄天策錢，文曰"天策府寶"。銅質渾厚，徑寸七分，重三十銖二參。天祐二十年，莊宗即皇帝位，遂滅梁，改元"同光"。殷遣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洪鄂行營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是歲避唐廟諱，改岳州昌江縣曰平江。同光二年夏四月乙亥，勅加殷兼尚書令楚王。同光三年冬十一月，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璽書慰勞，優詔不許。是時關市無徵，商旅輻輳，地故産鉛鐵，乃鑄鉛錢。以十當銅錢一。又鑄鐵錢，圜六寸，文曰"乾封泉寶"。用九文為貫，以一當十，流行境内。凡天下商賈齎寶貨至者，祇以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於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又湖南不事蠶桑，殷令輸税者以帛代錢，由是機杼大盛。同光四年，莊宗崩，明帝即位，改元"天成"。殷遣使入貢稱賀。勅加殷守尚書令。天成

二年夏六月，請建行臺。丙申，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書右丞持節以竹册封之。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分天子之半仗焉。天成四年秋八月，勅中書門下，凡署將相勅牒，宜落吴越王鏐及楚王殷官位。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己巳，殷薨於位，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為贈，可謚曰'武穆'。"葬衡陽之上潢，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長興元年冬十一月丙戌，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十二月，勅進希聲為武安、静江等軍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希聲居喪無戚容，聞朱全忠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長興二年，葬殷衡陽，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世故不乏賢者。"長興三年秋七月辛卯，希聲薨，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長興三年秋八月辛酉，襲位。九月，勅希範為武安軍節度使兼侍中。冬七月癸酉，進貢銀茶，請頒戰馬。明宗賜馬五十匹，歸貢物。應順元年春正月壬辰，閔帝封希範為楚王。清泰二年，末帝賜希範弓矢冠劍。清泰三年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偽號"晉"，改元"天福"。是時命修黄陵廟致祭。

昇元元年，烈祖即位。偽天福二年，晉加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静江等軍事。改賜功臣號，增食邑有差。昇元三年，偽天福四年夏四月，晉加希範天策上將軍，開府置官，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倣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員，以廖光圖、徐仲雅、李皋、拓拔常等十八

人充之。是月，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然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絶，勍為棧梯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昇元四年，偽天福五年春正月，劉勍進攻彭士然寨，火箭焚之。士然率麾下逃入溪、錦深山，遣其子師暠率諸蠻納溪、錦、巉三州印請降。二月，勑班師還長沙。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士然為溪州刺史，勍為錦州刺史。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素稱漢馬援裔，效伏波將軍故事，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皋銘之，勒誓狀於上。自是南寧州酋長莫彦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蠻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先後來附。昇元六年，偽天福七年冬十月，希範大興土木，建天策府，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拓拔常切諫以為不可。昇元七年，偽天福八年，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自時厥後，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耗國用而窮土木，牙將丁思覲切諫不聽。思覲扼喉而死。保大四年夏五月壬辰，希範薨，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弟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呼閽者曰："吾不欲見此人！"乃謝絶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保大四年夏六月，契丹立劉知遠為帝，偽號"漢"，仍以天福紀年。遣使告諭。秋七月，漢以希廣為天策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保大五年，偽天福十二年冬十月，希萼自朗州來奔喪，至砆石。希廣用其將劉彦瑫言，遣迎希萼，命將士釋甲而後入。止之於碧湘宫，厚賂以遣之。

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漢求封爵，請置邸稱藩。劉承祐不許。希萼怒，送款於唐元宗，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等禦之於僕射洲，敗之。希萼去，誘溪洞蠻寇益陽。希廣遣崔瑾洪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瑫敗於湄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於漢。承祐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師沿江而上，自稱"順天王"。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萼責其有貳心，贇曰："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引兵去。辛卯，經湘陰，至長沙，屯於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彭師暠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請與可瓊水陸夾擊之，希廣許諾。而可瓊已陰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暠叱可瓊欲反，急白希廣請殺之。不聽。天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聞之皆潰，長沙遂陷。希廣率妻子匿於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而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為惡？徒為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何如？"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師暠葬之瀏陽門外。希萼自立。

希萼，殷之庶子也。剛很無禮，而其同母弟希崇尤狡險。希廣襲位時，希崇為天策左司馬，陰遺書希萼，言劉彥瑫等違先王命，廢長立少，意欲以激亂也。希萼果興師爭國。及長沙已陷，希崇復從臾推戴，希萼遂自稱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為之。時保大八年冬十一月丁未也。保大九年春正月甲辰，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二月，元宗以希萼為天策上將軍武安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楚王。是月，光輔至金陵，元宗待之甚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元宗乃以營

屯都虞候邊鎬為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侵邊。希萼既得志，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等謀作亂。秋九月戊寅，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檛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暠囚希萼於衡山。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國人不附。丙戌，師暠等奉希萼為衡山王，召募徒衆，遣判官劉虛己求救於金陵。徐威等見希崇所為必敗，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覺之，大懼，密遣人表請兵於金陵。元宗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趣長沙。冬十月辛卯，鎬引兵入醴陵。癸巳，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學士拓拔常奉牋詣鎬降。是月，邊鎬趣希崇率其族入朝。遂遷馬氏之族於金陵。十一月辛未，遣使如衡山，趣希萼入朝。元宗以希萼為江南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希崇為永泰軍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仍居揚州。保大十年冬十月，希萼入覲，元宗留之。數年薨於金陵，謚曰"恭孝"。其後希崇奔周，為右羽林統軍。

述曰：殷之開國也，自以為伏波之後，獨不念伏波之戒子弟，願其效龍伯高之謙約節儉。乃不務令德，克家無人，驕泰成風，怙侈滅義，卒也潰敗決裂，率族歸降。哀哉！

續唐書卷二十九

吴越世家第八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父寬。生鏐之夕，方他適。鄰人急奔告曰："君家後舍聞甲馬聲甚衆。"寬疾馳歸，而鏐已生。復有紅光滿室，怪之。將棄於邱氏之井，其大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録事鍾起有子，數與鏐飲、博。起常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得。視君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遍視之，皆不足當。一日，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耳。"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

"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遂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直欲質吾術爾。"乃去。起始縱其子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

乾符二年，浙西鎮遏王郢作亂，石鏡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其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退。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遂表昌為杭州刺史。先是，天下已亂，廣明元年，杭州始有八都：餘杭陳晟、於潛吳文舉、鹽官徐及、新登杜稜、唐山饒景、富春文禹、龍泉凌文舉，各聚數千人，以衛鄉里；而臨安則為董昌而鏐副焉。至此，昌乃團練八都兵，以鏐統之。中和二年秋七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遣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蕭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蕭、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遁。追者及之，詐曰："我宰夫也。"舉刀以示，乃免。中和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為杭越通和使，詔

昌與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玫、施堅實等以舟師屯望海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於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啟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

景福元年，孫儒、楊行密交亂淮、海，煙塵數千里，鏐常率師以為防禦。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鏐勳名日著。景福二年，以鎮海軍節度使，仍移潤州軍額於杭州為治所，又立威勝軍於越州，董昌為節度使。昌漸驕貴，自言身應符讖，又為妖人王百藝所誑，僭稱尊號。遂僭國號"大越羅平"，改元"順天"。偽命鏐為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聞，昭宗命討昌。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臣王溥為威勝軍節度使。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鎮東，鏐乃兼鎮海、鎮東兩藩節制。鏐既兼兩鎮精兵三萬，而楊行密連歲興戎，攻蘇、湖、潤、節州，欲兼并兩浙，累為鏐所敗，然亦為行密侵盜數州，而鏐所部止十三州而已。天復二年，鏐大將許再思、徐綰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頵，謀襲杭州。田頵等率師掩至城下，鏐激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綰，田頵遁走。

天祐元年夏四月，封鏐吳王。秋八月，昭宗崩，昭宣帝即位，遣使來宣告。鏐素服舉哀於軍門。天祐二年冬十一月，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天祐三年九月，昭宣帝遣使授鏐吳王竹册。是歲，

割睦州分水縣南新登五鄉隸杭州臨安縣。天祐四年春三月，勅升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夏四月，朱全忠篡位，偽號"梁"，改元"開平"。五月，進封鏐為吴越王。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我豈失為孫仲謀邪？"遂受之。鎮海節度判官羅隱，亦勸鏐舉兵討梁，鏐心義之而不從。秋八月，梁加鏐兼淮南節度使。天祐五年春正月，梁勅改臨安縣為安國縣，廣義鄉為衣錦鄉。夏六月，梁加鏐守中書令。是歲，鏐以中原喪亂，改元"天寶"，私行於境中。既而復通中國，或諱而不稱。天祐六年夏四月，梁加鏐守中書令。淮南兵圍蘇州，鏐遣其弟錡、鏢救之。内外夾攻，遂大敗之。天祐七年，吴越天寶三年秋八月，始築捍海石塘。塘外植滬柱十餘行，以折水勢。先是江濤汹涌，版築不時就，鏐於叠雪樓架强弩五百以射潮，潮為頓斂。冬十月，鏐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暉。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孛兮民無欺，吴越一王兮駟馬歸。"天祐八年夏四月，梁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歙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建生祠於衣錦軍。天祐九年春二月，梁朱友珪弑父篡位，遣使宣諭，授鏐尚父册禮。天祐十年，梁朱友貞誅友珪自立，遣使宣諭，授鏐尚父册禮。天祐十三年秋七月，梁加鏐諸道兵馬元帥。天祐十四年冬十月，梁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天祐十五年春三月，鏐開府，置官屬。冬十一月，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道入貢京師。天祐十八年夏五月，梁改元"龍德"，賜鏐詔書不名。莊宗同光元年夏四月，滅梁。遣宣諭使自淮甸至，賜鏐名馬玉

帶香匣。同光二年，吴越寶大元年秋九月，鏐遣使錢詢入貢，求玉册。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册，郭崇韜尤為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玉册、金印。冬十月，勑授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吴越國王，授鏐子元瓘兩浙節度使。同光三年秋八月，鏐起玉册、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册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同光四年夏四月，莊宗崩，明宗即位。改元"天成"，吴越改元"寶正"。天成四年秋八月，唐賜烏昭遇自盡。時朝廷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辭甚倨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吴越，既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遂有是命。重誨乃誣奏鏐大不敬。九月癸巳，詔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長興元年冬十月，鏐附表引咎，元瓘等復遣人以絹表自陳。長興二年春三月，安重誨伏誅，明宗復鏐官爵國王如故，依前不名。長興三年，吴越寶正七年春三月庚戌，鏐薨，年八十一，謚"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即位更今名。鏐之第五子也。少為質於田頵。頵叛於吴，吴會吴越兵攻之。頵每敗歸，即欲殺元瓘，頵母嘗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鏐卧病，召諸將告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皆泣曰："大令公從征多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管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遂襲位。以遺命仍遵中朝年號，稱"長興三年。"除民田荒絶者租税。長興四年春三月，明宗起復元瓘官爵。冬十一月，明宗崩，

閔帝立。應順元年夏四月，閔帝崩，末帝立。清泰元年春正月，册元瓘為吴越王。清泰三年，末帝遣使賚"吴越國王"金印賜元瓘，歸舊物也。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為帝，偽號"晉"，改元"天福"。十二月，晉授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烈祖昇元四年，偽晉天福六年秋七月甲戌，元瓘有疾。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他所，火輒隨發，遂驚悸發狂。八月辛亥，薨，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元佑，元瓘第六子也。即位時年十四。問倉庫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佐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令復其境内税三年。保大元年，偽晉天福八年冬十月，晉遣使授佐吴越國王玉册。前代玉册，册夷王有之。偽梁時，欲厚於鏐，首為式例，故因而不改。保大二年秋七月，石重貴偽改元"開運"。保大四年，偽開運三年，晉授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冬十一月，閩大亂，李達乞師於吴越。乃召諸將計事，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為元帥，而不能恤鄰，將安用之？諸將皆素蓄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議者斬。"乃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以救閩。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温恭禮士，躬勤政務，因民獻嘉禾而賜復三年，襲封吴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元瓘。保大五年春正月，契丹入東京，廢石重貴為負義侯。二月辛未，晉劉知遠僭稱帝於河東，仍稱天福十三年。夏六月乙卯，佐薨，年二十，謚"忠獻"。弟倧立。

倧，字隆道，元瓘第七子也。末帝時，常以佐性寬善，而掌兵權者難制。及代佐為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甚優禮。大將胡進思殊不自安，乃謀於親軍去倧。冬十二

月，進思率甲士三百，大譟突入衙署。倧闔户拒之，左右與之格鬬，盡為進思所殺。遂遷倧於别館，幽於衣錦軍。越二十年始薨，謚曰"忠遜"。是時進思帥諸將迎倧異母弟俶立。

俶，字文德，元瓘第九子也。保大六年春正月丙寅，漢劉知遠殂，子承祐襲偽位，改元"乾佑"。夏四月，胡進思疽發背死。吴越人快之。保大七年，偽乾佑二年，漢授俶兵馬都元帥、吴越國王，仍賜玉册金印。保大八年春二月甲申，元宗遣劍州刺史陳誨攻福州，執吴越守將馬光進等。庚寅，永安軍留後查文徽至福州，知威武軍吴程等令閩人詐降，遂生擒文徽及行軍判官楊文憲等三十餘人於城下，斬馘萬計。陳誨等敗走。秋七月，勑歸馬光進等以易查文徽。冬十月，俶遣文誨歸金陵。是年，漢郭威弑承祐而篡立，偽號"周"，改元"廣順"。保大十年，偽廣順二年，周授俶天下兵馬都元帥。保大十二年，郭威殂，養子柴榮襲偽位，改元"顯德"。保大十五年，偽顯德四年秋八月，周遣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於吴越，且諭之曰："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交泰二年，偽顯德六年夏六月，柴榮殂，子宗訓襲偽位。交泰三年春正月癸巳，宋祖稱帝，改元建隆元年。遣使諭俶。三月丙辰，俶遣使貢御服金帛，賀宋即位。夏四月，宋授俶天下兵馬大元帥。建隆二年，元宗崩，後主立。開寶二年，俶貢祕色窯於宋。開寶四年，後主貶國號，稱"江南後主"。十四年，宋開寶七年冬十二月癸亥，俶兵攻常州。後主遺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俶覽書投地，表其書於宋。開寶九年春二月戊午，俶朝於宋。冬十月癸丑，宋祖崩，晉王光義即位，改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俶遣子惟渲賫貢物詣宋稱賀。太平興國三年，詔俶入朝，俶舉族歸於京師，國除。俶自奉甚儉，素好書，善吟咏，性謙和，未嘗忤物。其為政也，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内無棄田。或請糾民遺田丁以增賦，即杖之國門。國人大悦。端拱元年秋八月，俶薨，追封秦國王。謚"忠懿"。

述曰：錢氏自乾寧二年，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至納土於宋，凡八十四年。當時建國承家者，未有若斯之久也。乃自唐以來，士民愛戴，萬口同然，非有形驅勢迫之，蓋遺澤在人，故没世不能忘耳。舊史僅美其事，大勤王之節，與荆楚、湖湘不侔，特其一端。新修史記至謂其剥民而民不堪命，非厚誣乎！

續唐書卷三十

閩世家第九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兄潮，為縣佐史。廣明元年，黃巢犯闕，羣盜蜂起，壽州屠者王緒自稱將軍，攻固始。聞潮與弟審邽、審知有材勇，號"三龍"，召至。以潮為軍政，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之。緒率衆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至閩，入臨汀，陷漳浦。緒性猜忌，部將有才者多殺之。潮頗懼，乃與豪首數輩共殺緒。羣推潮為主。時泉州刺史廖彦若為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治軍有法，耆老相率迎潮，留為州將。潮即引兵攻彦若，逾年克之。光啟元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為泉州刺史。大順二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逾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景福二年秋九月戊戌，昭宗以潮為福建觀察使，審知為副使。審知長七尺六寸，隆準方口，常乘白

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冬十二月丁未，潮卒，審知以位讓其兄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不受。於是審知自稱留後，表於朝。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審知充威武軍留後。冬十月，授本軍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元年夏四月，加檢校太保，封瑯琊王。天祐六年，偽梁開平三年夏五月，進封閩王。是時楊氏據江淮，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漂溺，常十三四。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莊宗即皇帝位。時審知鑄大鐵錢，文曰“開元通寶”，以五百文為貫。同光二年春二月，遣使入貢於朝。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雖起隴畝，至富貴而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楊沂、徐寅之徒皆依之。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三十年間，省刑薄斂，一境晏然。同光三年冬十二月辛未，薨，年六十四。謚“忠懿”，葬福州鳳池山。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為人長大，美皙如玉，好讀書，通經史。同光四年春三月辛酉，授威武軍節度使。已而莊宗崩，明宗立，改元“天成”。夏五月甲戌，加同平章事。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諸將吏曰：“閩越，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冬十月己丑，建國稱王，而猶禀唐正朔。然驕淫奢侈，跨城西湖築室，號“水晶宮”。每攜後庭游宴，從子城複道以出。襲位逾月，即出弟延鈞為益州刺史。又，建州刺史延禀，本姓周，審知養子，與延翰不協。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禀以兵入，執延翰殺之。延鈞立，更名“鏻”。

鏻，審知次子也。天成二年夏五月癸丑，明宗授鏻節

度使，守中書令，封“瑯琊王”。天成三年秋七月，進封閩王。初，延禀之弒延翰也，次日鏻兵始至。延禀自以養子，推鏻立之。延禀還建州，鏻餞於郊，延禀臨訣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再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夏四月，延禀率兵攻鏻，擊西門，率其子繼雄攻東門。鏻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登舟，伏兵發，斬之，梟其首，并執延禀。鏻誚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禀不能對，遂殺之。六月，作寶皇宮，以道士陳守元為宮主。冬十二月，守元稱“寶皇之語”語鏻曰：“避位就道，當為天下六十年。”鏻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長興三年春三月甲辰，復位。鏻上表言：“楚王殷、吳越王鏐皆為尚書令，今皆已薨。請以授臣。”朝廷不報，遂絶朝貢。長興四年春正月，黄龍見真封宅，鏻即皇帝位，國號“閩”，改元“龍啟”。追尊父、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為長樂府。閩地狹小，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清泰二年，偽龍啟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大赦，改元“永和”，立淑妃陳氏為后。二月，設傾筐會於甘露堂。夏六月，以宮人春燕賜其子繼鵬。冬十月，鏻得風疾。后與幸臣歸守明、百官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惡之，莫敢言。鏻次子繼韜與繼鵬久相惡，欲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己卯，鏻疾甚。倣使壯士梃殺可殷於家。庚辰，疾少閒，后訴之。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鼓譟入宮。鏻聞變，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宮人不忍其苦，為絶之。倣並殺后及繼韜、歸守明。鏻立十年見殺，謚曰“惠”。子昶嗣。

昶，原名繼鵬，鏻長子也。既即位，更今名。清泰三年，自稱知福建節度使，遣使奉表入朝。大赦境内，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有弒君罪，心常自疑。昶患之，因享軍，伏甲執倣殺之，梟其首。倣部曲燒啟聖門，奪倣首，奔於錢唐。昇元元年，偽通文二年冬十月庚子，烈祖遣使至閩，告即位。昇元二年，偽通文三年春二月，遣内客省使如金陵賀即位。冬十一月，晉以左散騎常侍盧損充册禮使，封昶為閩國王，封其弟繼恭為臨海郡王。昶遣進奏官林恩白執事，以既襲帝號，辭册命及使者。昇元三年，偽通文四年春二月，盧損至長樂府，昶稱疾不見，令弟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於館。損頗誚乙，昶怒。損還，無所答。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入貢。三月，命六宫設三昧宴，以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夏四月，巫者林興傳神言：宗室將亂。乃命興率壯士殺叔父延武、延望並其五子。作三清殿於内庭，事無大小，皆興傳寶皇命決之。術者言宫中當有災，昶徙南宫，為長夜之飲。秋七月乙巳，北宫火，焚宫殿殆盡。控鶴軍使連重遇、控宸軍使朱文進數為昶侮慢，内懷不平。至是，昶頗疑重遇縱火，欲誅之。内學士陳郯泄其言，重遇懼，夜率衛士焚南宫。昶挾愛姬子弟斬關而出，宿於野次。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於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謚昶曰"康"，延羲立。

曦，審知第二十八子也。初名延羲，既立更名。昇元三年閏七月壬午，改通文為永隆元年，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昇元四年，偽永隆二

年春正月，曦與弟建州刺史延政有隙。二月，遣統軍使潘師逵、吴行真將兵擊延政，焚廬舍。延政乞師於吴越，吴越命將援建州。三月戊辰，師逵分兵出戰，延政遣將林漢徹敗之。丁丑，延政募敢死士入師逵壘，縱火城上，殺師逵，衆大潰。戊寅，復引兵攻行真寨，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丙戌，遣使入聘金陵。夏四月，吴越兵至建州。延政以曦兵已解，請班師。不從。五月，延政大破吴越兵於城下。是月，烈祖遣客省使尚全恭諭曦與延政連和。六月，延政與曦盟於宣陵，已而猜恨如故。冬十月，曦因商人奉表於晉以自理。十一月甲申，晉以曦為威武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十二月，遣客省使葛裕如金陵賀仁壽節。昇元四年，偽永隆三年秋七月，曦自稱"大閩王"。冬十月，即皇帝位，延政自稱"兵馬元帥"。昇元五年，偽永隆四年閏月，遣尚食使林宏嗣入聘金陵。秋八月，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冬十二月，以鹽鐵使李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仁遇，曦甥也。以姿色嬖之。曦好為牛飲，荒淫無度，鍛銀葉為杯，目之曰"冬瓜片"，又名"醉如泥"。羣臣醉不勝，以酒過被殺者無算。是歲，遣徐績如金陵賀仁壽節。昇元六年，偽永隆五年春正月，延政稱帝，改國號"殷"。三月己卯，烈祖崩，閩遣使如金陵弔祭。保大二年，偽永隆六年，元宗降書，責曦兄弟尋戈。曦引周公誅管、蔡，太宗誅建成、元吉以復。連重遇弒昶，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進結婚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相誚，重遇等流涕自辨。會李氏妒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告重遇等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三月

乙酉，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諡曰"景"，葬福州。

延政，審知子也。曦肆為酗虐，延政數遺書切諫，曦怒，舉兵相攻，遂成讎敵。已而延政以建州開國稱"殷"，改元"天德"，自置官屬。保大三年，偽天德二年春正月，鑄"天德重寶"大鐵錢，一當百。三月，連重遇、朱文進弒曦，文進遂自立為閩王。延政遣將討之，不克。冬十月，泉州指揮使留從效執泉州刺史黃紹頗斬之，請王繼勳為刺史。漳州將陳謨殺刺史程贇，迎王繼成為刺史，汀州刺史許文進亦降於延政。遂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福州將林仁翰又殺重遇。保大四年，偽天德三年春正月，臣民共迎延政都福州，復國號"閩"。元宗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大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乃立雲峰寺僧卓儼明為天子。已而又殺儼明而自立。用保大年號，送款於朝。元宗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宏義"。而大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以延政為羽林大將軍。保大五年，改延政安化節度使，降封鄱陽王。保大九年，徙封光山王。未幾，薨，贈福王，諡"恭懿"。

述曰：閩之發迹也，以景福二年，命王潮為福建觀察使，審知為副使。傳至延政，以保大三年而降於唐，計其始終，實五十三年。舊史及《閩王列傳》、《紀年通譜》、《閩中實録》皆云"六十年"，後人又强合"騎馬來騎馬去"之讖，以為六十一年，俱屬無稽。新修史記云"五十五年"，亦未深考耳。

續唐書卷三十一

南平世家第十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少為汴州賈人李七老家僮。朱全忠鎮宣武，七郎以入貲得養為子，命友讓以子蓄之，因冒姓朱。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早夕。而大王之所慮者，堅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全忠壯其言，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全忠。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録其後。"全忠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汴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為然，開門出追汴軍。汴軍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岐後與汴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天復三年，拜宋州團練使。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天祐三年冬十月，襄州趙匡凝破雷彦恭

於荆南，汴兵攻襄州。彦恭復寇荆南，時留後賀瓌殊怯，乃以季興為荆南節度觀察留後。天祐四年，偽梁開平元年夏五月，拜季興荆南節度使。天祐五年，偽開平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偽開平四年夏六月，季興擊楚兵於油口，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天祐九年，偽乾化二年，朱全忠被弑。季興見梁日衰，潛有據荆南之志。乃治城塹，設樓櫓，阻兵自固。天祐十年，偽乾化三年秋八月乙亥，朱友貞封季興為渤海王，賜以衮冕劍佩。天祐二十年，梁亡。晉王即唐帝位，改同光元年。下詔慰諭季興。司空勳等皆勸入朝，梁震以為不可。季興不聽，以騎士三百為衛朝於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切諫乃止。加季興守中書令，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吴、蜀，何者為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悦，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為榮耀。季興已行，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出而詔書至。季興歸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鈔《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又荒於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二年春二月丙午，加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季興謂梁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也。"同光三年秋九月，以季興為西川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伐蜀，仍詔取夔、忠、萬、歸、峽五州為巡屬。季興未出兵，魏王繼岌已破蜀。季興方食，聞蜀亡，遽失箸曰："是老夫之過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奈何？"梁震曰：

"不足憂也。朝廷得蜀，安知不為我福？"同光四年春二月，季興請夔、忠、萬州及雲安監隸本道，莊宗許焉。詔未下而莊宗崩，明宗即位，改元"天成"。夏六月甲寅，季興表請夔、忠、萬、歸、峽五州為屬郡。廷臣以為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明宗不得已與之。天成二年春二月，季興既轄夔、忠等州，復請勿除刺史，自以子弟為之。明宗不許，乃除別將西方鄴為夔州刺史，季興拒而不納。初，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部送蜀珍寶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十餘人於峽口，盡掠其貨重。至是明宗大怒，制削季興官爵。乃以襄州劉訓為招討使攻之，不克。又命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面招討使，而以西方鄴副之，克其夔、忠、萬三州。天成三年夏六月辛巳，季興以荊、歸、峽三州復稱藩於吳，吳册季興為秦王。冬十二月丙辰，季興薨，年七十一。謚"武信"，葬江陵。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也。為人明敏多權計，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告歸省季興，遂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既薨，遂襲位。吳以從誨為荊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絶於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聘楚。馬殷為之請命於朝，而從誨亦遣押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春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武信"。三月，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春正月，改封南平王。清泰三年夏四月，從誨遣使如吳奉牋，勸烈祖即帝位。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為帝，偽號"晉"。昇元元年冬十月，烈祖稱帝，遣使告即位。十一月，從誨表請置邸金陵，烈祖許之。昇元二年春正月甲子，從

誨遣龐守規如金陵賀即位。昇元三年春二月，烈祖復姓李，復國號唐。從誨使王崇嗣如金陵賀南郊。昇元四年，偽晉天福五年，晉遣翰林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於望沙，大陳戰艦於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乃具道其語，敬瑭大喜。復遣使賜甲馬百匹。昇元五年，偽天福六年夏四月，晉安從進反，結從誨為外援。從誨外為拒絶，陰與之通。晉使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為應。昇元六年，偽天福七年夏六月，敬瑭殂，子重貴立。秋八月，晉高行周陷襄州，安從進舉族自焚。從誨求郢州為屬郡，不許。保大五年，偽開運四年春正月，契丹滅晉。劉知遠起太原，偽號"漢"。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亦遣使間道詣太原，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為屬。知遠陽諾之。二月，知遠僭位，從誨遣使朝貢，仍求郢州，知遠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為刺史尹實所敗。乃絶漢，附於唐、蜀。保大六年，偽乾祐元年，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於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為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為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契丹，契丹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悦，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余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為譏己，即以大巨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中原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移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

復還之而無媿色。其後南漢與閩，亦皆稱帝，惟從誨所嚮稱臣，利其賜予。故諸國賤之，皆目為"高賴子"。里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冬十一月，寢疾，命子保融判内外兵馬事。癸卯，從誨薨，年五十八。謚"文獻"，葬龍山鄉。子保融立。

保融，字德長，從誨第三子也。莫知其得立之因。長興初，以蔭補太子舍人，賜緋，累加至檢校。保大十四年春正月，郭威篡位，偽國號"周"，改元"廣順"。周加保融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保大十三年，偽顯德元年春正月，郭威殂，養子柴榮嗣位。周進封保融為南平王。保大十四年，偽顯德三年春正月，周師犯淮南。保融遣使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為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於元宗，勸附於周。中興元年，偽顯德五年春二月，周師入犯，至雄州。夏五月，元宗歸附於周。柴榮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絹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絶。及偽顯德時，無歲不貢。又以器械金帛皆常産，不足効誠，乃遣弟保紳入朝，益蒙嘉奬。初，季興之鎮梁，以公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至是乃命泰州給之。建隆元年春正月，宋受禪。保融懼，一歲三入貢。保融迂緩無能，政事悉委弟保勗。秋八月，保融薨，年四十一。謚"忠懿"，葬龍山。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時，或因事盛怒，惟保勗一見自解，荆人目為"萬事休"。保融卒，拜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弟保寅入貢。保勗少多病，頗有才。至是淫佚無度，又好營造。國政不理，軍民咸怨。從

事孫光憲切諫，不聽。未幾，寢疾。顧其將梁延嗣曰："諸兄弟中，孰可畀後事？"延嗣曰："繼冲長矣。"保勗頷之。建隆三年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繼冲立。

繼冲，字咸和，保融長子也。保勗疾革，命繼冲判内外兵馬事。保勗既歿，宋除繼冲荆南節度使。會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春正月，宋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親校李景威力言城外之約不可信。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已有混一之勢，況宋受命，豈易當耶？"亟勸繼冲去斥堠，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為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因扼吭而死。延釗兵至，繼冲出逆於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乃以肩輿幕井上，紿内人入輿，多墮井死。遂詣延釗納牌印，盡籍其境内州府三、縣一十七、户一十四萬三千三百，遣將奉表於宋。宋復命繼冲為節度使。夏六月，有事於南郊，繼冲上書願倍祠。秋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於京師，授武寧軍節度使。開寶六年，繼冲卒，年三十一。贈侍中。

述曰：路振編《九國志》，不列南平，以南平止江陵一隅，不予其為國也。後振孫綸作《荆南志》續之，或稱《十國志》焉。舊史入於《世襲列傳》，新修史記列諸十《世家》，劉恕《十國紀年》因之。揆其始終，實與岐相等，而興滅年世較久，故仍著為《世家》焉。

續唐書卷三十二

晉世家第十一

石敬瑭，太原人也。父臬捩雞，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武皇起雲、朔之間，臬捩雞以善騎射，從征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雞生敬瑭，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瑭為人寡言笑，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為永寧公主。由是常隸帳下，號左射軍。天祐十三年春二月，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深入，擊取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啗以酥。啗酥，夷俗所重，由是知名。天祐十五年冬十二月，莊宗戰於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敬瑭以左射軍復擊敗梁兵。天祐十九年，明宗戰胡盧套、楊邨，幾為梁兵所扼，敬瑭解之。莊宗即位，改元"同光"，歷數軍功，明宗及敬瑭居最。同光四年春二月，趙在禮作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將自訴於天子，敬瑭獻計："不如速進夷門，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

騎三百，渡黎陽為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遷。明宗以敬瑭為前鋒，趣氾水，且收其散卒。夏四月，莊宗崩，明宗入立，改元"天成"，授敬瑭保義軍節度使。天成二年春二月，加檢校太保，兼六軍諸衛副使。冬十月，明宗幸汴，為御營使，尋為宣武軍節度使。天成三年夏四月，徙鎮天雄。五月丁未，加駙馬都尉。長興元年夏五月，徙鎮河陽。冬十一月丁亥，加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十二月，明宗崩。應順元年春正月，閔帝即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成德。清泰元年夏四月，岐陽兵亂，閔帝出奔，遇敬瑭於道，敬瑭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於衛州而去。末帝即位，疑敬瑭必反。清泰三年夏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末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秋九月，契丹入自雁門，與敬達等戰，敬達等兵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契丹，約為父子。冬十一月丁酉，契丹册敬瑭僭皇帝位，國號"晉"。以幽、涿、蘇、檀、順、瀛、漠、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十六州入於契丹。己亥，大赦，改元"天福"。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尋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閏十一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趙瑩為門下侍郎。辛巳，末帝聚族與親將宋審虔等登元武樓，縱火自焚而崩。十二月乙酉，追降末帝為庶人。昇元元年，偽天福二年春正月，封唐宗室子為公，及隋酈公為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夏四月丁亥，赦囚，蠲民租賦。冬十月甲申，烈祖即皇帝位於金陵，國號"唐"，改元"昇元"。十一月戊辰，加吴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吴越國

王。昇元二年，偽天福三年春三月丁丑，禁民造銅器。秋七月辛酉，以皇業錢作受命寶。八月戊寅，以馮道、劉昫為契丹册禮使。己丑，蠲水旱民稅。辛丑，歸伶官於契丹。冬十月庚辰，升汴州為東京，以洛陽為西京，雍州為晉昌。十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為鄴都。壬戌，除鑄錢令。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貴為鄭王。昇元三年，偽天福四年春三月丙辰，頒《調元曆》。夏四月甲辰，廢樞密使。秋七月丙辰，復禁鑄錢。九月癸未，封李從益為郇國公以奉唐後。冬十一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閔帝廟於洛陽。昇元四年，偽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朔，除民公私債。冬十一月丙子，始用二舞。昇元五年，偽天福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為興安王，臺駘為昌寧公。三月，除民間二年至四年稅。冬十二月丙戌，朔，徙封重貴為齊王。昇元六年，偽天福七年夏六月乙丑，敬瑭薨，年五十一。嗣子重貴立。

重貴，敬瑭兄子也。兄名敬儒，為莊宗騎將，早卒。敬瑭以其子重貴為子，敬瑭七子，六皆先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善騎射，敬瑭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吾家事也。"敬瑭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授為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累封齊王。偽天福七年夏六月乙丑，敬瑭薨，重貴立。庚午，使左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相州西山，夷禮也。遣李仁廓如契丹，契丹亦遣使來。己卯，宋崇節、梁言使於契丹。丁酉，使石德超撲馬於相州西山。庚子，大赦。冬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穹廬，夷所用也。保大

元年，偽天福八年春二月，烈祖崩，元宗立。改元"保大"。夏五月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六月辛未，括借民粟，殺藏粟者。冬十月庚午，括借民粟。保大二年，偽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契丹入雁門，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於契丹，至鄴都，不得進而還。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講武於澶州。契丹屯於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括馬。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戰於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於契丹。二月戊申，前都虞候李守貞及契丹戰於馬家渡，敗之。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北平，敗之。三月癸酉，及契丹戰於戚城，契丹去。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於衡水，敗之。癸巳，籍民為武定軍。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定豐，敗之。辛酉，率借民財。夏六月，克淄州。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開運"。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於七里烽，敗之。冬十二月丁巳，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殺之。閏月乙酉，赦青州。契丹寇恒州。保大三年，偽開運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泰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於榆林，兩軍皆潰。戊午，如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乙丑，北征，契丹去。二月己巳，幸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為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畋于戚城。庚戌，馬全節克泰州。辛亥，易州戍將孫方諫及契丹戰於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

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於陽城，敗之。追奔至於衛邨，又敗之。夏四月戊寅，勞旋於戚城。己卯，勞旋於王莽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功。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如南莊。六月乙丑，朔，御崇元殿，百官入閤。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録》凡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帛有差。丁卯，射於繁臺，幸杜威第。秋八月甲子，朔，廢二舞。辛未，閱馬於茂澤陂。丁丑，括馬。九月己亥，閱馬於萬龍岡，幸李守貞第。冬十月庚午，遣使太子賓客羅周岳副使太子右庶子王延濟册兩浙節度使錢佐為守太尉。十二月乙丑，以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錢佐兼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丁丑，臘，畋于郊。保大四年，偽開運三年春正月癸巳，朔，命改鑄天下合同印、書詔印、御前並以黄金為之。二月壬午，如南莊。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於契丹。丙寅，契丹寇邊。秋七月丙申，兩浙節度使吴越國王錢佐加守太師。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加守太尉。八月辛酉，如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宫。九月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彦澤及契丹戰於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於朔州，敗之。冬十一月，永静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己未，杜威軍於中渡。壬戌，奉國都虞候王清及契丹戰於滹沱，敗績，死之。壬申，杜威、李守貞、張彦澤以其軍叛降於契丹。張彦澤受契丹命，率先鋒二千人，自封邱門斬關而入。癸酉，彦澤頓兵於明德門外，京城大擾。大内都點檢康福全在寬仁門宿衛，登樓覘城。彦澤呼而下之。重貴奉表降於契丹，自稱"孫臣

某”。甲戌，彦澤遷重貴及諸宮屬於開封府，遣探鶴指揮使李榮將兵監守，殺開封尹桑維翰及宣徽使孟承誨。丙戌，晦，百官宿封禪寺。明日，百官列班遥辭重貴於寺，以迎契丹。重貴舉族出封邱門，契丹遂入大内，至昏出宫。是夜，宿於赤堽。洛京留守景延廣扼吭而死。契丹以重貴為光禄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安置黄龍府。遂滅晉。

述曰：敬瑭，雞犬遺類，豺狼野心。依敵亂華，弒君篡國。舊史謂其“決鯨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飲鴆漿而止渴，終取喪亡”。猶未盡其罪狀也。逆嗣重貴，奢淫驕縱，閱馬調鷹，任用非人，天怒民怨。以至族行萬里，身死窮荒。自古得國之醜，未有若彼者；而失國之醜，亦未有若彼者。以彼其醜，欲從而帝之，何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哉！

續唐書卷三十三

漢世家第十二

劉知遠，太原人也。其先沙陀部人。父琪，事武皇為列校。知遠面紫色，目多白睛。與石敬瑭俱事明宗為偏將。明宗及梁人戰於德勝，敬瑭馬甲斷，知遠輟騎授之，取斷革者自跨，殿後而還，敬瑭感之。明宗踐阼，敬瑭留守北京，以知遠為押牙。應順元年，敬瑭鎮常山，明宗召赴闕。會閔帝出奔，與敬瑭遇於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立敬瑭後。及有變，知遠擁敬瑭入室，敢與左右格鬬而死，知遠率衆盡殺閔帝左右，留敬瑭傳舍而去。清泰元年，末帝入立，敬瑭復鎮河東。已而有隙，敬瑭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贊成之。敬瑭僭位太原，以知遠為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送敬瑭至上黨，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昇元元年，偽天福二年，授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杜重威代領忠武，知遠領歸德。因恥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敬瑭

怒，欲罷其兵職。宰相趙瑩以為不可，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昇元四年，偽天福五年，徙鄴都留守，尋授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自知遠從敬瑭起太原，有功勳，位已高。及敬瑭薨，重貴立，與契丹絶盟，用兵北方。重貴疑知遠有異志，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保大三年，偽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尋加守太尉，然知遠未嘗出兵。契丹寇澶州，別遣偉王攻雁門，知遠敗之於秀容。保大五年，契丹入晉，重貴北遷。知遠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為"兒"，賜以木拐一。木拐，虜之所貴，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得。峻持拐歸，虜人望之皆避道。峻還，為知遠言"契丹必不能成大事"，乃議建國。

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彦威等上牋勸進。辛未，知遠僭位，稱"天福十二年"。磁州賊帥梁暉取相州歸附。都將史宏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儔殺其守將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歸附。辛巳，陝州留後王守恩歸附。三月丙戌，朔，蠲河東雜税。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彦詢以其州歸附。壬寅，契丹遁。以其將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為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宏肇取潞州。戊辰，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歸附。史宏肇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於欒城。趙延壽於鎮州自稱權知國事。五年甲午，太原尹劉崇為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蕭翰遁歸於契丹。以邠國公李從益知

南朝軍國事。戊申，次絳州，刺史李從朗歸附。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偽國號"漢"，赦罪人，蠲民稅。是月，劉昫卒。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鄴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八月壬午，朔，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將劉鐸，入於邢州。庚辰，北征。冬十月甲申，次韋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保大六年，偽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己未，知遠更名"暠"。丁丑，薨。年五十四，葬睿陵。子承祐立。

承祐，知遠第二子也。姿貌白晳，眉目疏朗。知遠僭位，授左衛上將軍大內都點檢。兄承訓，長而賢，知遠愛之。方屬以為嗣，而承訓卒。知遠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知遠薨，秘不發喪，殺杜重威。偽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遂僭皇帝位。壬辰，右衛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於大散關，敗之。癸巳，大赦。三月丁丑，李守貞反，陷潼關。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監王玉克潼關。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附於李守貞。客省使王峻帥師屯於關西。閏五月，國子監奏："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秋七月癸亥，契丹鄭州否刺史王彥徽來奔。乙亥王景崇叛附於李守貞。八月壬午，郭威討李守貞。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尚宏遷及趙思綰戰，敗績。保大七年，偽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赦囚。二月丙

子，蠲民紐配租。夏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逐降。乙丑，趙思綰降。秋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於京兆。甲子，克河中。八月，郭從義殺前永興巡檢喬守溫。丙戌，郭威遣使獻俘。冬十月庚午，朔，契丹寇趙、魏。羣臣進添都馬。癸未，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以所撰《實録》二十卷上之。丙戌，契丹陷内邱。己丑，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伐契丹。十一月，契丹遁。保大八年，偽乾祐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丙午，郭威進添都馬。壬申，趙暉獻馘俘。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史宏肇、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庚辰，成義軍節度使宋廷渥叛附於威。壬午，威犯封邱，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彦超軍於七里店。癸未，勞軍於北郊。甲申，勞軍於劉子陂。慕容彦超及郭威戰，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於威。乙酉，承祐策馬至元化門，遂與蘇逢吉、郭允明詣西北邨舍。允明知事不濟，乃剚刃於承祐。承祐薨，年二十。逢吉、允明皆自殺。其後郭威諡承祐曰"隱"，葬陽翟。

旻，初名崇，知遠母弟也。為人美鬚髯，重瞳。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知遠臣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署旻為都指揮使。知遠僭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中書門下平章事。承祐嗣位，改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承祐年少，政在大臣。郭威為樞密使，有功，素與旻有隙。旻與屬吏鄭珙謀，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民丁以自固。保大八年，偽乾祐三年，郭威起兵，承祐遇弑。旻乃謀舉兵，威反狀已白，而承祐諸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謬請立旻子贇為嗣。是時，人皆知威非實意，而旻獨喜曰："吾見為帝矣，

何害?"罷兵,遣人至京師。威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稱之為"郭雀兒"。至是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旻益喜,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驤勸其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俟變。旻大罵驤離閒父子,命牽出斬之,并殺其妻。以其事白於母后,以明無他。已而威果篡位,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詧奉書於威,求贇歸太原。而贇不得歸,旻始思自立。保大九年,僭帝位於晉陽,仍稱乾祐四年。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沁、遼、麟、石諸州之地。以次子承鈞為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為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為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詧行使於契丹,契丹與旻約為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契丹遣使册命旻為"大漢神武皇帝",又以自愛黃驎、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為述軋所弒,述律代立。旻遣樞密使王得中聘於述律,請兵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為王峻所敗。德扆因取岢嵐州。

保大十二年,偽乾祐七年春正月,郭威薨,養子柴榮立。旻聞之,喜。遣使乞兵於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諸奚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為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與契丹兵南出團柏,屯梁侯驛。昭義軍節度使李筠遣將逆戰於太平驛,元徽斬其將穆令均,筠遁歸上黨。遂圍潞州。時柴榮新即位,以謂旻幸其有大喪,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皆謂"不可"。榮意甚銳,遂行。與旻遇於高平。楊

衮望其師，謂旻曰："勁敵也，未可輕動。"旻不聽；王得中叩馬諫，又不聽；趣元徽進兵。會馬躓，為榮兵所殺。旻遂大敗。日暮，收餘兵阻澗而守。榮將劉詞繼至，復乘勝追擊，旻又大敗。旻間道馳去，夜失道，得邨兵民為嚮導，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榮收軍潞州，大宴軍士。斬敗將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彦卿、史彦超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方四十里，榮兵去城三百步，圍之匝月。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而彦卿為契丹所敗，彦超戰歿，榮乃班師。旻自敗高平，已而被圍，憂憤成疾，冬十一月，薨，年六十。子鈞立。

鈞，旻次子也。初名承鈞。少好學工書。旻薨，鈞謂服喪以日易月，非禮也，始行三年之喪。奉表契丹，自稱"男"。契丹答詔呼為"兒"，遣使册命嗣位。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保大十三年，偽乾祐八年春二月庚申，遣使如契丹，請加上尊號。不許。保大十四年，偽乾祐九年冬，改明年為"天會"，保大十五年，偽天會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冬十一月，契丹遣高勳以兵助鈞，鈞遣李存瓌與勳擊周，至潞州而還。保大十六年，偽天會二年，柴榮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告於鈞，將發兵而榮班師，乃已。中興三年，偽天會四年春正月乙巳，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拒宋，遣牙將劉繼冲、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於太原，乞兵為援，鈞欲謀於契丹，繼冲述筠意，請無用契丹兵。鈞即率本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於汾水。僕射趙華獨言筠舉事輕易，未可為恃。鈞至太平驛，封筠隴

西郡王。筠見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心甚悔。因自陳受郭氏恩，不敢愛死。而鈞與郭氏世仇，聞其言亦不悅。遂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協，筠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融被執。宋祖以鐵撾擊融首，不死。釋之。鈞懼，引師歸。偽天會七年秋七月，宋師侵邊。冬十月丙申，遣使告契丹，以抱腹山人郭無為參議國政。鈞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既召無為同平章事，復以五臺山僧繼顒署鴻臚卿。十二月，遣從子繼文如契丹，契丹拘之不遣。先是，旻凡舉事必稟契丹，及鈞立，禮文多略。契丹遣使責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鈞奉之愈謹，而契丹相待益薄。宋祖常因眄上諜者謂鈞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民？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决勝負。"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其世不加兵。偽天會十二年秋七月，鈞以勢力窘弱，憂瘁得疾。戊申，遂薨，年四十三，謚曰"孝和"。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父釗為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知遠以釗，婿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才能，但衣食之而無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怏怏，一日乘醉拔佩刀傷，未死。釗即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及旻女皆卒。旻以鈞無子，乃以二子命鈞養為子。鈞立，以繼恩為太原尹。鈞嘗語郭無為："繼恩非濟世才"。無為

不對。鈞卧病，召無為以後事付之。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衰服視事，皆居勤政閣，而鈞故執事百官宿衛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己酉，繼恩會諸臣飲酒，既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户而殺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侯霸榮，并其黨。繼恩立裁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為授意於霸榮，殺之以滅口，而左右卒莫能明。無為迎立繼元。

繼元，鈞養子也。初授檢校司徒，累遷金吾衛大將軍，充大内都點檢。繼恩時，進太師，兼太原尹。偽天會十二年冬十一月，既襲位，仍稱"天會"不改元，復修好於契丹。天會十七年冬十二月，將改元，遣使禀命於契丹。偽廣運元年春正月，改元。初，宋師引汾水浸城，并人大恐。會城中有積草漂出，塞之，得無害。郭無為勸繼元出降。繼元恃契丹為援，未之許也。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百萬師乎？"蓋欲摇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太平興國四年夏五月，宋師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前樞密副使馬峰入見，流涕以興亡諭之。五月癸未夜，繼元乃遣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宋以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淳化中，繼元薨。

述曰：後唐之廢也，固由敬瑭之篡逆，而知遠實左右之，罪亦大矣！及其乘虚竊據，僭號登宸，撫御無方，干戈不息，未及二年而身亡。承祐稚弱無能，又未及二年而身弒國亡。何其速耶？旻受郭威之欺，固由長城自壞，其得保一隅以圖存，歷四傳而殄滅，猶幸也夫！

續唐書卷三十四

周世家第十三

郭威，字文仲，邢州堯山人也。本常氏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父簡，事石敬瑭為順州刺史。劉仁恭破順州，簡見殺。威形神魁梧，負氣，好使酒。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威時年十八，以勇力應募。莊宗滅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悉隸從馬直。威年二十一，以通書算補為軍吏。好讀《闔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為侍衛軍吏。劉知遠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臨鎮嘗以威從。契丹滅晉，知遠起兵太原，僭位。拜威樞密副使。保大六年，偽乾祐元年春正月，知遠疾革，以承祐託威。承祐嗣位，拜威樞密使。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承祐遣將討之。久皆無功，乃加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督諸將出戰。威大破之。守貞自焚死。偽乾祐二年秋八月，威自河中班師。承祐賜賚優厚，旋議賜勳，欲兼方鎮。威辭之，乃止。九月，加威檢校太師，兼侍中。冬十月，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

魏州，契丹遁。偽乾祐三年春二月，師還。夏四月，授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承祐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宏肇，又使李宏義殺王殷，又使郭崇殺威及王峻於魏。詔書先至澶州，宏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宏義遣人告威，而詔殺威、峻使者亦止。威匿詔書，召院吏魏仁浦謀之。仁浦勸威反，教其倒用留守印，更為詔令。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承祐遣開封尹侯益等率兵拒威，又遣内養鷹脱覘威所向。鷹脱為威所得，乃附脱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承祐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於京師。庚辰，威至滑州，宋延渥叛降。壬午，犯封邱。甲申，及慕容彦超戰於劉子陂，彦超敗績，奔於兗州。承祐遇弑於趙邨。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率百官朝承祐母后，請立嗣君。庚寅，威立泰寧軍節度使贇為嗣。辛卯，請母后臨朝聽政。十二月甲戌，朔，威北伐契丹軍於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贇於宋州，殺之。庚申，母后制以威監國。

保大九年，偽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威篡帝位。大赦，改元，偽國號"周"。戊寅，劉旻自立於太原。二月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於契丹。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彦超克徐州。冬十月丙午，劉旻起兵討威，攻自晉州。十一月，王峻及王彦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彦超反。保大十年，偽廣順二年春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岢嵐軍。癸亥，至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壬午，赦兗州。夏

六月乙酉，朔，詣曲阜祀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丑，契丹寇邊。保大十一年，偽廣順三年春三月甲申，封柴榮為晉王。夏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保大十二年，偽顯德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壬辰，威薨，年五十一。遺令薄葬，葬嵩陵。養子榮立。

榮，威之養子也。本姓柴，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威，榮幼從姑長威家。威愛其謹厚，遂以為子。榮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威為漢樞密使，榮為左監門衛將軍。威篡位，累拜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授開封尹，封晉王。偽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威薨，祕不發喪。丙申，發喪，榮即位。仍稱"顯德"，不改元。三月辛巳，大赦。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癸巳，及劉旻戰於高原，敗之。追及於高平，又敗之。夏四月乙卯，汾州防禦使董希顏、遼州刺史張漢超俱叛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取石、泌州。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忻州監軍李勍殺其刺史趙皋叛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附契丹救漢。丁酉，符彥卿及契丹戰於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保大十三年，偽顯德二年春二月，求直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秋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犯金陵。戊申，王景克鳳州。保大十四年，偽顯德三年春正月庚子，向訓守東京。壬寅，出師南侵。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犯金陵，及唐兵戰於正陽，敗之。壬申，克滁州。甲戌，

朝廷遣使議行成，不答。壬午，朝廷使鍾謨下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取光、舒、常州。夏四月，常、泰州復入於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囚。秋七月，光、舒、滁州復入於唐。八月乙丑，勸民種木及韭。冬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乙酉，殺唐臣孫晟。保大十五年，偽顯德四年春正月乙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樞密副使王朴守東京。乙亥，出師南侵。三月丁未，克壽州。夏四月己巳，至自壽州。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壬申，出師南侵。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範再遇叛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叛降。丁丑，取泰州。中興元年，偽顯德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二月甲寅，取揚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三月壬午，朔，如泰州。丁酉，復如揚州。辛卯，如迎鑾鎮。己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為界。秋七月丁亥，頒《均田圖》。冬十月丁酉，括民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户俸户。交泰二年，偽顯德六年春三月甲戌，北征。夏四月壬寅，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以為霸州。癸卯，取瓦橋以為雄州，取淤口關置寨。五月乙巳，朔，取瀛州。甲戌，至自雄州。六月癸未，封子宗訓為梁王，宗誼燕國公。癸巳，榮薨，年三十九。葬慶陵。子宗訓立。

宗訓，榮第四子也。榮即位時，羣臣請封子為王，榮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而還，始封宗訓梁王。偽顯德六年夏六月癸巳，榮薨。甲午，宗訓即位，不改元。秋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為晉王、熙謹紀王、熙誨蘄王。壬寅，高麗

遣使朝貢，并進《別序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於高麗。十一月壬寅，高麗遣使來。交泰三年，偽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契丹入寇河東。癸卯，宋祖率兵北征，夜宿陳橋驛。未署軍變，將士大譟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宋祖即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是日，宋祖遂下詔詣崇元殿受命。封宗訓為鄭王，奉周祀。開寶六年春，宗訓薨於房陵。年十八歲，謚曰"恭"。葬順陵。

述曰：知遠之臨終也，本以承祐託威，而威則陰據其位，墳土未乾，藐孤安在哉！榮起自賤微，頗知政事，崇儒學，闢異端，可謂令主。獨恨其專犯南朝，自忘後患，天降之咎，不永其年。暫傳幼子，而國隨亡，誠不足惜。況當時北漢尚存，與周犄角，不帝漢，何帝周耶！

續唐書卷三十五

后妃傳第一

武皇帝貞簡皇后曹氏，莊宗之母也。太原人，以良家子嬪於武皇。姿質閒麗，性謙退而明辨，雅為秦國夫人所重。從容謂武皇曰："妾觀曹姬，非常婦人。王其厚待之。"武皇多内寵。乾寧初，平燕、薊，得李匡儔妻張氏，有姿色，嬖幸之。姬侍罕得進御，惟太后恩顧不衰。武皇性嚴急，左右有過，必峻於譴罰，無敢言者，惟太后救諫，即為解顏。及莊宗載誕，體貌奇，武皇異而憐之。太后益寵貴，諸夫人咸出其下。太后亦恭勤内助，左右稱之。武皇薨，莊宗嗣晉王位。時李克寧、李存顥謀變，人情危懼。太后召監軍張承業，指莊宗謂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兒，如聞外謀，欲孤付託。公等但置予母子有地，毋令乞養於沛，幸矣！"承業因誅克寧、存顥，以清内難。莊宗善音律，喜伶人謔浪，太后常提耳誨之。天祐七年，鎮、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齒漸衰，兒但不墜先人之業為幸矣，何

事櫛風沐雨，離我晨昏！”莊宗曰：“稟先王之命，須滅仇讎。山東之事，機不可失。”及發，太后餞於汾橋，悲不自勝。莊宗平定趙、魏，駐於鄴城。每一歲之內，馳駕歸寧數四，人服其仁孝。太后初封晉國夫人，莊宗即位，命宰臣盧損奉册上書，上皇太后尊號。其年，平定河南，西幸洛陽。令皇弟存渥、皇子繼岌就太原迎奉，莊宗親至懷州，迎歸長壽宮。太后素與劉太妃善，分訣之後，悒然不樂。俄聞太妃寢疾，尚醫中使，問訊結轍。既而謂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伯仲，彼經年抱疾，但見吾面，差慰中心。吾暫至晉陽旬朔，與之俱來。”莊宗曰：“時方暑毒，山路崎嶇，無煩往復。可令存渥輩迎侍太妃。”乃止。及凶問至，太后痛哭累旬，由是不豫。尋崩於長壽宮。同光三年冬十月，上謚曰“貞簡皇太后”，葬於壽安陵。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后又其次也。初封魏國夫人。后家世寒微。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武皇攻魏州，取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陽宮。貞簡太后教以笙及歌舞，及笄，姿色絶衆，聲伎擅長。莊宗見而悦之。莊宗已為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為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

先是，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為類己，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

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隰，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户)〔尸〕痛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於宮門。

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為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乙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劉氏為皇后。皇后受册，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乃封韓氏為淑妃，伊氏為德妃。莊宗自滅梁後，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微賤，踰次得立，以為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由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

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温韜以后佞佛，

因請以私第為佛寺，為后父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為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絶。莊宗有愛妾，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取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於路。莊宗方與后荒於畋游。十二月己卯，獵畋於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撤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

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於天禄。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粟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於延英殿，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妝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給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

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内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卧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飧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為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

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宫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瑶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弑，後宫皆散走。朱守殷入宫，選得三十餘人。虢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宫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為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於太原，石敬瑭反時，為契丹所虜。又有昭儀侯氏，封汧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國夫人；出使美宣鄧氏，封魏國夫人；御正楚真張氏，封凉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真吴氏，封延陵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韓氏，封昌黎郡夫人；瑶芳張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光二年十二月敕。

明宗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及閔帝。同光初，后以疾崩。明宗即位，追封為"晉國夫人"。長興中，明宗以秦、宋二王位望既隆，因思從貴之義，乃下制曰："故晉國夫人夏氏，素推仁德，久睦宗親。嘗思內助之方，不見中興之義。予當御極，子並為王，有鵲巢之高，無鞶衣之貴。貞魂永逝，懿範常存。攷本朝之文，沿追封之制。將慰懷於九族，冀叶慶於四星。宜追册為皇后，兼定懿號。"既而有司上謚曰"昭懿"。

和武顯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天成三年正月，册為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册為皇后。應順元年正月，册為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閏十二月，隨末帝崩於後樓。

宣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中和末，明宗狥地山東，留戍平山，得后以歸。明宗為裨將，性闊達，不能治生産，曹后亦疏於畫略。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居數年而宣憲后卒，葬於太原，生子從珂，是為潞王。明宗時，從珂已封王，乃追封魏氏為魯國夫人。末帝清泰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祚御歷，奉尊謚於雲陽；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於甄館。而皆追從徽號，祔饗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又覽國史，竊有見明皇帝母曰'昭成皇后竇氏'，代宗皇后母曰'章敬太后吴氏。'始嬪朱邸，俄闕幽宫。鴻圖既屬於明君，尊號咸追於聖母。伏以魯國夫人，發祥沙麓，貽慶河州。三后最賢，周母允成於天統；四妃有子，唐宫先啟於帝基。仰惟當寧之情，彌軫寒泉之思。久虚殷薦，慮損皇猷。臣等謹上尊謚曰'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皇太后故事，擇日備禮

册命。又，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永附先祠，則都下難崇別廟。既追尊謚，合創闕宮，按漢朝故事，園寢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寢祠。今商量上謚後權立同廟，以申告獻。配祀之禮，請俟他年。"從之。

時方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東府東立寢宮。明宗時，內職德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粱故將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子，安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稍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閔帝即位，册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為秦王實以兵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閔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

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末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為比邱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末帝亦為之悽然，待之頗厚。

石敬瑭兵犯京師，末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乃免。明宗時，昭儀王氏，對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周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張氏，封曹國夫人；司寶郭氏，封魏國夫人；司贊于氏，封鄭國夫人；尚服王氏，封衛國夫人；司記蔡氏，封蔡國夫人；司膳翟氏，封滕國夫人；司醞吳氏，封莒國夫人；婕妤高氏，封勃海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氏，封吳郡夫人；司飾聊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司藥孟氏，封咸陽郡夫人；梳篦張氏，封清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櫛篦傅氏，封潁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追封濟陽郡夫人。以上皆長興三年九月敕，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內職仿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敕。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

閔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妃，帝許之。庚

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有賢行，初封魯國夫人，生四子。及即位，立為皇后。未及册命而難作，閔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應順元年四月，末帝入立，后及四子俱見殺。

末帝劉皇后，應州渾元人也。父茂威。后性强戾，末帝素憚之。天成中，對為沛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請立中宫，遂立為皇后。其弟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自鳳翔牙校，環歲之間，歷樞密使，出為鄴都留守。及延皓為張令昭所逐，執政請行朝典，后力制之，止從罷色而已。寇兵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

述曰：自古一代之興衰，固繫於乾綱，亦由於坤道。觀夫貞簡太后，明敏慈祥，謙恭巽順，洵無虧於懿範也哉！劉后黷貨擅權，致為厲階，所謂"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至於明宗夏后、魏后，降年不永，内政無聞。若曹太后及劉后，俱同末帝以崩，完貞全節。以視王淑妃之暫以身免，忝顔受封，終歸見殺，蓋相去遠矣！

續唐書卷三十六

后妃傳第二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韜，江夏人。后幼流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為媵，得幸。生元宗及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達。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為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苟言笑，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從容諫曰："移孝為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烈祖大悟，因寢其行，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三年，封齊王妃。烈祖受禪，册立為皇后。裨贊內政，多所受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衆。及崩，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己、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元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每元宗朝，惟勞其良苦，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曰："婦

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十月，崩，祔葬永陵，謚“元敬”。后有姪宋謂，為參軍，以國戚官不顯。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記。初入宮，年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引。既承恩寵，服御輒亞於后，而諸宮罕得進御。生江王景遹。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為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遹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為尼。景遹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即位，始封景遹保寧王，許种氏就養於景遜宮。封皇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烈祖後宮又有汝南郡君周氏，追封許國太妃。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事吳為裨將，義祖謀誅張顥，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三十輩，斬顥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顥。後頗恃功頡頏，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吾赤族之禍，閒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即后也。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子不敵此女！”元宗起家自尚書郎至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即位，立為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

大練，淡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姒，然後及中宫。元宗樂推諸弟，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為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數月。後主即位，册為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乾德三年十月，崩。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哀動左右。葬順陵，謚"光穆"。元宗後宫有淩氏，生韓王從善，隨後主北遷，封吴國夫人。又有平昌郡公主孟氏、昭容吉氏。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所御燒槽琵琶賜之。燒槽者，即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斲之，或謂因爨而存之。后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絶。元宗南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即位，册立為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絶不復傳，後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泆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内史舍人徐鉉聞《霓裳羽衣》曰："法曲終則緩，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舊譜實緩，宫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匹以旌敢言，然不為輟也。后生三子皆秀嶷。其季仲宣，儀寧清峻，

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卧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别院。忽遘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侍膳，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邁非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托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是。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親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别。又自為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妝，口内含玉，殂於瑶光殿之西室。時後主四年十一月甲戌也。年二十九。明年正月壬午，遷靈柩於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自為誄曰：

"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貴殷世逸。樂尠愁殷。沈烏逞兔，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忘新。闕景頹岸，世閲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搆屈平虚，亦憫終古。况我心摧，興哀有地。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禄於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峻德，孤映鮮雙。纖穠挺秀，婉孌開揚。豔不至冶，慧或無傷。盤紳奚誡，慎肅惟常。環佩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鑒，眼采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瓌姿禀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舍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婉。媒無勞辭，筮無遠報。歸妹邀終，咸爻協兆。俯仰同心，綢繆自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泝危言。遺情盼盼，哀淚漣漣。何為忍心，覽此哀編？絶豔易凋，連城易脆。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

飢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弈棋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發爰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繄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徵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往度。翦遏繁態，靄成新矩。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襟，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輦窮歡，是晏是息。含桃薦食，畏日流空。林雕晚籜，蓮無疏紅。煙輕麗服，雪瑩修容。纖眉範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哀，萃此秋晏。我心無憂，物莫能亂。弦爾清商，豔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且宴。寒生蕙幄，雪舞蘭堂。珠籠暮卷，金爐夕香。麗爾渥丹，婉爾清揚。厭厭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怏。如何倏然，已為疇曩？嗚呼哀哉！孰謂逝者，荏苒彌疏？我思姝子，永念猶初。愛而不見，我心燬如。寒暑斯疚，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極，心如之何！草樹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渙乎忉怛，恍越

乎憔悴。嗚呼哀哉！歲云莫兮，無相見期。情瞀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昔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斂怨為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暧，空曖曖兮愁煙起。娥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蓍既許；簫笳凄咽兮，旅常是舉。龍輴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柯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憐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寤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隳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抆血撫櫬，邀於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

遂以其所製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初，烈祖為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代，尤為親信。元宗以宗為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為吴王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謚“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尚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而禮官議謚，及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後主繼室后周氏，昭惠后妹也。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静。昭惠后感疾，后常出入宫内，而昭惠后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后驚曰：“妹在此邪？”后幼未識嫌疑，即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后恚怒返卧，至死面不外向。后未勝禮服，待年宫中。明年，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

宮位號久虛，至後主八年，始議立后為繼室。南唐三世皆娶於藩邸，故皇帝婚禮，議者不一。乃命太常博士陳致雍考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為古今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曰："按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因此以為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為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評其異同。時佑方寵用，游希旨奏佑為是，遂施用之。既而游病疽，鉉慙其不主己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為祟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侈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墜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閒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焉。成禮之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為詩以諷，而後主不之譴。后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殂。

後主保儀黃氏，世為江夏人。父守忠，遇亂徙湘、湖，事馬氏為裨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鎬下湖南，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納後宮。後主見其美，選為保儀。容態華麗，冠絶當世，顧盼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后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墨寶而已。黃氏服勤

降體，以事小周后。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黄氏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禮也。元宗、後主皆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跡至都，保儀實掌之。都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為他人得。"及城陷，圖籍俱煬，靡有遺者。黄氏隨後主北遷，卒於大梁。

又有宫人流珠，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問左右，無知音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又有喬氏及慶奴、秋水、宫娘，皆後主宫人。

述曰：元敬皇后及光穆皇后，再世徽音，克修内政，幾與長孫媲美矣。昭惠后以色技邀恩，有乖治化。至於繼后，酣舞媚君，卒成亡國之禍。可歎也已！

續唐書卷三十七

宗室傳第三

克讓，武皇之仲弟。少善騎射。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授金吾衛將軍，留宿衛。初，李氏以部屬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其後武皇起雲中，殺段文楚，天子發兵致討，遣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其僕何相、溫文寬、石的歷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官兵乃止。克讓奔於雁門。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還宿衛。黃巢犯闕，克讓守潼關，為賊所敗，伏於南山佛寺，寺僧殺之。

克修，字崇遠，武皇之從父弟。從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武皇鎮雁門，以為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為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於邢州，武皇平潞州，乃表克修為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武皇自將伐邢、洺，還軍過潞。克修性儉嗇，供饋甚薄。武皇怒而笞之，克修慚憤發疾，卒，年三十

一。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為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陷涿州，嗣弼没於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為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於胡壁，獲其將龐讓。梁兵圍蒼縣，嗣肱從存審救之。其兵解去，以功授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兵定、媯、儒三州，授山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卒於官，年四十五。

克恭，武皇之諸弟，為決勝軍使。克修卒，以克恭代為昭義軍節度使。性驕横不法，未嫻軍政。潞人素便克修之簡正，以非罪暴卒，而惡克恭之縱恣。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於武皇。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武皇遣李元審討之。戰於沁水，元審大敗，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出奔，行至長子，為野人所殺，傳首於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梁。武皇令康君立討梁，獲霸等誅之。乃以君立為昭義軍節度使。

克寧，武皇之季弟。為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武皇甚謹。武皇與赫連鐸戰雲、蔚間，後從達靼入破黄巢，未嘗不從。武皇鎮太原，以為内外都制置藩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凡軍政皆決之。武皇疾篤，召莊宗侍。屬克寧、張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言終棄代。莊宗告克寧曰："兒年孤穉，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不足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衆情推服。敢以軍府請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亡兄之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率先拜賀。莊宗嗣位，政事一切委之。武皇養子李存顯陰計於克

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富貴功名，宜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代父慈子孝，先王土地有歸，吾復何求？"克寧妻孟夫人，素剛悍。存顥等各遣其妻入説夫人，屬迫克寧，克寧惑之。會克寧因事殺都虞候李存質，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請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顥叛。莊宗召承業、存璋謂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即避路，則禍亂可紓矣。"承業等謀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與存顥既至，俱伏法。

存美，武皇子，莊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邕王。莊宗敗，存美以病風得免。居於晉陽，其後不知所終。

存霸，武皇子，莊宗第三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永王。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居京師食俸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李紹榮欲奔河中就存霸，從兵稍散。存霸亦率衆千人，棄鎮奔晉陽。從兵逃散，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削髮衣僧服，謁符彦超："願為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彦超曰："六相公來，當取奏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

存禮，武皇子，莊宗第四弟。同光三年，封薛王。莊宗敗後，竟不知所終。

存渥，武皇子，莊宗第五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申王。莊宗敗，與劉皇后同奔晉陽，李彦超不納。行至風谷，為部下所殺。

存乂，武皇子，莊宗第六弟。同光三年，封睦王。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十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之。又煉丹汞，易人形，破扃鐍。莊宗頗神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於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為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絶後患，乃誣言存乂過十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為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邀存乂而殺之。時朱友謙謀與存乂為郭氏報冤，莊宗遣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十郎。

存確，武皇子，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通王。莊宗敗後，為霍彦威所殺。

存紀，武皇子，莊宗第八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雅王。莊宗敗，亦為霍彦威所殺。

莊宗又有弟存矩。莊宗攻范陽，盧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會兵擊劉鄩，後為亂軍所殺。

繼岌，莊宗長子。莊宗五子，惟繼岌為劉皇后所出，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皆不著其母姓名號。莊宗即位，以繼岌為北都留守。同光三年九月，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為都統，郭崇韜為招討使，任圜為翰林學士，李愚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

屯利州，分其半，逆戰於三泉，為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泊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緜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階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吕知柔為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心益不平。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牙門閑然。由是崇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為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悦，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彦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彦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遏，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后以彦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便可果決！"后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岌，使殺崇

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彦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噍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争，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至興平，聞明宗反。兵至京師，欲馳救。行至渭南，師徒潰散，自縊死。繼潼、繼嵩、繼嶢皆為光禄大夫檢校司徒，蓋皆年幼未封。莊宗敗時，武皇子孫存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不知所終，武皇之後遂絶。

從璟，明宗長子，初名從審。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陳，人罕及焉。從莊宗於河上，累有戰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旨，無令有疑。"從璟行至中途，為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莊宗赴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不聽。尋為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

從榮，明宗第二子，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為河南尹，封秦王。一日，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左。今

聞此姦險之言，豈朕之所望？"鞫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難處。且望嚴誡。"遂止。從榮為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唱和，自謂章句獨步一時。有詩千餘，自號曰《紫府集》。長興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乃請以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秦府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張弓挾矢，馳騁盈巷。既受元帥之命，即令其府屬僚佐及四方游士，各試《檄淮南書》一道，陳己將廓清宇內之意。初，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既隆，不敢忤旨。"即奏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為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稅為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既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後舉兵犯宮室，敗死。廢為庶人。

從璨，明宗諸子，性剛直，好客疏財，意豁如也。天成中，為右衛大將軍。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璨亦不之屈，重誨嘗以此忌之。明宗幸汴，留從璨為大內皇城使。一日，召賓友於會節園，酣酒之後，戲登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內，乃全乖委任。但恣遨游於予行從之園，頻恣歌歡之會，仍施峻法，顯戮平人，致彼喧譁，達於聞聽。方當立方，固不黨親。宜貶房州司户參軍，仍令盡命。"長興中，重誨得罪，令復舊官，仍贈太保。

從益，明宗之幼子。宮嬪所生，明宗命王淑妃母之。嘗謂左右曰："惟此兒生於皇宮。"故尤所鍾愛。長興末，封許

王。石敬瑭篡位，以從益為二王後，改封郇國公。其後與母歸洛陽，及契丹至汴，以從益遥領曹州節度使，復封許王。與王妃尋歸西京。劉知遠自太原起軍建號，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之，行周等不從，且奏其事。知遠怒，命郭崇義先入京師，殺王淑妃與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母子何罪？吾既為契丹所立，非敢與人争國。何不且留吾兒，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

重哲，閔帝子。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重吉，末帝長子。末帝一女為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出。末帝鎮鳳翔，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閔帝嗣位，不欲末帝子掌親兵，乃出為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末帝北京。末帝兵起，閔帝遣殿直楚光、匡祚執重吉幽於宋州。搒捶重吉，籍其家財，既而殺之。幼澄亦死。

重美，末帝第二子。幼而明敏如成人。末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其後聞兵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散山谷。門者請禁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皇后積薪欲燒宫室，重美諫曰："新主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卒與末帝俱自焚死。

述曰：繼岌伐蜀成功，兵不血刃，尋遭内難，殞命中途，誠堪惋惜！從璟臨陳有威名，而臨難無苟免，死於君

側，克篤忠貞。從榮翩翩儒雅，自賞風流，皆禍之由，失之輕躁。從璨、從益，一害於權臣，一迫於强敵，皆不得善終。哀哉！重美以童齔之年，遭國家之變，乃能救流亡之百姓，止宫室之一燔，身雖自焚，史則垂名。其賢明若是，於唐室有光矣！

續唐書卷三十八

宗室傳第四

景遷，烈祖第二子。宋皇后所生。幼警敏，讀書一覽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上饒公主，為駙馬都尉。服用不尚華侈，歷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為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謚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且壽最永，故烈祖愛之。至是始悟其妄。昇元元年，追封高平郡王。保大初，追封楚王。

景遂，烈祖第三子，宋皇后所生。仕吳為門下侍郎。烈祖受禪，自吉王進封壽王，除東都留守江都尹。性純厚恬淡，有士君子風。讓王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聳歎。烈祖晏駕，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徙封燕王，又改封齊王，加諸道兵馬元帥。明年，命景

遂總庶政。已降詔，僉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立為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太弟官屬。景遂固辭不得，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自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常賦詩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常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忤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手疏，言"易，國士。宜夙夜納誨，無使泛不測之淵。"元宗報曰："易，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封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為鎮南軍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傲，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初，景遂之出鎮也，宏冀為太子。一日，被譴於元宗，有復立景遂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忿，常以忤意殺都押牙袁從範之子，宏冀刺知之。乃使親吏持酖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範毒漿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殮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稍慰之，因妄言：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酖事竟不之知。廢朝三日，贈太弟，謚"文成"。

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宋皇后生。時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因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為嗣，難於越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既迫於臣下，義不得行，乃立景遂為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王，為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

孝友純至，常從游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他舟，初不善泅，遽投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為精誠所感。又性剛疾惡，朝廷嚴憚之。元宗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己、延魯、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己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己，欲以虛辭為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忽忘我。"景達不勝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己。元宗諭解，久之乃已。張易語景達曰："羣小搆扇，其禍不小。殿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悟，自是畏禍，遇曲宴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為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達署牘尾而已。朱元之叛，壽州陷，皆覺為之，景達不能詰。初，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為永年。贈太弟，謚"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之說，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絶所好。其勇於從善如此。

景遹，字宜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景遹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夫人得譴，宋皇后鞠養景遹如己出。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為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獨景遹排斥佛書，專尊六經名教。贛令卒，尉邵季良攝令，以令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遹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規正，景遹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

涕，厚恤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就拜侍中。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子季操，官宗正卿。

宏冀，元宗長子。母為鍾皇后。故唐末民間相傳讖曰："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宏冀"。初封東平公，徙南昌王。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為兵馬元帥，景達為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宏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為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宏冀為人沈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常州，元宗念宏冀尚少，不習軍旅，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師之重，衆心所恃，一却足則部下搖矣。"宏冀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逸。乞效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宏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宏冀以時方艱危，悉驅出轅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事專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景達為元帥，又奔潰南歸，獨宏冀有功，遂立為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宏冀以剛斷濟，紀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宏冀大懼。故景遂遇酖死，元宗既請盟於周，以在位久，恥心降屈，屢遣使如周，欲傳位宏冀，使為大國附庸。周致書止之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備形縟旨。叙

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爰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為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匡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明，必照誠懷。”元宗乃已。周遣使至，亦別賜宏冀、宏信以為常。交泰二年七月，宏冀屬疾，數見景遂為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張泊上書言：“世子之德，在視膳問安。今標顯武功，非所以防微杜漸也。”元宗善之，下其議。改謚曰“文獻”。泊由是進用。

宏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容貌秀徹。年十四，為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游，惟以賦詩為樂。初宏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宏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葬金陵城南五里。命韓熙載作碑文以表之。宏茂幼時，有異僧言人壽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宏茂。僧手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一十九。

從善，字子思，元宗第七子，後主同母弟。器度凝遠，初封紀國公，進封鄧王，使周。會宋祖受禪，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為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晏駕，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游求遺詔，游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不介意，愈加輯睦，徙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後主十一年，遣

朝於宋。宋以從善為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幕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每憑高北望，泣下沾襟。由是歲時游燕，多罷不講。常製《却登高文》曰："玉斝澄醪，金盤繡糕。茱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月令，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後主告之曰：'昔時之壯也，意如馬，心如猱。情槩樂志，驩賞忘勞。悁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紉綵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舍逸遨？小作花枝金鞠剪，長裁羅被翠為袍。豈知萑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滔滔。今余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忉忉。愴家難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陶。涉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關兮睇予目。原有鴒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凄凄，心躑躅兮淚漣洏。無一驩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之。國亡。改授右神武大將軍，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又十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警敏能文。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國。宋征李重進，遣從鎰詣行在。後主嗣位，封鄧王，已而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近臣俱賦詩，後主自為序。及貶制度，降江南國公。宋以不朝致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宋兵悉已南渡，從鎰留汴京，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閤門，趣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

貢獻。其介潘慎修以為國被討濒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宋祖嘉其知禮，為易供帳，加賜牲餼，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待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致城陷。從鎰從後主北歸，無何病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同母弟。數歲能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出鎮江州。及貶制度，降鄂國公。歸宋，為右神武大將軍，改名"從誧"。又十九年，以本官出為安遠行軍司馬。不知所終。

從慶，元宗子，長為楚定王。後主時，封昭平郡公。北遷，授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廂都指揮使。

從信，元宗少子。後主時封文陽郡公，北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元宗十子，凡八人可見，其二人逸其名。

仲寓，字叔章，後主長子。有文藝。初封清源郡公，北遷，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終喪，賜積珍坊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為治，吏民安之。國亡後十九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後主之後遂絶。

仲宣，後主次子，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有若成人。昭惠后尤愛之。後主三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象前，有大琉璃燈為貓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癇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曰"懷獻"。時昭惠后先屬疾，聞仲宣夭，悲哀更劇，不數日而絶。

述曰：景遷早歲顯名，而降年不永。術士之言，安足信哉！景遂好學能文，功成知退，而卒被酖毒。莫白奇冤，可傷也已！景達孝友性成，疾惡從善，終以隱忍自全。在烈祖諸子中，最純粹，亦最永年。景遏尊名教，闢異端，又能從諫，可謂賢王。若元宗諸子，亦多有才略。而後主《却登高文》，幾得與太宗《鶺鴒頌》並傳，以視其所作《昭惠誄》，豈不有裨風教也乎！

續唐書卷三十九

諸臣傳第五

李嗣昭，字益光。本姓韓，并州太谷民家子。武皇出獵，過其家，見林中鬱鬱有氣，怪而問之。適生兒。因遺以金帛，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為人短小精悍，初嗜酒好樂。武皇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少從征伐，為內衙指揮使。王珙與其兄珂爭帥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三將。汴軍救珙，嗣昭又敗之於胡壁堡，執其將，以功加檢校僕射。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嗣昭與汴將丁會戰於含山，斬首三千級，執其將，遂取澤州。二年，李君慶攻梁潞州，為其所害，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朱全忠自將攻之。嗣昭聞之，棄城而走，前遇伏兵，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舉兵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會大雨，梁軍解去。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於梁，嗣昭復取汾州，斬瑭。遂出陰地，取慈州，又取隰州，皆降其刺史。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

鳳翔。嗣昭乘閒攻梁，戰於平陽，執其將。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會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梁。武皇大恐，謀走雲州，存信等勸奔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計擊之，梁軍方解。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附梁，仍歲之閒，孤城再圍。此時力戰，嗣昭功多。天復六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築夾城以圍之，又遣人招降。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備切。胡柳之戰，為梁所敗，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嗣昭力諫，莊宗然之。時梁軍已登無石山，嗣昭轉擊山北，大敗之。德威既死，嗣昭權知幽州，後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號哭遮留，嗣昭夜遁方得去。天祐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被圍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突入圍，取莊宗以出。時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回顧箙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節制澤、潞，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書令。莊宗即位，贈太師隴西郡公。子七人，繼儔長而懦，次弟繼韜，因之而自立焉。

繼韜，小字留得。少狡獪無賴，因兄之事，莊宗出兵河上，未暇深究，命繼韜為昭義軍留後。繼韜委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其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

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為召居翰等問繼韜事，必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弟繼遠入梁，梁即授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於京師，繼遠諫曰："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繼韜不聽。其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被圍夾城，軍用乏絶，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為言繼韜初無惡，緣奸人致誤。楊氏亦以賂謁劉皇后，為言嗣昭功臣而蒙恩貸。莊宗乃釋繼韜。數召從獵，寵幸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恨之，繼韜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潛使人諭繼遠起變軍城，冀天子遣己安撫。事泄，斬於天津橋。其二子常質於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父反，長復何為？"至是亦誅。即遣使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繼達充軍城巡檢。未幾，召繼儔赴闕。繼儔悉取繼韜婢妾玩好而不即行，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大兄利其所好，於心何安？"乃服衰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殺繼儔。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自剄死。嗣昭七子，至天成初，繼能坐笞殺母婢，為其家誣告謀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繼忠一人僅免。繼忠家晉陽，楊氏積貲猶巨萬。嗣昭舊將裴約初事嗣昭在潞州，最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戍潞州，召民泣諭："故使薨殁，郎君即背君親，余寧俥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衆皆感泣。時梁以董璋為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守之，告急於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裴約能分順逆，不附賊黨。先兄何不幸，生此鴟梟！"乃顧李紹斌曰："為我取

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紹斌率騎赴之，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年六月也。莊宗聞之，嗟痛不已。

李嗣本，雁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鎮將。嗣本少事武皇，為帳中紀綱。漸立戰功，補軍校，因賜姓名，養為子。從擊居庸關，以功為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宏信，以先鋒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遷振武軍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破劉鄩於故元城，收洺、磁、衛三郡。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李嗣恩，吐谷渾部人。本姓駱。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於振武。及鎮太原，補鐵林軍將，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養為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充左厢馬軍都將。從李嗣昭援河中，與梁人力戰，矟中其口，戰不已。莊宗視其傷，深慰之，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轉天雄軍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以守，鄩兵遁。莘之戰，以功遷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於太原，追贈太尉。

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武皇入關，破黃巢，補軍職，賜姓名，為養子，累遷馬步都校。與李存孝交惡，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以功領郴州刺史。武皇將兵救朱宣，存信屯於莘縣，為羅宏信所敗。武皇子落落從討劉仁恭，大敗於安塞。武皇大怒，顧存信曰：“昨日我醉，公不能為我戰耶！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泥首謝罪而免。由是常稱疾。天復二年，卒於晉陽。年

四十一。

李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名敬思。武皇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為養子。常從為騎將救陳、許，逐黃巢，無不克捷。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梁將朱崇節入潞州，遣李讜攻澤州。李罕之告急於武皇，乃遣存孝率騎五千救之。梁人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以為命，今張相公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何恃不降？"存孝選精騎五百，繞梁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待爾肉饌軍。可令肥者出鬬"！梁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矟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時朝廷以孫揆為潞州節度，揆，儒者。以梁卒為衛。褒衣先驅，引騎伏長子西崖谷間。存孝俟揆過，橫擊之，擒揆以歸。遂復取潞州。存孝猿臂善射，手舞鐵撾，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其取潞州功為多，而武皇別以康君立為潞州留後。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徙邢州留後。是時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為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兵至，存孝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乃譖其有二心，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遂附梁通趙，因與幽州不協。反以兵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武皇自將兵，傳其城，掘塹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軍校袁奉韜使人說以"武皇將去，餘非公敵。雖塹何為？"存孝然之，縱兵成塹，深溝高壘難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受深恩，若非存信搆陷，曷為舍父子而附仇敵？願生見王一言而死。"武皇愍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有功無

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為之耳。”武皇叱曰：“爾為書檄，罪我多端。亦存信教耶？”繫歸太原，車裂於市。然武皇終惜其才，恨諸將之不能容，為之廢事旬日。

李存進，字光嗣，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父佺，世吏單于府。武皇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入關，破黃巢，以為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定魏、博，授天雄軍都部署，按治梁亂，皆一切以法。有犯者即梟磔於市，諸軍無不惕息。從戰河上，遷振武軍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每以舟兵往返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以葦笮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為招討使。軍於東垣渡，沙土散惡，築壘難成，存進伐木為柵，軍出芻牧。文禮子處球率兵犯柵，存進出戰橋上，殺之殆盡。而存進亦歿於陣，年六十六。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姓孫，為洋州節度使。末帝起鳳翔，漢韶與張虔昭各帥會兵岐下。各軍皆降，惟漢韶與虔昭不降，俱奔蜀。歷授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於蜀。

李存璋，字德璜，雲中人。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武皇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武皇病革，存璋與張承業受顧命，立莊宗。莊宗以存璋為河東馬步軍使。時軍士多犯法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為之一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拒守有功，遷大同軍防禦，遂為節度使。天祐十九年，卒，追贈太尉。

李存賢，字子良，許州人。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角觝。武皇擊黃巢於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典義兒軍副兵馬，權知蔚州刺史，遷沁州刺史。先是，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寓居，存賢至州，乃復城故所，立廨舍。梁兵屢攻，存賢拒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移刺磁州。天祐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帥師赴之。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諜者告曰："將士欲拘公降，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固其所也。"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授右武衛上將軍。莊宗常與王都角觝較勝，頗以自矜。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賞爾一鎮。"存賢博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李存審病篤，莊宗方內宴，歎曰："創業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方病篤，北方事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於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述曰：人臣而蒙賜姓，自古有之，至唐而更多。及其季也，且養以為子，號曰"義兒軍"。武皇之起并、汾，所依者皆英傑之徒。舊史所紀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追維佐創業之功，嗣昭為烈，没於王事，不愧完人。至於裴約以裨將而效命疆埸，不尤可謂忠乎？存孝勇敢無敵，惜其終為叛臣。餘皆參再造之功，壯三軍之色，不負收養之恩矣。

續唐書卷四十

諸臣傳第六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為紀綱，罕之謁武皇於晉陽，選部下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焉。後以功署牙將，典義兒軍，賜姓名，授匡衛軍都校。柏鄉之役，相距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如賊過橋，勢不可遏。奈何？"建及選士二百馳擊之，梁兵敗走。從戰莘野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遷遼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從攻楊劉，建及躬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前軍逗撓，梁兵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以授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都將。梁攻德勝南城，以竹笮維戰船於河，扼斷軍路。建及以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燒船，斧其竹笮。梁軍皆遁，遂解圍。建及慷慨不羣，常以家資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其得士心，恐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因改為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為帳下小校，瑄敗，歸於梁，為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景仁戰，敗於柏鄉，紹文與別將曹儒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之攻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將渡河。時梁人大恐，河無舟楫。紹文懼為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河、内黄至魏州，歸於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曰"李紹文"。分其兩將三千人為左右匡霸軍，仍令紹文、曹儒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檢校司空，移將匡衛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破劉鄩於故元城，歷貝、隰、代三州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屯德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為馬步軍都虞候。從破王彦章於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討西川，為洋州節度留後，領鎮江軍節度使。天成中，為武信軍節度使。尋卒於鎮。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初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常犯法當死，將就戮於郊外，臨刑，指壞垣謂主者曰："願就死於此，冀得垣土覆屍。"主者哀之，為徙垣下。遷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助歡，妓曰："有符存者，常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方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歌而悦之，得不死。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後罕之為部將所逼，部下分散，存審乃歸武皇。賜姓李，名存審，以為義兒軍使。從擊李匡儔為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瑭，遷左右厢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

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攻蔚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以功遥領邢、洺、磁團練使。魏博歸款，莊宗遣存審率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博，存審殿軍魏縣，屈劉鄩於莘西，敗之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授存審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鎮横海，就加平章事。契丹圍幽州，存審分兵擊走之。從戰胡柳陂，周德威陣亡，存審與其子彦圖力戰，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南北城，遷内外蕃漢總管。梁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乃遣存審與李嗣昭等赴之。屯兵朝邑，按軍不動。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氣如鬬雞狀，存審決戰，擊鄩，大敗之。閻寶、李嗣昭等討張文禮，相次戰歿，最後遣存審破之，加檢校太傅。無何，契丹犯燕、薊，授存審盧龍軍節度使。存審已病，力辭，慰諭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以身為大將，不得與收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入覲。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加於己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崇韜曰："吾夫與國有功，而與公鄉里親舊，忍令死棄北荒乎？"崇韜益怒。存審累上章，輒不許。乃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祛之人，皆得面覲彤墀，奉觴丹陛，獨余壅隔窮野。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亟，乃請許入覲。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於幽州，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臨終，戒諸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位將相，履鋒冒刃，得至此。"因出其平生身中矢鏃百餘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五子：彦超、彦饒、彦卿、彦能、彦琳。彦超為汾州刺史。明宗入洛

陽，時彦超為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於太原，留守張憲欲納之，彦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德之，以為北京守；徙鎮昭義，改金吾上將軍；復為泰寧軍節度使，移鎮安州。彦超家奴王希全，小名"佛留"，盜其貲，因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彦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彦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後為晉主所殺。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初事梁，為宣武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於莊宗，以為護衛指揮使。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鬬，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梁將劉鄩軍於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脱。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由是益奇之，授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梁人大敗。魯奇見王彦章，識之，單馬追及，槍擬其頸，彦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即擒之以獻。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同光四年，遷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魯奇性忠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徙鎮時，河陽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乃得去。頃之，移鎮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日，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而死，年三十九。贈太師齊國公。

元行欽，幽州人，為劉守光裨將。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幽州，守光使募兵雲、朔。時明宗為將，與之接戰於山北。

矢及明宗，中股。既而勢迫，乃降。明宗憐其勇，因養以為子。從戰數立功。莊宗聞而取之，以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之營德勝也，與梁軍戰於潘張，師敗而潰，梁軍追及，攢矟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幟，馳一騎，奮劍斷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相持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冠諸將，拜沂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顧左右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平章事。由是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擇將，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進討。攻不能下，退保澶州。莊宗復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兵變入於魏，與趙在禮合。行欽退屯魏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明宗子從璟馳召明宗計事，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縶從璟於路。明日，自魏縣引兵而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復遣從璟通問。行欽即殺從璟。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相顧泣下。行欽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解髻斷髮置地，誓以死報。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百姓所擒。縣令裴進折其足，檻車以獻。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於洛陽市，市人為之流涕。

霍彦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養以為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自右監門衛上將軍以功遷邠寧節度使，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大軍相持，屢敗，降為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彦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崇元殿，彦威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皆卿功也。"彦威等伏陛謝罪。莊宗曰："吾與話舊，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甚親厚之。趙在禮反，彦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與明宗會兵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為其所逼，入魏州，部兵皆潰，獨彦威所將兵五千人，衛護明宗至魏縣。時明宗欲趨常山，彦威勸明宗南向。莊宗崩，從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内外機事，皆決於彦威。乃擅收段凝、温韜下獄，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内難方平，豈公報讎之時？"乃止。徙鎮平盧，歷官至太尉，兼中書令。天成三年冬，卒，年五十七。明宗輟朝，終月不舉樂。贈太師，謚"忠武"。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人杜氏養為子，冒姓"杜"。梁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帳下，號"廳子都"。晏球與選，遂為廳子都指揮使，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歷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入援，行至封邱，聞國喪，即解甲來降。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後上章求還本姓名。鄴之亂，明宗入赴内難，時晏球在瓦橋關，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從至京師，以功授宋州節度使。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以兵戍滿城。王

都據定州，契丹遣禿餒率萬騎來援，晏球引軍保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督軍士，令短兵擊賊，回顧者斬。符彦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賊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五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俘獲二千騎而還。惕隱以餘衆北走幽州，趙德鈞以兵邀擊之，獲酋長七百餘人，并惕隱送京師。契丹遂弱。晏球圍定州既久，明宗數遣使督其破賊。晏球曰："賊壘堅峻，但入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自當魚潰。"明宗然之。晏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祿賜施財，盡以分給。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服。是冬平賊。自初戰至於城拔，不戮一人，上下得歡心焉。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移鎮平盧，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於鎮，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徹，官懷州刺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初名簡，以卒隸漩池鎮，有罪亡去為盜，後事陝州節度使王珙為軍校。珙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珂附朱全忠。全忠表璠代珙。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全忠又表友謙代璠。友謙事全忠益謹，全忠更其名"友謙"，録為子。全忠篡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其後全忠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不奉命，遂附莊宗。友珪遣將討之，莊宗親總軍赴援。戰於平陽，大敗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醉寢帳中，莊宗熟視之謂左右曰："此真貴人也，惜其臂短耳。"梁將劉鄩攻同州，友謙來告急。莊宗遣李存審赴援，解圍而還。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莊宗滅梁，

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為許州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隆，一時無比。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於友謙。不得，皆怒之。郭崇韜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大兵初出，繼麟以為討己，頗有拒命之意。"又言："崇韜謀反，以繼麟為內應。崇韜死，謀與存乂為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羣小言之不已。友謙聞之，將入朝。部將皆阻之，友謙曰："郭公功倍於我，尚為讒死。我不自明，誰為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為變書告繼麟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滑州節度使，遣朱守殷以兵圍其館，驅出徽安門外而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於河中。魯奇至其家，其家張氏率家屬二百餘口出見曰："請疏骨肉名字，無及他人。"將刑，張氏取鐵券示之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言語！"魯奇亦為變色。天下哀之。

康延孝，代北人。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於梁。朱友貞遣段凝軍於河上，以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友貞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率百騎來奔。見莊宗於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以為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守博州刺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莊宗滅梁，延孝頗有力焉。以功授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同光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緜州。衍復

斷縣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右厢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遇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遫相從，反俯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璋訴於崇韜，崇韜解璋軍職，署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刃犯險，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耶，敢違我節度？"延孝懼而退。未幾，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俯首何門耶？"璋哀求以免。繼岌班師，延孝以萬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詔以朱友謙有罪伏誅，令繼岌殺其子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驚。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諸校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泣訴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多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集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於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酒飲之於車中，而謂曰："公自梁歸命，遂

擁節旄，今復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入此檻車耶？”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居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向延嗣賫詔至，遂殺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南陽王恕己之後。父敬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象先以梁甥為宣武軍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歷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初為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並以誅友珪有功，乃掌親軍，判京尹，拜平章事。及在宋州十餘年，苛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貨數十萬，賂權貴及劉皇后，并伶官宦者。由是内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曰：“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即命歸鎮。是歲，卒於理所，年六十一。贈太師。子正辭、義俱官刺史。

段凝，開封人。本名明遠，為漩池主簿。後棄官事梁，又以其妹納梁為美人，遂得見用，為懷州刺史，遷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於河上。梁以王彦章為招討使，以凝為副。是時梁室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巖等為姦。彦章用奇計，破德勝南城，而凝與彦章各上其功。巖等匿彦章功狀，悉歸功於凝。凝又納賂巖等，求代彦章。遂以凝為招討使。時莊宗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去鄆，以相隔絶，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國中無備。乃遣使馳騎召凝，未及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乞降。莊宗賜以錦袍御馬，賜

姓名曰"李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契丹寇幽州,命李紹宏監諸將以禦之。凝軍瓦橋關,諮事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為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所請裨將,皆其故黨,因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溫韜,華原人。少為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冒姓"李",名"彦韜",為耀州刺史。後以耀州降梁,已而又叛歸岐,再降梁。復姓溫,更名"昭圖",為静勝軍節度使。唐諸陵在境内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蹟,紙墨如新,皆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莊宗赴援,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納賂劉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當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明年,流於德州,賜死。

述曰:諸臣之善惡不同,而温韜則尤惡之大者。以其俱賜姓名,故以類列之云。

續唐書卷四十一

諸臣傳第七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揚五，朔州馬邑人。為人勇而多智，狀貌雄美，笑不改容。初事武皇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討王行瑜有功，遷內衙指揮使。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有生得周揚五者，賞以郡。"驍將陳章者，號"陳夜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至是自言願擒之而得郡。武皇戒德威，而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曰："如見陳夜叉，當佯走以避之。"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偽退，章縱追之。德威背揮鐵鎚，擊章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蕃漢都將。梁軍燕，舍攻潞，圍以夾城。嗣昭閉門拒守，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武皇疾亟，深以為憂。既厭代，莊宗遣告德威以喪，且召其軍。德威即日還軍，徒步入謁，伏梓宮前，慟哭幾絶，羣情釋然。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嗣昭歡愛如初。以

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天祐七年，岐人攻靈夏，遣使求助，德威渡河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是年，梁遣王景仁將兵七萬擊趙。趙王王鎔使人告急，莊宗遣德威先屯趙州。梁軍至柏鄉，莊宗自將會軍於河上。梁率精兵，人馬鎧甲，皆被組繡，金銀炫耀，望之色阻。德威諭衆曰："賊兵徒飾其外，一甲值數十千，得足為吾資。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兵宜少待。莊宗欲速戰，德威固請。莊宗不悦，退卧帳中。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所以請待者，非怯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水。彼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若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策勝矣。"承業入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降人，知景仁治舟數百，將為浮橋，果如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遣騎挑戰，自以勁兵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德威退而復戰，至於鄗南。兩軍皆陣，梁兵横亘六七里，莊宗欲前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來，必不暇齎糧，縱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必勝。"諸將皆然之。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不復整，乃皆走，遂大敗。景仁以十餘騎僅免。劉守光僭位於燕，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遂取涿州，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屢收諸郡，降者相繼，擒守光父子。幽州平，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潛出軍擊太原，德威自幽州率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之俱東，争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轉餉要道。德威先馳據之，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

之。天祐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與鎮、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宿胡柳坡。詰旦，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曰："此去汴信宿而近，賊之家屬，盡在其閒，家國繫此一舉。以吾深入之兵，抗彼激憤之衆，恐難力爭。請按軍無動，臣以騎軍擾之，使彼不得下營，餉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決勝。"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更復何為？"乃率親軍成列，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莊宗與梁將王彥章接戰，敗之。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之。梁軍犯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歿。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吾不聽老將之言，使其父子至此。吾之咎也！"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存審配饗宗廟。石晉追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史建瑭，字國寶，雁門人。父敬思，為牙校。武皇節制雁門，授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擊秦宗權於汴，掌將騎兵為先鋒。武皇東追黃巢於冤朐，還過梁，舍於上源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武皇方醉，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多人。會天大雨，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以歿。武皇聞而流涕久之。建瑭少事軍中，為裨校。自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瑭以獻，授檢校工部尚書。梁將王景仁攻趙營於柏鄉，建瑭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建瑭督部落精騎，陷陣夾攻，長驅追入柏鄉，大敗之，論功加檢討左僕射。天祐九年，梁攻蔚縣。時王師併攻幽州，獨李存審與建瑭以三百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

審扼下博橋。建瑭分麾下三百騎為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翼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聚殺之，故縱數十人逸去。使告曰："沙陀軍至矣。"梁人震恐，建瑭為梁旗幟，與芻牧者相雜，暮叩梁營。殺其守門，縱火大譟，斬俘而去。梁軍燒營而遁，比至貝州，迷失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遂得併力以收燕者，建瑭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天祐十八年，與閻寶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瑭以先鋒兵下趙州，獲其刺史王鋋，進逼鎮州。中流矢卒，年四十六。子匡翰。

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雁門人，父宏正。崇韜初事武王為典謁，署河東教練使。臨事機警，應對敏捷。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為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等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問所以代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從張文禮於鎮州。時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至新樂。諸將懼，欲請退，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況我軍新破汴寇，宜乘勢前驅，不宜遽退。"莊宗然之，果敗契丹。同光元年，加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將王彥章陷德勝，敵勢滋蔓。莊宗問崇韜計安出，崇韜曰："敵兵志在鄆州。臣願得兵數千據河築壘，以應鄆州為名，彼必來爭。既分其勢，然後可圖。但版築難於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及渡

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於葭葦間，據胡床假寢，覺袴間冷。左右視之，乃蛇也。其勵力如此。凡六日，壘成，梁軍果至。時方大暑，兵多熱死，又攻壘不克，所失又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來奔，崇韜延之卧内。因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患之，以問諸將。皆曰："盍棄鄆州，以河為界，毋相侵寇？"莊宗不悦。獨卧帳中，召崇韜出計。崇韜曰："臣不知書，未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陛下十五年興兵仗義，將士苦甲胄，黎民困挽輸。今纂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猥欲畫河為界，將誰守之？且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糧餉耗亡，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賦斂僅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蹶然興曰："此大丈夫事也！"即日下令軍中家屬還魏，夜渡楊劉，自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策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仍前樞密使。崇韜以謀議佐命，功居第一，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顧忌。而宦官伶人方用事，每多不便。宦者馬紹宏素忌崇韜，至是尤側目焉。崇韜頗懼，語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皆對曰："公權位已隆，而下多嫉怨，俚語云：'騎虎者勢不得下'。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然則奈何？"又對曰："今中宫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朝廷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内有中宫之助，又為天下所悦，

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入洛，始受四方賂遺。左右以為疑，崇韜曰：“吾禄賜巨萬，豈少此邪？但偽梁時賄賂成風，今方面藩侯，皆梁舊臣，乃吾君射鉤斬祛人也。若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所藏，以佐賞給。莊宗既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堅辭樞密之位，并辭鎮陽。優詔不許。崇韜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踰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為北患，非總管不可禦。魏王，國之儲副，未著大功。宜依故事，以親王為元帥，俾成其威望。”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想無踰於卿者。”乃以魏王為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於崇韜。軍行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於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於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魏王疑之，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没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者，常謂魏王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者。至於扇馬，亦不可騎。”魏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

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貴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蜀中所得，皆藉没，泥封尚溼。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説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宏，革等即因他事奏改宏文館為崇文館，以其姓郭，附會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笑之。

李襲吉，洛陽人。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為洛陽令，因家焉。乾符中，舉進士。河中節度使李都擢為鹽鐵判官，後去之太原。武皇署為榆次令，遂為掌書記。襲吉博學能文，尤諳國朝故事。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諫議大夫。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覲，為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異，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歎，詔襲吉諭之，優賜特異。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朱全忠，命襲吉為書諭之，辭甚辨麗。全忠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太原辟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矣！"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名愈重。自廣明亂後，方鎮割據，競延名

士以掌書檄：汴有敬翔，燕有馬都，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襲吉為人恬淡，視事之暇，手不釋卷，好奬誘後進。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為副使。汝弼，字子諧。景福中擢進士第。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祖綸，貞元中有詩名。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時承制封拜官爵，皆出其手。自趙、魏平定，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説天命。永俟中興，朝中以宰輔期之。天祐十八年，卒。同光二年，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述曰：莊宗之成帝業，賴有熊羆之士，以佐丕圖。有若周德威等，皆不愧開國元勳。惜乎崇韜望重而身危也。若襲吉、汝弼者，以書檄敏才，參謀帷幄。蓋亦一時之選焉。

續唐書卷四十二

諸臣傳第八

安重誨，應州人。父福遷，為河東將，救兗、鄆而歿。重誨少事明宗，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為中門使。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即位，領樞密使。俄進左領軍衛大將軍，累加侍中，兼中書令。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宏遷、歐陽相、州録事參軍親從兵馬司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宏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可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重誨恐天下議己，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悦人而塞責。明宗勉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類此。明宗雖寬厚，然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

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傳馳至其國。侯三過醴泉縣，地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類此。錢鏐遣使入朝，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嬖辱昭遇，因醉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詔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不復朝矣。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日裁抑，務欲制其姦，二人益不自安。既而李嚴為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使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精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精兵皆陷。初，明宗幸汴，重誨建議因以伐吳，明宗難之。後李鱗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奉其國稱藩，願得安令公一言為信。鱗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為信，其值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鱗行軍司馬。已而有吏人李徽虔揚言於衆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兵，欲自伐吳。又與諜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疑之，大臣皆為之辨，既而少解。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未許。重誨奏請不已，明宗怒曰："卿去，不患無人！"即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與宰相商議。馮道言："諸

君苟惜安令公，解職為便。”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令范延光為樞密使，重誨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明宗憂之。而重誨請行，關西聞之，莫不惶恐。而重誨日馳數百里，所在料量督促，星夜輦運，斃踣道路者，不可勝計。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之寢室，令妻子奉事甚謹。重誨言及“被讒幾危，賴主上得保全族，”因泣下。重誨既去，宏昭遣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驚曰：“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有異志，朝廷遣人率兵至矣。”重誨言：“吾死未塞責，遽勞興師，以重明主之憂。”時遣趙光鄴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率兵圍其第，入拜於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槌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之，夫婦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絶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吴以為罪。並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

安金全，代北人。世為邊將。少驍勇善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武皇為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功，累官刺史，以病居於太原。天祐中，梁將王檀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兵奄至。監

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師丁匠登陴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業曰："此王業根本之地。一旦不守，大事去矣。老夫雖憊，尚能為公破賊。"承業即授以甲兵。金全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閒將吏，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檀軍驚潰。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梁軍退走。微金全之力，城幾危矣。莊宗性矜伐，不時行賞，故未録金全之功。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詔赴闕，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家世。武皇討黄巢，至華陰，得之，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内衙指揮使。建豐為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洺三州，有功，加檢校司空，授洺州刺史。擊梁將王遷，斬首千餘級，生擒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討平之，徙澤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嗣立，以副貳之舊，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傅，遥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後卒於洛陽，年五十六。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父再遇，為州軍校。鄴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見用，復歸。以為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為曹州刺史，命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凡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責循曰："主上破梁，於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循不答鄴度不可争，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

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藏於家，鄴無如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氾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為之噓唏，使以兵為先鋒。莊宗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於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卒於鎮。

符習，趙州昭慶人，少事王鎔為軍校。自莊宗經略河朔，鎔嘗遣習率師從莊宗征討。鎔為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文禮上書請習歸鎮，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本趙人，受王氏恩，故使嘗以一劍授臣使自效。自聞變故，欲引劍自裁，念卒無益，願請擊賊報冤。"莊宗壯之，乃使閻寶、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馬留後。及誅文禮，將正授節鉞，習不敢受。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不宜分割示弱。但授臣河内一鎮，得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召之，習見明宗於陟縣。霍彦威謂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四。何猶豫乎？"習從入汴。明宗即位，加兼侍中，令歸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復授習

天平軍節度使，徙鎮宣武。習素與安重誨不協，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習以無罪怏怏失職，縱獵劇飲，歲餘，中風卒。贈太師。子蒙嗣位。

烏震，冀州信都人。少孤，自勤於鄉校。弱冠，從軍為隊長，稍遷裨校，隸符習軍。從莊宗於河上，與習討張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及妻子十餘人誘之，不歸。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誅，縱至習軍。觀者咸不忍，震一慟而止。憤激奮身，攻破鎮州。以功授深、趙二州刺史。震為人純質好學，通《左氏春秋》，工詩善書，凡郵亭寺觀，皆有留題。及為刺史，以廉平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擢河北道副招討使，遙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温戍於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晊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客省使。性明敏多技能，涉獵書史，善騎射，有口辨。同光三年，使於蜀，與王衍相見。因於笏記中具述莊宗興復之功，有云："纔渦汶水，縛王彦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音辭清亮，衆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近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於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偽梁降兵猶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岐下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朝，稽首稱藩。至於荆湖、吴越，修貢賦，進奇珍，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虚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

曰："荆湖、吴越，非吾所知，若岐，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果可信否？乃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無可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偽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若契丹，如蚤蝨耳，以其無害，不足抓搔。唐兵布天下，發一鎮可以滅虜，使無類。但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内，自古王者，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光嗣聞其應對，畏而奇之。是時王衍失政，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宫，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惟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而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入草乎？"於是決議伐蜀。郭崇韜起軍之日，以嚴為三川招撫使，與先鋒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謂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母妻為託，即日以蜀降。師還，明宗以嚴為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其後孟知祥倔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啟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輕殺。"乃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問曰："朝廷遣公來耶，抑自來耶？"嚴曰："君命也。"知祥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

斬之。明宗不能詰，知祥由此遂反。

述曰：重誨得擅權而反受其咎，金全未録功而得保其身，是可知禍福乘除之故矣。建豐被隆恩而獲考終；鄴失法度而招悔吝；習猶不忘故主；震乃不憫其親。諸人之賢否，豈不判然可見哉？若嚴之辭令優長，可以不辱君命。惜乎不聽母言，而卒為人所戮也。

續唐書卷四十三

諸臣傳第九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父穀，為王鐸都統判官。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母艱，貧無以葬，乞食而營之，飢卧廬中。聞者哀之。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入梁，為翰林學士，與修《實録》。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為太子少保。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為相，而梁之舊臣多嫉之，乃以為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尤甚。莊宗朱書御札，詔百僚上封事。琪上數疏千餘言，其意漫然無足取。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方欲以為相，遇蕭牆難作，乃止。明宗入洛，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霍彦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絶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説。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屬，繼昭宗以立，而國號曰唐。今天命已絶，宜改號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决，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

兵向闕，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為路人，則煢然梓宮，何所依倚？”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為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事，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驅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為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

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奏。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為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遷洛，琪當率百官自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為"真定"，罰俸一月。霍彦威卒，詔琪譔《神道碑文》。彦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彦威在梁事不曰"偽"，為馮道所駁。琪少以文章知名，亦以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坐側。以在內署時所為制詔，編為十卷，曰《金門集》，行於世。琪重然諾，喜稱人善。然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每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子貞，官縣令。

鄭珏，故相綮之諸孫。父徽，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官監察御史。入梁，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莊宗入汴，朱友貞聞兵至，惶恐不知所為，召珏問計。珏曰："有一策不知能行否？"問何策，珏曰："願得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友貞曰："寶固不足惜，顧此行能了事否？"珏俯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及莊宗滅梁，珏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户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於郭崇韜，復召為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為相，為安重誨所抑。孔循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美詞翰。乃拜珏平章事。珏在相位，既碌碌

無所長，又病聾，亟求去職，章四上方允。乃以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為第十九人。越十九年為宰相，又昆弟之次第十九人，時亦稱異之。子遘。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初慕晏嬰之為人，名"晏平"，家世業儒。父瞻，應舉不第，以詩書訓愚。愚寡言好學，為文尚氣格，有韓、柳體。始事滄州節度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母憂，解去。游關中，以書說韓建不用，去而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為河南府叅軍。白馬之禍，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仕梁為侍講，乃薦愚於朱友貞，擢為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坐言事，罷為鄧州觀察判官。莊宗滅梁，愚朝京師。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險阻，議者謂宜緩師待變而進，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人皆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遇祀天南郊，愚為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為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兵犯京師，閔帝出奔，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欲止。中書問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遍處張牓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

迎，末帝入立。罷道出鎮，以劉昫為相。昫與道姻家，愚數以此誚之，兩人遂相喧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時天下多事，愚欲依古以創理，請頒《唐六典》示百官，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皆以其迂闊，不用。末帝謂愚等無政績，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司空頲，貝州清陽人。僖宗時，舉進士不第，去，為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頲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汗流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言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為亂兵劫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言甚淺率。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馬。遂以為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莊宗仍以頲為判官，後令權軍府事。頲為郭崇韜所惡，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頲屢以法繩之。頲有姪在梁，遣家奴往召，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於梁。莊宗族殺之。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父元禮，為梁軍校，戰死。漢賓有膂力，朱全忠以其父死事，憐之，編入屬籍。梁攻鄆州，朱瑾募軍中驍勇，黥雙雁於頰，號"雁子都"。梁亦選數百人，號"落雁都"，署漢賓為軍使，當時目為"朱落雁"。歷安州節度使。莊宗滅梁，罷為左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進酒食，奏歌舞以娛之，漢賓自此有寵。明宗入立，以其有寵而惡之，以為右衛上將軍。

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相為婚姻，復得為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為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未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施惠。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

劉玘，汴州雍邱人。世為宣武軍牙校。從梁屢戰有功，累遷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控我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耶？"玘頓首謝罪，復命歸鎮，以為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卒於道。贈侍中。子師道。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少為劉仁恭騎將，後奔於梁。梁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軍士自晉歸梁者，皆隸於部下。與莊宗戰河上，摧堅陷銳，歸化一軍為最。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賓客故人止之，乃降。莊宗尤優待之，諸將妒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免。莊宗因殺射者，以知裕為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至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長興末，入為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於官。贈太傅。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乾寧中宰相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為左拾遺侍御史，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為太子詹事。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

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兵亂之後，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為勅甲。岳建言："制辭或任其材，或褒其行，或申以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詔告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册》爾。"《兔園册》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相誚。道聞之大怒，徙岳祕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為太常卿。初，鄭餘慶常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二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古今之士，共删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後漸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髻之説，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斯類甚多。岳卒於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

馬縞，不知其家世。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為太常卿，以知禮見稱於世。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兼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别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於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為比。以

為"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父萇為孝仁皇，請下有司，定祀四代祖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為孝穆皇帝，父為孝崇皇帝。縞以為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以為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然自嬴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相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稱為"皇帝曾、高為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為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皋陶為德明皇，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緦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太宗時，有司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是。"末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功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據禮，為兄之妻服大功；令，為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疏，因名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並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

乃假寧附令，而敕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縞，明宗時常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户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述曰：自李琪已下諸人，皆事偽梁為顯官者。乃入新朝，居相位，全不知恥。當時風節，埽地盡矣。琪雖能文章，輝映朝野，然大質已虧，毛羽安足重哉！

續唐書卷四十四

諸臣傳第十

豆盧革，同州人。父瓚，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兵亂，革避地中山，王處直辟於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為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莊宗在魏，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召為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多錯亂。除拜官吏，每失其序。常為省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時初滅梁，革乃薦韋説為相，以其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説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革、説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諫言。二人各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為人所刺，遂改他官。革請説子濤為宏文館學士，説請革子昇為集賢院學士，交致阿私，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不以朝政為務，惟事修煉長生之術，常服丹砂，嘔血數日，幾死。莊宗崩，革為山陵使。及升祔歸，不出私第，專俟旄鎮，

數日無耗。親故促令入朝。安重誨詬之於朝曰："山陵使名銜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意謂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溆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任圜、鄭珏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天成二年，詔陵、合二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

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天復末，程舉進士，為鹽鐵出使巡官。避亂燕、趙，衣道士服，游諸侯間。豆盧革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二人皆名族知舊，因共薦之。為河東節度判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於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登極，議擇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名族，當相。乃以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即乘肩輿，騶道喧沸。莊宗聞其聲，詢左右，則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册，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啟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

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事不可？"圜不言而退，馳告莊宗。莊宗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乃罷為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父茂宏，為西河令，有子五人：圖、回、圜、團、囧，皆有風采，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圜，歷代、憲二郡刺史。李嗣昭典兵晉陽，與圜游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為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紱。梁兵築夾城，圍潞州，嗣昭危甚，問圜去就。圜勸其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破梁夾城，聞圜為晝守計，甚嘉之。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奉使往來辨釋。得以相安，圜之力也。從戰胡柳，擊敗梁兵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常山之役，嗣昭為帥，歿於軍。圜代總其事，號令如一。後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大軍危迫。圜麾騎進攻，多所殺獲。嘗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焉。其後以鎮州為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改行軍司馬，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尚書。崇韜伐蜀，奏令從征。蜀平，署圜黔南節度使，懇辭不受。魏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魏王遣圜將三千騎，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遇害，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絶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

豆盧革、韋説罷相，鬮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者，鬮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而推崔協，重誨亦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重誨即以協對。鬮前爭曰："重誨未諳人物，為人所賣；崔協不識文字，而虚有儀表，號為'没字碑'。陛下慎勿誤加採擢，相此不知書人。"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再審，然吾識易州刺史韋肅，乃名家子。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休於殿廊。孔循不揖，拂衣去，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鬮，二則任鬮，鬮乃何人？"鬮謂重誨，言"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忌能巧沮。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終以循言為信。未幾，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位，人多嗤之。鬮與重誨交惡自此始。鬮與重誨會於私第，出妓善歌，重誨欲之，鬮不許，二人嫌隙益深。先是，使臣食券皆出户部，重誨請自内出，鬮以故事争之。不能得，遂辨於御前，聲色俱厲。明宗退朝，宫人問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宫人曰："前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悦。而使臣給券，終自内出。鬮益憤阻，遽求罷職，乃除太子少保致仕，退居磁州。朱守殷叛，重誨誣鬮連謀，遣人矯旨賜自盡。鬮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閔帝即位，贈太傅。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燕帥劉守光時，悉黥燕人以為兵。鳳懼，髡為僧，依帥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用為博州刺史，表鳳為判官。守奇卒，鳳去，為鄆州節度判官。莊宗取鄆州，聞鳳名，得之，喜，以為扈鑾學士。及

即位，拜鳳中書舍人，改禮部員外郎。莊宗及劉皇后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為父，命鳳作牋上全義，定往來儀注。鳳上書極諫，不納。天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宰相任圜為安重誨所傾，賜圜自盡。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豈肯謀逆？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慚不能答。是冬，權知貢舉。明年春，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所賜已數千緡，聞碎乃止。天成四年，拜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長興中，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末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於家。疾篤自筮，投蓍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三月，卒。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少沈靜好學，能鼓琴，弱冠通諸經，尤精《左傳》。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掌書記。及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鄴，定州王都來朝，乃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於東都為即位壇於鞠場。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汜水，魏繁陽，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鞠場，未成，莊宗怒，命毀壇以為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為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非其人，則為患不細。憲才誠可用，不如任以一

方。”乃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永王存霸奔於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向，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鞦，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倖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符彥超，願為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聞變，出奔忻州。既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賜死於晉陽。幼子凝隨亦見殺。

蕭希甫，宋州人。為人有機辨，多矯激。少舉進士，為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使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於魏，置百官，求天下隱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為魏州推官。同光初，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為不可。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改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為笑。明宗即位，召為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為

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妻女，占人田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數？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為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説嘗沮之。其後革、説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説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惟破斧而已。革、説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粟帛，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朝廷將有事於南郊，羣臣習儀於殿，宰相馮道候班於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罵，託疾還第。未幾，坐告李筠事，貶嵐州司户參軍。卒於貶所。

劉贊，魏州人。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玭每食肉，而別置蔬食飯贊，曰："肉食，君之禄也。爾欲食肉，當勤學問。"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為羅紹威判官，去，為租庸使趙嚴巡官。莊宗入洛，租庸使孔謙表贊為鹽鐵判官。天成中，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能干以私。未幾，改祕書監，兼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人，動多輕脱，阿意順從，惟贊從容諷諫，必獻嘉言。秦王嘗令賓客賦詩於坐。贊以師傅，恥與羣小為伍，勉强操筆，終有不悦之

色。秦王惡之，戒典客，贊至勿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絶交，而秦王果敗。或言贊止於奪官而已，乃服麻衣、備驢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天子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僅奪官者乎？倘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敕，長流嵐州，即時赴貶所。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而卒，年六十餘。

何瓚，閩人。唐末舉進士及第。為人明敏，通吏事，外若疏簡，而内頗周密。莊宗初，辟為判官。每出征，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及莊宗登極，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天成初，召還見於内殿，勞問久之，授西川節度副使。時孟知祥已有二志，以趙季良為心腹。聞瓚代之，即奏季良，遂改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軍，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繩之以法，知祥意不樂。及瓚為司馬，知祥勉待以禮。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改為"宗奭"。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業農。全義少役於縣，為縣令所辱，因亡入黄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依諸葛爽於河陽。爽死，事其子仲芳。仲芳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於梁。後二人有隙，全義襲取河陽。罕之求援於武皇，武皇遣兵助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於梁，梁遣兵擊敗罕之，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為河南尹。由是德梁出己，盡心竭力，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

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民賴其利。朱全忠劫昭宗東遷，繕理府庫，皆全義助之。全忠兵敗葆縣，道病，還洛。遇暑，避全義家旬日，迫淫其妻女。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刺全忠。全義戒之，以謂恩不可忘，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全忠者，全忠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有口辨，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耳。守河南三十年，開荒剷土，捃拾財賦，助創業。今衰朽已無能，而疑之，何也？"全忠笑曰："我無惡意，嫗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及莊宗滅梁，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升殿，宴賜盡歡。命皇子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時所名，復其故名，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固。先是，天祐十五年，朱友貞自汴趨洛，將祀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祀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二月，郊禋禮畢，改封全義為齊王。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初，莊宗欲掘朱全忠墓，剖棺戮尸。全義謂："梁雖讎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莊宗以為然，鏟去墓闕而已。洛陽監軍常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常在巢賊中，以為譏己，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其聽訟，以先訴者為直，百姓苦之。同光四年，趙在禮據魏州，諸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為羣小間諜，端居私第。以全義言，乃遣明宗討之。及聞變，以憂懼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忠肅"。

述曰：革、程胄本舊族，名著新朝。論其生平，革較程為勝，乃見嫉權臣，無所逃命，是可憫已。圜有濟世之才，鳳能直言極諫，憲及希甫，守正不阿，贊、瓚亦明通有識，可以謂之良臣。至若全義，乃無恥之徒，而《實録》叙以為"名臣"，舊史稱以為"良玉"，何哉？

續唐書卷四十五

諸臣傳第十一

王思同，幽州人。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為銀胡鞮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攻，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年十六，武皇命為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勇敢善騎射，好學，喜為詩，與人唱和。自稱"薊門劍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吕知柔用事，思同頗不平。吕為《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之曰："料伊直擬冲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所為詩皆類此。性慷慨，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立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栅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耶？"於是始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

鋒指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驛鄰帥，言姦臣乘先帝疾病，謀害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弦技謁思同，欲因其歡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向背，所得潞王書檄，雖已上聞，而不絶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所使郝詡等送京師。閔帝嘉其忠，授鳳翔行營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城中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夷者衆。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軍士齊詬，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入西門先降，思同未之知，猶督戰。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奔潼關。潞王引兵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以獻。潞王責之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潞王愧其言，乃殺之。

姚洪，本梁之小校。嘗事董璋，後歸莊宗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厠中。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備禦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為健兒，我遇汝甚厚。奈何相負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埽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鎮帥，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令軍士十人刲其肉，然鑊於前，

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録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為廳直軍使。敬達少以騎射著名，莊宗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加檢校工部尚書。長興中，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時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不敢南牧，邊人賴之。石敬瑭反，詔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砲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於契丹，契丹入，敬達大敗，尋為所圍。末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甚遠。而圍兵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營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之者。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將楊光遠勸敬達降敬瑭，敬達不可。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曷殺我而降？"光遠遂斬敬達以降。末帝聞其歿也，愴慟久之。

康思立，晉陽人，少善騎射，事武皇為爪牙，署河東親騎軍使。莊宗嗣位，從攻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天成中，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反於鳳翔，閔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家屬，

未及而潞王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潞王前鋒至城下。呼曰："西兵七萬，已奉新帝。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皆解甲，思立亦出迎。末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悦，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為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末帝以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及駕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思立因憤激以疾卒。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少以騎射事武皇。從莊宗入魏，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都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脱，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秦王謀以兵入宫。朱宏昭、馮贇等皆謂不可，義誠獨持兩端。及秦王既誅，明宗晏駕，閔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兵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於潞，以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謀，事不協。洪實因厲聲言義誠包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新安，諸軍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潞王請罪。潞王雖罪其姦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斬於興教門外，夷其族。

朱宏昭，太原人。祖玫，父叔宗，皆為本府牙將。宏昭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於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宏昭為副使。西川孟

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宏昭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宏昭益開懷待之，璋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宏昭入朝，宏昭乃免。遷左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內院使、鳳翔節度使。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甚恭。延至府署，使其妻妾侍飲。重誨酒酣，具言所以讒間之端。宏昭即奏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宏昭閉門不納。及重誨得罪，宏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久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大臣皆欲引避，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未幾，延壽出鎮汴州，召宏昭於襄陽，代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贇與宏昭對掌樞密。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閔帝即位，宏昭以為由己得立，故於庶事高下在心。及赦後覃恩，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遂以釁隙致禍。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召宏昭計事。宏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歸，毋令及禍。"中使繼至，宏昭拔劍大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窮至此邪？"乃自投於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於家，並殺其妻子。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初為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宴球破王都於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

王，以彦稠為招討使。明宗疑彦溫有所説，戒彦稠得彦溫毋殺，將訊之。彦稠希重誨旨，殺彦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為静難軍節度使。黨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矯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彦稠與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黨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彦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諭使者曰："吾討黨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為名，重斂軍士。"已而彦稠以黨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遣秦王金裝胡鞍等求獻，明宗曰："吾已語彦稠矣，不可失信。"因悉賜之。彦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潞王反，彦稠為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彦稠與思同俱東走，為軍士所擒以獻。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於獄，已而殺之。

宋令詢，不知何許人。閔帝在藩時，補為客將。樂善知書，動皆由禮。長興中，閔帝連典大藩，遷為都押衙，參輔閫政，甚有時譽，故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馮用事，不欲帝舊臣在於左右，乃出為磁州刺史。閔帝蒙塵於衛，令詢日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死。

李仁矩，不知其家世。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董璋置酒以召之，仁矩在傳舍，與娼妓酣飲，日中不赴，為璋所詬，自是深銜之。仁矩素見信於安重誨，自璋有異志，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

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旄，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復遣一騎入戍斜谷，吾必反矣。與汝從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使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乂將兵益戍。光業亟言不可。重誨不聽。咸乂未至而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有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並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梁將戴思遠帥滄州，璋為小校。莊宗下魏博，思遠棄州遁，璋據城歸降。以為貝州刺史。璋有膽略，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平，授華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為行營左厢馬軍都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魏王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為璋所得。明宗即位，録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歷藩鎮，又得蜀貨，既富而驕，嘗服赭袍縱酒，令蜀妓為王衍宮中之戲。明宗聞而惡之，召為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毛璋子廷贇持書往西川，慮有陰事。"明宗遣人追還廷贇，並璋下御史獄。廷贇款稱實璋假子，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廷贇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多捃璋陰事欲言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既出，責賂不與。乃詣臺自言，並璋復下獄，鞫之無狀。中丞吕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羅織，故稍宥璋。及款狀上聞，有告夢奇受璋賂，

所以獄不盡情，乃移軍巡獄。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奇，而無行賂事。"璋坐長流儒州，賜死於路。

述曰：思同、洪、敬達，皆死節之臣，足為後唐生色。若思立、義誠，一則憤疾而死，一則依違見殺，二康之賢否自見也。宏昭、彦稠，均以死報國。死獲其所，猶未及令詢之慷慨激烈。此一死也，洵堪與日月爭光哉！仁矩雖被擒，不失為義士。毛璋積惡以滅其身，死猶晚矣！

續唐書卷四十六

諸臣傳第十二

孔謙，魏州人。為魏州孔目。莊宗既下魏博，以謙為度支使。謙為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上下皆悅之。自少為吏，工書算，諳錢穀事。莊宗拒梁於河上，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缺乏。所以成大功者，謙力居多，而民亦不勝其苦矣。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為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為使，以謙為副。謙已怏怏。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東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為然，因以憲留守東都，而以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假職以讓，崇韜亦辭避。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當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為人明敏，人頗忌之。謙因乘閒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

任人。"革以語崇韜。遂不召憲，以興唐尹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他能，直以聚斂為事。朝廷方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謂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障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户。更置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於洛陽市，籍没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户部為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事梁以租庸吏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户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偽梁專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户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職，以大臣一人判户

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之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嘗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末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石敬瑭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敬瑭深以為恨。晉陽兵起，末帝議親征，然又采浮論，不能果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帥，延朗被殺。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末帝鎮河中時，為鄆城馬步軍都虞候。及鎮鳳翔，署為孔目官。末帝將圖起義，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允，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延朗為孔目官，計公私粟帛以贍其急。及西師納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闕焉，由是甚賞之。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改副樞密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房暠為樞密使，暠本信鬼神巫祝之説，至是但高枕閒眠，啟奏除授，一歸延朗。由是得志，凡藩侯牧郡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進貢。賂厚者先居内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故諸將屢有怨訕，末帝不能禁之。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貫於此，不知為何人所得？"尋為追兵捕而殺之。

張承業，字繼元，同州人。本姓康。幼閹，内常侍張泰養為子。光啟中，主邠陽軍事，賜紫，入為内供奉。武皇討

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賊平，改酒坊使。昭宗將幸太原，先遣承業道意，因除為河東監軍。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其後崔允誅宦官，凡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武皇偽戮罪人以應詔，匿承業於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武皇病篤，屬承業曰："以吾兒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為晉王，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莊宗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之，而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成莊宗大業者，承業之功居多。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王在晉陽者，承業一切繩之以法，權貴皆斂手。莊宗自魏歲時歸省，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語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邪？"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為王基霸業耳！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主顧命，誓雪國家之讎。今日為國家惜庫物而死，不愧先主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罵寶曰："黨朱溫逆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効忠，而反諂諛邪？"奮拳踣之。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召甚懼，乃酌兩巵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忤於七哥，且得罪太后。願七哥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翌日，太后與莊

宗俱至承業第慰勞之。是時盧質嗜酒傲忽，嘗呼諸王為豚犬，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閒請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賢納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可平矣。"天祐十八年，莊宗已受諸道勸進，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為唐、晉之讎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争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使，先主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仍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貞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庭令張從玟養子。昭宗時，為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紿奏殺之，匿於大安山之北谿以免。梁攻滄州，仁恭遣居翰從武皇，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武皇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宦官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行及秦川，時關中已亂，莊宗慮衍為變，遣人馳詔殺之。詔書已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詔

云"誅王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即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晏駕，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乞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静，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課人育蔬種樹。敦本惠農，有仁者之風焉。

述曰：謙與二延朗，俱聚斂之臣，而俱不得其死。積錢者究何補於生邪？承業以宦官而不忘唐室，終身以救使監軍自居。觀其對莊宗之言，堂堂正正，克篤忠貞，卒以死繼之。雖古之蓋臣，何以加此？居翰於詔書改一字，存性命以千人。仁者舉筆，其利溥哉！舊史及新修史記，叙承業官爵多略，今從其神道碑加詳焉。

續唐書卷四十七

諸臣傳第十三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事吴，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初封江王，改魏王。徐氏諸子，知證最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内宴輒用家人禮，捧觴起舞，拜跪為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三。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吴時官太子中舍，累還刺史節度使，代兄知詢為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進封梁王，鎮潤州，兼中書令。知諤美姿容，好奇玩。有蜀賈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為枕，朱冠金啄，文彩煥爛如生，人感異之。一日，游蒜山，除地為場，聯虎皮為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年三十五。平時常語人曰："人生，七十為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果如其

言。烈祖悲悼，廢朝七日，復詔不視朝七日。斂以衮冕及尚方祕器，謚曰："懷。"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閣中集》。十子皆貴顯。

徐游，知誨子。初名景游，後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遇元宗有恩，故元宗待游及游兄汝南郡公遼尤親厚，出入宫省，典宫室營繕事。游雖家世崇貴，然頗尚文學，居恒與文士輩時相過從。元宗創清暉殿於北苑，命游與張洎為學士，入直其中。後主嗣位，喜為文章，游以能文見昵。封文安郡公，遇宴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唱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律，時出新聲及故唐遺曲，游間從旁稱美，有狎客風。閒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游具以所聞對。或游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據古，稱制答之。君臣相矜，至國政廢弛不悟也。游性多巧思，欹器之制，久不傳，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後以疾卒。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為給使，嫺於擯相辭令。時方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過人，恩顧日洽。義祖歿於金陵，知詢語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僕射"謂烈祖也。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茗紙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帖示之，知詢語塞。及烈祖鎮金陵，宗為都押牙。時因宋齊邱議迎吴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為宫，馬步都虞侯蔡宏業為宫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古臺城。令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諫曰："若主上西巡，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日聞。非便也。"烈祖納之。

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密議，齊邱漸忌之。一日，烈祖臨鏡，見白髭，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其旨。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邱。齊邱心忌議自宗發。及其將還，留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邱馳至金陵，為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馬仁裕、徐玠固爭，事乃已。但黜宗為池州刺史。玠又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俄而烈祖受禪，宗躐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為內樞者，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邱、馬仁裕宴於崇英院，歡飲道舊，他將相不得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淳謹自守，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故齊邱黨卒不能害。久之，罷為江州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游烈祖幕府。宗及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偃蹇，猶為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俯首曰："下官飲量局，令公素知也。"聞者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為摺襆頭脚，以表殊禮。復出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未幾，周師起，馮延魯代為留守。廣陵陷，自髡而逃，仍被執於周，僅免死。時人皆以宗有厚德，故有厚福。無何，病卒，年七十餘。宋齊邱撫其棺哭曰："君大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繼室生二女，皆為後主后。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鍠為給使。吳攻

宣州，鍠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鍠死，事吴為江南馬步軍使。以擒安仁義功，為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吴最久，至烈祖之興，又為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為人謙恭沈厚，始終如一。自洪州入覲，百官班謁於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第四子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州，常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徙江州。德誠猶慮讒閒，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以女妻建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於徐氏，為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畯士，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為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使，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視他相最久。烈祖鑒吴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召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廣德公主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閒也。"召見慰勉。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邱埒，每謂為"史館"而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皆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

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為撫州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為憂，曰：“禍始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亭榭於山中，放意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遽有此舉，欲復為九華先生邪？”建勳曰：“吾生平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斷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國亡時，公卿塋域，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獲免。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獨稱建勳曰：“李相清淡，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郡帥崔洪為軍吏，洪避朱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職。師出江右，為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時烈祖輔政，以玠治郡貪猥，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為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乘閒言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異姓，宜以嫡子知詢代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為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鎮金陵，以為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參代吳祕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為宣州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為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常以賤價市丹沙下者治

丹，人以為笑。保大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

馬仁裕，字德寬，徐州人。故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為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為昇州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即日渡江定亂，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大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謂"興國公主"。禪代後，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為政寬簡廉平，甚得民心。昇元六年，卒於鎮，年六十三，謚曰"匡"。初，烈祖左右親信者，惟周宗、仁裕兩人，任遇略等。宗力贊禪代事，遂輔政，其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資長者，獨退。然安於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子文義，以蔭授千牛備身。建州之役，將吏爭入府庫取金帛，文義獨收民籍歸幕，遷贊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賻贈一無所受。人謂文義之廉，能化其妻如此。

述曰：義祖六子，當昇元開國，惟知證、知諤在耳。知諤有子，頗尚文學。其世禄受封，與李氏諸王等齊，亦宜矣。周、李、徐、馬，惟玠差鄙，然皆中興佐命，定國元勳，而自安恬退，克享天年。視彼知進而不知退，抑且攬權納賄，殃及其身，豈不相去霄壤哉！

續唐書卷四十八

諸臣傳第十四

宋齊邱，字子嵩，世為廬陵人。父誠，為洪州鍾傅副使。卒於官，遂家洪州。齊邱好學，工文，尤喜縱橫短長之說。烈祖為昇州刺史，齊邱因騎將姚克瞻往謁，暇日陪燕游，託《鳳皇臺》詩見志。烈祖奇其才，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變，常參祕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烈祖為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獨與齊邱議事，率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火爐，以鐵箸畫灰為字，隨滅去，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邱資性躁褊，或議不合，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惡之，乃以為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殂，始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行且為相。齊邱自以資望尚淺，不為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九華山，連徵不至。時元宗已為大將軍，烈祖以吳主命令往敦迫之，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

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輔政，委齊邱左右之。齊邱益樹朋黨，潛自封植。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代謝之勢。烈祖慮羣下不協，陽為退抑，以待嗣君，齊邱亦盛贊其說。會都押牙周宗揣微旨，請急至都，以禪代事告齊邱。齊邱疾其先己也，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因黜宗為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邱由是見疏忌。留為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俄而齊建國，猶以勳舊為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等持禪詔至，百官詣金陵勸進，齊邱獨稱疾，卧家不署表，烈祖心銜之。及即位，徐玠為侍中，李建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為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句，忽抗聲曰："臣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常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邱不悅。"因出齊邱《諷止勸進書》，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邱頓首謝。自是為求媚計，請降讓皇為公侯，絶吴太子璉婚。久之，表言"備位宰相，寧得不聞國政？"又自陳為人所間。烈祖大怒。齊邱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耳。孤豈忘舊臣者？"命元宗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寖復委任，兼知尚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遣使來，齊邱陰謀間契丹，使與晉人相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刺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邱親吏夏昌圖，盜官錢數百萬，特判貸其死。烈祖怒，切責所司。坐昌圖斬，齊邱慚，稱疾求罷省事。許

之，遂不復朝謁。烈祖遣壽王景遂勞問，計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齊邱酒酣，乃言曰："陛下中興，實臣之力。奈何忘之？"烈祖作色曰："太保始以游客于朕，今為三公，足矣！"齊邱曰："臣為游客，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明日，烈祖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洪州，改所居愛親坊為錦衣坊。大啟第宅，窮極奢麗，民不堪命。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為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而齊邱之客陳覺、魏岑等，深相附結，內主齊邱，共為造飛語傾宗，時人謂之"五鬼"。宗泣訴元宗，而覺、岑更相攻，於是出齊邱為鎮海軍節度使。齊邱怏怏，復請歸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租稅。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國人大駭。齊邱自九華山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衆，元宗乃收所下詔。或謂：齊邱，先帝舊勳，不宜久棄山澤。元宗乃遣馮延己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宏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齊邱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齊邱方且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周侵淮北，起齊邱為太師，領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齊邱固讓，仍為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不敢輕進。逮春水生，轉餉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

師乞盟，庶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邱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為德。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時陳覺、李徵古同為樞密副使，皆齊邱之黨。躁妄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為羣臣所容，若齊邱專柄可無患。乘閒言“天位宜禪太弟，而以國事一委宋公。”元宗意謀出齊邱，大銜之。會鍾謨使周還，屢陳齊邱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大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於是賜覺、徵古死，而放齊邱於青陽，敕鎖其第，穴牆給食，俄又絶之，以餒卒，年七十三。謚“醜繆”。無子。久之，元宗燕居，齊邱為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齊邱為文，語發天然，而學問不廣，自謂“古今獨絶。”書札不甚工，亦自矜炫。性好術數，凡挾象緯之術居門下者，率數十輩。同官多布私黨，國家有善政，同黨輒言“宋公為之”；或有不合者，則曰：“不用宋公言也。”其縱恣狂誖如此。有《文集》六卷，《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又《化書》六卷，本譚峭所作，齊邱竊而有之。

刁彦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彦能少孤，事母以孝聞。初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吴，歸吴越，彦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彦能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而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彦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稍定。義祖聞

而嘉之，以為軍校，事其子知訓於廣陵。知訓狂恣，彦能每以書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衆擁吴主登宫門，將殺知訓，彦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賚甚厚。然彦能警敏，料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常與烈祖飲酒，而伏劒士室中。彦能行酒，以爪摺烈祖。烈祖悟，亟起去。又常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彦能追殺之。及於途，舉刀示烈祖，乃還，以不及告。及知訓死，義祖見彦能諫書，歎異，復使事知諫於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吴，入為環衛，遷至天威軍都虞侯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被害，彦能請築隄為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出為饒州節度使，徙信州，又徙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彦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閒與李建勳相贈答。建勳因燕見，言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彦能乃西班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時貴宴飲，或蓬首裸袒，彦能在坐則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子衍，字元賓。後主時，用蔭為祕書郎集賢校理，直清暉殿，閱中外章奏。

游簡言，字敏仲，建安人。父恭，吴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為户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吴，為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禮部侍郎。貞介不附權要。元宗雅重其為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二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衆。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常為鄂州杜

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弒，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元宗怒唐挾私忿謗讟，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錢唐。仁澤不屈，吳越王抉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懾莫敢往，元宗乃命簡言，簡言獨不辭。請其子遜為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為太子，留都監國，命簡言為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託，必固違咈，雖直亦不得申。議者譏其太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謚曰“宣靖”。

王會，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為親兵。王常臨戰。升高冢望敵，會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矟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弢，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為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張居詠，仕吳為門下侍郎。昇元元年，烈祖以居詠為中書侍郎，與張延翰、李建勳皆同平章事。未幾，表請烈祖復姓。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居詠淳靜寡言，為人長厚，於朝廷無所表見。元宗立，罷為鎮海軍節度使。未幾，卒。賜號“順天翊運功臣，”特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清

河郡開國公，謚曰"懿"。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末，仕陝州司馬。從父慎思，權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存宗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吴，為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表延翰為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吴，入為侍御史判臺事。張宣為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豪强屏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遭時被知，得盡己才，感慨自奮。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為"精覈稱職"，兼選事。務進孤貧，不負權勢。吏畏之如神明，不敢為奸。元宗輔政，常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具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析周詳。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遍，治績卓然，人望歸焉。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延翰時年才五十餘，而衆論猶以柄用晚。屬疾亟，寢復不能治事。烈祖重其品，以為國器，方一意任之。雖聞其有疾，不許其去，遣使勞問再三，賜良藥，旁午於道。惜延翰竟不起，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述曰：齊邱本學申、韓之術，以天資刻薄之人，乃又專權樹黨，挾智要君，宜其旋起旋廢，終至餒死。或言周師欲取江南，故齊邱以反間使。其言失實，前人已駁之矣。若彦能之高見卓識，簡言之儒雅安詳，會之勇敢有為，居詠之小心謹慎，延翰之内直外方，皆無忝厥職。全始全終，洵一時之賢良哉！

續唐書卷四十九

諸臣傳第十五

王崇文，字光福，合肥人。父琯，事吴為百勝軍節度使。崇文以門第選，尚烈祖妹廣德公主。為人厚重儒雅，博綜經史。出為歙、吉二州刺史。廬陵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為怯，素號難治。崇文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為衰息。遷百勝軍節度使。建州初平，移鎮永安。所在安輯，民忘其亂。福州之役，雖為大將，然罪在陳覺。元宗置崇文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為神武侍御統軍，復出鎮鄂州，治亦如初。崇文自開國來，三十年間，出更藩任，内典禁兵，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蕭散，時人重之。臨武昌日，方閱騎士於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壞，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立，上疏歷陳朝政。或諫曰："公名位既崇，且屬勳舊，盡言賈怨，在古人不免。況嗣君新立，嫌間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為止，後主亦賜書褒之，加

中書令。未拜，卒。

王彦儔，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校。同光末，諸郡多亂，彦儔亦見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彦儔許諾，紿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為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至，彦儔伏劒盡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彦儔又斬之，乃委罪於六人，自領州事。大兵來討，彦儔自計不能守，匿妻子於邨舍，奉父母南奔。烈祖輔吴，為都押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彦儔有政績，善撫境內，以報最入拜天威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為謹恪。烈祖嘉之，常升堂拜其父。及受禪，擢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彦儔待之盡禮，如在朝時。人士稱之。居數年，卒於鎮。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郛，克之。王延政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宏義圍之，敗吴越援兵。福州援絶，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宏義乘之，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師，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為天威軍都虞侯，

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忌憚。户部員外郎范沖敏疾魏岑、李德明、鍾謨用事，詆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握兵柄，敢干國政，謀進退朝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沖敏棄市。岑見沖敏為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岑竟死。建封本武人，不識文義。族子有著《動植疏》者，其載鴿事，誤寫"鴿"為"人日鳥"。建封據為故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之。聞者無不竊笑。

柴克宏，汝陽人。父再用，事吴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蔭為郎將，遷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湮圮不治。吏云："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為守備者。"克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吴越兵至，賴以得全，積功遷泗州刺史。罷歸為龍武軍都虞侯。好施予，不事産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元宗自以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為大言，以迎合主意，獨克宏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為知兵，以故不遷。久之，出為撫州刺史。會淮南交兵，吴越伺閒侵常州，克宏乃請効死行陳。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時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羸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戈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尤可用。奈何所給若此？"徵古嫚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較，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奏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克宏母自表子可為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卒遣行，克宏率師至常州，徵古猶

馳使趣其歸。克宏案劍曰："吾計日破敵，爾何為者？必錢氏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吴越兵於常州，斬獲甚衆。自保大來，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不痛之。謚曰"威烈"。

何敬洙，廣陵人。軀貌短陋，而趫捷有力。幼遇亂，吴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性殘忍，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者，顧曰："誰敢破此？"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為不敢？"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翌旦，簡視事退，聞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擒之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奥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輒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治毀硯事。有董紹顔者，善相術，簡使視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奇相也，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為軍校。簡卒，事烈祖為裨將，進天威軍都虞侯。建州之役，為行營招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微服游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為經畫，民不知勞。坐聽事與賓佐譚讌，有訴事者，輒引入，親自剖析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

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逵領所部州入江南境。逵奉周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為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逵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封芮國公。致仕，給全俸，列門戟。四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父仁規，世典濠州。仁規苛虐，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升濠州為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為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病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威"。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事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宴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酒屬曰："幸而中此，願為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第四子彥貞，以父任為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服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史事亦以强濟見

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黷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概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其膏腴，以下價售之，乃復潴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朝廷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其為"一面長城"。在位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入為神武統軍。周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鎮，兵車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子，生長富貴，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皆鬬將，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為怯，追之惟恐不速。戰士未及朝食，即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掠正陽東，彥貞置陳橫布，拒馬聯貫，以鐵繩維之；刻木為猛獸攫搏狀，飾以丹碧，立陳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知其怯，一鼓而戰。彥貞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焉。淮南喪地千里，其敗實自此始。彥貞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交泰元年，贈中書令，謚曰"壯"。不録其孤。

邊鎬，昇州人。少事烈祖為通事舍人，以明敏稱。保大初，循州張遇賢度嶺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侯)嚴思率所部討之，鎬為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沈密有謀。鎬引與定計，刊木開道，襲白雲洞，賊衆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侯。保大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為行營招討。洪、

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侯，從文徽行，然衆才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為背水陣。文徽使(驍)騎繞出建兵之後，與敬洙、鎬夾擊，大敗，破之。遂取劍州，降王延政。鎬又取鐔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為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族及文武將吏於金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未幾而孫朗之亂作。朗，故奉節軍校也。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為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顔，每給料，輒刻削之。朗欲殺紹顔。紹顔匿囷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顔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顔。夜率所部焚府門，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牙兵與鬬，亟令吹角以亂之。朗等以為將旦，斬關奔朗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逵、周行逢來攻長沙。時部下多稱言忠順，鎬不為備。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遁，竟喪楚地。遂削官流饒州，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謡言"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入犯，齊王景達為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為大將。戰敗被執。周主命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割淮南請盟，乃歸鎬。元宗置而不用。後卒於金陵。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吳奉國節度使，以疑忌

誘誅之，匡業時尚幼。稍長，嗜酒使氣。烈祖輔吳，拔為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侯。昇元中，出為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多竊發。以匡業為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四郊肅然，夜户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方略，匡業對曰："運數之興，天地將助。大事將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貌陋而善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述曰：崇文氣度雍容，彦儔宅心仁厚，建封粗鄙而輕舉，克宏豪俠而功高，敬洙强毅而果敢，崇俊恣肆而寡謀，彦貞貪陋而致敗，鎬輕躁而喪地，諸臣之忠佞自見也。匡業言雖獲戾，心亦無他，與世之阿諛逢迎者異矣。

續唐書卷五十

諸臣傳第十六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為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為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位，承制補寶鷄令。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為左右所譖，遂南奔。烈祖輔吴，召置門下，薦為大理司直。隨至金陵，改觀察推官。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奬遇。遂直中書省，參掌制詔，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觀決細事，繁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為後代法。烈祖納其言。元宗在藩邸，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悦，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為翰林學士。而以不附宋齊邱，故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邱罷，召為户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為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内庭，以夢錫專掌密

命。而魏岑已為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己等相為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宣政院，猶為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求為長史以自重。除户部尚書知省事。夢錫恥為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惟署牘尾，無所可否。延己卒文致其閨門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得少瘥。召為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為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才逾月，齊邱黨與俱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欲去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右僕射，謚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風，歌詩亦清麗。然絶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邱輩姦邪不可用，元宗曲為辨解，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為墟矣！"元宗不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為"大朝"者，夢錫笑曰："汝輩常言'致君堯、舜'，何故今自為'小朝'邪？"衆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往往喑嗚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為時所親附。然既没，皆以正人許之，雖仇讎不敢訾也。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唐，為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為吴相。續年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祕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恪。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時宋齊邱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為屈。翰林學士常夢錫數言齊邱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惟嚴續中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於

續。續善遇之，而不盡用其言，卒為黨人所排。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為池州刺史。江文蔚揚言於朝曰："嚴續，國之勳戚，位在大臣。今以不附險邪，橫遭斥逐，餘可知矣。"於是羣黨迫公論，召還，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已，又出為奉化軍節度使數年，仍入知尚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割地後，罷為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立，改司空同平章事。續自以肺腑，盡忠不貳，然寡學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蟹賦》以譏之。是時以軍興，百官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因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翌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續以少貴倦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砥勵儒業。子若孫舉進士者，累累不絕。晚歲尤屈身下士，壽春劉奐，性方言直，續薦為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唐金吾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游。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除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峨喑嗚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

自是見易加敬，不復敢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邪？"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景遂不以為忤，待之益厚。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師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師徙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遏曹、劉。今若上下并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退朝，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為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强。何以城為？"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為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為左庶子。後主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歷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為七卷，曰《諫奏集》，上之。注太元未成。卒，年六十一。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為侍御史。義方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游畋聲色，説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諍。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為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節廉，請

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禄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大加稱賞。制曰："孤始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辭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以誤餌丹丸病卒。

蕭儼，盧陵人。甫十歲，以童子擢第。及長，授祕書省正字。烈祖初，歷大理寺，除刑部郎中。以平允稱。《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刑。時豪民甲曝衣篋庭中，俄失去衾服，直數十千，疑鄰民乙竊之。自邑令誣服為盜，詰其贓，則云鬻市中，蓋不勝楚掠也。已將行刑，呼冤。長吏具以聞，烈祖命儼覆案之。儼受命，卒不得其要領，因齋沐禱於神。翌日，忽雷雨自西北起，至甲家，震死一牛。剖腹，得所失衾服，固牛所噉，猶未盡潰也。遂赦乙。而儼聲大著。烈祖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為賤。至是，馮延己、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女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

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延魯奏，會大臣方以豪侈相尚，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諸弟，羣下持不可。乃以齊王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燕王景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已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宜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邱、賈崇皆以為不可，遂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百尺樓，召近臣入視，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為舒州判官，孫晟為節度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晟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晟慚，即撤去。俄召還為大理卿。後主嗣位，數與燮倖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邪？”儼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及國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五。

述曰：夢錫才學優長，續性度嚴正，言論侃侃，不附私黨。中主業已深知，而屢加貶黜，使不得大展勳猷，何邪？二張與儼，皆直言骨鯁之臣，足為朝廷生色矣。

續唐書卷五十一

諸臣傳第十七

江文蔚，字君章。博學，工屬文。長興中，舉進士，為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吴，用為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時國家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遂為一代紀綱。元宗嗣位，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命為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稱為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己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己、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曰：

"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己、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

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為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於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為前卻。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忿争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穀帛甲戈，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内。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搆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己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帥孤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己母封縣太君，妻為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為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己。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

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己，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喧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為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拆簡；帑藏取與，在岑一言。先帝卑官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逾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己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諠動京邑。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留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掩覆者，皆斬。'昨敕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己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為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資儲，為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鉏虺蜮。延己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

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邱救解，復皆不死。延

已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己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時文蔚直聲震江左，傳寫彈文，為之紙貴。逾年，召還。昇元建國以來，言事遇合，即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貢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者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謚曰"簡"。

李貽業，廣陵人，故唐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為起居郎，卒於官，因家廣陵。貽業，昇元中為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元敬皇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制。貽業奮然曰："此必姦人詐為者，大行皇帝曾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今何忽有此言？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皇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立，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獎慰有加焉。保大中，進兵部尚書。卒，謚曰"簡"。初，戴為人簡率，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頹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壺尊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傾之矣。"其疏豁類此。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薄游湖湘。時邊鎬下湖南，遂取桂州。廣策其必敗，詣闕上書曰："臣近游潭州，

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材，遇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至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為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蓋無愧骨鯁臣云。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輔吳，用為祕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邱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邱喜人諛己，而匡舜特率真，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常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邱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舍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邱，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邱出鎮洪州，始表為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為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諫。元宗怒，坐以沮國計，動人心，流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為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等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皮牓"。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歸。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後主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張泌，事元宗，為句容縣尉。後主嗣位，國事日非。泌憤之，上書數千言，略云："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丕祚中否，烈祖紹興，大勳未集。肆我大行嗣之，德則休明，降年不永。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臣惟國家今日之急務，一曰舉簡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勸善懲惡；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均賦役以恤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毀譽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克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貶，纖芥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為。密取與之機，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掊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開閉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人君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思危也。臣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如百穀之仰膏雨。願陛下勉强行之。臣死罪死罪，謹言。"後主覽書大悅，優詔慰答，然亦未竟用其言。遂至於亡。

述曰：文蔚抗疏四凶，直言不諱，足以大快人心。宜乎傳寫彈文，一時紙貴也！貽業力沮監國，匡舜極諫親征，俱切中要害，無愧名臣。泌之指陳十事，筆罄千言，幾於痛哭流涕，即漢賈生之《治安策》，何以異是？其如後主之不用何哉！

續唐書卷五十二

諸臣傳第十八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仕明宗，至安州節度使。石敬瑭起晉陽，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少常事契丹，娶契丹女，為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尚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吴。烈祖輔吴為齊王，將受禪，乃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陳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居無何，卒。馮延己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己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己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得全。文進在金陵，為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進

晝晦如夜，星象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之謂笪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曾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皆為異事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明宗為斯養，以戰積功至龍武節度使。罷歸，入晉，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素戇直，不耐煩劇。中門使胡漢榮貪戾用事，失軍民心，石敬瑭徵漢榮還京師，金全將護不遣。敬瑭疑金全有異志，乃以馬全節代之，召金全還，將有處分。金全懼，遣從事張緯奉表歸附，烈祖納之。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仰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之。金全行之泌州，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等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乃還。晉將安審輝追及於馬黃谷，處恭死於陳，承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為審輝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為潤州節度使。李守貞以河中叛漢，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為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出師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邪？勢必不相及，徒為國生事耳。"於是乃止。嘗耀兵淮上，與諸將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莫，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師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

持節册贈中書令，謚曰"順"。

皇甫暉，魏州人。初事明宗，為陳州刺史。入晉，為密州刺史。契丹入中原，暉與棣州刺史王建俱南奔。元宗遣使具舟楫迎之。將至，念本亂卒，懼不為人所容，欲赴秦淮河求死。舟人急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侯、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為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彦貞、姚鳳兵以行。彦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為用。周人頗憚之。及彦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主親帥師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邀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刺史王紹顔已委城遁，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逾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周主曰："吾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卧。"不俟命而卧，神色自若。曰："暉自卒伍起兵，佐明宗，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者，乃南北勇怯不敵耳。"周主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間為軍校。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以吏事稱，入為神衛統軍都指揮使。時諸老將多死亡，繼勳年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拜大將軍。資産優贍，名園甲第，冠於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宋師薄城，繼勳保惜富貴，無效死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見於詞色。偏裨有募死士夜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又内結傳詔使，

一切閉塞。及後主登城，見宋師旌旗壘栅徧四郊，始大駭失色，誘繼勳入宫，責其流言不用命狀，遂以屬吏。方出宫門，軍士雲集臠割之，頃刻而盡。

孟堅，始事閩王延政為建州裨將。驍勇多智略，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降焉。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鏖擊，所向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軍中。吴越援兵自海道至，沮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蹙之。堅諫曰："吴越兵進退俱不能，使得平地，必致死力。豈復可勝？"延魯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吴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宏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時有長劍都指揮使孫謙，金陵人。隨伐閩，援兵不至，亦戰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死事多不録。哀哉！

陳誨，字巨訓，建安人。始生數月，即能馳走。父異之，因名之"阿鐵"。及長，矯捷有勇力，時人呼為"陳鐵"。事閩王延政為將。保大初，元宗遣將攻建州，傅其城，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郛，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鉞質，忽脱身絶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於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為戰掉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數。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為建州刺史。諜者告吴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徽暗而貪功，即率誨俱進。誨與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吴越水軍遇，遂戰於江中。誨素善水，投入江，鑿吴越樓船沈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涌於江面。吴越

兵驚潰，乃大敗之，擒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彦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城中多誨親故，方遣閒使招之。文徽勒步騎繼至，福州偽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産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閩人寡信，未可速進。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麾兵遽入。誨料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入，果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先進於金陵。釋鄭彦華，用為將。福州兩交兵，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閒，獨有功，號"名將"。遂遷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為大鎮。常破福州兵於南臺江，軍聲大振，由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曰"忠義"。周師入淮，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誨在鎮十餘年，多薦舉儒學，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後主二年六月，誨引疾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其弟謙為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其第，視問慰勞。是年七月，卒。封閩國公，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益盛，子弟悉至顯官，當世無不榮之。德誠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詩名。周師南侵，元宗遣潘承祐詣泉、建募驍勇，承祐奏言陳誨子德誠有才略可用，因命德誠引卒數千赴壽春。時諸將戰多不利，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日，特旌其軍曰"百勝"以榮之。擢和州刺史，有政績。後與叔父謙繼領建州節旄，世稱其有父風云。

林仁肇，建陽人。剛毅多力，身長六尺餘，姿貌偉岸，文身為虎。事閩為裨將，軍中謂之"林虎兒"，與陳鐵齊名。閩亡，未有所遇。會周師攻淮南，元宗遣使至建州募勇士，潘承祐薦之，拔為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

破濠州水寨，擢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來争。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却，永德鼓譟乘之，遂敗。仁肇獨乘一馬為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舍之歸。及割地，元宗以為潤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仁肇密言於後主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西蜀，平荆湖，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兵家，為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淝、淮，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兵起日，請以臣舉兵外叛為名。事成，國家享其利；不成，族臣家，以明陛下不預謀。"後主懼而不從。時皇甫繼勳、朱令贇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宋回，摘使言仁肇密通於宋，已為築大第，并縣其畫像，以待其至。後主聞之，不知其行間也，使人持酖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遇酖，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肇尤為陳喬所器重，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税駕矣！"傷悼者累日。

述曰：文進、金全及暉，以北人歸南，宣猷奏績。而文進折簡下士，金全料敵全師，暉舍生取義，皆以忠藎報國，可謂完人矣！堅、誨、仁肇，皆閩之故將，先後來歸，効功軍旅。或以疆場効命，或以忠義善終，或以反間致死，而全歸則一也。暉子不肖，誠為可惜，豈若誨子披堅陷隊，克振家聲哉！

續唐書卷五十三

諸臣傳第十九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父濬，事吳為翰林學士。烈祖代吳，進兵部尚書。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濬歿，收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疏靡間。以蔭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甚器重之，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保大末，淮南兵興，元宗憂蹙不知所為。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邱攝政，元宗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所請。喬請對，排宮門入見，泣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俱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邱黨與皆斥，喬與齊邱素善，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

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譽歸之。宋遣使徵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為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伐。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為解。"後主由是連年不朝，皆喬為之主也。及兵圍金陵，宋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鎰授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乃開門延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常語後主，"勢雖迫蹙，臣節故不墮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款，命喬與清原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投承霤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臣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縛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發瘞，如所見。咸以為喬魄不泯云。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為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為散騎常侍。佑生而氣宇孤峻，閉明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交薦於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閒。及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援據精博，稱旨。遷知制誥，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後主咨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喜老、莊家言，常作文一篇以擬莊周。後主十二年，更官名為內史舍人。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

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時朝廷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為。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上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偽，使國家愔愔，如日將莫。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為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既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為諸臣所排。乃先收平屬吏，并使收佑。佑聞命自殺，年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為泣下。

廖居素，將樂人，歷仕烈祖、元宗。為人堅正，不為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昏，而羣臣方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於篋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為文弔之，以比伍員、屈原。盱江李覯為之傳。

孫晟，高密人。初名鳳，又名忌。篤學善文辭，尤工詩。少舉進士，如洛陽，時進士類修邊幅，尚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蹈繩墨，遂棄去。渡河客趙、魏間，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為相。革雅知晟，辟為判官，遷著作佐郎。天成中，復為

朱守殷判官。守殷伏誅，晟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疑其狀偉異睨之。晟不顧，坐淮安岸捫敝衣蓋虱，追者乃舍之。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晟佯喑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晟口吃，造次不能道寒暄。坐定，辨論風生，上下今古，聽者忘倦。烈祖酷愛之。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秘計。每入見，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達]排之，出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二卒，求殺晟不得，遂刺死都押牙李建崇而逸。晟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為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己並相。每鄙延己，侮誚之，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晟為司空，使周奉表，請得內附。晟見延己曰："此行當屬公。然晟若辭，是負先帝也。"既行，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耳。"已而周人以樓車載晟於壽州城下，使招劉仁贍。仁贍望見晟，戎服拜城上。晟遥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詰之，晟曰："晟為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崇質歸而留晟。會暑雨班師，晟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朝會，使班東省官。後每召見，必飲以醇酒，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實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反。金陵聞之，以為有閒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上其書，多斥瀆反閒之言。由是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晟正色

請死，無撓辭。又問江南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請自盡。"晟神色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而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報。"遂自盡。從者二百人，皆誅死於東廂國事。元宗伐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為祠部郎中，賜名"魯嗣"。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為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吳主女，貴於其國。仁贍，其季子也。性輕財重義，略通儒術，好兵書。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為龍衛軍都虞候，拜武昌軍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未幾，湖湘戍兵潰歸，楚地復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作人言。元宗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亢旱，長淮可涉，民流入周境，遮殺之不能禁。由是增修邊備，以壽州最為要害，徙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名曰"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力爭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猝至，州人大恐。仁贍神氣閒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羣情乃安。是時率兵拒周帥李穀者，為神武統軍劉彥貞。穀戰敗，退守正陽浮橋。彥貞意其怯，摩兵而進。仁贍以為敵狃我也，獨按兵城守，而勸彥貞勿速戰。彥貞不聽，果敗死。仁贍乃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斬獲無算。周主至壽州，則圍之數匝。徵丁夫數十萬備攻擊，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牆壁皆動，援兵屢敗。仁贍意氣彌壯。覘周主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善射，引弓

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周主命移胡牀進前，箭復遠數步而墮。仁瞻投弓於地曰："天果不佑唐邪？吾有死於此耳！"周主使人來言曰："知公忠義，但士民何罪？"又親臨城招之，皆不從。會暑雨，周主乃還。揚、泰、滁、和、舒、蘄諸州，皆復固守。周兵戍守渦口、定遠，亦皆襲破之。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列寨紫金山下，仁瞻出師殺周兵數百，焚攻城洞屋甚衆。周將李重進兵力頗屈，仁瞻屢請乘機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其少子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為軍校所執，仁瞻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延搆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瞻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由是士卒皆感泣，誓以死守。保大十五年，周主復親征，耀兵城北。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羽遂詐為仁瞻書以降。周主命舁仁瞻至帳前，撫勞嘉歎，拜為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仁瞻不受命而卒，年五十八。薛氏亦不食五日而卒。時晝晦，雨沙如霧，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徇者數十人。元宗聞而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忠肅"，加封衛王。

述曰：喬以拒命投繯，佑以抗疏自盡，居素以憂危沈井，晟以使臣守節，寧死不撓。仁瞻堅守危城，効忠殞命，皆合聖賢所謂"成仁取義"，雖死而凜凜然有生氣也。仁瞻既為忠臣，其妻亦為烈女。足以愧當時人臣之稽首馬前、甘事二姓者矣！

續唐書卷五十四

諸臣傳第二十

張彦卿，不知其鄉里，或以其名為"彦能"。保大末，為楚州防禦使。周師南侵，其鋒甚鋭，旬日間，連破海、泰二州，及鎮海軍。元宗下令，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周主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濬老鸛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聲如震霆烈焰。彦卿獨不為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為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陷。彦卿猶列陳城内，誓死奮擊，謂之"巷鬬"。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彦卿取繩牀搏戰，與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周主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彦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嘉彦卿忠，詔贈侍中。天長縣時升為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贇亦固守，聞楚州陷，乃降。

張雄，或云姓李，淮南人。周侵淮南，民自相結為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兵"，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為義

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位，進為統軍使，仍守二州。宋師入江南，金陵危急，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雄乃糾兵東下以救之。至溧陽，猝遇宋師，遂與宋將田欽祚戰，失利，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他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國人哀之。

胡則，不知其家世。保大末，為軍校。後主立，進為諸軍使。未幾，官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迫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彦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獨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偽不可辨。刺史不忠，欲污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善。"乃率同列宋明德等，大譁入攻彦賓。彦賓懼，逃匿檐霤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為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常從劉仁贍為壽州裨將累年，盡得其城守方略。於是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為堅壁死守計。宋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不可破。屢遣使招降，則誓死不從。圍城及三年，翰軍死傷者無算。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一日，則怒饔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乃舍之。是夜，饔人縋城走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饔人引宋師攻之，城遂陷。衆猶巷鬬，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猶多死。則僵卧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即舁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徇，并殺宋德明。

而墮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宋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既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法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屍投江流及井坎皆滿。因奏霽擅殺罪，宋徙霽知饒州。民間貲貨鉅萬，翰悉取之，凡發大艦十餘艘，悉載金帛，置廬山鐵羅漢象於上，號曰"押綱羅漢"。初，宋祖以則盡忠所事，聞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盡赦拒命之人勿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數日。比至，已無噍類矣。當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視地形者，言於翰曰："城形為上水龜，攻其腹脅則破矣。"至是陷從西南，果城之脅云。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絶人。晉、漢間，常為盜被獲。州郡繫械入獄，將至，遂賂守吏曰："吾不死，則為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別，可飲數甌，以為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成師朗等掠淮北，衆至千餘人，令堅遂往與官軍戰，殺傷無數。衆皆勇之，乃歸附金陵。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後主時，遷吉州刺史。吉州安福人劉茂忠者，為袁州刺史。茂忠本名"徹"，或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得名。"乃改焉，少亦為羣盜。會赦書募盜為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湔洗。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為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吴先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為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潰。州里慶之，呼為"小劉僕射"，積功為吉州兵馬都押牙。歷袁州刺史。金陵既破，令堅與茂忠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

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鬬，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逾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科斂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袁人德之。茂忠微時，常有所持鐍，將欲鬬戰，必宿而鳴，即至殺戮。乃與潭帥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胸脅，殆百餘輩。因敗其膊，時遇陰霾，即加痛楚。至入宋後，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周宏祚，舒州宿松人。父本，仕吳為德勝軍節度使。宏祚，其少子也。烈祖受吳禪，徐玠、周宗輩率諸臣勸進。本時已老，又重念楊氏恩，不復與事。宏祚為門户計，代署名上表。保大時，累官舒州刺史。周師大舉南侵，陷舒州。是時泰、蘄、光諸州文武相繼奔降，宏祚獨慷慨不屈，赴水死。時人比之嵇紹死晉焉。

李延鄒，鄱陽人。元宗時，官濠州録事參軍。會周師大舉南侵，攻城甚急，團練使郭廷謂謀送款，令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孝，不為具草。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詬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悼惜良久。召見其子，命以官。

鍾蒨，字德林。隨兄懷建家豫章。屬辭敦行，綽有時譽。起家藩府從事，與徐鉉、徐鍇兄弟游，累登臺郎，遷集賢殿學士。保大九年，為東都少尹。交泰時，齊王景達都督撫州，朝廷慎選僚佐，除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後主時，官勤政殿學士。宋師入金陵，蒨朝服坐於家。兵及門，

舉族死之。蒨工詩，有《賦山》、《別知己》與《新鴻》諸篇，盛稱於世。

咼彦，不知其家世。或云，女媧氏之後，去女為姓也。後主時，官池州刺。已而入為將軍。金陵陷，百官多送款迎降，彦獨與馬承信、承俊率壯士數百巷戰，力屈而死。

廖澄，順昌人。少負異才。偽梁開元二年，舉進士迍邅不順。烈祖時，南奔，累官至大理寺評事。宋曹彬圍金陵急，校書郎林特勸澄同降，澄歎曰："吾久仕唐，君臣之義，何可廢也？"乃豫以身後事勸蒼頭歸報。城陷，從容更衣，仰藥而死。

朱令贇，廬州舒城人，大將軍匡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趫捷善射，軍中號為"朱深眼"。積功遷至鎮南軍節度使。宋師圍金陵，後主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為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絶餽餉，奈何？"乃檄南部留守劉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及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櫂都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為大筏，長百餘丈，大檻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涸，舟栰艱阻，而宋師密樹長木於州渚間，若帆檣狀。令贇疑有伏，不即進。比至虎蹲州，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宋師舟小，聚攻之。先是，令贇創巨舟，實葭葦，沃之以膏。名曰"火油機"。至是以火油縱燒，宋人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贇惶駭投火死。糧米戈甲，皆焚無孑遺，煙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絶。

李元清，濠州人。周師侵淮南，元清父聚鄉里義士，襞紙為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兵潰，徙金陵。元清趫捷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汴、洛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永新與湖南聊境，命元清為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障寧晏。先是，夏賦準貢見緡，民以變直折閱為苦。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貫為定制。又常隨宜科率，民甚便之。歲總諸科物十餘萬，數轉運入金陵，國用賴以少濟。南都失守，以故官起入汴。元清心誓不復仕二姓，因偽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及頸，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趙仁澤，仕元宗為常州團練使。周人南侵，吳越乘閒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杭州，見吳越國主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今王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其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傅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為契丹陳利害甚辯。契丹雖通本國，徒持虛辭，利南方珠貝茶藥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怒其無信，誓死報國事，數面誚契丹主。契丹主亦愧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其地。

述曰：彥卿以孤城拒敵，舍命不渝，可與劉仁贍爭烈。乃昭業等為其副守，并力同死，尤難能也。雄之父子喪元，

則之全家殉難，令堅之誓死守節，皆可謂忠臣。獨怪夫劉茂忠與令堅相約同死，而不保其終耳。宏祚、延鄒、蒨、彦、令贇皆能以一死報國。元清亦不懷二心事君，仁澤不懾服於强藩，處常不辱命於絶域，皆所謂奮不顧身。可感也已！

續唐書卷五十五

諸臣傳第二十一

韓熙載，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少隱嵩山。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為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南奔。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拘名檢，初補校書郎，出為滁、和、常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不次擢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為祕書郎，使事元宗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疏傲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譔，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為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盡無所回隱。宋齊邱、馮延己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

主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其在今時乎？若契丹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置軍法，齊邱為之請，止削官爵，遷外郡。熙載奏請無赦，又數言齊邱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齊邱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為虞部郎中史館修撰，除中書舍人。周據中原，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奸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邪？"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竟搆兵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于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至數十，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鬨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為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為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為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多所裨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潘佑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謚"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墓側。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為吳江都少尹，遂家

廣陵。鍇生四歲而孤，母方教其兄鉉就學，未暇及鍇。鍇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鍇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鍇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祖宴駕。元宗嗣位，起家祕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室。時殷崇義挾嫌誣奏鍇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為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祕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才，復召為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近侍，號"二徐"。初，鍇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鍇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甚，不若稍遲之。"鍇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鍇作，鍇大喜。乃起謝曰："丞相之言，故鍇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痴絶，乃為數闋歌換中書舍人乎？"鍇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為之序，士以為榮。鍇酷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鍇，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書卷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鍇力居多。後主常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鍇在集賢，吾何憂哉！"宋季穆來使見鍇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

鍇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鍇憂憤鬱鬱成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為俘虜矣。"十四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曰"文"。著《説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説文韻譜》十卷、《歷代年譜》二卷、《方輿記》一百三十卷。又，《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

高越，字沖遠，幽州人。少舉進士，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鎮安州，越又從之，遂為其掌書記。文進次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吴，亦與俱行。吴以為祕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黜為蘄州司士參軍。就遷軍士判官，與隱士陳曙為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銓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温麗。元宗以為稱職，眷待與二徐等。不徙官者累年，後主始遷御史中丞勤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户部侍郎。修國史，以疾卒，年六十二。謚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為給葬費。世嘆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别駕。遠少孤，為人夷雅沖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為祕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為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戍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

撰、起居郎、知館事，遂為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濬修《吴史》，未成而卒。其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録》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吴録》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録》二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稿及他所著書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於其家，無復存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蒯竈，宣城人。善屬文。江南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卒不能自振，竈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為本，得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為人士所容。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竈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竈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為有司所擯。至後主末，仕。歸宋，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郭昭慶，廬陵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坐宋齊邱黨免官，卒。昭慶博學善著作，常擬《九經》，著《唐春秋》三十卷。元宗時，獻所著《治書》五十篇，為左右所沮，俾就進士舉。昭慶不平，上書言："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為。"因得召對，授揚子尉。辭不受，歸里。邑令修謁通問，昭慶不與之見。令銜之，會閱編户，乃籍昭慶為新擬軍。時後主嗣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大

抵指述池州、采石諸要害之處，及東海隅可恢拓之略。擢著作郎。時方奉事於宋，凡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朝廷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為之。昭慶與徐鉉、鍇兄弟不相能，鍇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慶怒詬而擲之。會客將李師義本與昭慶為鄰，而與鍇故姻婭也。師義召昭慶飲，置鴆於酒毒之。明日，昭慶晨起造朝，暴卒。昭慶《治書》內有《禁絶》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於世。惟《唐春秋》為鉉、鍇所匿，不得見。

伍喬，廬江人。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己右者，遂渡江，居廬山國學。苦節自勵，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嘆。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署"讀《易》"二字，忽不見。喬大歎異，輒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越數年。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應舉進士。及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座，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而賞之，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為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而以喬居賓席。無覆考，牓出，喬果第一。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焉。元宗大愛喬文，命勒石以為永式。仕至考功員外郎，卒。有集一卷行世。

魯崇範，廬陵人。家故貧，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九經》子史，廣貯一室。甲乙丹黃，皆手自校定。會烈祖初建學校，典籍殘缺，下詔旁求於郡縣。吉州刺史賈皓，就取崇範本進之，以私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

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酬價為？”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授太子洗馬。崇範復守廉儉，惟以月俸自給，凡四時錫賚，及非次優與，悉頒之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官。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少隱居南嶽，時登祝融峰頂，觸思成韻語，一時名流屈服。元宗聞其名，數往聘之。初不赴詔，後江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若就義以存吾宗？”遂出為彭澤令，慕陶處士為人。已而笑曰：“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吾寧久為人役？”即解印歸衡山。久之，復起為連州刺史，與張居詠輩為詩友。未幾復辭，歸隱衡山。有《詩集》七卷。一云：“凝即匡圖弟。楚亡，遷金陵，累官水部員外郎、建昌縣令、江州團練副使。”未知孰是。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盧絳、崩龜、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升堂講論，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生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入宋，補衡山主薄，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

述曰：熙載文章爾雅，氣度春容，雖略於小節，終無愧為名臣。鍇博雅宏通，精深小學，與兄鉉競爽，而晚節克全，賢於其兄遠矣。越與兄子遠聯鑣，克勤史職，惜乎焚草無存。龜精理為文，自安恬退。昭慶講求經濟，出言有章，乃鉉等匿其著作，是誠何心？喬嗜學而振奇，崇範汲古而守廉，凝工詩而知足，弼持正以興教。之數人者，皆可謂士林之模範哉！

續唐書卷五十六

諸臣傳第二十二

姚景，始事劉金為厩卒。金暇日至厩中，見景晝瞑，有二赤蛇蟠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奇之，引為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居數年，烈祖重其為人，使典親兵。歷制置使、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為江、淮重鎮，供億甚厚，而主將斂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罷去。常俸不給，澣衣敝冠，漠然古風。初，吏請家諱，景大署於牘尾曰："諱贓吏"。於是屬僚拱手，皆勵廉隅，貪墨者稍知斂迹。諸子為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未幾，卒於鎮江。淮人莫不惜之。

陳起，蘄州人。性剛鯁，尤惡邪説。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為黄梅令。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

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祐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案户籍，取佑為里正。不服，嫚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沃以豕血，佑迄不能神，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穉。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育。"乃並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汪煥，歙州人。開國時第進士。至元宗、後主皆佞佛，而後主尤酷信之，莊嚴施捨，齋設持誦，月無虛日。宫中造寺十餘，都城建塔創寺幾滿。廣出金錢，募民為僧，所供養逾萬人，悉取於縣官，不計耗竭。上下狂惑，國事日非。時有二臣極諫，一徒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捨身為佛奴，屈膝為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散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得諫書，云："此敢死士也。"不之罪，擢校書郎，而其言卒不用。

周彬，永川人。杜門讀書，不事生産。妻讓之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致豐羨。而獨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邪？"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往依之。禪代後，制度草創，會有事於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優渥。俄告歸，以其所得金玉繒幣列庭中，顧其妻曰："伯叔田畝，竟孰愈？"彬素為鄉里所輕，至是有言及者。彬曰："昔魯人俚孔子為東家某，況庸人乎？"置不問。久之，歷大理司直，

出宰本縣，累遷尚書郎。卒於官。

胡元龜，世為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謁本邑令，見其風瑰瓌傑，因障間繪戲珠龍，屬元龜詠之。時邑令多所受賂，元龜題句曰："翻身騰白浪，探爪攫元珠。"蓋諷之也。令為設飲食，盡歡而罷。會有發其意者，令大怒，追捕之。元龜亡入金陵，館吏曹徐某家，為其子作《催妝詩》，立就。而徐有同舍郎，雅自用，欲以詞賦窘元龜。元龜裂箋據案，為回文體嘲之。郎一辭莫措，謝去。由是知名。未幾，徐薦於宋齊邱，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居數年，以省親歸。天威都虞候張巒征桂林班師，與元龜有舊，訪其第，登堂拜母，盤桓信宿，其為巒所重如此。俄受臨川令，頗著政績。是時齊王景達出鎮撫州，而元龜朔望起居有慢色，又常廷辱王府公侯。元宗將代之，已而坐娶訟者婦免官，徙廣陵。久之，會赦求敘理，不報，遂撰《怨詞》三十篇。元宗聞而惡之，賜鴆卒。時年才四十。

康仁傑，泉州人。少祝髮為僧，喜儒學，頗自勵。陳德誠為池州刺史，仁傑適遊江、淮，以詩投之。德誠勉令就仕，薦於朝，仁傑乃易儒服至金陵。會朝貴宴飲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一座大驚。後主聞其名，召見。遍問風土民俗，仁傑對答無滯，詳言陳洪進據漳、泉本末，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主簿。仁傑素性清儉，力矯浮華，門無私謁。已而出吉州，括量屯田，視肥磽以為高下，人多允服。仁傑雖一行作吏，而吟哦終日，曾不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常以詩召嘉禾峰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

亦卒。

陳保極，永春人。登天成三年進士，仕南唐為大理評事，充武義軍節度掌書記尚書左司員外郎。其誥詞含華葆光，吐蛇握鳳。與弟元亮同官於朝，俱以才學名，後主稱為"二英"。

張惟彬，西昌令翊之弟也。幼以通誦二經中童子科，有能文之名。及長，授蘄州黃梅尉。未幾，改武昌、崇陽主簿，俱著循績。復入選，除廬陵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惟彬憂時感疾而卒。

鍾離瑾，合肥人。保大中為縣令。與鄰邑許令締姻，瑾女將出嫁，適置一媵婢，偶使執箕帚治地。至堂皇之窪處，忽泫然泪下。瑾見之，詰其故。婢曰："幼時，妾父於此穴地為毬窩，導妾戲。歲久矣，而窪處未改也。"瑾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妾父前兩政縣令也。身死家破，妾遂落民間，更賣為婢。"瑾遽呼牙僧及老吏質之，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瑾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貲裝，先求婿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辦裝以遣吾女，可乎？"許令答書曰："昔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何如？"於是前令女遂歸許氏。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梁粟，自雍州褪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為人慷慨尚義。常羈旅宣、歙間，聞旁舍生呻吟聲，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今我且死，願以骸骨

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經紀其喪事畢，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死者有父母自内出，驚問狀。感規之義，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誠長者云。規子逖，事後主為監察御史。

述曰：古之稱循吏者，莫貴乎廉。若景之儉以養廉，可以化民成俗矣。起懲治妖言，煥抵排佛法，彬疏陳得失，元龜才傲王侯，仁傑居官清白，保極、惟彬，弟兄濟美，瑾之嫁婢先女，規之尚義還金，皆古道照人，千秋勝事，故連類而及之云。

續唐書卷五十七

諸臣傳第二十三

史虛白，字畏名，北海人。隱居嵩山著書。中原喪亂，與韓熙載南渡。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輟，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五可、十不然"之論，多引湯、武、伊、吕事。齊邱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甌，子何以教我？"虛白為言中原方横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為他日悔。烈祖喜其言而不能用，擢為校書郎，署州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謝病去。南游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輿，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瓢以從。往來廬山，絶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為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

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割江北地行成,虚白為《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閒;魚鳥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次蠡澤。虚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常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頒粟帛,別賜御醞數尊。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虚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著有《釣磯立談》一卷,言江南事頗詳,又《文集》一卷。宋仁宗時,追號"冲靖先生"。

沈彬,字子文,洪州高安人。唐末,應進士不第,浪迹衡、湘,隱雲陽山。好神仙,喜賦詩,句法精美。烈祖輔吴,表授祕書郎。與元宗遊,俄乞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南遷,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為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無拜,厚賜粟帛,以其子元為祕書省正字。彬先歲營別業於鍾山,有古柏為雷擊成四片。彬曰:"此天所以賜吾也。"亟命工治為櫬,其子不敢違。又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槨一所。"舉棺就之。廣袤中度,彬有

《過金陵》、《送客都門》二詩，盛稱於世。次子庭瑞，有道術，人呼為"沈道者"。嗜酒卻粒，寒暑一單褐，跣行露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後不知所終。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學詩於陳貺，精思不倦，或至浹日不盥。長於五字律詩，自號"五言金城"，得賈島遺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薦。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云："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去，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洞作詩署於道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國變後，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作怨懟語。未幾，卒。有遺集行世。同時夏寶松亦隱廬山，相與為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好學，不能自給。每為諸生曲講，得錢即沽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説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微哂而已。自後游螺川諸邑，遇酒輒飲，不醉不止。常宿於酒家，醉甚，誤坐爐炭。翼日尻痛，疑為所笞撻，訊之乃知其故。又嘗醉卧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毋撓余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一夕卒。

同時高元寂者，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説，而脱略跌宕，無日不醉，號為"酒禿"。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厚。元寂即日盡付酒家，日夜劇飲，醉則

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顏翊，平原人，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永川。翊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詞翰，修飾禮度，多循先業。晚年一門八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翊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沖孺，亦為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樹，開軒四敞，則碧蘚叢遶，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絶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常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鄧龜、史館孫伯純，各為詩文，以述其幽隱。翊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書韋昭《博奕論》，署於屋壁，使之自愧。家人亦未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翊評之，翊償以縑，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陳陶，字嵩伯，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至金陵，將見烈祖。自度與宋齊邱不合，乃隱洪州西山。常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耳。"陶博物，通天文。保大末，有星孛于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已而果失淮南。元宗遷南都，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言，以其素嗜鮓，使人偽為賣鮓至門。陶出，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灣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既至南都，殿前得殘獸一足，無有知其故者，遣使問陶。曰："是夜乃貪狼星直日故耳。"元宗歎

曰:"真鴻儒也!"將召見,會元宗晏駕,遂絶意仕進,偕其妻采藥西山,日餌之。二子小字柤、梨,或問其優劣。答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已而變姓名去,不知所終。宋開寶中,南昌市有老翁,丫髻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為陶夫婦云。

陳況,閩人,性夷淡。孤貧力學,隱於廬山,幾四十年。屢弔人事,都未暫往。衣食乏絶,不以動心。有季父,時賴其資給。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學者多師事之。元宗聞其名,以幣帛往徵。況入見,幞巾絛帶,布素鹿裘,進止閒雅有度。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綢縑衣三十事,卿其領之。"況獻《景陽宫懷古詩》,元宗稱善,詔授江州士曹掾。固辭。乃賜粟帛遣還山。卒年七十五。

陳曙,蜀人,常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寓居蘄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於是人多設虚坐,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户,雨雪滿室亦自若。有乘其出往闚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顔鬢不改。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元宗復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終不肯起。保大中,常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未幾,淮上興兵,人以為預知也。後徙居鄂渚,邑人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徧體發汗焉。

陳衮，江州德安人。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也。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為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器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其德，獄訟為之衰息。有彭李者，世為其傭。父久喪明，常聞衮子弟言："舜至孝，舐瞽瞍目復明。"李歸效之，不數日，父目開朗。其感人有如此。昇元初，州以聞。元宗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述曰：昔范蔚宗作《後漢書》，有《逸民傳》。虚白諸人，其殆古逸民之流歟！彼蓋有慨於國之將亡，而絶人逃世，其意何嘗忘天下哉！陳衮為京之後，馬、陸二書及《徐鉉集》，皆作"陳褒"，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推之，京繼從子褒為後，褒仕鹽官令，生灌，灌生伯宣、伯黨，伯宣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徽，然則褒固京子。京為元和中人，褒令鹽官，當在穆宗、敬宗時，非南唐也。《宋史·孝義傳》："陳競，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生京。無子，以從子褒為嗣。褒至鹽官令。褒生灌，灌生伯宣。伯宣子崇為江州長史，僖宗時，詔旌其門，南唐又為之立義門。崇子衮，江州司户"云云。然則是衮非褒矣。崇既為京之後，不應取遠祖之名以名其子。或因"褒"、"衮"二字形近而致誤歟。

續唐書卷五十八

諸臣傳第二十四

查文徽，字光慎，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信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邱亦稱薦之。徐知誥鎮浙西，以文徽為判官。或獻玉杯，知誥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座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為監察御史。元宗立，改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遷樞密副使。閩王延羲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羲為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為延政首亂，當行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常為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為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為江西安撫使，命至境上

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為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以迎師。行至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漳、泉、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為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建州，軍聲大挫。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傅其城。建州雖下，然諸將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永安軍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保大八年，吳越偽遣諜來告福州亂，文徽喜，遣劍州刺史陳誨副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久之，文徽以步騎至，吳越知威武軍吳程陽令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誨以為未可速進，文徽曰："疑則生變。"傳令竟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杭州，將士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越王遣還。將發，為舉酒，置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為。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北降，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初，元宗詔齊王總庶政，惟文徽與魏岑得言事。舉朝駭愕，而文徽以附宋齊邱，晏然當之，不辭也。其恣肆如此。子五人：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

馮延己，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頵，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常為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譸譸。延己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

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授祕書郎。元宗以吳王為元帥，用延己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邱。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己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己負其才藝，狎侮朝士。常誚孫晟曰："君有何所解而為丞郎？"晟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不及君；詼諧歌酒，百不及君；諂佞奸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置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規益，非遣君為狗馬聽色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己慚不能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己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己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為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為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為太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己素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奸，遂謂己之才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立足致理。元宗果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己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頹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屬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嚇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為齷齪無遠略。常曰："安陸之敗，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毬，未嘗少止，此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

劉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已與孫晟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晟即欲奉行，延已方以克楚為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二，傷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內帑，乃遣使於長沙調兵賦，由是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已力求去，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人，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已相位，猶為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交泰三年五月，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延已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論者謂有元和氣格。尤喜為樂府詞。元宗常因曲宴內殿，從容謂："'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已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耶？"時喪敗不支，苟安歲月，而君臣相謔乃如此。

馮延魯，字叔文，一名謐，延已異母弟也。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延已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為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遽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為躐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比遍賜，猶餘其半，輒曰："勅賜學士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為歡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為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將自為功，請銜命宣慰。召李宏義入朝。既見宏義不敢發，還

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為南面監軍使，與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郛。會吴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潮淖不可行，方布竹簀登岸。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宏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吴越兵至平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吴越兵至岸，鼓譟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延魯軍。延魯敗走，堅戰死，諸軍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為之虚耗。延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死。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會宋齊邱以常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遇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為巡撫使，分案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為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蹙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周主釋之，給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專對詳明。留大梁累年，放還，為户部尚書。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叛，宋祖親平之。元宗遣延魯如宋。宋祖將乘兵鋒南渡，延魯多方遊説。宋祖感悟，遣延魯歸，遂寢南渡之議。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奉使之功。常宴内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如宋，宋祖授以旄節留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行禮。宋祖憐之，遣醫護視，放還金陵。卒於家。子五人：僎、侃、儀、价、伉。延魯内躁競，而喜言高

退事，常早朝集漏院，歎曰："元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所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素志。"徐鉉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元武湖，恨無知章耳？"延魯默然。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與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輔政，用宋齊邱薦，命覺為之佐。謂曰："吾早莫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為宣徽副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升為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御史王仲連亦劾之。烈祖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烈祖即命覺馳往鞫之，仁規惶恐伏罪，詔賜死。覺之竊弄威權始此。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迨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納。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與李徵古皆齊邱客，齊邱告歸九華，逾年不召。覺及徵古諷齊王景達言於元宗，齊邱乃得復起，益以心腹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乘勝取福州。齊邱獨薦覺為宣諭使，俾召李宏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宏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於無功，矯詔召宏義，自稱權知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大敗，衆潰而歸，死傷無算。朝論謂覺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邱上疏待罪，且援覺等甚力，馮延已復助之，於是貶蘄州。逾年，復起任事。乃與徵古為死黨，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

兵興，元宗度不可支，遣鍾謨、李德明、孫晟、王崇質使周，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周主不許，乃遣德明、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北兵之强，請必割淮南地，元宗不悦。覺與李徵古素惡晟及德明，乃摘語崇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益肆言北師必克。元宗怒，斬德明於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目，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為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為樞密使如故。方與徵古、齊邱為耐久計，會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以為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改未晚。"中書舍人陳喬固諫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進，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至鎮。見周戰艦列江津且南渡，大懼，請使人取《本國畫江為界表》，周許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初，覺等以德明請割地為賣國，誅死。及是覺身自為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鍾謨自周還，屢言覺等罪不可容。覺常傳周人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周主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其可殺乎？"謨歸具奏，元宗大怒。齊邱既敗，覺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削徵古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諂諛，學揣摩，尤為宋齊邱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自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己、延魯更相唱和為拓境事，常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臣獨乞任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為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愔懦專恣如一。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誅岑。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力請出兵赴救，元宗從之。即以為沿淮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與岑異，而誤國則均。户部員外郎范沖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元宗寘沖敏、建封於死，岑益無忌憚。壽州節度使劉彦貞以貞厚結為奧援，岑所得滋多，肆言"彦貞御兵如韓、白，治民如龔、黄。"其敢為誕欺類此。一日，見沖敏為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述曰：宋齊邱之黨，文徽等為最惡，當時所謂"五鬼"者也。攬權納賄，排斥正人，以至兵連禍結，國隨以亡。夫以祖宗創業之難，而竟喪於五鬼之手，可哀也哉！

續唐書卷五十九

諸臣傳第二十五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保大中，與李德明俱為尚書郎。敏於占對，而天姿皆浮躁，反覆嶮巇。朝士側目，號為"鍾、李"。軍帥王建封既以詆謨、德明等見殺，謨益縱肆，旁若無人。元宗稱其有詞辨，以謨為翰林學士户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周帥南侵，淮右危急，元宗遣謨及德明奉表至軍前，並進服物，請息兵。周主不許。復請割濠、壽等六州以求成，又不納。謨請遣德明歸取表，盡獻江北郡縣，周始許之。德明還白，朝議以為賣國，元宗怒，斬德明，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周不得歸。孫晟之死，謨亦在召中，已而貶為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周主召謨至汴，授衛尉卿，遣授指於元宗，往復數四。謨既矜肆，以為周主聽其言，江左可藉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以為禮部侍郎。謨極言宋齊邱、陳覺、李徵古亂政之罪，三人緣是皆

敗。又請雪德明冤，贈官賜謚。復以謨知尚書省事，而三省之事，靡不預聞。時文獻太子總參庶政，謨薦其客閻式為司議郎，百司關啟必由之，人多切齒。俄而周主殂，謨自揆無所恃，忽忽若失。元宗遇之寖薄。左都虞侯張巒者，謨素所善也。每至謨所，屏人共語，或至夜分，又常請巒率帳下兵巡都城。給事中唐鎬與謨有隙，謙得謨與巒交構狀，因密言"謨往來南北，挾周人以協助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心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為奇貨。會太子薨，後主以嫡弟當立。而謨常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善，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度，且或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意已素決，以此忤旨。遂暴其交結張巒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督趣上道。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悽愴。改貶宣州副使。交泰三年正月，遣使即所在賜死，謨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卿昔與孫晟同使，而卿獨得官，卒又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

李平，本姓楊，名訥。少為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遊蒲，客於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聞行乞師於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為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敗，兩人無所復命，且元宗遇之厚，因留事元宗。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皆以為尚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為將，固辭。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為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至，慮其不自安，召還金

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召為衛尉卿。初，潘佑好老、莊，平為道士時，習神仙修養之說，而動多怪妄，常言仙人神鬼，佑因與交好。平又言佑父處常今已為仙官，而己與佑亦名在仙籍。家置靜室，人莫能窺。後主時，佑既獲用，平亦上書請復井田法，豪民有買民户田者，勒令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悦其言，使判司農事。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為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力詆一時公卿，獨薦平可大用，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衮，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稍通大旨，喜論當世利病，然脱略繩檢，每以博弈角觝為事。舉進士不中，為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儒服，亡命江湖間。至新淦，客於士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横、兵家言，日夜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盡費其囊中金。比至家，母及兄弟咸鄙誚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為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搉貨挃賣於山中，持人短長，索賕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胐龜號"廬山三害"。朱弼為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拆檐桷為薪以自濟。守倉吏召歸，更躍倉檐。自氣樓入倉中盜米，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陳喬，口

陳所上書，詞辨縱橫。喬聳然異之，用為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常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讎，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為北兵羽翼以攻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北師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賊，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宋師南侵，絳為淩波都虞候沿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栅，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授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陳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為？"絳曰："君為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款，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募驍勇敢死千餘人，由宣州長驅而南循海聚兵，謀南據閩中，以圖興復。過歙州，怒刺史龔慎儀閉城堅拒，殺之而行。宋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汴州，授冀州團練使。遇慎儀兄子贊善大夫穎於朝，詬絳曰："是殺我季父者。"執至殿陛訴冤，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願宥其死。宋祖曰："是貌類侯霸榮，何可留也？"命斬於西市。絳既出，呼延贊當視行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偽署節度使，可無氈褥乎？"贊使馳奏，遂賜而斬之。臨刑，大呼曰："陛下獨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霸

榮，河東將，常降而復叛，歸弒其主劉繼恩者。故深惡之，以為比。初，絳未遇時，遘熱病彌日。且死，夜夢白衣女子，被真珠衣，持蔗漿一器，勸之飲，且歌詞以侑，又謂之曰："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盡飲，寤而憶其"玉京人去"之闋，惟不測固子坡之說。至是適有婦人耿玉真者，以淫亂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坡云。

龔慎儀，仕後主為給事中。後主十年，宋祖欲討南漢，未決，屬後主諭其奉正朔。後主乃命潘佑撰書，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漢得書大怒，囚慎儀，逾年不遣。後主以聞，宋祖遂決意興師討之。南漢平，乃得歸。江南之敗也，慎儀為歙州刺史。會昭武軍留後盧絳聞國破，謀起義，提兵自宣州入福州，道經歙。慎儀閉城拒守，絳大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為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殺。

劉承勳，不知其家世。以善心計，事烈祖為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撫有江淮，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資，比他國為最富。烈祖勵以節儉，一金寸物不妄費，其積如山。太子常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署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可也。"然德昌官簿煩委，不克盡句校，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算。保大後，貢奉日繁，愈得以為姦利。又善於逢迎，每以寶貨遺賂權要，畜妓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盈數百緡，教以藝，又費數百緡，而服飾珠犀金翠之屬稱是。筵宴歌舞，窮極奢豪，故雖江南朱門甲第，如李德誠、皇甫繼勳輩，最號富侈，未能過也。宋平荊湖，詔沿江具舟，漕其

米入汴京。承勳欲自結於宋為異時地，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柁相銜。宋祖覺其意而惡之。金陵失守，承勳歸宋，首自陳漕米事。宋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弗叙用。久客無資，袒裸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述曰：鍾謨以輕躁而作奸，李平執左道以亂政，殺之固宜。盧絳欲起義而卒降，龔慎儀知起義而拒守，厥罪惟均。若劉承勳者，怙侈背君，靦顔受辱，狗彘不食其肉矣！

續唐書卷六十

諸國臣傳第二十六

李彦琦，本姓楊。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齒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朱全忠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還，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彦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

李繼徽，本姓楊。幼事李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之曰"繼徽"，表為静難軍節度使。後朱全忠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繼徽迎降。全忠使復姓楊，命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為質。繼徽妻有美色，全忠用兵往來河中，常姦之。繼徽妻頗愧恥，間遣人誚繼徽曰："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為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繼徽涕泣憤怒。其後全忠兵解岐圍，繼徽妻得歸，繼徽乃復背全忠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繼徽攻雍、華，關西大震。全忠以兵西至河中，遣其子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全忠

兵乃旋。繼徽屯美原，全忠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繼徽大敗，自此不復東。天祐八年，為其子彦魯所弑，繼徽養子李保衡殺彦魯以降梁。

胡敬璋，為李茂貞將。自王行瑜敗後，郡邑皆為茂貞所據，以敬璋為節度使，命高萬興為敬璋騎將。萬興，河西人，與其弟萬金俱有武幹，效用軍中，每立戰功。時李繼徽為邠州節度使，朱全忠既弑昭宗，茂貞、繼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于岐陽，以圖興復。天祐五年冬，敬璋卒。繼徽以其愛將劉萬子為鄜延帥。萬子以凶暴而失士心。又，繼徽為梁人所攻。天祐六年二月，萬子葬敬璋，將佐皆集于葬所。萬興、萬金因會縱兵攻萬子，殺之。歸葬于梁。

袁襲，廬江人，事吴為廬州刺史。襲仗策從軍，料事多中。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吕用之詐為高駢牒，署楊行密行軍司馬，徵兵入援。襲説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行密遂帥廬州兵赴之，會師鐸殺高駢，行密入據揚州。而孫儒之亂復熾，行密閉空城，不無内怯。襲曰："吾以新集之衆收孤城，而諸將多高氏舊臣，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正諸將持彼此，因强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此必不為吾用者。"因勸行密以軍令召霸。霸即率所部兵來，行密欲遣其屯天長以拒儒。襲曰："霸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判。今處之天長，是自絶其歸路也。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復吾有哉？公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伏甲誅霸，得其兵數

千。襲又言廣陵饑敝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莫如避之。行密但遣延陵宗、蔡儔將兵分屯，而身留揚州不發。明年，儒果攻揚州，克其外郛。行密倉皇走，將奔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為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向，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强食足，勢未可圖。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説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師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渡江會之，取鍠必矣。"行密大悦，乃引諸將攻鍠，會孫瑞、張雄先為鍠所敗，鍠將蘇塘、漆朗統兵二萬屯曷山。襲曰："公領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實怯，因其怠而乘之，可破也。"行密用其言，塘等大敗，遂禽鍠入宣州。已而朱全忠因與鍠有舊，遣使來求鍠。行密謀于襲，襲曰："不如斬首遣之，以杜後患。"鍠由是被殺。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

高勛，舒城人。行密起淮南，辟掌書記。時軍興事繁，用度不足，行密欲以茶鹽易民布帛，勛諫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盡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以其言為然，悉從之。田頵聞之，曰："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正勛之謂也。

李神福，洺州人，隸上黨軍籍。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神福隨州將戍淮海，因投行密為親校，從至廬州。會羣盜攻舒州，張甚。神福請多賫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舒州

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陣狀。賊懼，皆解去。積功至都指揮使。大順中，孫儒盡舉淮、蔡兵，濟江至溧水，行密使神福拒之。神福陽退示弱，儒軍以為實怯，不設備。神福夜襲之，俘斬千計。已而攻和、滁，除康晊，走安景思，神福功為多。景福初，儒兵復盛，引攻宣州。行密欲退保銅官，劉威以為"儒埽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以老其師，可坐禽也。"未幾，蔡儔作亂，神福討之有功，遷舒州刺史。已，復戰臨安，執浙將顧全武。其計臨安也難猝拔，慮錢鏐截其歸路，乃遣人衛錢氏先壠以媚之，復多張旗鼓為虛寨以疑之，卒受和而還。轉昇州刺史，俄充鄂岳行營招討使，以擊杜洪兵。次鄂州，望城中積荻纍纍，顧監軍尹建峰曰："今夕為公焚之。"建峰漫應之。時洪方求救于梁，神福遣部將秦皋至灄口，舉炬于樹杪。洪以為梁兵已至，焚荻以應之。其機略多類此。久之，荊南成汭及馬殷、雷彦威之兵，疊至救洪，神福乘舟覘之，知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明日，逆擊于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汭赴水死，衆軍皆引去。洪雖未滅，而諸鎮氣奪，兵聲大振。會田頵叛於宣州，行密召神福討之。神福恐洪邀其前，宣言奉命攻荊南，勒兵具舟楫。及暮，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頵之令。神福妻子故在金陵，頵襲破昇州，執其妻子以招神福，曰："公見機，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從吳王起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蔑，焉足與言乎！"斬其使以自絶，頵遣將王壇、汪建將水師逆戰，執神福子承鼎示之。神福叱左右射子，已而陽敗，引舟沂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順

流擊其下。時壇、建樓船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望炬輒攻。壇、建軍滅火自匿。神福軍乘風楊火焚其艦，大敗之。顏聞敗，自將水軍來戰。神福遣使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別遣臺濛擊顏。顏敗死。即命神福為寧國軍節度使，神福以江西未平，固辭不拜。明年，復充招討使，將兵攻鄂州，未下。會疾發，還廣陵，尋卒。

張訓，廣陵人。祖昇，官清流令，遂家焉。訓勇悍有膽略，時人謂之"大口張"。行密據合肥，訓往見，甚歡。授親兵，遷黃頭都虞候，討舒州盜吳迴等知名。揚州之役，潛入城，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明年，擊殺甘露鎮使陳可言，遂取常州，復屯安吉。斷孫儒糧道有功，授常州刺史。乾寧初，駐軍漣水備北師，時梁將龐師古屯清河口，訓率舟師與戰，斬師古，梁軍遂亂。遷淮海都遊奕使。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訓以其心叵測，與戲下王綰等將兵直入其壘。漢賓張樂大晏，飲酣，訓忽拔劍叱曰："吾衆已布，欲歸即歸，無詒後悔！"漢賓解甲聽命。轉尚書左僕射拔山都指揮使。天復初，昭宗遣李儼封行密為吳王，得承制封拜，訓以功擢司徒。未幾，王茂章破密州，以訓為密州刺史。會茂章為梁兵所追，解去。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不可。乃封府庫，植旌旗于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後。頃之。梁將王壇來攻，遥望見旗幟，不敢逼。居數日，乃敢入，遂不復追。訓竟全軍而還。行密薨，訓謝病，再徙黃州刺史。卒，贈太傅清河郡公。孫原泌。

陶雅，合肥人。與行密同邑，故用為將。討定舒州盜吳迴等，命雅攝舒州刺史。未幾，為許勍所襲，奔還廬州。

已而擊趙乾之于九華，破之，授池州制置使，改團練使。雅治池州有惠政。景福初，田頵攻歙州，久不下，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命雅刺歙州，歙人納之。雅盡禮故見刺史裴樞，送之還朝。久之，加檢校司空潯陽公。天祐末，遷觀察使，會李遇與徐溫不相能，雅懼，與劉威偕詣廣陵布腹心。溫慰藉良厚，俾還歙州，累加都團練使。雅治歙凡二十年，卒。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子孫遂家焉。本少孤貧，有勇力，常獨格虎，殺之。初，為趙鍠將，行密破鍠，獲本，即隸帳下為牙將。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言笑自若。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六年，行密已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寇洪州，屯象牙潭。楚人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行密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下，恥之，稱疾卧家。可求自往强起本，本曰："姑蘇之役，非彼果强，徒以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副貳乃可。"許之。得精兵七千，晨夜兼行。行密初命其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第為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亟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始定。本之初至也，即揮兵進，劉威欲留晏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宜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行密奇其能，遂用為信州刺史。居數年，

閩、楚、吳越將兵二萬來攻信州，信州兵不滿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之數匝。本命啟關，張虛幕于門內，召僚佐登城，作樂晏飲，飛矢雨集，略不為動。吳越疑有伏兵，解圍去。其臨陳決策多類此。莊宗入洛，行密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為雄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盧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崇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樸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少子宏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即欲出見之，宏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宏祚拒閉中門，令外執濛。告之，濛遂誅死。本愧恨，屬疾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謂"公春秋高，宜少儲積為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屩，事吳主，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大常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宜講求優典，禮官引前朝為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命即用其禮。謚"恭烈"，葬給鹵簿。子鄴祚。

嚴可求，同州人。父實，仕唐為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因家于江都。可求少通敏，有心計，以徐溫客為行密幕僚，遇事多所籌畫。行密疑朱延壽，欲殺之。溫用可求謀，教行密假為目疾，以紿延壽。事成，溫遷右牙指揮使，而可求亦以獻策得與謀議。行密彌留之際，溫與可求人間疾，獨目送可求，凝注者久之。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

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長子渥,今忍死待之。"可求同温遽詣隱,隱未出,而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乃得嗣立。及張灝共温弑渥,約中分其地以臣梁。渥殁而顥欲背約自立,厲聲問諸將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者?"三問莫應,可求陰為温地,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變色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廬州劉威、歙州陶雅、宣州李簡、常州李遇,皆先王故等行也,公雖自立,此曹肯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漸以歲時,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可求急趣出書一教内袖中,麾同列往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為,既出教宣之,乃行密母史太夫人教也。大略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辭旨激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温有隙,諷隆演出温潤州。可求見温曰:"公舍牙兵而就藩郡,禍將至矣。"温患之,可求因説顥曰:"公遷徐公潤州,人皆言欲奪其兵權而殺之,信乎?"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奈何?"可求曰:"易耳。"是時行軍副使李承嗣預軍府之政,可求詣承嗣曰:"顥凶惡如此,今出右牙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明日,邀顥與承嗣過温,陽瞋目責之曰:"古人不忘一飯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新立,多事時,乃欲求自安于外邪?"温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顥知為可求所賣,夜遣盜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之。"遂掠其資財以去。頃之,温令鍾泰章斬顥於牙堂。温得除顥

而專國政，可求之力也。事平，授揚州司馬。已而温鎮潤州，留子知訓與可求居廣陵秉政。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知訓將出走。可求曰："公棄衆自去，衆將何依？"乃闔户而寢，鼾息聞於外，府中以安。及朱瑾之變，温遣使殺米志誠。可求恐其拒命也，以計擒斬之。而温以瑾故，欲大行殺戮，可求具陳知訓致禍之由，温怒得稍解。未幾，改營田副使。武義元年，隆演即吴國王位，遷門下侍郎。順義中，拜尚書右僕射，已而兼同平章事。先是唐與梁戰，來徵兵，温欲持兩端，發兵循海，助其勝者，可求固争不可。至是唐以滅梁來告，温尤之曰："公前沮吾計，今將若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不出數年必内變。吾但卑辭厚禮，保境以待，足矣。"于是遣司農卿盧蕝報使，可求密條數事授之。蕝如洛陽，凡所問者，悉依所授以對，大厭莊宗心而歸。無何，莊宗遇害，可求之言遂驗。温益重焉，俄進左僕射。卒，子續。

駱知祥，合肥人也。雅能治金穀，遇事輒辨。初事田頵為宣州長史，行密殺頵，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勵精為理，事無留滯。天祐中，徐温秉國，知祥與嚴可求左右協力，可求任軍旅，知祥司財賦，時稱"嚴、駱"。初置選舉，命知祥董其事。任用得人，世多服其精覈。久之，授鹽鐵判官。隆演即位，遷中書侍郎。後數年卒。

汪台符，歙州人。少好學，博貫經籍，為文不逐浮末，有王霸才。天復初，為陶雅幕客，已而見天下苦兵戰，遂居鄉里，執耒力田。齊王鎮金陵，台符自草閒上書，陳民閒九患及利害十餘條。書上，為宋齊邱所沮，謂"雖有其言，必

無其行”，齊王猶豫未之信。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詒書誚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邱慚而更其字曰“子嵩”，由是大怒台符。密使人誘其乘舟痛飲，至石頭蚵蛾磯下，沈殺之。台符常請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一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廢蘑米。太和末，使民入米請鹽，即其法也。昇元中，限民物畜高下為三等，科其均輸，以為定制。又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云。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博綜經史，立行高潔，太和中為祕書郎。自言迂儒無益，平生讀書，欲小試理民，求為縣令。久之，補天長令。時中書令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趣走庭下矣。”曰：“此素志也，庸何傷？”及至天長，吏白縣署聽事有淫厲，不可居。夢孫曰：“長吏不坐堂皇，非禮也。”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為吏，當治事於此。鬼神有祠廟邱壟，何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母食既徹，為諸生講《禮》。釋經義，凡至疑處，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同異，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千人，而服衰者百許。

述曰：岐地小而世短，然亦有輔佐之臣。考諸載籍，僅得三人焉。吳本强大，所以運籌帷幄，決勝疆場者，若襲之算無遺策，屢奏膚功，惟其猛以濟寬，倘所謂“亂國用重典邪”？勖之務農給用，民說無疆，仁聲之入人深矣。神福臨

敵必勝，公爾忘私。訓之用兵有法，雅之撫民以寬，皆有功於社稷。本位顯功高，禮賢下士，晚乃抱徐廣流涕之心，殊可悲已！可求、知祥、嚴、駱齊名，同心協力，勳業爛然。台符之直言極諫，膽氣甚豪，惜乎不克全其身也！夢孫持正黜邪，克敦内行，風度端嚴，庶幾東漢郭泰一流人乎？

續唐書卷六十一

諸國臣傳第二十七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應城人。少從黃巢，巢敗受降，從朱全忠攻蔡州。全忠墜馬，從周扶起復騎，自與敵步鬬，被傷，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遂得與全忠俱去。全忠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於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尋佐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全忠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沇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修以降梁，全忠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全忠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全忠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全忠攻朱瑾於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

魏人求救，全忠遣侯言救魏。言築壘於洹水，全忠怒其不出戰，遣從周代之。從周擊敗晉兵，晉王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全忠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為淮兵所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全忠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全忠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從周會全忠兵救魏，從周以五百騎出戰，破其八柵。仁恭兵走，追至於臨清，擁之御河，溺死甚衆。全忠以之為宣義行軍司馬，遣其攻劉守文於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於其父仁恭，仁恭救之。暉語諸將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耳。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迎仁恭於乾寧，戰於老鴰隄，仁恭大敗，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為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於青山。遂從全忠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全忠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為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全忠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以功授檢校太傅。從周染疾，全忠命康懷英代之，授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拜右衛上將軍，居於偃師亳邑鄉之別墅。友貞時，拜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守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封陳

留郡王，食其俸於家。卒，贈太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第，乃之梁。有汴州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遂往依焉。久之，發無由薦引，翔計窘，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朱全忠素不知書，翔所作皆淺近語，全忠愛之，謂發曰："聞公有鄉人，可與俱來。"翔見全忠，全忠問曰："子學《春秋》，所記何事？"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全忠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全忠與蔡人戰汴郊，翔時為謀畫，多中。昭宗自岐還長安，御延喜樓，召翔與李振登樓勞問，授翔太府卿。初，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全忠入內殿，將有所託。全忠辭以疾，昭宗曰："可使敬翔來。"全忠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全忠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為"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全忠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全忠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可信。不軌之事，翔謀居多。全忠篡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從全忠用兵三十餘年，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友珪弒全忠，以翔素為謀臣，懼其圖己，不欲與內職。乃以李振代為崇政使，授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翔稱疾未嘗省事。友貞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王彥章敗於中都，友貞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不來。友貞遽呼翔曰："居常忽卿，今急矣，卿其

教我！”翔曰：“臣受國恩將三紀，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爾，敢有所隱？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大勢已迫。欲為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遂相向慟哭。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俱入，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國門乎！”乃縊而死。初史官李琪等修《實録》三十卷，叙述非工，事多漏略。翔乃别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録》，與《實録》偕行。

霍存，洺州曲周人。少從黄巢，巢敗，歸梁。存素驍勇，善騎射。從攻王夏寨，擊殷鐵林，並以善戰稱。尋佐朱珍取滑臺，攻淄州，取博昌，皆預立戰功。蔡賊張晏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連破四寨。從討盧瑭、張晏，殪萬餘人，存功居多。梁軍圍濮，有賊升眺樓大詬，存射之，矢一發而尸隕。復佐朱珍擒石璠，破魏師，敗徐戎，又佐龐師古敗時溥，以是累遷官。梁得曹州，以存為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諸將或勸全忠縱瑾入鄆，全忠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後全忠閲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閲邪！”他日語又如此。贈存太保。子彦威。

符道昭，蔡州人。為秦宗權將，宗權敗，乃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為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全忠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

李周彝以鄜州降，全忠用以為左司馬，遂授道昭右司馬。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强，未敢發，求梁為助。全忠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全忠悉破之。後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為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唐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捍少為牙職，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全忠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全忠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意，鎔乃聽命。又移師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還。全忠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昭宗召見，問梁軍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兵。全忠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於淮北，以渡歸師，授宋州刺史。全忠篡位，遷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軍都虞候，出為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於李茂貞，見殺。全忠哀之，贈太傅。

寇彦卿，字俊臣，開封人。祖瑄，父裔，皆宣武軍牙校。全忠鎮汴，以彦卿為通贊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全忠遣彦卿之魏密謀，悉誅牙軍。彦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主意，動皆如旨。全忠每曰："敬翔、劉捍、寇彦卿，皆天為我生。"其見愛如此。賜以所乘名馬一丈烏。全忠圍

鳳翔，以彦卿為都排陣使，乘烏馬馳突陣前，全忠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全忠謀遷都洛陽，昭宗不許。後昭宗奔鳳翔，全忠以兵圍之。昭宗既出，全忠以兵至河中，遣彦卿奉表迫請遷都。彦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旁皇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于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全忠，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全忠怒，顧彦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彦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全忠篡位，授彦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衙仗使。一日過天津橋，老民梁現不避道，前馳捽現投橋死，為御史所彈。全忠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復授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友真即位，徙鎮威勝。卒，年五十七。

王彦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祖秀，父慶宗，俱不仕。彦章少為軍卒，隸全忠帳下，自開封府尹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驤軍使。友貞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彦章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針地走數十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彦章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首攻彦章於館舍，彦章南走。魏人降晉，晉攻破澶州，虜彦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閒遣使者招之。彦章斬其使者以自絶。後數年，其家被害。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彦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徙宣義軍節度

使。是時莊宗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友貞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彦章雖為招討使，而謀不見用。莊宗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内靴中，見友貞泣曰："先主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棄忽臣言，臣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友貞乃召彦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友貞問克捷之期，彦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邨，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飲酒方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取德勝。舟兵舉鎖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彦章為招討使，驚曰："彦章驍勇，吾常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彦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彦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彦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彦章至楊劉，攻之不克。時段凝已有異志，與巖、漢傑交通，彦章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每曰："俟我立功，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及楊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彦章使酒玩忽致敗，巖等從中毀之，乃罷彦章，以凝為招討使。彦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其不恭，勒還第。唐攻兗州，友貞使彦章守捉東路。時精兵皆屬凝，惟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以漢傑監之。彦章至

遞坊，戰敗。退保中都，又敗。唐將夏魯奇素與彦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矟刺之，彦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將。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此邑素無壁壘，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所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彦章謝曰："臣與皇帝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非死不足報主。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雖生，何面目見天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諭之。彦章病創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彦章常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忠義出天性也。

張源德，太原人。少事武皇，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降於梁。罕之遣源德見朱全忠，全忠以為金吾衛將軍，歷蔡州刺史。後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友貞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於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莊宗。當是時，源德為鄩守貝州。莊宗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莊宗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大兵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於故元城，南走黎陽。大兵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是時，莊宗兵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地之地，

皆歸附。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莊宗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被圍已久，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於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大兵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遂圍而盡殺之。

劉鄩，密州安邱人。少事青州王敬武為小校。敬武卒，子師範為留後，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使鄩攻破之，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為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使人負油鬻城中，窺其虛實。得知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而待之甚厚。及師範兵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為具資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全忠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為元從都押衙，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全忠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全忠乃以長安為永平軍，拜鄩節度使。友貞嗣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為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友貞恐魏兵亂，遣鄩以兵屯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太原。莊宗入魏，鄩以精兵設伏於河中，俟至而圍之數匝，殺獲甚衆，復潛師由黃澤襲太原。慮為其所追，乃結刍為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往來城上。晉兵見之，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於莘縣。久之，友貞以書責鄩"宜思良畫"。鄩報以"未可擊，

宜待之”。友貞屢遣使督戰，鄠召諸將謀曰：“主上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揣未可輕動，諸將以為何如？”諸將皆欲戰，鄠乃悉召坐軍門，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鄠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鄠自莘引軍襲魏州，與莊宗戰於故元城。鄠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尋授義成軍節度使。河朔失守，降為亳州團練使。敗張萬寧於兗州，遷泰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朱友謙叛，陷同州，以鄠為河東招討使，行次陝州。鄠為書招友謙，友謙未報，留以待之。伊皓、段凝素惡鄠，乃潛鄠與友謙親家，故逗留。已而鄠兵敗，乃罷鄠歸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歸梁，全忠愛之，賜之名字，以為小校。張晊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忠遣存節赴之，破其軍，罕之遁。從全忠攻魏，大破魏軍，遷滑州牢城遏後指揮使。攻濮之役，領軍先登，遂拔其壘。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泙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遷亳、宿二州刺史。朱瑾召吳兵攻徐、宿，存節夜率兵直趨彭門，吳兵震恐而退，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全忠篡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澤州被圍，存節入城助守。遇其穴地道以攻，存節亦穴地應之，戰於隧中，乃解圍，遷左龍虎統軍，充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除鄜州留後。劉知俊以同州叛奔鳳翔，乃遷匡國軍節度使。朱

友謙叛附太原，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存節禱而擇地，鑿八十餘井，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友貞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破之，加太尉。存節病消渴，屬河北用兵，未嘗言病。及病革，召歸，翼日而卒。臨終，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述曰：從周以剛毅之才，事奸雄之主，能於馬上立功名，而卒於牖下保首領，可謂難矣！翔本鄙夫而佐霸業，不軌之事，實預其謀，及至國亡，乃殞命以明節，彼將惡死而美終以晚節者邪？存之善射，道昭、捍之力戰，皆勇冠三軍。而彦卿迫請遷都，抑何悖逆至此！彦章擐甲執兵，見危致命，源德羅雀掘鼠，效死孤城，皆死得其所哉！他如鄠之剖悉機宜，存節之不忘忠孝，亦一時之良也。

續唐書卷六十二

諸國臣傳第二十八

馮涓，字信之，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宿之孫也。大中四年，宏辭科進士，有聲。是歲，暹羅國築高樓，遣使賫金寶奏請撰記，時以為榮，補京兆府參軍。會宰相杜審權有江西之拜，制未下，密召涓，語以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賓，賓捧刺遽謁審權。審權鄙涓淺薄，不復與選。臨發之日，涓候別灞橋，審權略不展分，惟長揖道"勉旃"而已。由是隱商山數年。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時田陳拒朝命，不令之任，涓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著《懷秦賦》及《蜀馱引》以見志。王建分藩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中，兩川賦重，人多囁嚅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德，繼言生民重征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賚金帛加等。時諸將多勸建乘岐王茂貞之衰，攻取鳳翔。涓曰："梁、晉虎争，勢不兩立，若并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不能敵也。鳳翔，蜀之藩籬，

不若與和親為便。”建善其言，竟與茂貞連和。朱全忠篡唐，將吏皆詣建勸進，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宜正皇帝位，以號令西土”。涓獨獻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與為惡。”建卒自立為帝，而見涓之辭嚴義正，亦無以難也。涓由是杜門不出。是後建屢興兵，涓上疏略云：“今日土德云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荊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欲以一方之强，舉萬全之策，恐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歷官至御史大夫，卒。所著有《南冠集》，《龍吟集》三卷，《長樂集》十卷。子羣玉。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臣見素之後。曾祖少微，宣宗時中書舍人。莊疏曠不拘小節。幼工詩文，應舉時，黄巢犯闕，作《秦婦吟》，人稱為“秦婦吟秀才。”乾寧中，登進士第，為判官，晉秩左補闕。王建為西川節度副使，昭宗命莊與李洵宣諭兩川，遂留蜀。同馮涓並掌書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尋擢起居舍人。天復間，建遣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談言微中，頗得全忠心。隨使押牙王殷報聘。昭宗遇弑，全忠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蜀土，興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上白，建頗内懷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為建答宗綰書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衣襟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尚能報主，而況人之臣乎！自去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絶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穀水，臣僚及宫僚千餘人，皆為汴州所害。至洛，果遭弑逆。自聞此詔，五内糜潰，方枕戈待旦，思為主上報讎。今使來，不知以何宣告？”且

令宗綰以此意諭之，卿乃惶懼而返。明年，建立行臺於蜀，承制封拜，以莊為安撫使。未幾，全忠篡唐改元，莊與諸將佐詣建勸進，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也。"於是帥吏民哭三日，擁建即皇帝位。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凡開國制度，號令禮樂刑政，皆由莊所定。頃之，全忠復通好於建，推建為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其機敏多類此。累官至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卒，謚"文靖。"有《集》二十卷，《箋表》一卷，《蜀程記》一卷，《峽程記》一卷。又《浣花集》五卷，乃莊弟靄所編。又常取唐人麗句勒成《又元集》。

周庠，故龍州司倉也。建為利州刺史，庠以客從。時楊守亮鎮山南西道，屢召建。建懼不往，謀於庠。庠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當，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擒也。"建從其言，乃逐茂實而據之，守亮不能制。已而建與陳敬瑄相攻，以成都尚强，退無所掠，欲罷兵。庠以為不可，且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足據以為根本。"建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得報"可"。無何，僖宗命韋昭度討敬瑄，三年不能克，朝議以息兵便。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庠遂勸建請昭度還朝，獨取成都而有之，則兩川不足平。由是昭度東還，而建得奄有兩川，庠之謀為多。累官御史中丞，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衍踐阼，內給事王廷紹等用事，庠切諫不聽。俄進司徒同平章事，領武平軍節度使。病卒。

子仁矩，為駙馬都尉。

周德權，許州人。有女兄配建，從建至西川，以戰功遷眉州刺史。乾寧中，建與顧彥暉奪東川，凡五十餘戰不決。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罷於矢石，百姓困於征輸，東川羣盜，多據州縣為外應。彥暉懦而無謀，欲為偷安之計，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反為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遂孤而敗。久之，改眉州刺史。梁既篡位，德權上疏曰："案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兑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兑興，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悦曰："成我者，叔舅也。"及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張道古，一名睨，字子美，臨淄人。少有文辭，慕朱雲、梅福之節。乾符時，居王鎔幕府。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為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謫施州司户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陳田之亂，西南路塞，復懼為建所憾，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韋莊習其名，薦為節度判官。道古又上建詩，叙"五危二亂事"，為同僚所疾，遣茂州安置。及建開國，召為武部郎中。至玉叠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跼與鷄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死之日，當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入朝，果不為時所容，

復貶茂州。後卒於灌州。鄭雲叟在華，聞其死，作詩弔之。道古深於彖象，著《易題》數卷行於世。

陳翔，博州人。建鎮西川，辟翔掌書記，已而出為新井令。朱全忠既篡唐，建欲自立為皇帝，翔反覆以順逆禍福譬之，不聽。遂棄官隱閬州之西水，終焉。

鄧元明，梓州人，以當雄於鄉。光啟中，建自閬來圍成都，軍食不繼，元明時時開帑廩給之，前後以數百萬計。建欲官之，元明辭曰："不願也，願公安輯一方。不然，兩川皆魚肉矣。"建欣然納之。官其子宏忠州刺史。

趙季良，字德彰，濟陰人。初事莊宗，為魏州司録。魏州稅多逋負，莊宗時為晉王，過督之。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非殿下有矣！"莊宗大加欽重，累遷鹽鐵判官、太僕卿。明宗天成元年，賚官誥拜孟知祥為侍中，即以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是時，知祥鎮西川，頗不奉詔，會與季良有舊，遂留之不遣。因請為西川節度副使，事無大小，悉以參决。久之，明宗詔徙季良果州團練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可得，復遣使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曲從之。自是季良傾身事知祥矣。季良通敏善謀，董璋時遣人求昏自結，知祥心恨之，未許。季良以為宜合從以拒唐便。長興時，進奏官言：明宗欲大發兵討兩川。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并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内顧憂矣。"未幾，唐將石敬瑭因遂、閬已破，燒營北歸，軍前馳驛報知祥。知祥故藏其書，謂季良曰："北軍漸近，奈何？"季良扣指曰："不過縣州必遁。"問其故。曰：

"我逸彼勞，縣軍千里，糧盡能無走乎？"知祥大笑，出書示之，由是甚服其智。無何，知祥疑璋有異圖，遣季良探之。季良歸言璋作兩川之患實甚。已而璋果與知祥交惡，興兵破白楊林，聲勢極盛。知祥有憂色，季良言："璋不守巢穴，徑來野戰，用兵精銳，盡在前鋒。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又，璋素負威名，故西川惶懼。公自出禦之，則人心自定。"後悉如季良言，而璋遂敗。以季良領武泰軍留後。頃之，知祥以墨制署為節度使。是時，明宗即下制以季良為武泰軍節度使。知祥即位，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知祥病篤，召季良與李仁罕、王處回等同受顧命。及知祥薨，祕未發喪，處回夜過季良，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强侯握兵，專俟時變。當速立嗣君，豈可徒相泣邪！"遂與處回立衵而後發喪。以擁戴功，加司徒，進太保，與毋昭裔、張業分判三司兼户部事。卒，謚"文肅"。子元振。

趙廷隱，開封人。初事梁為裨將，王彦章被擒，廷隱與張漢傑、李知節等俱為莊宗所執，已而隨知祥入西川。廷隱拳勇有智略，諸將士無及者。積功至檢校司空，守漢州刺史，充左厢馬步軍都指揮使。未幾，與大兵戰於劍門。時天寒，士卒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為虜矣！"衆心乃奮。俄唐將石敬瑭引步兵來擊，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以待。及矛矟相交，乃揚旗鼓譟，卒敗之。又，副李仁罕攻遂州先登，會唐將李彦琦棄利州走，遷廷隱為昭武軍留後。廷隱因馳使白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為患。乘其至劍州勞軍而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知祥不許。廷隱歎曰："不

從吾謀，禍未已也！”久之，廷隱以昭武讓李肇，遂還成都。董璋入寇，命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兵三萬拒之。璋造詐書，誣廷隱及趙季良等與璋相通，知祥以示廷隱。廷隱投諸地曰：“不過為間，欲令殺副使與廷隱耳。”未幾，將兵攻梓州，璋為部將所殺，廷隱取其首以獻。知祥既據有兩川，復於閬州置保寧軍，以廷隱為留後，旋以墨制擢節度使，充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知祥疾革，同季良等受遺詔輔政。昶即位，加兼侍中，為六軍副使，晉太傅。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既而李仁罕、張業相繼以罪死，廷隱遂致仕。後官至太師中書令，封宋王。廣政十一年冬十二月，以疾卒。謚“忠武”。子崇韜。

趙崇溥，不知其鄉里世系。廣政中，為威武軍都監。時周將王景等連營圍鳳州，而韓通復分兵城固鎮，以絶西川援兵。未幾，城陷，節度使王環既被執，而崇溥及將士五千，盡為周兵所虜。崇溥堅不肯降，餓數日而死。

高彦儔，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彦儔從知祥入蜀，歷軍校為昭武軍監押。昶嗣位，遷邛州刺史，改為步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陷安都砦，彦儔以所部先進。漢人燒砦毀閣避去，彦儔盡銳追之，復其砦而還。未幾，領趙州刺史，遷奉鑾肅衛都指揮副使，加匡聖馬軍都指揮使，真拜武定節度使。周將王景、向訓攻鳳州，昶令彦儔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判官趙玭閉關不納，以城歸周。彦儔遁歸，昶不之罪，以為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已而出授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昭武軍節度使。及宋師至夔州，彦儔謂副使趙崇濟、監

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宜堅壁待之為上策。"守謙不從其言，獨領部下兵出戰。宋將劉光義、曹彬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城。光義率軍繼至，彦儔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彦儔惶駭失次，計無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彦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彦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我？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死。

毋昭裔，河中龍門人，博學有才名。知祥鎮西川，辟掌書記。唐客省使李嚴來監知祥軍，昭裔請止嚴無內，不聽。知祥卒誅嚴。然亦奇昭裔才，思大用之。及即位，擢為御史中丞。昶嗣位之次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已又改門下侍郎。踰年，分判鹽鐵。久之，以次進僕射。時漢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密送款，昶遣安思謙應之，昭裔上疏曰："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廷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鑑戒。"昶不用其言，竟無功。後數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昭裔性嗜藏書，酷好古文，精經術，常案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官。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絶，昭裔出私財，營學官，立黌舍，且請昶鏤版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之。著有《爾雅音略》三卷。

述曰：涓、莊皆命世之才，而躬遭喪亂。其在蜀也，一則議以蜀王稱制，一則請以帝位抗梁，所見不同，而涓為

深遠矣。庠與德權著勤勞之績。道古、翔、元明，有高蹈之風。洵西蜀之良哉！季良、廷隱，運籌決勝，厥功甚鉅。崇溥、彦儔，死守不屈，忠義昭然。若昭裔之校刊經籍，文教聿興，其賢於世修降表之李家，何可以道里計哉！

續唐書卷六十三

諸國臣傳第二十九

趙光裔，字煥業，京兆奉天人，僑居洛陽。父隱，唐尚書左僕射。光裔少力學修行，與兄光逢、弟光胤皆第進士。乾寧中，光逢以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承旨，光裔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制命，時論榮之，後俱仕梁。會朱全忠敕劉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命光裔以舊職充官誥使。隱遂留之不遣，辟置幕府，已奏為節度副使。及隱子龔僭位改元，進兵部尚書，改門下侍郎，與楊洞潛、李殷衡同平章事。居數年，楚勢益張，光裔言於龔曰："自馬后之喪，未嘗通使于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紓有使臣才，可以將命。龔從其言，楚亦隨遣使報聘。光裔為相二十餘年，府庫完實，政事清明，輯睦四鄰，邊境無恐，當時號稱"賢相"。又，兄光逢相梁，弟光胤相唐，及子損相繼為相，一家四相，當世莫不歆羨。初光，裔自以中朝甲族，恥事霸國，常怏怏思歸。

龔乃習為光裔手書，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裔驚喜出於不意，故尤為之盡心焉。

楊洞潛，字昭元，始興人。先世自唐祭酒潤生回，為遂寧太守。回生勉，由蜀逾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軫，軫生洞潛。幼好經史，開爽有政略。天復間，為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師事之，表薦試大理評事清海建武節度判官。時為隱畫策取湖南容管，頗為楚人所懼，由是顯名。龔繼立，洞潛首言"刺史不宜用武流，當廣延中州人士，置之幕府，選為刺史，俾宣政教，則民受其福"。從之。時鎮南將黎求殺其帥自立，無何，求暴死，牙將李彦圖代知留後事。洞潛力請興師取韶州，刺史廖爽遂戰敗奔楚。已而馬殷又來爭嶺南西道，龔復用洞潛等謀，累戰俱捷，遂盡有五管諸地。以功表洞潛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居二年，梁使韋戩來和楚、漢之難，洞潛力勸龔聯姻楚國，以靖邊隅。龔僭位，擢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洞潛以梁使趙光裔、故宰相光逢之弟，遜使位居己上。龔嘉其意，從焉。洞潛遂乘間陳吉凶禮法，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國家制度，粗有次序。龔作水獄以毒罪人，洞潛極諫不聽。又命子宏度募宿衛兵千人，中多市井無賴子弟，洞潛諫曰："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治軍旅，已過矣，況昵羣小乎？"龔曰："小兒輩教以戎事，乃過煩公慮。"一日，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洞潛見之，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為？"乃謝病歸。久之不召，卒。

陳拙，字用拙，連州人。以字行，少習禮樂，工詩歌。天祐元年，擢進士第，授著作郎。心惡朱全忠所為，假使節南

歸，加隱清海節度同平章事，隱留用之。未幾，全忠篡位，改元"開平"。用拙力勸仍奉天祐年號，隱多其義而不能用，遂掌書記，攝觀察判官。比隱病革，用拙撰表請龔權知留後。龔既立，益信任之。奉使吳越，錢鏐與語，嘉其專對，賚以金帛甚厚。用拙遜謝，歸以獻龔。龔自立為皇帝，擢用拙吏部郎中知制誥。久之，卒。有《詩集》八卷傳世。尤精音律，著《大唐正聲琴籍》十卷，中載琴家論操名，及古來善琴者。又以古調缺徵音，補《新徵音譜》若干卷。

王定保，南昌人。光化三年，舉進士第。南遊湖湘，不為馬氏所禮，已而為唐容管巡官。遭亂不得還，隱招禮之，辟為幕屬。及龔欲稱帝，憚定保不從，先遣定保出使荊南。及即位而定保回，知其心未善也，預使倪曙迎勞之，且告以建國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其不見笑於四方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後定保官寧遠軍節度使，又代趙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逾年，卒。定保善文辭，龔常作南宮，極土木之盛，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一時稱為絶倫。所著《唐摭言》十五卷，所載進士應舉登科事甚詳。定保妻吳氏，侍郎融女也。定保既無北歸意，吳遂縞服終身，誓不改適。

周傑，精於曆算。開成中，登進士，為宏文館校書郎，擢水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常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弟鼎求為封州録事參軍。天復中，傑携家來南。隱習其名，招至幕府，待之

上賓。數問天道災變，傑自以年老，常策名中朝，恥以星術事人，時或稱疾不起。隱亦未之罪也。及龔即位，强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命占國祚享年幾何。傑以《周易》筮之，遇《比》之《復》，斷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有加。逮鋹、錦降，適得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謬稱十為百也。後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子茂元。

黄損，字益之，連州人。少負大志，棲隱静福山，罕與俗接，為學以該通擅長。尤工詩賦，遇佳山水，留題殆徧。自謂所學未廣，乃擔囊遊洞庭諸名勝，結交天下士，意豁如也。常著三書，類《陰符》，《鬼谷》之言，名曰《三要》。已而登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嶺南與中土隔絶，遂家居不復入汴。龔既嗣位，頗加親任。損獻十策，乞居幕府自效，中多指切權貴，衆皆疾之。踰年，授永州團練判官，累進尚書左僕射。龔取湖南諸州，其策皆自損出也。未幾，龔建南薰殿，雕沈香為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工匠，前後十餘人。損極諫，致忤龔意。會宰相缺，羣臣多推損，龔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無何，嬰足疾，退居永州北滄塘湖上，詩酒自娱，竟疾卒。損常與都官員外郎鄭谷、僧齊已定近體詩諸格，為湖海騷人所宗。有《桂香集》若干卷、《射法》一卷。

簡文會，南海人，時改南海為咸寧、常康二縣，遂為咸寧人。幼穎異，工詩，性耿直。龔初開進士科，擢第一人及第，累官尚書右丞。晟嗣位，性暴酷。文會切諫之，晟大怒，謫禎州刺史。盡心民事，卒於官。所居里有"簡狀元井"。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贍文辭，為人侃直，不畏强禦。以進士及第，累遷中書舍人，凡誥敕碑記，多命允章屬草。後使楚求昏，馬希廣未許，晟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楚地兵起，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取狀，晟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已而承命輔導鋹。及鋹嗣位，擢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鋹不能從。後為內侍許彦真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

姚彦章，汝南人。少沈勇有智略，累官湖南聽直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為帥。佶以馬傷左髀，遣彦章迎馬殷於邵州。殷猶豫未行，彦章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舍公誰屬？時不可失，願公勿疑。"殷乃意決，竟詣長沙。及事定，彦章請取衡、永、道、連、彬五州，殷從之，刻期而湖南平。授彦章澧州刺史，署静江行軍司馬，遷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會劉巖寇容州，彦章不能守，徙州民及府庫奔長沙。又攻吴鄂州，無功。踰年，辰、溆蠻作亂，彦章指授方略，悉削平之。天成中，殷建國，文武進秩，拜彦章左丞相。

徐仲雅，字東野，長沙人。有隽才，工詩文。為昭順觀察判官。殷子希範開天策府，以僚佐拓跋恒等十八人為學士，仲雅年十八，與其列焉，楚人以為榮。時楚侈汰成風，因語及公府制度奢僭過度，引典故以規之，希範善之而不能用。及希範弟希廣之變，仲雅閉門不出。唐邊鎬入潭州，益屏跡荒遯，不免凍餒。周行逢為武安節度使，浮慕其名，署為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以幕吏辱

我?"辭以疾。行逢固迫脅之,面受文牒,仍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誕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强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内太保滿天,司空遍地,孰敢不懼?"蓋譏其署官冗濫也。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音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剪舌,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復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偶觀羣僧剥樧樹,咏以寓志曰:"葉似新蒲緑,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剥,意氣自衝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

廖匡圖,字贊禹,虔州虔化人。父爽,事鎮南軍留後盧延昌為將,延昌表為韶州刺史。殷時為廣南所攻,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衆,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强霸之兆。何拒為?"殷遂禮接之,表爽為永州刺史。匡圖故年少,善文辭,授江南觀察判官。希範時,選為天策府學士,與徐仲雅等同十八人之列。居數年,卒於官。有《高致集》二卷。弟匡齊,以功署决勝指揮使。會溪州蠻作亂,匡齊戰死,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無以為念。"希範以母為賢,厚恤其家。匡圖子偃,一名"仁勇"。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氏《漢書》,事殷父子,自祕書郎為裨將,戍衡山縣。會殷子希萼為弟希崇所執,希崇遣彭師暠囚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暠歎曰:"留後欲使我弒君耶,吾喜為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甚謹,未嘗失人

臣禮。希崇意不快。復召希萼歸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暠奉希萼為衡山王，請命于金陵。元宗遣將邊鎬帥水兵趣長沙，希萼遂入朝于金陵。偃、暠俱隨行，而偃為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於逆豎，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歎奬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暠殿直都虞侯而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溪。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簡"。師暠不見用，卒於金陵。保大時，豐城令劉虛己常移書史館，明偃大節云。

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為湖南縣令，事殷父子，歷官容管節度推官、天策府學士，終岩州刺史。有詩三百篇，為集一卷行世。昭禹少師林寬，為詩刻苦，不憚改易，平居論詩曰："五言如四十賢人，不亂著一字。屠沽輩也。"又云："搜句如獲玉匣，精求必得其寶。"昭禹詩既甚稱于時，且好折節下賢。一日，見石文德詩於坐中，駭服曰："君，文苑之雄也。"力薦於希範，同隸天策府。其虛懷多此類。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寢陋短小，好學，博覽文史，經目不忘。常讀范氏《後漢書》，摘其瑕纇數百條辨駁之，識者謂《史通》不是過也。素不善草隸、律詩，一日，得晉帖數紙，及閱殷璠《詩選》，極力摹仿，久之，迥出流輩。遨遊湘、漢間，累獻詩希範。以其貌寢不加禮，用是頗窮悴。值端午宴集，文德賦《艾虎》長篇，學士劉昭禹見之，大為稱許。秦國夫人之喪，天策學士各撰輓詩以進，文德亦獻十餘

章。希範得詩，大驚曰："文德負此才，吾但以貌寢忽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却能知人邪！"品為輓歌第一，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名其鄉曰"儒林"。他日會宴長春堂，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宏皋詩先成，得之。文德繼進，加美焉，賚以玉蟾滴。諸學士疾其能，尋中讒出為融州刺史。時營建征討無虛日，徵諸州楩楠皮鎧，動至千萬計，文德上書切諫。幾觸希範怒，賴昭禹力救獲免。無何，卒。文德性剛介不苟合，晚年尤喜著述，撰《大唐新纂》十三卷，事多可采云。

朱遵度，青州人。家多藏書，周覽略遍，時稱為"朱萬卷。"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子，攜書雜商賈奔楚。希範待之甚薄。遵度杜門却埽，諸學士每為文章，先問古今首末于遵度，國人號為"書厨"。後徙金陵，高尚不仕，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若干卷。

述曰：光裔安境輯鄰，洞潛設科立學，當時號稱賢相。拙與定保，皆心不忘唐。傑恥以星術事人，損能以極諫忤意，文會亦以諫謫，允章更以讒誅，彦章智略過人，仲雅才大遇蹇，昭禹、文德均工吟咏，遵度獨好藏書，諸人際遇，雖有幸不幸，要皆一時之隽也。若廖匡圖一家忠義，尤所難能，豈謂偏霸無人哉！

續唐書卷六十四

諸國臣傳第三十

羅隱，字昭諫，新城人。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修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少英敏，善屬文，而貌寢陋。乾符初，初舉進士，凡十上不第，遂更名"隱"。能詩，與族人虬、鄴齊名，時謂之"三羅。"初寓池州梅根浦，刺史竇滻營墅居之，因自號江東生。尋為宰相鄭畋、李蔚所知，會天旱，詔大京兆作法祈雨，隱上疏切諫，詞涉規諷，竟不用。已而從事湖南，歷淮、潤諸鎮，復多不合。時招討使宋威征賊不時進，隱詣軍門上書，大略責其優游不翦寇，威甚病其言。久之，歸杭州，謁錢鏐，懼其不納，以所為《夏口詩》標卷首。鏐覽詩大笑，加殊遇，詒以書曰："仲宣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樂為魯司寇，祇為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鏐初授鎮海軍節度使，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要求邪？"乃請更之，

有云:"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必羅隱辭也。"又《為賀昭宗改名表》云:"左則姬昌之半字,右為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為極精。梁既篡唐,欲以虛爵縻强藩,進鏐吴越兩國,且以諫議大夫召隱。隱不行,請舉兵討梁,曰:"王,唐臣,義當稱戈北向。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羞乎?"鏐始以隱不遇于唐,有觖望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而心竊義之,相待甚殷。時西湖日納魚數斤,號"使宅魚。"會召題《磻谿垂釣圖》,隱借詩寓意,遂蠲其征。初,鏐成西府,命賓僚巡覽,顧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備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内向為佳。"及武勇都之變,援兵多自外攻内,人皆以為先見。累官錢唐縣令,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監鐵發運副使,除著作佐郎司勳郎中,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發運使。天寶三年,卒,年七十七。著有《讒書》五卷、《淮海寓言》七卷、《靈壁子兩同書》十篇、《吴越掌記集》三卷、《江南甲乙集》十卷、《江東後集》三卷、《湘南應用》三卷。

顧全武,餘姚人。從鏐為親校,與杜稜、阮結等常侍左右。久之,授武勇都知兵馬使。董昌作亂,昌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全武將兵往救,破烏墩、光福二寨,有功,還守西陵,以遏淮南安仁義之師。已而敗昌將湯舊於石城,復攻餘杭,擒昌將徐章。又降袁邠,圍越州。昌嬰城自守,遂去帝號。會蘇州陷,成及為淮南所虜,鏐徵全武趣西陵,使備淮南。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何垂克棄之?請先取越,後復姑蘇為便。"而是時昌有兄子真者,驍

勇善戰。全武攻之，踰年不能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譖殺真，昌兵乃敗，全武執昌殺之。是役也，先登陷陣，設伏捕虜。圍城降敵，全武之功居多，於是復由海道至嘉興，破淮南十八營，虜其將魏約。頃之，拔松江，破無錫，連取常熟、華亭。逐海寇王騰，又攻蘇州，走臺濛，敗周本，所向無敵。遂克蘇州，陷崑山，降其將秦裴。裴之守崑山也，全武帥萬人圍之。裴屢出戰，使弱者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為之却。至是，勢迫降。鏐命設千人饌為餉，裴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軍弱如此，何敢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非心降也。"全武力勸鏐宥之，人皆稱其長厚。天復元年，有傳鏐為盜所殺，吴遣李神福帥師取杭州。全武列八寨以待，而神福與全武相持久。縱杭俘，使出入卧内，佯為諸將曰："杭兵尚强，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不意其詐也，薄暮，神福故合羸兵先行，而使都將吕師造伏兵于青山下，神福親殿其後。全武素輕神福，引兵追之。伏發，為其所擒。鏐聞之，泣曰："喪我良將。"踰年，吴以秦裴故遣全武來易，由是全武得歸。而武勇都之變作。初，徐綰叛鏐，使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無慮，所慮者吴耳。綰急，必召吴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見閔。"鏐以為然，全武曰："獨行不濟，擇諸公子可與俱行者。"鏐曰："吾常欲傳璙婚楊氏。"乃使偕往廣陵。綰果召田頵于宣州，全武等至廣陵，吴以女妻傳璙，趣徵頵。頵怏怏而還。是時微全武力為聯姻，杭越幾殆。未幾，陳詢判睦州，吴遣陶雅助兵。全武時為指揮使，復與王球共禦雅，失利。居數年，卒。

杜稜，字騰雲，新城人，父仲明。乾符間，盜賊充斥，兩浙時遭寇掠，杭州練諸縣鄉兵討之。稜時為東安都將，更號"武安營"，與董昌、徐及、凌文舉等稱"杭州八都"，推昌為長，而以鏐副之。鏐功業日盛，僖宗以為杭州刺史。稜謂諸子曰："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遂傾心事之。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鏐命稜等討之，取常州，即奏除稜常州制置使。稜屬其兵于諸子，皆以武藝稱焉。龍紀元年，宣州將田頵、李友來攻，穿地道，甲兵從土中夜入稜寢室，執稜于卧榻而去。已而縱歸。大順二年，鏐以淮南數侵邊境，令稜築東安城自固。稜相險易，度資用，越十月而訖事。昭宗以鏐領鎮海軍節度使，即以稜充副使。乾寧二年，鏐奉命討董昌，乞師淮南。淮南將田頵、安仁義率衆攻東安，稜憑城自守。會乏水，穿井不得泉。稜默禱于神，泉即湧出。是時矢石交迸，稜隨機拒之，殺敵無算，敵兵百端攻之不下。由是紫谿、保城、建寧、靖江四鎮，皆聚保東安，民懷其恩，因目其井曰"杜公井。"明年，董昌伏誅，改威勝軍曰鎮東，拜鏐鎮海、鎮東節度使，進稜兩浙諸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又明年，安仁義來攻婺州，鏐遣稜將兵救之。仁義移兵攻睦州，竟不克。稜累官潤州刺史，卒。子建思、建孚、建徽，悉以功名顯。

建徽，字延光，稜之季子。强勇不與諸兄類。累從稜征伐，所至輒立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中，從討董昌，被箭中左肩，猶力戰無少退。稜遷常州制置使，建徽代為武安都將。會稜為淮南擄，及歸，見建徽軍中嚴整，無改其制，稱甚之。稜將歿，散家財與衆子，惟授劍于建徽曰："此

吾歷諸任所秉者，獨汝能傳之耳。”徐綰、許再思之亂，建徽力拒，賊為氣奪。鏐由衣錦城歸，建徽及馬綽等分屯諸門，或有勸鏐渡江保越者，建徽案劍叱之曰：“事苟不濟，同死于此。豈可東渡售命于賊乎！”乃止。天復三年，睦州刺史陳珣叛。珣與建徽，兒女姻也，鏐頗疑其有他志，命馬綽伺其意。建徽曰：“詢負恩，自詒一敗，既為姻婭，自當見疑。然累書敦諭，皇天后土，實二臨之。”已而詢親吏來奔，得建徽抵詢書，皆責以大義，無逆辭，宿疑頓釋。天寶十六年，建吳越國，如天子制，以建徽為左丞相。每朝會，必目送之曰：“今日忝竊一方，杜丞相力也。”建徽歷事四主，累官國子祭酒、涇源、昭化諸軍節度使，丞相兼中書令，封鄖國公。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師，謚“威烈。”

成及，字宏濟，錢唐人。祖克評，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博士。及性篤厚，為鄉里。乾符中，代聞人宇隸八都之一，從鏐討平劉漢宏有功。俄鏐拜團練使，隋以及為副使。同事征戰，密謀多出于及。鏐以女妻及子仁璙，情好無閒。北關鎮將劉孟安有貳心，即席奮劍犯鏐，及舉繩牀蔽之得免，偏將盛造旋執孟安誅死。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為静江鎮將。光啟中，奉命征薛朗，時常州刺史丁從實具牛酒以犒浙帥，且遺美女于諸將，及取而斬之，餘悉不納。隨克常州，尋平潤州，奏授兵部尚書，充本州防禦使。龍紀二年，代阮結為潤州制置使，累遷檢校司空。乾寧三年，改蘇州刺史。時淮南兵圍蘇州，常熟鎮使陸郢、巡檢郭用與其黨趙邯以城應楊行密，邯手刃其母妻子而盟。城陷，及倉卒被擄。行密聞及家所蓄惟圖書藥物，大加欣賞，

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乎？願以一身易百口之命。"引佩刀欲自殺，行密執其手止之，館于府舍。明年，淮南將士魏約等為浙所獲，行密計留及無益，遣及歸，以易約為辭。鏐許之，除及鎮海軍節度副使，奏授司徒，加太傅。武勇都之變，鏐自衣錦軍回，不得入。及假建鏐旗鼓，高牙大蓋，擁節先驅，與徐綰等戰。而鏐得微服進城，部署軍卒。大亂略平，及功居多。先是，軍中以治溝洫過勞，有怨言，及亟請罷役。不聽。已而亂驟作，鏐性嚴急，每有檢發，必加斬決。或及至，雖盛怒輒為之霽顏焉。累官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贈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鮑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唐太子少保防之裔也。少羈貧，為人沈默純厚，有膽略。餘姚有井，面廣丈餘，每恣卧其上，無懼色。初隸劉漢宏部為牙將，曹娥埭之役，來歸。鏐使領一軍，號"向明都"，君福常側兜牟，臂弓，注束矢，馬上輪雙劍如飛，出入陣中，望之若流電，人皆呼曰"鮑鬧"。積功為衢州應援指揮使。屬刺史陳璋叛，淮南人入其境，脅君福為郡職，君福不納。鏐慮其遇害，密通帛書，令姑受命，以緩旦夕死。終堅拒不從，伺守者李元嗣醉，遂馳歸。尋授衢州刺史。吴將周本守信州，屢侵信安境，君福時時率數騎追之，本乃遁去。鏐子傳球攻信州，從斬吴將李師造，擒偏將馮敏等，功為諸軍之冠。君福在衢州凡十二年，後遷湖州，累職鎮海軍節度副使、浙西行營司馬，奏授登州刺史，保大、保順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

事，兼侍中。卒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君福有賜田在錢塘，今所謂"鮑家田"是也。子修讓，治軍嚴整有法，累官上直指揮使，遷衢州刺史。後為戍將，護李孺貴于福州。孺貴叛，修讓隨殺之，傳首杭州。從吴程攻常州，以應周師，遷知福州彰武軍事。復改上直諸軍都鈐轄，同參丞相府事。卒。

曹圭，歙州人。父信，知嘉興監事，由歙徙杭，為臨平鎮將。入都建時，信因保嘉興東界，遂家臨平焉。圭少負膽氣，事鏐為嘉興都將。淮南兵圍嘉興，圭與族人師魯環城固守，淮人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有貴人，未可圖也。"時戎馬充斥，圭日與師魯登城樓，張樂豪飲，矢石交下，處之晏如。未幾圍解，圭以功超遷蘇州制置使。淮南兵復攻蘇州，會正月望夜，圭及師魯等盛陳燒燈之席，凡賊俘頌繫者悉縱觀之以示從容，已而圍亦解。久之，以浙西營田副使檢校太傅卒于蘇州。師魯形短而多智，鏐常稱曰："今晏嬰也"，人因號為"曹晏嬰"，居鎮而卒。圭之子仲達，本名"宏達"，後避錢氏諱，更名"仲達"，生於臨平。稍長，有膂力，為鎮東軍押牙。圭在蘇州日，常乞婚于睦州陳詢，至是遣仲達親迎。卜之曰："陳非耦也，當聘他族致榮顯。"及過錢唐，鏐奇其貌，遂以妹儷焉。授臺、處二州刺史。元瓘立，命仲達權知政事。及建國，拜丞相。宏佐即位，復攝行軍府事。仲達性仁厚好施，食不兼味。元瓘雅重之，每呼"丞相"而不名。卒年六十二。謚"安成"。

高彦，海鹽人。初與同縣沈夏受鏐意，密謀誅都將徐及，以其首歸。每從鏐戰有功，擢海昌鎮將。會湖州刺史

李繼徽棄郡奔淮南，彦隨鏐親巡其地，由是雅屬意彦。題詩嬰蘭堂壁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及去，語彦曰："或以此州授汝矣，宜善撫之。"奏遷湖州制置使，旋升本州刺史，遥領費州，加檢校司空渤海公。彦性淳厚，居湖十一年，政尚寬簡，民甚便之。天祐三年冬，與道場山僧如訥訣别而卒。如訥口能容拳，手過膝，彦敬禮之。彦子渭、澧。渭初從彦于湖州，鏐巡衣錦城，會有徐、許之亂，焚掠郛郭，將及内城。彦聞變，即遣渭赴難。渭遂率所部徑趨靈隱山，伏發遇害。後淮南檻送徐綰歸，鏐命剖心祭渭。

屠瓌智，字寶光，其先河東人，晉將軍擊之後。祖某，避地澉浦之青山，遂為海鹽人。母顧，夢抱璧有光而生，故名。瓌智姿貌偉傑，夙有勇力，更善屬文，累舉不第。鏐初起，鄉兵逐黄巢，瓌智仗劍相從。數以籌畫進，得參幕府。董昌僭號，瓌智首勸討之。昌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等自海道救嘉興，生擒賊將楊勝、頓金等二十餘人，計功遥領常州刺史，再遷越州指揮使。光化元年，衢州刺史陳岌叛，瓌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調守湖州。天復二年，徐綰、許再思作亂，刺史高彦遣其子渭與瓌智入援。渭曰："今日不利。"彦曰："赴急難何以吉辰為？"瓌智排案起曰："違主不忠，畏縮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渭直抵靈隱山，賊勢甚張，合圍數匝。二人自朝至暮，轉戰數里，身創百處。時或奮刀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即上馬刃之，矢盡援絶，同為伏兵所害。瓌智時年五十有二。鏐閔其忠，命以衣冠招魂歸葬，贈武康節度使檢校尚書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子龍驤，滁水鎮遏使；昱，節度使；晟，湖

州判官。

吴公約，字處仁，餘杭人。黄巢之亂，杭州既建八都，已又析為十三都，公約其一也。素以智勇為縣豪。會朱直起兵，應募西討，以功署西街鎮遏使。未幾，從董昌禦黄巢，加御史中丞。奏置都額，改峽石為訓兵所，摧鋒破鋭，日有聲稱。鏐破越州，公約驍勇先登。兵罷，拜千牛衛將軍。劉浩平，録功，擢散騎常侍。已而徐約陷蘇州，委公約專征，授北面諸軍行營招討使。既克蘇州，竟讓軍功，以本都歸。鏐益嘉其忠，授義和鎮遏使，兼本軍水陸都遊奕使。淮人侵擾，公約扞禦疆域，屢挫敵鋒，遷工部尚書。乾寧四年，卒於峽石私第。公約澹於嗜欲，所得軍實，率分賚戲下。為將數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將士，入則訓誨子弟，一時稱賢將焉。子重裕。

許俊，鹽官人。年十八，從鏐以驍勇稱，屢積戰功，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

皮光業，字文通，襄陽人。父日休，有盛名，為蘇州軍事判官，因家焉。光業生于姑蘇，十歲能文。及長，以所業謁鏐。與沈崧、林鼎同辟幕府，累署浙西節度推官。鏐欲通誠于梁，而難其人，且中隔淮南，繞道為苦，于是以光業為才，使自建、汀，逾虔、柳，越潭、岳、荆南入貢。朱友貞大喜，加鏐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置官屬，特賜光業進士及第，賜祕書郎，授右補闕内供奉。未幾，淮南來求好，鏐以光業報聘。及還，贈錢三百萬，復禁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使介也，豈賈豎也？"委置而去。淮人亟載隨之，尋兼兩浙觀察使。及建國，拜丞相。凡教令儀注，多

所考定。光業美容儀，善談論，見者以為神仙中人。性嗜茗，常作詩，以茗為"苦口師"。浙人多傳其癖。卒年六十七，謚"貞敬"。所譔《皮氏見聞録》十三卷。子璨，官元帥府判官。著有《鹿門家鈔》，世以文顯。

述曰：隱久困苦名場，幸逢霸主。其勸興師誅無道梁，詞嚴義正，肝膽照人，與司空圖出處雖不同，而不忘唐室則一也。全武驍勇多智，稜果决善謀，及有守有為，如虎如羆。圭能發能收，彦允文允武，瓌智死忠死勇，公約克儉克勤，俊、光業全名全節，而稜等有子承恩，世濟其美。嗚呼，盛哉！

續唐書卷六十五

諸國臣傳第三十一

韓偓，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進士第，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常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論為功臣。每疾宦人橫暴，欲去之。偓晝策稱旨，昭宗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偓因薦座主御史大夫趙崇，時稱能讓。李彦弼倨甚，因譖偓漏禁省語，昭宗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柰何不欲我見韓學士邪！"昭宗勵精政事，偓處分機密，率與意合。欲相之，屢讓不受。朱全忠忌之，搆釁貶濮州司馬。昭宗執偓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再貶榮經尉，徙鄧州司馬。昭宗被弒，昭宣帝復召為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族南依王審知，居南安，自號"玉山樵人"。天祐三年，復有前命，偓又辭，為詩曰："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漁艇且餔糟。"已而全忠篡位，復召，亦堅辭不往。同光元年，卒於南安龍興寺。所著有《金鑾密記》五卷、《內庭集》一卷、《香奩集》一

卷。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皆手寫成帙。歿之日，家無餘財，惟燒殘龍鳳燭一器、金縷紅巾百餘條而已。蓋為學士時所得也。子寅亮，終於閩。

陳嶠，字延封，莆田人。父齊，生九子。嶠其長也，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彥修居莆田北嚴精舍。未幾，復居北平山讀書。光啟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攝京兆府參軍。審知兄弟入閩，辟為大從事，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已又奏授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光化三年十月，卒，年七十五。所著表記奏牘凡三百篇。嶠為人謹信，居家純孝，事繼母盡禮。父死，廬墓三年，鄉人稱之。

黃滔，字文江，泉州莆田人。乾寧二年，崔凝知貢舉，得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昭宗覆試於武德殿，黜落者甚衆，而滔被留。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天復元年，受審知辟，以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旋使錢唐，與羅隱相得甚歡。當時强藩多僭位稱帝，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為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來閩，若韓偓、李洵數十輩，悉主於滔。滔文贍蔚典則，詩清淳丰潤，有貞元、長慶風，所撰集十五卷、《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時金石誌銘，及國中大著作，多為滔屬草。

徐夤，字昭夢，莆田人。乾寧中，進士第，試《止戈為武賦》，一燭已就，有"破山加點，擬戍無人"之句，禮部侍郎李擇覽而奇之。釋褐，授祕書省正字。常游大梁，以賦謁朱全忠。誤觸其諱，全忠變色，夤狼狽出，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大梁賦》以獻，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僧夫，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得賦大喜，遣縑五百

匹。蓋全忠會夢淮陰侯指授兵法，而武皇則眇一目者也。已而走歸家里，審知辟為掌書記。莊宗滅梁，閩使賀登極，莊宗遽問使曰："徐夤無恙乎？歸語爾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夤指斥先帝，爾國何以容之？"使歸，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上直欲殺徐夤爾。今但不用可矣。"即日戒閽者不得引接，夤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陂後堰，安能容萬斛之舟乎？"尋舊隱釣磯處，慨然長往，竟卒於長壽別墅。有《探龍集》五卷、《釣磯集》八卷，又賦五卷。夤賦膾炙人口，渤海高元固來言，本國得其賦，家家以金書屏。其重如此。

翁承贊，字文堯，福唐人。父巨隅，榮王府諮議參軍。承贊體貌甚偉，且詼諧，工詩，名動公卿。乾寧三年，舉進士，擢宏詞科，授京兆府參軍。累官右拾遺、户部員外郎。天祐元年，受詔册封審知為瑯琊王，賜金紫以行，易其居處名號曰"文秀亭"、"光賢閣"、"晝錦堂"，黄滔為詩榮之。已仕梁為諫議大夫，復為閩王册禮副使，滔復贈以詩，尋守石諫議大夫福建鹽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承贊既依審知，相待殊厚，遂以為相，勸建四門學以教閩士之秀者。自號"狎鷗翁"。卒，有詩一卷。子鑑載、希愈。

鄭良士，原名昌士，字君夢，仙遊人。博學善屬文。昭宗景福二年，獻詩五百篇，授國子四門學士。累遷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復元年，棄官歸隱。天祐十二年，應審知辟，命轉左散騎常侍。沈厚寡言，審知稱其長者。有《白巖集》十卷、《中壘集》若干卷。子八人：元弼，元恭，元素，元龜，元禮，元振，元瑜，元忠。俱能文篤學，時號"鄭家

八虎”。元弼事王昶，為禮部員外郎。清泰三年，元弼貢方物於晉，所遺執政書，辭旨不遜，略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石敬瑭大怒。以元弼屬吏。獄具引見，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得其善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敬瑭奇之，賚帛遣歸。未幾，昶遇害，義立，授元弼諫議大夫。義常因事欲杖御史中丞劉贊，贊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型百僚，不宜加箠楚。”義正色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强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義喜，釋贊不答。居無何，元弼遷禮部尚書，判三司。朱文進弒君自立，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為文進所殺。

章仔鈞，浦城人。父修，福州軍事判官。仔鈞深沈有大度，年踰四十，晦迹不仕。乾寧時，審知代司空鎮閩，奉表修貢。仔鈞以審知尚知有唐，乃詣軍門上謁，投戰、攻、守三策。先是獻策時，仔鈞登嶺上卜天。其夕，地湧神濮。既至，審知果大喜，館為上賓。執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邪？”奏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使，選步騎五千，命屯戍浦城西巖山。會南唐將盧某假道過山下，忽鼓譟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乞援師于建安。及兵退，二校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止之曰：“時危未靖，公奈何殺壯士？”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曰：“法固不可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悟，置不問。或云：“二校者，邊鎬與王建封也。”仔鈞累加光禄大夫，持節高州諸軍事，

卒。練氏，名嵩，生而肉髮，深沈端毅，知識過人，終日不苟言笑。仔鈞以嵩言釋二校，是時嵩使諸子諭二校曰："宜亟去，無受戮于市。"且以金跳脱遣其行，二校望拜，且泣仰天誓："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日。"遂奔南唐。久之，仔鈞死，嵩居建州城。建州之破也，二校實在行間。一為行軍招討使，一為先鋒橋道使，私念練夫人再生恩，遣使持金帛貽嵩，授以白旗。曰："吾且殲此城矣，夫人宜植旗于門。已戒士卒勿犯矣。"嵩却金帛，反其旗曰："公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為義邪！闔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也。公若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曰："夫人之仁，使鬼為人。"竟不復屠城。嵩後累封渤海郡賢德越國夫人，有子十五人，孫六十八人，皆躋顯貴。長子仁坦，仕南唐至檢校太傅武都郡開國伯。三子仁燧，仕南唐至檢校司空建州刺史，尤為早達。時以為活人之報。

留從效，泉州永春人。父璋，蚤死。幼孤，事母兄以孝弟聞，略知書，好兵法。朱文進之僭立也，從效時為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誨，相與圖議復興。一日謂同列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為然。頃之，從效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家，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指令吾屬討偽刺史黄紹頗。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於是募勇敢士，得副兵馬使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梃，踰城而入，擒紹頗斬之。泉州有繼勳者，審知從孫也，即持印詣之，請主軍府。從效等三人

自署平賊統軍使，洪進等皆為指揮使。是時元宗遣將討王氏之亂，圍福州。會吴越發兵援文進，於是唐將但克汀、建而歸，福州遂為吴越所有。從效乘機竊其地，乃以兵卻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元宗即以泉州為清源軍，授從效節度使，漳、泉等州觀察使。閩中五州之分，自此始也。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進封晉江王。從效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為務。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布，自言"素貧賤，不可忘本也。"民甚愛之。延政有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唐淮甸失守，從效因吴越奉表於周。周以割地，故不納。元宗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為見討，乃遣子紹基貢唐。又遣使假道吴越，入貢於宋。宋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而從效發疽卒，年五十七。無子，以兄子紹基、紹鎡為嗣。

梁震，邛州依政人，初名靄。會郎中劉象隨僖宗入蜀，震以所業詩詣象。象曰："君才思明誨，定成大器。若不更名，將慮小阻。緣名'雨'下從'謁'，以雨謁人，未得輒見。請易'震'字，震從'辰'。辰者，龍也。龍遇雨，變化必矣。"因改名震。未幾，登進士第，流寓京師。天祐四年，歸蜀，道過金陵。高季興喜其才識，留之不遣，欲奏為判官。震自以唐臣，恥為强藩屬吏，即亡去，又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興心重之，俾與司空薰、王保義同為賓客。而震獨不受辟署，稱"前進士"，季興亦呼為"先輩"。莊宗滅梁，薰等咸從臾季興朝京師，震堅沮以為不可，曰："唐

有并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覲乎？且曾為梁將，安知不以讎敵相遇，行當為虜耳！”季興不從，而束身入朝，卒斬關始得出。歸謂震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及唐師滅蜀，季興方食，落箸，歎曰：“老夫過也。”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未必不為我福。”已而莊宗果罹鄴都之禍。由是益加親信。明宗時，遣房知溫致討。季興伺其兵少，欲開城盡殲，震諫曰：“朝廷，禮樂征伐所出，兵雖少而勢甚大。加四方諸侯，各以吞噬為志，若不幸得戰勝，則中朝徵兵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取我土地邪？莫若致書主帥，且以牛酒為獻，然後上表自劾，庶幾可保。”會季興寢疾不起，子從誨繼立，尤委任震，以兄禮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一日，從誨語震曰：“吾念念生平奉養已過，今欲捐一切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是吾願也。”震知其克勝厥任，因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幸不墜先業，我老矣，不復事人矣。”固請退居監利，從誨為之築室於土洲上。震披鶴氅，逍遥若仙，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輒跨黄牛至聽事以為常。從誨亦時過其家，斗酒相勞，歡叙平生，四時賜予甚厚，遂以壽卒。所著《文集》一卷行世。

孫光憲，字孟文，富春人。家世業農，至光憲，讀書好學，仕唐為陵州判官，有聲。天成初，避地江陵。季興奄有荆土，致招四方之士，用梁震薦，入掌書記。季興方大治戰艦，欲與楚角，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交惡於楚，一旦他國乘吾弊，良足憂也。”乃止。及從誨立，梁震乞休，悉以政事委光憲。從誨居恒

羨馬氏豪靡，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光憲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亡無日矣。又何足慕？"從誨悟曰："公言是也。"悔謝久之。光憲事南平三世，皆處幕中，累官荆南節度副使、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中丞。繼冲時，宋使慕容延釗等平湖南，假道於荆，約以兵過城外。親校李景威勸以嚴兵備之，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中國自周已有混一之志，況宋受命，未易當也。"因教其去斥堠，封府庫，悉獻三州地。宋嘉其功，授光憲黄州刺史。在郡卒。光憲素以文學自負，處荆南不得志，常慕史氏之作，頗恨居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每謂知交曰："寧知獲麟之筆，反為倚馬之用。"性嗜經籍，聚書凡數千卷。或自鈔寫，孜孜校讎，老而不廢。自號"葆光子"。著有《北夢瑣言》二十卷，又撰《續通歷紀事》、《蚕書》、《荆臺集》、《橘齋集》、《玩筆傭集》、《鞏湖編玩》若干卷。

李景威，長陽人。仕保融，為水手都指揮使。繼冲伐保勗節鎮，景威時為帳下親校。會湖南張文表之亂，周保權求救於宋，宋命慕容延釗等往討，復詔江陵發水軍赴潭州。繼冲遣景威將兵三千人以待，未幾，宋師假道荆南，聲言兵過城外。景威曰："兵尚權詐，城外之約，其可信乎？以臣觀之，直欲乘釁伐我耳。方今精卒數萬，訓練甚備，莫若嚴兵整旅以禦之。臣雖不才，願盡力以赴。"少監孫光憲固謂不可，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絶吭而死。

述曰：閩中建國，賢士多歸。偓以唐之文學侍從，為逆

臣媚疾，舉族南依，而恬退自高，不染濁穢，垂死猶不忘舊君，蓋陶潛之流亞也。嶠、滔、夤、承贊、良士、仔鈞，皆閩產，或以嫻雅垂名，或以獻策知遇，大有造於閩邦。至練氏智釋二校，功保全城，尤為女中豪傑矣。從効削平患難，再造邦家，其功業抑何烈哉！南平起家寒微，頗能尊崇賢士。震之謀略，光憲之文章，景威之忠義，誰謂偏隅無良佐邪！

續唐書卷六十六

諸國臣傳第三十二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父琪，事河南尹張全義為客將。維翰身短面長，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喪"、"桑"同音。有勸其不必舉進士者，維翰持鐵硯示之曰："硯穿則改從他仕。"因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卒以進士及第。石敬瑭辟為河陽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敬瑭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德光已許諾，俄而趙德鈞以重賂啖契丹求助。敬瑭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陳利害甚辯，其約乃定。敬瑭篡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為相州節度使，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絶好，用吐渾以攻之，敬瑭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

敬瑭召翰使者至卧内，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敬瑭詣鄴都。敬瑭在鄴，維翰往見，徙鎮晉昌。重貴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敗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説重貴曰："制契丹以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湖南，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悉以委之，數月之閒，百度寖理。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多過，敬瑭以為浮薄，遂廢翰林學士，案《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内客省使李彦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重貴欲驟出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玉為樞密使，既而以為相，維翰益見疏。重貴過飲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其母后，請為重睿置師傅。重貴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絶，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重貴，重貴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契丹陷都城，遣張彦澤遺母后書云："可使桑維翰、景延廣先來。"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時重貴已受契丹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累請與契丹和，慮其窮究，則顯彰己過，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彦澤圖之。彦澤復利維翰家財，乃稱重貴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侍中當國，使維

翰獨死。"崧慚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年四十九。即以帛加頸，告契丹以維翰自縊。契丹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契丹至闕，使人檢其尸，信為縊死，乃以尸歸其家。而資財悉為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陜州人。父建，善射，常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强見稱，事梁朱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僅以身免。明宗時，延廣從朱守殷為汴州軍校。守殷以汴州反，石敬瑭為六軍副使，誅其從反者。延廣當誅，敬瑭奇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録為客將。敬瑭篡位，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歷鎮義成、保義，復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侯，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重貴嗣位，延廣有力，頗伐其功。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不肯，但致書稱"孫"。契丹怒，遣使讓晉。延廣令使者喬瑩告契丹曰："先帝，北朝所立；今上，中國自册。可以為孫，無臣之理。且晉有横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由是契丹怒，日尋干戈。契丹陷甘陵，延廣從重貴北征，為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閒。先鋒石公霸遇敵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案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幸而獲免。契丹常使人宣言曰："景延廣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猶堅壁不敢出。自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羣臣皆不得與。故契丹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契丹去，重貴還京，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由

是鬱鬱不得志，但縱長夜飲，大治第宅，置妓樂，惟意所為。重貴後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契丹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契丹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見契丹於封邱。并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見鎖？"丕乃得釋。契丹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之，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年五十六。

劉昫，字曜遠，涿州歸義人。風儀秀美，文學優長，與兄晅、弟晫，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為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其子都所囚，晅亦為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尋擢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乃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時以為榮。末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末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帝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

歡然，而吏皆沮怨。晉時張從賓反於洛陽，殺敬瑭子重乂，及以昫為東都留守，判鹽鐵。未幾，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監修《唐書》二百二十卷，契丹入寇，昫以目疾，罷為太保。卒，年六十。

崔棁，字子文，深州安平人。父涿，刑部郎中。棁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文辭，舉進士甲科，為開封尹王瓚從事。棁性至孝。其父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為？"棁事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於門外，請勸進藥。父終不服藥而卒。服除，明宗以為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入晉，以户部侍郎為學士承旨，權知貢舉。常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棁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争，維翰不能詰，命權知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為時所惡。棁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本簡，謂棁曰："孔英來矣。"棁不諭其意，疑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為非，遂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敬瑭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東朝位禮及樂章。自唐季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棁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吕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敬瑭會朝崇元殿，廷設宫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禮畢大悦，賚棁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兹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工賈避役者，又無良工教習，發聲悲離，如虞殯之音。舞者皆不應節，聞之悲憤。其年，敬瑭卒，棁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其後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未幾，契丹

滅晉，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部鼓吹。都人觀之，為之流涕焉。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初事梁為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拱宸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虢州刺史，歷趙、隨等八州刺史。入晉，為祁州刺史。契丹入寇，至於榆林，過祁州。斌以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繫，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兵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賊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之曰："侍中父子無計，陷於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不效汝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剄而卒，家屬皆為敵所擄。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初事唐為寧衛指揮使，入晉，為奉國都虞候。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能下，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遂破之。從杜重威戰陽城，功為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重威軍橋南，契丹軍其北以相拒。時契丹率精騎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之，必濟矣。"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一擊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心，猶豫不肯走，彥筠亦退走。清曰："我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

吳巒，字寶川，鄆州廬縣人。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敬瑭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為其所擄，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開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敬瑭僭位，以雲州入契丹，而巒猶守

城不下，凡七月。敬瑭義巒所為，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乃召巒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重貴嗣位，與契丹絶盟。河北諸軍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温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温牙將邵珂，素驕狠難制，令温奪其職。珂閒居無聊，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儲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温以事入朝，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日，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温守貝州。巒善撫士卒，遇天寒，裂帷幄衣之，士卒皆感。珂因求見，願自效，巒推心信之。契丹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被圍三日，四面急攻，巒從城上投薪，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令温家屬為契丹所擄。令温，瀛州河間人也。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屨，期不變倚廬。制闋，隱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劉鄩辟為保大軍節度判官，歷雍、汴、滑、兗從事。開成時，石刻《九經》一百六十卷，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於野。及鄩守長安，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紿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至尚書舊省。清泰中，為光禄少卿，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號曰"自然先生"。宰臣張延朗手書召之，高卧不從。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敬瑭入洛，以所著《自然經》五卷獻之，且告以老。即日璽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

俸錢衣服。未幾，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世。

鄭邀，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避明宗廟諱，以字行。少好學，敏於文辭。見天下亂，攜妻子俱隱。其妻不從，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其還家，輒投之以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雲叟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引之，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雲叟徒步千里視之。聞者益高其行。其後聞華山有五粒松，脂入地千歲，化藥卻病。因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為"三高士"。雲叟種田，隱之賣藥。道殷釣魚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雲叟驗其信然，不之求也。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敬瑭聞其名，徵為諫議大夫，亦固謝。號為"消搖先生"。卒年七十四。

趙瑩，字元暉，華州華陰人。風儀美秀，性復温和。為康延孝從事。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為騎將，留瑩監修金天神祠。明宗即位，以敬瑭為陝西兩使留後，瑩謁之，即奏署管記。自是徙鎮，常以瑩從。敬瑭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於色，勸敬瑭毋反。敬瑭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敬瑭僭位，拜瑩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遷中書令，出為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時重貴、童昏、馮玉、李彦韜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為相。契丹滅晉，瑩從重貴北徙。瑩事兀欲為太子太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後瑩病將卒，告於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

述曰：維翰盡心輔國，雖曰元勳，而蓄意和戎，乃屬下策；延廣任掌大權，有功社稷，而心輕大敵，卒致亂亡，皆不得其死也固宜。昫有史才，克全令譽；悦長掌故，得受殊恩，皆晉之良也。斌與清、巒，忠貞貫日。玉羽、雲叟，高尚可風。若瑩者，屈身絶域，隕命殊方，獨惜其死之不早耳。

續唐書卷六十七

諸國臣傳第三十三

王周，魏州人。少以勇力從軍，事莊宗、明宗為裨校，以載功拜刺史。入晉，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彦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國之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乃見契丹。授武勝軍節度使。劉知遠入立，移鎮武寧，加同平章事。卒於鎮，贈中書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少略知書，通吏事，為興唐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守

光敗，歸於太原，莊宗以為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歷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出累年，石敬瑭僭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為供軍使。是時敬瑭分户部、度支、鹽鐵為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閒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出視民田，見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農具為範，為民更鑄。徙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契丹破晉，蕭翰在都，復用為三司使。已而翰召，李從益守京師，聞知遠起義於太原，從益召高行周拒之，而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氏與羣臣謀迎知遠，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議未決，審交進曰："我，燕人也。今為燕守城，當為燕謀，然事勢不可為也。"乃止，不設備，遣人西迎知遠。知遠至，罷審交不用。承祐時，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卒年七十四，贈太尉。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知遠鎮河東，逢吉父悅為從事，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於知遠，即召見。喜其精神爽秀，乃以為節度判官。知遠性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書閤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納之懷中，伺其色平以進之。多以為可，故甚愛之。然逢吉貪詐無行，喜殺戮。知遠常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静獄"。逢吉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報曰："獄静矣"。知遠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制度草創，凡大事皆出逢吉。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任其意見，

故漢政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讙譁。然知遠方倚信二人，莫敢有告者。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知遠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巖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山陵為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悔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時有鄆州捕賊使張令柔，盡殺平陰縣民十七村，良由此也。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供膳，鄙而不食，乃命家廚進羞，備極甘珍。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為喪服。武氏未期，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言於朝廷，杖殺之。逢吉常從知遠征鄴，數使酒辱郭威於軍中，威恨之。其後承祐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威與楊邠樞密。母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後逢吉加拜司空，柴榮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宏肇爭。於是卒從宏肇議。宏肇怨逢吉異己，適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宏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人問其故。逢吉曰："苟舍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齏粉矣。"時承祐少年，小人在側，宏肇等威制人主，承祐與李業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

以言激之，卒殺宏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榮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天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榮至北郊，官軍敗於劉子陂。逢吉宿七里郊，與同舍酣飲，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承祐走趙村，自殺於民舍。榮既入都，梟其首，即崧被刑處。

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為人蹻勇，走及奔馬。梁調民七户出一兵，宏肇在籍中，隸開道指揮，選為禁兵。知遠典禁兵，用為軍校。後知遠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及知遠建號，以破王暉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知遠遣宏肇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等皆迎宏肇自歸。宏肇入河陽，知遠從後至，遂入京師。宏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常少忤意，立撾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知遠起義之初，宏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遠疾革，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付託。承祐時，河中李守貞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流言朋興。宏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於市。凡民抵罪，吏有白者，宏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又為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宏肇取其幼女為婢。自是仕宦家畜僕隸者，皆尚姑息，而厮養往往脅制其主，因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

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宏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宏肇不喜賓客，常言"文人難耐，呼我為卒。"郭威平李守貞，推功羣臣，拜宏肇中書令。自關西罷兵，承祐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游無度，而外戚頗行干託。宏肇與楊邠稍裁抑之，有外戚求補軍職，輒斬之。承祐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宏肇，宏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當此？"悉取所賜還官。威出鎮魏州，議帶樞密以行，逢吉、邠以為不可，宏肇恨之。一日，會飲竇貞固第，宏肇厲聲舉爵屬威曰："昨廷論何異同，今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爵曰："此國家事，何必介意！"遂俱飲釂。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椎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椎子，軍賦何從集乎！"毛椎子，蓋言筆也。宏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為手勢令，宏肇不能為，客省使閻晉卿屢教之。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以為譏己，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宏肇起，索劍欲追之。邠泣曰："若殺宰相，置君何地？"宏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承祐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時李業等用事。不喜執政。承祐漸長，為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謂宏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為亂，承祐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為兵至，達旦不寐。乃與業等密謀禁中，會宏肇與邠、章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自內出，擒宏肇、邠、章斬之，並族其三家。

楊邠，魏州冠氏人。少以吏給事司府。孔謙領度支，

補為勾押官，歷孟、華、鄜三州料糧院使。事知遠為右都押衙。及知遠建號，拜樞密使。承祐即位，宰臣季濤上疏請出邠與郭威樞密使。邠等泣訴母后，遂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雖長於吏事，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閒，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常與王章論事承祐前，承祐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為之戰慄。承祐欲立所愛耿夫人為后，邠以為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為不可。由是承祐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宏肇等同日見殺。邠為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獻於承祐。居家謝絶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功，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

王章，魏州南樂人。同光初，為州孔目官。清泰末，事張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託副招討李周匿章褚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事定，乃出為河陽糧料使。知遠典禁兵，補為都孔目官，從至太原。知遠建號，拜三司使檢校太尉。承祐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國用空乏，而關西三叛作，郭威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絶。然征利剥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鼠雀耗，乃增每石輸二斗為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以七十七為陌。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尤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

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意不滿，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皆抵死。吏緣為奸，民不堪命，已而與史宏肇等同見殺。

李驤，真定人。為河東幕僚，慷慨善談兵。知遠以母弟旻為太原尹，擢驤少尹以佐之。無何，承祐遇害，侍中郭威遣馮道等迎湘陰公贇於徐州。時人皆知威非實意，旻心獨喜，以為"吾兒為帝，夫何患？"驤陰説旻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為漢臣，并必不為劉氏立後。不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旻大罵曰："驤，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才，而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俱死。"即并戮其妻。已而威果自立為皇帝，弒湘陰公於宋州。旻大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至於此。"為驤立祠太原。

趙華，滎陽人。承祐時，為河東觀察判官。旻即位，擢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已又加僕射。旻子鈞立，李筠奉表稱臣，乞師於鈞。鈞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上，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空國興師，臣實憂之。"不聽。已而監軍盧贊、宰相衛融率先後不還，鈞謂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融、贊二人，殊以為恨耳！"由是益重儒者。

李光美，河南人。旻自立於太原，署光美客省使。光美常為直省，素諳前後典故，至是庶事草創，朝廷制度儀注，一出於光美之手。綱舉目張，頗得大體。時人比於晉王彪之、唐裴冕云。

述曰：自中原多故，黎首受殃，求其嘉惠閭閻者無幾矣。惟周之善政，審交之惠民，或庶幾焉。逢吉虺蜴為心，宏肇豺狼成性，邠、章刻薄為能。以此輔政，欲保其國家，其能久乎！驤、華、光美，尚知禮義廉恥，為漢之後勁可也。

續唐書卷六十八

諸國臣傳第三十四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其人恃勇使酒，常乘醉拔劍，將殺仁誨，左右皆奔走。仁誨端立無懼容，紹光擲劍於地，撫仁誨曰："汝有器度，必富貴，非吾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里，事母以孝聞。劉知遠鎮河東，郭威居帳下。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有疑事相質，所對不阿，威益奇之。及威為樞密使，即召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從討李守貞，多所參決。威建號，以仁誨為大內都檢點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為鎮寧軍節度使。柴榮即位，拜樞密使。榮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未幾，疾卒。榮親臨其喪。仁誨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忠正"。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後邠恃懽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而東歸。未幾，邠與王章、史宏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獨

免。榮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榮徙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及榮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榮覽之，愈重其器識，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時榮銳意征伐，已撓羣議，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急於用兵。朴言用兵之策，以江、淮可先取。榮引與計議，事無不合。榮征淮南，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户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及再征淮南，以朴留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多所規為。朴有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曆算，無不通曉。奉詔校定大曆，削去流俗不經之説，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又詔其考正雅樂，以謂十二律管，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朴奉命行視汴口，築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於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榮親臨其喪，大慟，贈侍中。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少好學，善屬文，舉進士高第，擢校書郎，直史館，遷監察御史。為文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為《運原賦》甚詳。又因游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榮聞之，遣小黄門就壁録進，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榮憐之，賜告還第。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

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非不知其才，然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宰相以進賢為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歲餘疾卒，年三十六。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父思繼。兄弟三人，皆以雄武稱。劉仁恭守幽州，以思繼兄弟分掌燕兵，其後盡為武皇所誅。仁恭以思繼兄子行珪為牙將，行周時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為武州刺史。後守光叛，武州被圍，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見。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行珪乃降。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為裨將。從明宗襲鄆州，遇雨，乘其不意，夜馳入城，遂克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鎮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入晉，為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許王從益入汴，而留知遠起太原。從益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歎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知遠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入周，封齊王，卒年六十八。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謚"武懿"。子懷德。

史彥超，雲州人。性驍獷有膽氣。威起魏時，彥超為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威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於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威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為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

漢，出忻、代。榮遣符彦卿拒之，以彦超為前鋒。戰忻口，彦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於陣。榮痛惜良久，贈太師，優恤其家焉。

韓通，并州太原人。弱冠，以勇力應募，補騎軍隊長。劉知遠起太原，置通帳下。尋從至東京，累遷軍校。知遠典衛兵，以通為牙隊副指揮。從討杜重威，加檢校國子祭酒。知遠開國，加檢校左僕射。承祐即位，遷奉國指揮使。時郭威為樞密使，統兵伐河中，知通謹厚，命之自隨。先登，身被六創，以功遷本鎮都虞侯。威鎮大名，奏通為天雄軍馬步軍都校。及入汴，通有力焉，授奉國左第六軍都校，領雷州刺史。及威開國，以通為虎捷右廂都校，遷左廂，充孟州巡檢，繼領永、睦二州防禦使。威征兗州，以通為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二百人浚汴口，又部築河陰城，創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并州。劉旻南侵，命通副河中王彦超出晉州。道擊，敗於高平。以通為太原北面行營部署，為地道攻其城。俄班師，移鎮曹州檢校太保。柴榮即位，以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東西橫亘數百里，隄堨非峻，不能阨契丹。乃突命通與王彦超浚治之。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為静安軍，四旬而完。又城束鹿及鼓城，並葺祁州。時大兵之後，遺骸布野，通悉收瘞，為萬人冢。又城博野、安平，往來深、定間，夜宿古寺，晝披荆棘。在安平，領百餘騎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莫，大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鎮及武强縣，皆旬日畢。歸朝，會攻秦、鳳，以通為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侯，入大

散關，圍鳳州。分兵城固鎮，以斷蜀餉道。未幾，拔鳳州，以功授侍衛馬步軍都虞侯。榮征淮南，命通為京城都巡檢。榮以都城狹小，役畿甸民築新城，又廣舊城街道，命將分督四面，通總領其役。功未就，榮詣淮上，留通為在京內外都巡檢，權點檢侍衛司。是役也，期以三年，纔半歲而就。後追叙秦、鳳功，改領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傅，又改侍衛馬步軍都虞侯。榮詣壽春，為京城內外都巡檢。淮南平，為歸德軍節度使，詔通案行河北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榮將北征，命通與高懷德、張鐸先赴滄州，即領兵入契丹境乾寧軍之南，俄為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侯。又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浦，壞坊三十六，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為霸州，役濱、棣民數千城之，命通董其役。師還，以為檢校大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宗訓即位，移鎮鄆州。宋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為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彦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彦昇所害。妻子皆死。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九世祖逢堯，為唐監察御史。其後不顯。父矩，性嗜酒，略小節，獨好禮文士，每傾資以交之，故凝得與之游。凝自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滑帥賀瓌辟為從事。瓌與莊宗戰於胡柳，瓌敗走，凝獨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遂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義士，後必富貴，爾其謹事焉。"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凝

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為喧譁，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絶人出入以為常。凝撤棘開門，而士皆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擢翰林學士承旨，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敬瑭將如鄴都，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反，奈何？"敬瑭曰："卿意如何？"凝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請為宣敕十餘通，密付開封尹，有急則命將擊之。"敬瑭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開封尹如所敕遣將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出於不意，遂敗走。重貴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入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入周，卒，年五十八。贈侍中。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摹印行世，人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亦可取焉。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始就學，遂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為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於蜀，仁裕因事蜀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平蜀，復以仁裕為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為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為判官。末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末帝置仁裕於軍中。自起事至入立，馳驛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為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入晉，罷職為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時，復為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户部尚書、太子少保。入周，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曉音律，晉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黄鐘。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必有争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升龍門外，聲聞於内，人以為神。喜作詩，少常夢剖

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篆籀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詩萬首，為《西江集》百卷。

賈緯，鎮州獲鹿人。少舉進士不第，州辟參軍。天成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以後無《實録》，因采次傳聞，為《唐年補録》六十五卷，識者賞之。入晉為太常博士，數求為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撰，與修《唐書》。丁内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為修撰。漢時，與修《晉漢實録》。初，桑維翰為相，常惡緯為人，待之甚薄。緯為《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符以謂不可數，緯不得已，更為"數千鋌"。晉初，《實録》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於朝，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未幾，卒於青州。有《草堂集》三十卷，並所撰《唐年補録》六十五卷行於世。

楊凝式，字景度，華陰人。父陟，仕唐，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忠篡位，陟當送傳國璽，凝式諫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宜辭免之。"時全忠往往陰探羣議，及禍甚衆。陟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後為張全義留守巡官，偽相趙光允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天成初，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

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户、工二部侍郎，以舊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扈從末帝於覃、懷，以心疾誼譁，末帝優容之，詔遣歸洛。後歷仕晉、漢、周，官至太子太保，致仕。卒於洛陽，年八十二，贈太子太傅。凝式工詩，善筆札，洛川寺觀多題紀，時號"楊風子"。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為巡官，以其文學薦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能自刻苦為儉約。夾河之役，道居軍中，為一茅菴，不設牀席，卧束芻，與僕厮同器飲食，恬如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不能却，置之别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職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後來愧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復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亂，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奉詔赴闕，豈可自留？"遂趨至京師。明宗即位，拜道端明殿學士，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録其詩，常以自誦。有獻玉杯，其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愛之，以示道。道曰："此有形之寶耳。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説其言，嘉納之。時以諸經舛謬，與

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所刊《石經》，雕版流布天下。明宗崩，相閔帝，復相末帝。出領同州，旋拜司空。又事晉為首相，敬瑭封道魯國公。重貴即位，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為同州節度使，移鎮南陽。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契丹責其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又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契丹喜，以道為太傅。契丹北歸，從至常山。漢建號，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拜太師，兼中書令。道能矯行以取稱譽，事四姓十君，以舊德自處。當世無賢愚，皆仰之為元老。契丹常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衣冠不至傷夷者，賴一言之力也。方周師之入，立劉贇為漢嗣，遣道往迎於徐州，贇未至而周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伐漢。蓋道雖阻其謀而緩之，而漢終為道所賣也。道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方自號"長樂老"，著《叙》一篇以為榮。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及劉旻攻周上黨，周將擊之，道切諫不聽，果敗旻於高平。鄙道不從行，以為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文懿"，追封瀛王。

述曰：仁誨重厚謙恭，朴明敏通達，載淹雅風流，行周智能雄武，其得擁旌儋爵，奕世顯榮也固宜。彦超以捍寇而殁陣，通以抗節而捐身，忠貞貫日。而《舊》、《新》二史。俱不為通立傳，豈非缺事！凝、仁裕及緯，能文而行不逮，惟凝式幹蠱佯狂，有足取焉。若道者，阿附卑庸，廉恥喪盡，又何論其他乎！

續唐書卷六十九

外國傳第三十五

契丹，古匈奴之種。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載前史詳矣。乾寧中，其部長遥輦次立。時劉仁恭鎮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降，則燒其野草以困之，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諸部以遥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耶律阿保機代之。是時仁恭子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契丹閒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中東城，置酒。酒酣，約為兄弟，期共舉兵擊梁。既歸而背約，遣使聘梁，又奉表稱臣，以求封册。梁復遣使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册為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武皇聞之大恨，會疾革，臨終，以一箭屬莊宗，必滅契丹。然終梁之世，未嘗封册。

天祐十三年，契丹攻蔚州，莊宗赴援於代，其衆方退。

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於祁溝關。返攻新武，周德威以衆擊之。文進奔於契丹，引其衆陷新州，德威被圍。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閻寶救之，遂解其圍。十八年，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時定州王處直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引契丹為援，契丹入攻，圍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郁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郁告急於莊宗，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照日，諸部愕然退卻。莊宗分二廣以乘之，諸部散走。沙河冰薄，其馬多陷，乃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饑寒，多死。契丹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布秸在地，雖去不亂，歎曰："彼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還，然自此有窺伺意。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閒，使者再至。

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契丹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契丹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問之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衆所推，已副人望。"契丹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兵五萬往助，而渤海未除，志頗不遂。"又曰："天子既殂，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得其可違。"其子突欲

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祇如大王初領國事，豈强取之邪？"契丹即慰之曰："理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宫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所以敗也。我自聞此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亦安能持久？"又曰："吾能漢語，然絶口不道於部人，懼其效漢而怯弱也。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契丹攻渤海，取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立其長子突欲為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其妻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其妻立次子德光為渠帥，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為之輟朝。阿保機葬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彦德報聘。定州王都反，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擊晏球於曲陽，為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益騎七千，晏球又敗之於唐河。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於要路，生擒惕隱等首領五千餘人獻闕下。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由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

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為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為"東丹"，更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為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順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為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捏列曰"列"，曰"列知恩"，前剌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訖懷宥"。其餘為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名"贊華"。三年，以贊華為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失其名將，而述律尤念突欲，數遣使聘中國，求歸諸人，唐輒斬其使不報。此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皆斗絶，有狹路僅通車，旁地可耕。唐時置東西狹石等戍，以扼契丹。自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歲苦寇鈔，自破赫邈等，又置三河縣於鹽溝之東，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横帳，居揆剌泊，出寇雲、朔之閒，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閒，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

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德光白其母曰："吾常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之。契丹出雁門，車騎連互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為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宜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為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雁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

兵長驅深入而無阻，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案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為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册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敬達降晉，敬瑭自太原入洛，德光乃北執延壽以歸。行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踰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契丹當明宗時，已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内合一十六州。敬瑭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德光約敬瑭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敬瑭奉之甚謹。

南唐烈祖興，昇元二年，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别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不可，及境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兀欲被殺。弟述律遣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兹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咨報。鎔等已遣伴送使同回，止俟便風，即令引道。”而鎔亦以蠟封帛書云：“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治

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使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同行大事。兀欲即世，母妻併命。又遼東水潦壞道，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慇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元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間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酹。自旦至晡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齎骰號子歸聞奏。"骰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邱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陰遣人刺殺之。霸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丹信為霸死出於晉人。

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獲，久乃知周將荊罕儒知契丹使至，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給賞如約。令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絶。及柴榮兵出淮南，所暴罪狀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為興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為助也。

述曰：契丹之强，實自石敬瑭割地稱臣稱子而始。及至南唐，頗能禮儀相交，其意氣固有足多者焉。

續唐書卷七十

外國傳第三十六

奚，本匈奴別種。當唐之季，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薈，二曰啜米，三曰粤質，四曰奴皆，五曰黑訖支。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趫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上下如飛。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主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嫗州，依北山射獵。常采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穄，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爨以平底瓦鼎，煮穄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埽剌立。莊宗破劉守光，賜埽剌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剌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石敬瑭割幽州雁門以北入

於契丹，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剌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埽剌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

吐渾，本號吐谷渾，居青海上。至德中，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跋、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為陰山府都督，從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為武皇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為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為都督，賜其姓名為"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

達靼，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自唐季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於越，相溫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武皇為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靼，旋從武皇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間。同光中，都督折文逋數自河西來貢馳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靼入契丹界以張軍勢。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靼，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

黨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德宗時，黨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為東山部落；居夏州者，為平夏部落。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黨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不論馬之駑壯皆售，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

道路倍費，每至京師，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風土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大臣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黨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閒有犯邊為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使者，道其部落，輒邀刼之。明宗遣康福、藥彦稠等討之，福等繫破阿里韋悉褒勒疆賴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黨項之患稍息。

突厥名號，見於唐著矣。唐季為諸夷所侵，部族微散。自天祐以來，常入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昇元五年，遣使者薛同海等入貢於晉。凡四至，其後不復來。

吐蕃名號，見於唐著矣。天祐間，吐蕃已微弱。回鶻、黨項諸羌，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沙、涼、瓜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為回鶻牙，而涼、沙、瓜三州將，更猶稱唐官，數來請命。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朝為節度使，發鄯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衰，天下亂。涼州以東，為突厥、黨項所隔，鄯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為留後。吐蕃卒立世次，史皆失紀，獨瓜、沙二州常

來。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節度使、瓜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以附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常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亂髮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

回鶻，見於唐著矣。唐常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天復間，有居甘州、西州者，常見中國。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莊宗時，王仁美遣使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績持節，册仁美為"懷德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于想來。同光四年，狄銀卒，呵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為"順化可汗"。

高麗，本扶餘。其國地君世，見於唐。當唐之晚年，其王姓高，名躬义。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朝。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朝，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高麗，大族也。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有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内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緑、青、碧，以年序遷，緑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禄賦以田租，尚冠禮如古制。清泰三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驩於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晉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牋。大略云："今年六月内，當國中原府入吴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吴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皇帝

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瑤圖；舜念曆數在躬，遂傳玉璽。逮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遥，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粗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細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兹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律來貢方物。保大初，元宗遣使徐弼往聘高麗。後主時，以章僚充如京使，奉使高麗，具得其國山川事迹，撰《海外使程廣記》三卷。

新羅，弁韓之遺種。其國地君世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高祖時，封金真為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為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朝。朴英，溥世次，史皆失紀，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蓋肅慎氏之地。其衆分為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三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蓋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史皆失紀。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常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靄。乃以龜年為使，虎為副，藹為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為甥

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藹。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藹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舊州山後雨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阿華來朝貢。明宗拜卑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叩州六姓都鬼主淮安郡王勿定摽莎為定遠將軍。次年，遣左金吾衛將軍馬昭遠為八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為生，而無城郭聚落所，有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為契，其首領姓謝。其名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個、朱沙五百兩、蠟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氈，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常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牂牁以來。

述曰：諸國中，以高麗為聲明文物之邦，觀其所上書牋，詞致遜順，藻采繽紛。雖中華才士手筆，何以加此？

自題續唐書後

唐祚延年六十餘，舊名五代儘删除。河東自可共和比，江左還應季漢如。不羨子京添半臂，漫教無黨注新書。快哉此日翻成案，多少清流怨氣舒。

嘉慶十九年秋七月己丑朔，紫微外史陳鱣作。

校點後記

《續唐書》七十卷，作者陳鱣(1753～1817)，字仲魚，號簡莊、河莊，浙江海寧人。嘉慶初，舉孝廉方正，繼而舉鄉薦。藏書甚富，常鈐二印於其上：一為自己肖像印，上刻"仲魚圖像"；一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

此前，已有五代十國史誌若干，多按梁、唐、晉、漢、周，以及吳、南唐、前蜀、後蜀等順序編次，如《新五代史》與《舊五代史》。陳鱣編撰《續唐書》，本乎明陳霆《唐餘紀傳》之旨，以為後唐、南唐兩朝，上承唐祚，下啟宋朝，應當作為五代十國之正統。所以，他在本書《序》中說："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後唐興，歷三十年；後唐廢而南唐興，又歷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統固未絶也。"故不稱"五代"而稱"唐"。至於"唐書"前加"續"，則"仿乎司馬彪《續漢書》，而此更參用蕭常、郝經等《續後漢書》例。"(《續唐書序》)

全書分《帝紀》七卷，《表》四卷，《志》十卷，《世家》十三卷，《列傳》三十六卷，共七十卷。作者於書後記："快哉此日翻成案"，並落款"嘉慶十九年秋"，可知此書成於嘉慶十九年，即公元 1814 年。

ZW 21101000790970

本書除了對史料進行了重新剪裁外，更補新、舊《五代史》之闕，撰集《經籍志》一卷，收録了該時代的文章典籍。此外，作者"廣攷群編，兼徵實録"(《序》)，使全書材料較充實，考訂亦多可採。

陳鱣成此書三年後逝世，未及刻印。其外孫祝子虔尋得文士姜安，以校勘出版此書相托。其時，祝、姜兩人手中只有副本，於是，兩人"往返札商，訂正一千七百餘字，增添四百餘字"(《續唐書跋》)，最終刻印出書，是為士鄉堂本，時為道光四年。其"士鄉堂"為陳鱣書齋名，阮元曾書此三字相贈。而陳鱣手稿原本，一直未見記載。之後，光緒二十一年有廣雅書局復原刻本；再後，有《史學叢書》本。《叢書集成》本即據《史學叢書》本排印。我們這次點校，以道光四年士鄉堂本為底本。

點校本書，得到齊魯書社鮑思陶先生、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羅琳先生及該館很多圖書管理員的大力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校點者

一九九八年四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五别史（12）.续唐书
作者=[清]陈?
页数=570
SS号=10483094
出版日期=